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李商隐全传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

## 总序

中华民族已有七千年的悠久历史。

中华民族在广袤富饶的土地上，以其伟大的创造力、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，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。刚健有为、刻苦耐劳、聪颖深邃、自强不息、英勇奋斗、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闪烁着熠熠光辉。

中华民族以宏大的包容精神，持续而富于创造性地谱写了灿烂的文化。

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、旖旎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，是先民留给今人极为珍贵的宝藏，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它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的不朽业绩，包含着华夏历代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、文学艺术家、科学家及各个领域先贤的丰厚的创造。其中，也包含历代才子（才女）们的特殊贡献。

才子（才女），是指有突出的聪明才智、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华和特殊贡献的人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这两句诗道出了从先秦以来，中国历代“才人”后浪推前浪、灿若群星的态势。这些才子（才女）们，在当时推动和领导着某一领域的时代大潮，他们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遗产。

《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》将再现中国历代才子（才女）们的英姿、才华、业绩，以及他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，从而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中华民族精英的形象。

在当代中国，人们怀着强烈的时代感、现时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和面向未来的长远见地，去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，去寻觅和探求时代脉搏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切合点，在迈向 21 世纪的征程中，为我们民族快速前进而不息地拼搏。中国历代才子（才女）们给予今人以不可估量的智慧和原动力。中国历代才子（才女）实在很多很多，《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》仅仅遴选出一百位巨子，由一百位作家撰写，他们将尽心竭力，妙笔生辉，再现巨子风采。历史的使命，要求我们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以激励民族自豪与自强，以历代巨子精英们的精神激发民族发奋与奋进，用爱国主义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。这需要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努力。时代需要各个领域率先世界水平的民族巨子。策划、撰写、出版这套《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》的主旨就在这里！

## 第一章 干谒汴州府

—

唐文宗太和元年（公元 827 年）初春，天气乍暖还寒，汴河里的浮冰，

犹如凋落的梅花瓣儿，一片片漂在水面上，随着水流，悠悠地漂向远方。

一个身着白色粗麻布长袍，头戴方巾软帽的少年，伫立在河岸上，痴痴地凝视着那梅花瓣儿似的浮冰，向远方悠悠漂漂而去。

他还是个孩子，可眉宇间却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深思熟虑，紧抿的嘴角窝，微微上挑的眉梢，充满着自信和豪气。

“少爷！看什么这样入神？赶路吧。”

身后一位年过五旬的老者，肩背着一个蓝布包袱，催他上路。

“堂叔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别叫我少爷。您不是仆人！您教我读《五经》，教我作文吟诗练字。您是侄儿的恩师才是。”

“这事儿，不要总挂在嘴上。该挂在嘴上记在心里的是发奋读书，重振咱们李家门庭。好吧，你别不高兴。你排行十六，就叫你十六郎吧。但是，一会儿在令狐大人面前，我还是要称呼你少爷，别叫令狐大人笑话你家穷，连个跟随的仆役都没有。好，别说了，走吧。”

十六郎知道自己拗不过堂叔，只好随他去吧。

刚抬腿走两步，突然感到脚趾疼痛难忍，不由得“哎哟！”叫了一声，跌坐地上。

“你这孩子！——怎么啦？看把衣服弄脏了，怎么去见令狐大人！”

十六郎气鼓鼓地把一双新麻鞋甩掉，又把一对新布袜扯下，看看大脚趾上的水泡，愤愤地回道：

“在家，我说不穿新做的麻鞋，你和俺娘就是不依，好像穿上新麻鞋，令狐楚刺史老爷就会喜欢我的诗文，将来就能高中进士第！哎哟，疼死我啦！”

堂叔似乎也觉得侄儿说得在理，但是，又觉得在堂堂刺史大人面前，穿双露脚趾头的破鞋，太失体统。当看见侄儿双脚上那些大水泡，心疼得在河边团团转，后悔不该和嫂嫂一起逼迫侄儿穿新鞋。路，走得太急。从东都洛阳起程，经过故乡荥阳也没停下歇一歇，一直走到汴州，让侄儿怎么受得了哟！

他捧起十六郎的脚，搂进怀里，禁不住浑浊的老泪滚落下来，连连摇头叹息。

十六郎见堂叔掉了泪，忙把脚从堂叔的怀里抽出，站起来，在地上走了几步，脸上堆满笑容，道：

“堂叔，不疼啦！光脚丫子走路真舒服。在家耕田，我就愿意光脚，走吧。”

“这成何体统！应举士子，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，露足行走！”

“堂叔，等到了刺史大人府，我再穿上鞋，去拜见大人。现在先让两脚舒服舒服……”

十六郎边说边快步走在前面，还不时回头招呼堂叔快走。

堂叔拎起麻鞋，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。

## 二

汴州，是座古都。早在战国时代，魏国就定都于此，称为大梁。世事变迁，朝代更迭，往昔魏国的繁华已不复存在。在魏王宫殿旧址上，重新建筑起刺史府第。府门前有两头石狮，圆睁巨目，龇着獠牙，蹲伏左右两旁。琉璃瓦的大门楼，飞檐插空，雕甍彩螭。兽头大门，用鎏金制作，在阳光下，金辉灿烂。

十六郎走到近前，慌忙穿上新麻鞋。

令狐大人府第这等豪奢，简直与王侯之家不相上下。堂叔边瞧边自语道：

“唉！安史之乱以后，这些刺史、节度使、观察使，权力越来越大，府第越来越讲究，……”

“堂叔，令狐大人高官得做，雄踞一方，府第讲究气魄，有什么不好？假如我……”

“住嘴！为官一任，就要造福一方，岂可为个人口腹享乐钻营？看来令狐楚不是个廉吏，干谒他，你只会学坏，不会学好。是赃官，就不会珍惜人才，不会向主考官推荐你。”

“堂叔，我……”

十六郎不愿意离去。已经走了这多天，晓行夜宿，千辛万苦，才来到令狐家门口，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？不管他是清官还是贪官，见见面再说嘛！

正在这时，从大门里冲出两条汉子，一个手持腰刀，一个手握宝剑，老远就大声吆喝道：

“你们何故在刺史老爷府前喧扰？一定是尴尬人，快快从实招来！”

一个箭步，两条汉子已经站立在叔侄俩面前，用刀剑把他俩逼住。

堂叔年纪大，见过世面，并不慌张，抱拳施礼之后，和颜悦色地解释道：

“诸位小哥勿恼，勿恼。这是我家少爷，昔日寒窗苦读，今日‘袖里新诗十首余，吟看句句是琼琚’，特来干谒汴州刺史大人，请……”

“什么？老家伙，你说什么？这小乞丐会吟诗？还要巴结刺史老爷跳龙门？哈哈哈！”持刀汉子狂笑道。

“滚开！快滚开！刺史老爷没功夫理睬你们！”

握剑的汉子更不客气，连推带搽，骂不绝口。

堂叔被推得连连倒退，但仍然不断地解释求告。

“住手住手！狗奴才！我本王孙皇族，不会吟诗作赋岂能来干谒汴州府大人？快快去进府禀报！”

十六郎挺胸昂首，大声吆喝。两个看门奴才吓了一跳，停住手，重新端量这个自称“王孙皇族”的小乞丐。这小子长得不错，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一副富贵相。不过这套行头，却太寒酸。粗麻布长袍，不知传了几代人，他穿在身上又肥又大，有些地方已经成灰白。足登一双新麻鞋，没穿袜子……

持刀汉子端量到这儿，不由得“噗哧！”一声笑了，讥讽道：

“我说皇家公子哥，昨晚到哪嫖妓去啦？袜子都忘穿了，是不是？嘿嘿！”

十六郎低头看看双脚，才想起刚才慌忙穿鞋，忘了袜子，窘得满脸通红，又听那汉子信口雌黄，气得脸色霎时惨白，正欲辩白，忽然，听到从刺史府传出呼声：“刺史大人出府——”只见一队士卒排成两列，手握各样兵刃，鱼贯而出，接着是举着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牌子的衙役，最后是一乘四人抬着的漆黑小轿，悠悠走出来。

乘轿人似乎已经听见门外的吵闹声，撩起轿帘，探出头，向这边张望。

两个持刀握剑汉子连忙抱拳鞠躬，解释道：“是两个乞丐，我等正在赶他们走开。”

“领进府里，让他们吃顿饱饭吧。”

“是！刺史大人。”

乘轿的刺史大人吩咐完毕，扫了一眼这一老一少，摇摇头，正要放下轿帘，十六郎抢前一步，跪倒地上，朗声道：

“刺史大人！学生姓李，名商隐，字义山，乃怀州河内人氏，与当今圣上同族同宗。

学生苦读寒窗，吟得诗赋数十篇，还著有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，敬请大人赐教。”

刺史大人复姓令狐，名楚，颇有文学天赋，二十六岁登进士第。善属文，才思俊丽，精于章表书启等今体文，名重一时。在太原幕府任掌书记时，每当太原的章奏传递到朝廷，德宗皇上都能辨别出是他所写，颇为赞许。令狐楚历事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和文宗六朝，官越做越大，名气越来越高，故而有许多读书人都想用诗文干谒，求他向主考官推荐。

令狐楚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向主考官推荐某某的人。他的门下，没有无能之辈。

他接过递上来的诗赋文稿，略略扫了一眼，抬起头，看李商隐依然规规矩矩地跪在地上，嘴角向上提了提，顺手捋了捋花白胡须，道：

“不必拘礼，站起来说话。”

李商隐依旧伏在地上，回道：“弟子初入师门，与恩师说话岂敢无礼？”

令狐楚微笑道：“你并未踏进吾家大门，老夫怎可受你师礼？快快请起。”

“不！大人已经接了弟子的诗赋文章在手，今生今世，大人就是弟子的恩师。请恩师受弟子入门之礼。”

“哦？……哈哈！小儿郎，倒很机灵。”令狐楚被李商隐童声童气的小伎俩逗笑了，重新打量伏在地上的那副瘦弱单薄的身子骨，收敛笑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来汴州几天了？住在何处？”

“回禀恩师，弟子从洛阳出发，走了三天，刚刚到汴州城就来拜恩师，尚不知住在何处才好。”

“噢！午饭还没吃吧？”

“不瞒恩师，弟子连早饭都没吃，就来恩师府门前，等候给恩师行入门之礼。”

堂叔站在李商隐背后，对侄儿的“小伎俩”已经提心吊胆，惧怕遭到刺史大人申斥，当听见侄儿又说这话，更加担心，连连咳了两声，想制止他不要再说下去。

令狐楚把那持刀握剑汉子叫到近前，吩咐道：“领他们进府，先吃饭，然后安排到客房休息。”

两个汉子送走刺史大人，又向李商隐和那老者报了姓名，赔了礼。原来这两人，是刺史府上看家护院的家将，持刀者名叫胡舟，握剑者名叫蓝玟，此刻变得异常和霭可亲，陪着叔侄俩进了刺史府。

### 三

吃饱饭后，由管家令狐湘引领，经过抄手游廊，穿过一道垂花门、两道月亮门，来到西跨院客房。

一踏进西跨院，就听见笛声阵阵，忽而高亢激越，忽而低沉幽咽，忽而轻快舒缓，异常悦耳。李商隐喜欢声乐，尤其擅长吹笛，他不由自主地停

下脚，倾听了一会儿，对走在前面的管家问道：

“老爷，这是谁吹笛子？”

管家皱皱眉头，道：“李公子，不要喊我老爷。我是刺史府管家，府上都叫我湘叔，你也叫我湘叔好啦。”

笛声悠扬悦耳，越走越近越清晰。

“湘叔，吹笛子的到底是谁呀？”

湘叔冷冷地回道：“是谁？温庭筠呗！他是有眼儿就能吹响，有弦就能弹出调调儿。”

老爷说他有音乐天分，留他在府里住半年多了。他总说走，总也不走，唉，这个人啊！”

“原来是他呀！”李商隐早知道温庭筠的大名，还能吟唱他填的小词，只是没有机会见面。今日能在这里相见，李商隐喜不自禁，向管家抱拳道：“学生早就想结识这位乐师，烦请湘叔为学生引见一下。”

“用不着引见，住进西客房，天天能看见他。什么‘乐师’！不过一个‘俳優’而已。读书人不可跟这种人交朋友。

我家少爷八郎，最看不起他。”

李商隐听到管家警告，心中郁郁不乐。会音乐的人就是“俳優”？岂有此理！是“俳優”又怎样？“俳優”就低贱啦？

东方朔是汉武帝的“俳優”，深得皇上宠信哩！

又进一道月亮门，来到一座小院落。

院中央有五个人围着一个吹笛者，十分专注地倾听着笛乐。

李商隐心想，那一定是温庭筠了，便赶紧上前一揖，道：“久仰温公庭筠乐师大名，今日……”

那些听笛人听见背后有人大声喊叫，都扭过头，眼中冒着不满。

吹笛者却照吹不误，双目微闭，大脑壳左右晃动，仿佛沉浸在音乐的优美世界里，不能自拔。

李商隐面对众人的不满，向前又迈一步，抱拳鞠躬，自我介绍道：“小弟乃怀州河内李姓，名商隐，亦是携诗赋干谒刺史大人令狐公，请诸位仁兄多多关照。”

吹笛者突然收住笛声，转过头来。李商隐这时才看清他的脸，吃了一惊，“哎哟！”叫了一声，倒退两步。

听笛人忽然哄笑起来。

“小弟弟，这副鬼脸怎么样，吓坏了吧？我是温钟馗，不是乐师。嘿嘿嘿！”

李商隐听过别人传说温庭筠相貌丑陋，都叫他温钟馗，但绝没想到竟然丑陋得如此吓人。一对鸡蛋般的眼球，挂在眼窝边上，翻着白色，向外凸着，仿佛一碰撞，就会滚落地上。两个鼻孔朝天，像两个无底黑洞，从里面往外冒着袅袅白烟。鼻子下面，横着一条宽阔的大嘴，从两边嘴角龇出一对黄色獠牙。说话时，那鲜活的紫舌头，一吞一吐，好似咀嚼一块总也嚼不烂吃不完的人肉干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
“是……是的。我……”

李商隐边支吾，边向后退。

这时，从众听笛人中走出一人，高而瘦，一副斯文模样，对李商隐抱拳还礼，安慰道：

“休要惧怕，温贤弟不拘小节，但笛子吹得极好。贤弟，你刚来，跟他不熟，过几日，保准你会喜欢他的。”

李商隐站住脚，听了这斯文人的话，心里有一股暖意向上翻涌着，重新抱拳，诚心诚意地给他鞠一躬，道：

“谢谢！敢问仁兄大名？”

“在下令狐绪。家父喜欢学子们聚集一起，切磋学艺。”他用手指了指温庭筠周围的人，又道：“他们都是从各地来的。大家在一起读书，议论国家大事，听听音乐，其乐无穷！”

管家不愿跟这些公子哥儿打连连，上前对令狐绪道：“大少爷，有话一会儿再讲，让我先安排好李公子的住处。”

“湘叔，就让李贤弟住在庭筠贤弟隔壁吧。李贤弟也是位喜欢热闹之人。贤弟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李商隐听得令狐绪问，连忙答应。

堂叔却很不高兴。我是带他干谒求登进士第求官的，不是来这里会公子哥儿，听乐曲的。但他又不愿意在这些年轻人面前，扫侄儿商隐的兴，便悄悄跟在管家身后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我家公子喜欢僻静，请管家叔多关照。”

“老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管住你家公子，少跟这些浪子胡混！你们小户贫寒之家，怎么能跟他们这些高姓大户富家子相比呢！”湘叔边走边告诫，边介绍这些浪子的情况：“太原温庭筠是贞观四年中书令温彦博之后。温彦博后来赐封虞国公，良田千亩，是太原首富，所以他生得虽然丑陋，可是追随他左右的年轻学子不少，都想沾点富，借点光，以便跳龙门。其实，他才十六岁，自己还未中进士第得官。他来刺史府，也想请令狐公推荐哩，怎么可能照顾别人？这些毛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在一起吃喝玩乐，整天胡闹。

以我之意，早把他们赶出府了！”

“管家叔高见，高见！年轻人不好好读四书五经，不好好吟诗作赋，却在一起填词歌舞，虚度光阴，太不像话！”

李商隐见他两人谈话颇投机，不愿意打扰，脚步渐渐放慢，不时回头想看看温钟馗到底有些什么本事，让人喜欢。不巧游廊拐弯，把他们全挡在了花墙后面。

## 四

第三天清早，令狐绪乐颠颠地跑来，热情地对李商隐道：

“义山贤弟，快收拾一下，家父要见你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李商隐惊问道。

这三天，李商隐在刺史府等待拜谒令狐大人，深怕大人拒不接见，把自己丢之脑后，他如坐针毡，坐立不宁。

“这种事还能说谎？家父不是随便谁都接见。家父想面见的人，一定是他喜欢的人。

明白啦？温贤弟庭筠，已经来半年了，家父尚未见他。”

李商隐听了这话，高兴的心绪一下子全消失了，剩下的都是紧张。他脸涨得通红，穿衣服的手颤抖着。

“堂叔，把我的诗稿文稿都带着，到大人那里，就站在我旁边，别离开我。”

令狐绪被逗笑了。

“这位堂叔，是你家老仆人，还是随身的侍从、保镖？家父是想见你，跟你谈话，仆人或者侍从、保镖，不能跟去。”

“不，他不是仆人，是我的亲堂叔。小弟在家时，是堂叔亲授经典，教我文章诗赋，实为商隐启蒙恩师。”

令狐绪有些为难。他知道父亲的脾气，跟干谒的士子们谈话，不喜欢别人在场，要单独面训。

最后，还是堂叔坚持不跟去，让侄儿自己独自去赴约，拜见刺史大人。

这是李商隐第一次单独行动，尤其是要拜谒一位资深望重位高的长者，心里总不踏实。幸亏令狐绪善解人意，携着他的手，边走边向他介绍府里的规矩和礼节，像兄长一般，他才渐渐安下心来。

他们从西跨院出来，经过垂花门，两边是环形走廊，中间是一道穿堂，迎面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，转过屏风，就是正房大院了。

正面五间上房，都是雕梁画栋，上有飞檐凌空，下有青砖铺地；两边厢房用游廊贯穿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壮丽。

令狐绪指着上房，不无自得地介绍道：“这就是家父起居和接见官僚政客、亲友门生的地方。这座屋宇是仿照秦王府的格局而建。看看，门上的匾额，赤金九龙盘绕，中间三个大字‘惜贤堂’，是德宗皇上御笔所赐。德宗皇上最称赏家父惜才爱贤，所以才赐匾。德宗皇上还很喜欢家父的今体章奏。皇上不看属名，就能分辨出家父所写的文章。”

李商隐是家中长子，十岁丧父，就开始与寡母相依为命，过着孤贫生活，没有机会与王公贵族高姓大户交往。当他置身在这华贵壮观的房舍之中，就像来到琼楼仙阁，惊诧不已。他知道秦王是唐太宗李世民未登基前的爵号。三个金光耀眼的大字，足有斗大，是先皇所赐，更令他赞赏。

“谁在外面喧嚷？”从惜贤堂里传来问声。

令狐绪向李商隐做了个鬼脸，悄声道：“这是家父在问话，快进去吧。”

李商隐顿时惊慌失措，连连后退。

管家令狐湘从堂内走出，见李商隐这等羞怯，面露不屑，大声呼道：

“怀州河内李公子商隐到！”

李商隐见过管家，这时像看见老相识，忙跑过去，拉住他的胳膊，正待说什么，管家却甩脱他的手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大声道：

“请李公子进堂！”

管家说完，挑起门帘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
“快跟上，贤弟！”令狐绪在背后提醒道。

这时，李商隐再也犹豫不得，挺了挺身子，心想，今日进也得进，不进也得进，非进不可了！不能给李家先辈丢脸，进去就得大大方方，显示出“我系本王孙”的风度，于是迈步投足，跨了进去。

进入厅堂，抬头迎面悬挂着一幅墨龙大画。只见一条巨龙，在云雾海潮中上下腾跃，时隐时现，煞是威武雄悍。巨幅水墨画下，是一张紫檀雕螭大案。案上摆着三尺高的青绿古铜鼎，一边是金螭彝（w iyí 伟夷，古代祭器），一边是盛酒的青铜祭器。

墨龙大画两边是一副对联，雕刻在乌木上，闪着金光，曰：“座中珠玑掩日月，厅里黼黻映烟霞。”下面一行小字是：

“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定鹑觚牛僧孺拜书”。

令狐楚手捋花白胡须，笑容可掬，站在厅堂中央，看着惶惶然的李商隐走进来，声音不高，却威严不可犯，道：

“是怀州李义山吗？年庚几何？”见李商隐又要跪拜，用手止住道，“不必拘礼，坐下说话。”

他不看李商隐，自己说完坐进一张楠木交椅里。

李商隐怎敢入座，慌忙回道：“学生是怀州河内李义山，虚度十六个春秋。特请恩师教诲。”

“你是皇室宗亲？”

“学生远祖和皇室祖先是同族，学生远祖原籍陇西成纪。皇室祖先原籍也是陇西成纪。追溯上去，汉代名将李广和晋朝凉武昭王李暠都是陇西成纪人。据史书记载，凉武昭王李暠是李将军广的十六世孙。唐高祖李氏讳渊，是凉武昭王李暠七代孙，是李将军广的二十三代孙。学生该是凉武昭王李暠的第十五世裔孙，是李将军广的三十一代裔孙。”

“噢！那么李公叔洪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是学生曾祖。”

“李公才气横溢，颇负时誉，与彭城刘长卿、中山刘慎虚、清河张楚金齐名。先父常称赏李公之诗委婉顿挫，荡气回肠。”

李商隐听得恩师褒扬曾祖父的诗，心中有一股热流向上涌荡，羞怯拘谨渐渐消逝，胆子大起来，刚要请求赐教，令狐楚忽然问道：

“尔父现在何任？”

提起父亲，自然想到家境，李商隐不觉神情黯然，沉吟半晌，才道：

“家父曾任获嘉县令，后到江南充幕僚，六年前已病逝。学生侍母奉父丧返荥阳，后卜居东都洛阳。学生是‘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’，一边引锥刺股，苦读寒窗，一边佣书贩舂，以维持一家衣食。”

李商隐声音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

惜贤堂里一派沉寂。

令狐楚没料到这孩子的家境这等贫寒，其才学却又如此深厚，心里亦悲亦喜，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孩子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在敝舍住下，跟老夫的几个犬子一起读书。至于你一家的衣食，老夫派人送些银两过去就是了。”令狐楚没容李商隐感谢，对令狐绪吩咐道：“绪儿，领商隐去见八郎九郎。他是弟弟，要好生照顾，勿得怠慢。”

李商隐本有满腹问题要向这位前辈请教，更重要的是恳请这位高官长辈推荐揄扬，吹嘘关说，以便科第求仕，但是，恩师却让自己留在府里，跟“犬子”一起读书，郁郁不乐，可也不能拒绝。

令狐绪异常热情，与父亲施礼告辞，携着李商隐的手，兴高采烈地退出惜贤堂。

## 五

李商隐不情愿地被令狐绪拉着，从惜贤堂向东走。穿过垂花门，一片翠嶂挡在前面。

这是一座假山。山上有千百竿翠竹掩映，一派苍绿；山下有一条小溪，沿着山脚曲折而去，发出淙淙鸣响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溪上有一石桥，桥柱上刻着三个墨字：“赏心桥”，字迹遒劲有力。桥

下用石子铺成曲径，两旁仍然是翠竹苍绿欲滴。

竹林中传来各种各样的鸟鸣声。

“这片园林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了。传说是隋炀帝的行宫，后来瓦岗军曾在这里驻扎过，所以当年的行宫亦成废墟。”

李商隐走进园林，东看西瞧，不断称赞幽静。

令狐绪非常高兴，更起劲儿地介绍开来，又道：“我们兄弟三个搬进来，因为园中竹子多，就叫它‘翠竹园’，经过一番修整建设，在各处还题了名。‘赏心桥’，是八郎题的名。噢，八郎就是令狐綯。我排行七，家里人都叫我七郎。还有个弟弟排行九，名叫纶，也叫他九郎。你看前面那座亭子，是我题的名。”

果然在曲径向左拐弯处，有亭翼然，略近，从亭中传来朗朗读书声；又近，从亭侧竹林中，传来腾挪跳跃之声。

令狐绪见李商隐面带惊诧，笑道：“读书者是八郎綯弟，练武者必是九郎纶弟。今日的晨读和晨练已到隅中巳时，怎么还没结束？”他一边自语，一边大声喊道，“八郎九郎！快过来，这是义山贤弟！”

读书声和练武声顿时停止，先从亭子里探出一个头来，接着又缩了回去，略停一停，才从亭子里走出一个身材墩实，国字脸，淡眉圆眼，鼻大嘴阔的青年。

李商隐心想，这人一定是练武的九郎，性情一定暴烈刚强，阔嘴紧抿，眉头紧皱，圆而大的眼睛里透出一股杀气。商隐浑身不自在起来，把视线赶紧移到小亭子上，只见匾额上题着三个字“惠文亭”。字迹虽也流畅，但乏遒劲功力，不如八郎“赏心桥”的墨迹。

令狐绪热情地重新为两人介绍。

商隐抱拳深深一躬，道：“小弟在下有礼了，请纶兄多多关照。”

“不，他是八郎綯。”

“噢！小弟有礼了，请綯兄多多赐教。”

李商隐连忙改口，重新施礼。

令狐綯阔嘴向下一沉，皱皱眉，矜持地道：“岂敢赐教！听说你写的《才论》和《圣论》，很受江湖诸公赞赏？还有《虱赋》和《蝎赋》，专门讥讽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，讥弹那些不走正途，专事偏门邪道的小人。看得出，你对那些包藏祸心，趋炎附势的小人很熟悉呀！你有没有沾染上这些小人的习气呢？……恐怕未见得没有吧？你‘温卷’‘干谒’技巧很高嘛。”

李商隐没想到，这就是朗朗读书的綯兄，也没想到他这么熟悉自己的作品，更没想到他竟这么理解自己的作品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令狐绪被弟弟的话激怒了。

原来令狐楚读过李商隐的诗文赋后，非常惊喜，被他的瑰迈奇古的气骨所打动，马上让两个儿子阅读，责令兄弟俩好好学习。

令狐綯读后，大不以为然，认为赋“虱”、赋“蝎”是小题大作，题旨幼稚，文笔亦幼稚得可以，跟哥哥令狐绪争论得耳红脖子粗。两个人谁也不服谁。但是，令狐绪万万没料到八郎会当着李商隐的面，说出这么一通污辱人的话。

“八郎！这和‘温卷’有什么关系？从大唐开科试举，有几个士子不‘温卷’而能科中？老诗人白居易，当年十五六岁，和商隐贤弟现在一样大小，

带着诗文去干谒大诗人顾况，顾况却拿他的名字开玩笑，你不也曾对顾况的行为很气愤吗？

现在为什么这样对待商隐贤弟？”

令狐綯在哥哥的斥责下，红着脸，不再说话了。

霎时间，大家好似僵住了，沉进尴尬中。

李商隐不愿意因为自己，使两兄弟不和，无话找话地笑道：

“八哥问问没关系。况且八哥也没有恶意。著作郎顾公况，是位爱贤惜才的大诗人。

白公居易当年十五六岁，个子长得又小，诗人像对待孩子一样，用他的名字开个玩笑，说：‘长安百物皆贵，居大不易！’此话也没有恶意。请七哥勿怪八兄才是。”

“是呀，商隐弟说得对，我只不过问问而已，开个玩笑罢了！商隐弟尚未见怪哩。”

令狐綯不服气地斜了七哥一眼，嗔怪他多管闲事。

这时那个练武的令狐纶从竹林里钻出来。他长得又瘦又小，蹦蹦跳跳，十分精灵，来到商隐面前，抱拳施礼尖声道：

“你一定是李商隐李哥哥，家父十分赏识你的诗赋文章，刚才还派管家湘叔来说，让我和八哥在此迎候。还说让你搬进来跟我们兄弟住在一起。李哥哥，喜欢武术吗？我们一起练，怎么样？整天‘子曰’‘诗云’，多没意思！”

李商隐受令狐纶一团火似的童稚热情感染，真想丢弃“子曰”“诗云”，到大自然里养气练功，有一身武艺，驰骋沙场，报效国家，献忠于君王。他抓住九郎的手，动情地道：

“君王圣主不仅需要肖何、魏征这样的宰臣，也离不开卫青、霍去病这样的武将。

贤弟，我是一介弱儒，练不了武功，非常惭愧。当今边庭狼烟四起，朝廷无将可派，竟令阉宦挂帅，可悲！可叹！”

“说得好！说得有理！阉宦岂有率兵打仗之能？他们只会乱政，谋害大臣，谋害皇帝！李哥，你知道宪宗皇上怎么死的吗？是宦官王守澄、陈弘志在中和殿把他杀死的。

敬宗皇上是怎么死的？是宦官刘克明等人杀死的……”

“九弟，住嘴！这种事可以随便乱说吗？”令狐綯大声喝止，并向左右看了看，见周围没有什么响动，才放心地道，“皇家之事，与我们有何关系？以后休要胡说乱道，小心割掉你的舌头！”

李商隐在家乡为人抄书养家糊口，远离朝廷，对皇家之事知之甚少，对于宦官专权揽政虽然略知一二，但绝对想像不出宦官竟会杀害皇上，所以今日听得令狐纶之说，又惊讶又气愤，刚要插嘴问个详细，令狐绪用手止住他，笑道：

“贤弟勿听九弟胡说。日挂中天，午时已到，我们何不喝他几杯来庆贺今日我们兄弟相逢相聚？”

“同意七哥的主意！到我房里排宴庆贺。”令狐纶拉着李商隐，也不等两位哥哥是否同意，就向自己房舍走去，把两位哥哥拉在后面好远，他才悄悄地道，“你真的一点也没听说过皇宫秘闻吗？”

李商隐点点头。

令狐纶高兴了。

“反正你一半时也不会走，慢慢地我一件一件告诉你。这些宦官坏透了，全杀了才解我心头之恨！”

李商隐心想，如果宦官真的杀害了皇上，那可真的坏透了，真该全杀掉。

## 第二章 初识温钟馗

—

住进刺史府已经月余。

堂叔住在客房，侄儿李商隐住在翠竹园，平日没有相见机会，堂叔心中甚为不快。

令狐府上连温钟馗这等专事花词淫语的浪荡子都收留，侄儿商隐年纪尚小，难免不沾染上恶习！所以他整日忧心忡忡。

那日已是深夜，他正酣睡屋中，突然，觉得房梁摇动，外面传来喧闹声，以为在梦中，抬起身子，侧耳倾听一会儿，竟然在喧闹声中，听出有侄儿豪爽的笑声，不由得怒火中烧。披衣下地，推门来到月亮地里。

原来客房院中摆起酒宴，众客与令狐家公子正在欢饮。

堂叔一眼认出商隐也混迹其中。

李商隐一边举杯在手，一边不停地蹦跳投足，似在舞蹈，嘴里唱道：

含娇含笑，宿罩残红窈窕，鬓如蝉。寒玉簪秋水，轻纱卷碧烟。雪胸鸾镜里，琪树凤楼前。寄语青娥伴，早求仙。

唱毕，一片掌声和调笑声。

还有女人的娇笑声！

堂叔惊呆了。他原以为令狐楚德高望重，门庭严谨，不会有这些艳事，不会诱使侄儿变坏！眼前事，令他惊异不解，让他愤怒懊悔。都是自己一时冲动，把侄儿从家乡带出来，跟这些纨绔子弟混杂一起！

“纯洁如玉的侄儿呀！是叔叔害了你！”

堂叔痛苦地谴责着自己。

温庭筠放下笛子，站起身，对众人施礼，笑道：“刚才义山老弟咏唱在下的敝陋小词，本人听了，心里实在惭愧。义山老弟天生金嗓，应当歌咏更好的词曲。我提议让义山当场依声填词，当场为大家咏唱助酒！”

一片呼声，一致叫好。

李商隐酒喝多了，头脑异常兴奋，见有这么多人叫好，腾地站起，抱拳向众人施礼，断断续续地道：

“诸位兄长，诸位姊妹！我——李商——隐，没——填过——词。温——钟馗是——词坛霸主，我——知道，他是想——拿小弟我——开心！我——不怕！大家听着——《杨柳枝》，填一首《杨柳枝》。”

温庭筠狡黠地笑着，上前拉住商隐的手，在他耳边不知嘀咕些什么，只见李商隐哈哈大笑一阵，唱道：

暂凭樽酒送无繆，莫损愁眉与细腰。

人世死前唯有别，春风争拟惜长条。

唱毕，一片掌声和调“这个孽障啊！”堂叔气得一屁股坐在房前的石头台阶上，在心里骂道：“嘱咐你多少次，不叫你沾那艳词淫语，不叫你学那艳歌淫调，不叫你拈花惹草！孽障啊，你全当耳边风！气煞我也！”堂叔流下痛苦的眼泪。

“我们李氏家族这一支，已经数代没有高官显宦，宗族衰微，簪缨殆歇，何以重振家族，舍你谁与？”

堂叔想到这里，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，大叫三声，口吐鲜血，昏厥过去。

众人正酣饮作乐，突然听见“孽障！孽障！孽障啊！”三声大叫，霎时鸦雀无声，全都扭头向这边看来。

李商隐熟悉这语声，知道是堂叔，猛然向这边跑来，抱起堂叔的头，摇晃着，哽咽道：

“堂叔！堂叔！堂叔醒醒啊！”

堂叔被摇醒，睁眼见自己躺在侄儿怀里，挣扎着坐起，看见令狐家三位公子也站在面前，又挣扎着站起对令狐绪道：

“七郎，请你转告令尊大人，明日我要带这孽障回洛阳，多谢他老人家款待。”

“堂叔，不能走。恩师正教我今体文写法。”

“孽障！还敢多嘴！”

说完，转身进了屋，并把门关死。

令狐绪想解释，想挽留，想替商隐说说情，但都被紧关的门挡了回来。

李商隐搓着手，急得在地上来回走着。

令狐绹挽住李商隐的胳膊，诚恳地挽留道。

二郎站在一旁冷冷地自语道：“老朽无识！家父这样器重你，每天晚上教你撰写章奏文字，你半途而废，一走了之，家父能饶了你吗？”

令狐绹出语中的，点出李商隐的痛处：既入师门，不得师父同意，焉能任意出走？半个多月，在恩师的亲自指导下，天天晚上练习骈偶对句，写四六骈体文。只今晚刺史大人有事，让他休息，出来玩玩，没料到却被堂叔碰见，够倒霉的了！

四六骈体文写不好，将来如何写章奏文字，如何做官？这是关系到自己前途的大事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可是堂叔之命，亦难违背。父亲去世后，只有堂叔关心自己，照顾自己，真心实意培养自己，把自己看作重振家族门庭之人。

今晚自己的行为太不成体统！侄儿不孝，侄儿忘却了堂叔的教诲！堂叔，你骂我打我都行，只是不能让我离开令狐恩师啊！

李商隐自责着，痛悔着，跪在紧闭的门前，泪流满面。

温庭筠不以为然，讥讽地笑道：“我们大家只是在一起喝喝酒，唱唱小词，有哪点不对？犯了什么罪过？诗仙李白天天饮酒天天醉，明皇天子都佩服他，还赏他美酒。能唱小词的人多着哩，当朝天子大臣，谁不喜欢听曲，谁没填过小词？怎么的，你李商隐喝点酒填填小词唱唱小曲，就大逆不道了？

扯蛋！你小子愿意跪在这里请罪，你就跪吧，我们走！”

“今天的好兴致，都被他给破坏了，真扫兴！”

令狐绹嘴里嘟囔着，跟着众人走了。

只有七郎和九郎两人坐在李商隐身边的石阶上陪着他，希望他的堂叔能够出来改变主意，劝商隐回房睡觉。

## 二

夜阑人静，刺史府里只有更夫像鬼魂，在沉沉的黑黝黝的夜里，四处游动。

大概是酒的力量，七郎和九郎不知什么时候，躺倒地上，已经进入梦乡。

李商隐依然跪得笔直，一动不动，心里仍在忏悔，为辜负堂叔的教诲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。

五更的梆子声响过。白茫茫的雾气从汴河上冉冉升起，渐渐散开，使整个汴州城陷进茫茫的谜中，不可知，不可解。

刺史府里的雾气，似乎是从翠竹园飘来的，带着冰凉的水珠，很快把屋顶打湿，房檐滴下几滴水点，像下了毛毛雨。

令狐绪兄弟俩睡得正酣。

李商隐仍然沉浸在痛苦之中。

突然，房门被推开，堂叔从里面走出，肩上背了一个布包。

“堂叔！侄儿给你叩头——”

堂叔根本不理睬李商隐，正待迈步，想从令狐绪身上跨过去。不巧，七郎已经醒来，见堂叔就在眼前，他猛然站起，拉住堂叔的胳膊，求道：

“堂叔，您老就原谅贤弟这一回吧！是我让他玩的，要怪您就怪我好啦，别让贤弟走！”

堂叔用手推开令狐绪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公子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商隐再也不是我的侄儿。他今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已经老了，从汴州直接回荥阳老家。”

“堂叔，商隐跟您一起走，在您身边侍奉您一辈子。”

“混帐话！没出息！上有老母下有弟弟妹妹，你跟随我，谁养活他们？难道你真的不再想光宗耀祖，重振家门了吗？你……你好自为之吧！”

堂叔痛苦地说完最后一句话，转身走下门前台阶，又走五步远，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吐了一摊血。他用袖头擦了擦嘴角，头也没回地走出西跨院。

李商隐跪在地上，对着堂叔的背影，哭着道：“堂叔，侄儿商隐一定记着您老的教诲！堂叔啊，……”

他伏在地上哽咽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雾，白茫茫裹着一股腥味，在刺史府飘动弥漫，直到辰时，才依依不舍地散去。

七郎和九郎兄弟俩把李商隐扶起，边劝边向翠竹园走。经过惜贤堂时，堂门突然被推开，令狐楚从里面跨步走出，面容慈祥而又威严，白眉毛下的一双眼睛，炯炯然凝视着李商隐。

令狐楚站在父亲身后，挑衅地看着李商隐。

李商隐仍在痛苦中浮游。是留下跟恩师继续学习章奏文字，还是追随堂叔回家乡，他还在犹豫。突然看见恩师出现在眼前，他真想一下子就扑过去，倾说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矛盾。但是，恩师身后八郎那双圆瞪瞪的眼睛，使他不由自主地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整了整衣服，用手背擦擦眼睛，恭恭敬敬地向令狐楚施了个礼。

“孩子，你这是来跟我告辞吗？”

“不！学生既入师门，就终生不离恩师左右。”

“这倒不必。人各有志，去留都由自己决定。况且每个人一旦学有所成，都要离开老师，为君王献忠，为国家效命，岂可碌碌庸庸老死在师父左右乎？你初入师门，理当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乖逆情欲，然后，则可成就大业，万不可浅尝辄止。”

“学生誓遵恩师教诲，一定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乖逆情欲！”

“回去吧。”

令狐楚向李商隐和七郎九郎挥挥手，让他们回翠竹园。

李商隐边走边思索恩师的教诲。“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”这两句话，他记得是孟子说过的，原话是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堂叔经常用这句话激励他，他铭刻于心，施诸于行。这是他的座右铭，绝对不会忘记的。

但，这后面一句“乖逆情欲”，他不知出于何人之口。

“情欲”二字，更使他茫然。

“七哥，刚才恩师的教诲，前面两句，我记得出自《孟子》‘舜发于畎亩之中’篇，第三句‘乖逆情欲’，不知是哪位圣人名家的话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……”

令狐绪支吾半天，回答不出。

“情欲’者，性欲之谓也。是指男女之……”九郎嘴快，解释道。

“不要乱讲，父亲的意思不会指这些污秽之事。”七郎认真地思考起来，猜测道，“乖，是违背，抵触的意思。逆，是与事相反，也是背离的意思。这就是说要背离‘情欲’。”

“嗨！我说对了！父亲是要义山兄离男女之性欲远一点。就是不要想这种事，要专心致志地学习。怎么样？对不对？”

九郎很是自得洋洋。

“不对！情，是感情之情；欲，是欲望之欲，是希望。不是指男女之间的事情。义山，家父是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。就是孟老夫子说的‘动心忍性’，你的心被惊动被感动，但是你要坚忍其性，忍住这种感情。刚才堂叔走了，你的心被惊动被动摇，但是你忍住了，没有跟堂叔一起走而留下来。我想这就是家父要说的，希望你‘乖逆情欲’，要‘动心忍性，增其所不能’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明白恩师是这么个心愿，但是总觉得“乖逆情欲”有些别扭，其中还应当有九郎说的男女间情感欲望。

昨晚在酒宴上，有个姑娘坐在八郎身边，大家都叫她“锦瑟”小妹。她有倾城倾国之貌，说话声音直如黄鹂鸣唱，真让李商隐好动心。恩师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难道是八郎说的？八郎非常贪恋她的娇容丽色，是吃醋，才把事情告诉他父亲。恩师听一面之词就想出这么一句话来教训自己？

李商隐不愿意这么想，甩甩头，随手摘了一片竹叶，放到嘴里，嚼了嚼，微微有苦味。

### 三

转眼间，李商隐在令狐府已住半年，因为整日与七郎八郎在一起读书，吟诗作赋，余暇也跟九郎学些拳脚，所以对府里的礼仪、规矩、喜怒好恶，

渐渐习惯了。

这日寅时，鸡鸣最后一声，李商隐急忙爬起，穿好衣服，抱着经书，往惠文亭跑去。

清晨露水大，曲径杂草丛生，商隐的两只鞋早被打湿。来到惠文亭上，见七郎八郎尚未到来，便独自翻开《论语》，先诵读一遍，接着合上书，小声背诵，觉得没有差错，便诵《孟子》。四书诵毕，开始诵读五经。因为五经篇幅较长，一天只能诵读一经。按照“五行”运行规律，把“五经”和“五行”对应排列，于是就形成“木”对“诗经”；“火”对“书”经；“土”对“礼”经；“金”对“易”经；“水”对“春秋”。今天是“金”日，应当诵读“易”经。

李商隐翻开“易”经，刚读两句，觉得两脚奇痒，低头看时，只见一双布鞋已经湿透，一动手，污水便从鞋口向外流。他把鞋甩到一边，双脚踏在木质地板上，一股凉丝丝的爽快从脚心升起。他想如果人不发明穿鞋，光着脚走路，肯定很舒服，就像摆脱了束缚，回归到自然中。……

突然，从背后竹林传来一声呐喊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只见九郎身背宝剑，手握一本经书，远远走来。

“李哥，你好早啊！春意绵绵睡正酣……”

“九郎，现在已是盛夏，不是春天。清晨凉快，赶快用功。”

“竹林里的凉快劲儿，不是和春天一样吗？春天，不冷不热，正是睡觉天气。”九郎把手中的经书丢到一边，又把宝剑放在亭子的几案上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李哥，你别乱插嘴，昨晚我做个梦，好吓人呐！只见敬宗皇帝脖子被砍掉一半，脑袋在两肩上一摇一晃，几乎就要滚落地上。好可怕哟！”

“九郎，快读经书吧，乱讲先皇，八哥说过，有杀头灭族之罪呀！”

九郎往四周瞧了瞧，压低声音道：“真的呀！你不知道敬宗皇上死得有多么惨啊！”

宝历二年十一月八日晚上，敬宗带着贴身亲信宦官，出宫捕捉狐狸。这叫做‘打夜狐’，知道不？

是皇上的一大嗜好。

“这天夜里，皇上一下子捉到两只狐狸，一公一母，非常高兴。回到宫里已是鸡鸣丑时，为了庆贺好运气，在大殿上排宴狂饮。

“皇上太兴奋了，又跟中官刘克明、田务成、许文端踢毽。这些宦官都知道皇上的脾气，只能让皇上赢，不能让皇上输。真是好运气，皇上这天夜里踢毽，连着赢了两个毽。皇上更加高兴，接着和苏佐明等二十八个宦官狂饮取乐。皇上喝得酩酊大醉，全身燥热难忍，便在刘克明等人搀扶下，到内室更换衣服。

“就在这时，大殿上的灯烛，忽然全灭了。宦官刘克明等人乘机把敬宗皇上砍死。

那惨状不堪入目。从宫里出来的人讲，皇上的脑袋确实没有被砍下来，还连着一大块，和我梦中的情形一模一样。你说可怕不可怕？”

李商隐甚为惊诧恐惧，脸色苍白，双脚冰凉，两腿微微颤抖。关于皇上之死，他是前所未闻，喃喃地问道：

“九郎，真——真有其事？”

令狐绀见李哥吓得如此模样，很是得意，心想，李哥特土气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应当把皇上的事都说出来，看看他听了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于是又道：

“皇家的事，谁敢胡编乱造？敬宗皇上死得虽然凄惨，他生前干的那些事，也真够气死人的了！”

李商隐睁大眼睛，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唉！你听了也会生气的。敬宗皇上十六岁即位，十八岁就被宦官杀死，在位仅二年。他游宴无度，国家大事一概不管，内忧外患全不在乎。为了玩乐，他招募一些力士，让他们厮斗取乐。在中和殿飞龙院还同宦官踢球，大摆酒宴，让嫔妃宫女和歌妓陪伴左右，通宵达旦，直到玩得精疲力尽为止。

“按说皇上每天都要躬亲朝政，上朝同百官议事。可是敬宗每月只上朝三次，每次都迟到。文武百官上朝进见皇上时，常常从早上日出卯时，一直等到隅中巳时，他还不上殿。有的年老体弱大臣，因为站得时间久了，支持不住，摔倒地上。更滑稽可笑的是，他还常常从大殿宝座上溜下来，偷偷地跑到中和殿，找几个宦官踢球玩，或者随便遇见有些姿色的宫女，就当着太监们的面，调笑奸辱，胡作非为。在干这些勾当时，他的先父穆宗皇上灵柩，还没有安葬，供奉在太极殿。

真是骇人听闻。”

李商隐被激恼了，一国之君，万民之主，难道能这样荒唐吗？愤愤地问道：

“那些吃皇粮的文武百官，不知道皇上的所作所为吗？为什么不拦阻、不劝谏？”

“唉！别提啦。有一次在朝会结束时，谏官左拾遗刘栖楚，以头叩地，血流不止，痛哭着上谏。他规劝说：

陛下富于春秋，嗣位之初，当宵衣求理，而嗜寝乐色，日晏方起。梓宫在殡，鼓吹日喧，令闻未彰，恶声遐布。臣恐福祚之不长。请碎首玉阶，以谢谏职之旷。多么有血性的忠臣！敬宗皇上看他要以死上谏，很不耐烦。他心里装的是毬，怕刘栖楚继续纠缠，耽误他赢毬，连忙示意中书侍郎牛僧孺上前劝阻。

“牛侍郎也怕惹恼皇上发脾气，就上前扶起刘栖楚，说：‘你不必再叩头，你所奏的事情，皇上都知道，不必再讲了，可以到门外等候。’多亏牛侍郎从中解劝，皇上才没有加罪，左拾遗刘栖楚拣了一条命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”

九郎以为自己讲完牛僧孺搭救刘栖楚，李哥会称赞牛侍郎侠肝义胆，不料却狠狠地说出这么两句话来。什么意思？是皇上岂有此理？是牛僧孺岂有此理？还是刘栖楚岂有此理？他搞不清，正待张口询问，这时七郎八郎边说话边走进惠文亭。

“你们来得好早啊！”七郎随便地问道。

八郎心细，圆眼睛向外鼓了鼓，转了两圈，大头鼻子吸了吸，似乎闻出点味儿，盯着李商隐问道：

“义山！你脸色不对呀！跟九弟吵嘴啦？肯定是吵嘴啦！

为什么？说！老实说出来。”

“没……八哥，……”

商隐不会说谎，支吾着。

“看看，我猜对了吧！告诉你，我精通《易经》，会运用八卦图，什么事情，这么一算，全都知道，撒谎是没用的。”

“八哥！没你的事，我跟李哥吵不吵架，不用你操心！”

九郎最不得意八哥所作所为，常跟他顶嘴，今日见他又无事生非，没好气地回道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都少说一句。开始晨读晨练了！”

七郎是和事老、是灭火器。他出面一讲话，大家都乖乖地走开了。

九郎抓起宝剑，走到李商隐面前，压低声音嘀咕了几句，笑了笑，然后转身出了惠文亭，钻进竹林。

李商隐明白九郎的意思，担心八郎再问起与九郎的“争吵”，也悄悄地溜出亭子，走入翠绿的竹林。他怕影响九郎练武功，则向赏心桥边的溪水走去。

从小亭西行百步，隔篁竹则能听到淙淙水声。林中杂草丛生，翠绿欲滴，如同露珠，似一碰就会撒你一身。溪水清澈见底，群鱼往来翕忽，时而有失群小鱼，在水中怡然不动，俶尔远逝，令人怅然。

李商隐坐在岸边石上，凝视着水中失群小鱼，心里翻腾着皇朝与后宫乱事。

突然，想起汉代张安世被封富平侯，其孙张放幼年即继承了爵位。汉成帝微服出宫游玩时，常常喜欢自称是富平侯的家人。而敬宗十六岁登极当皇上。少年皇上童稚无知，位尊骄奢淫乱无度，不忧虑边庭烽烟，不思虑国富民强大事……。想到这，他抓起笔，匆匆写下一首七言讽喻律诗，诗云：

七国三边未到忧，十三身袭富平侯。

不收金弹抛林外，却惜银床在井头。

彩树转灯珠错落，绣檀回枕玉雕镂。

当关不报侵晨客，新得佳人字莫愁。

写毕，他又重吟一遍，想了想，加了个题目：《富平侯》。又吟一遍诗，看看题目，摇摇头，这首诗是讽喻敬宗皇上，而不是讽喻富平侯。敬宗是位少年皇上，而张放是幼年继承爵位，应当在题目上加个“少”字，讽喻的目标才更突出，别人一读诗，就知道它是借张放这件古事，来讽喻敬宗皇上，是借古喻今。想到这儿，李商隐在题目“平”与“侯”两字之间，加了个“少”字，《富平少侯》。又吟一遍，才觉得满意。

## 四

李商隐不明白已经是人定亥时，令狐恩师能有什么事儿，叫自己到惜贤堂？他紧走几步，追上管家湘叔，想问问怎么回事。只见管家把脸拉得老长，嘴闭得紧紧的，目不斜视，李商隐没敢张口。

住在人家屋檐下，只能忍气吞声把头低。李商隐一看见湘叔和八郎，就不自觉地有这种屈辱之感。

“唉！——”

他长叹一声，想起老母亲和弟弟妹妹，他们都在期望自己快点应考，中进士，快点得官才有俸禄，才能养家糊口，才能重振门庭。这也是堂叔的愿望。

堂叔回家乡后，一直没有音信，不知他身体怎样了？春天，吐了血，这是什么症候呢？商隐曾查过医书，引起吐血，有好多好多原因……是什么病呢？

“我说商隐，你快些走行不行？老爷在等你哩！”

李商隐被管家催促着，从后面追上来，问道：“七郎他们也都来了吗？”

“他们早到了。”

为什么把他们也叫到惜贤堂呢？出了什么大事啦？

李商隐满腹狐疑，来到惜贤堂，见七郎兄弟们已在惜贤堂。恩师坐在楠木椅子上，向他点点头，指着身边的一张方凳，道：

“到这里坐。”

李商隐见七郎兄弟三人都没坐，恩师只让自己坐，又使他疑虑倍增，迟疑地回道：

“谢恩师。学生站着听教诲，记得更牢靠。”

“噗哧！”九郎在旁忍不住笑了。

八郎瞪了李商隐一眼，低声嘀咕道：“虚头巴脑，什么玩艺儿！都是因为你，我们跟着受训斥！”

“谁在说话？”令狐楚问了一句，也不勉强李商隐，略略沉吟，问道，“商隐今日作几首诗？都写了些什么？”

原来是检查自己的诗稿，李商隐安下心来，缓缓地回道：

“近日听得敬宗皇上生前轶事，心中久久难平。李唐江山社稷，假若长此下去，令人担忧令人痛心！”

他边说边瞥了令狐楚一眼。老恩师紧蹙眉头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心里一惊，难道恩师不喜欢自己忧虑朝政、忧虑国家？不会吧？他曾多次引杜甫的诗句，如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来教导自己，希望自己树立大诗人杜甫那样的理想：使君王都成为尧舜那样的贤君圣主，使民风民俗淳厚朴实，人人安居乐业。

今晚是怎么了？李商隐的心蒙上了阴影。

“说，说下去。”令狐楚仍然蹙着眉头，眼皮低垂着。停了停，没听见商隐的声音，微微抬起眼帘，望了弟子一眼，道：

“想听听你是怎样写诗的，让几个犬子也学学。”

“恩师，学生不敢。七哥八哥写得比学生好。”

八郎不耐烦地小声斥责道：“让你说你就说嘛！这几篇写得不错，也不是说你篇篇都不错！真罗嗦！”

经过半年多的朝夕相处，李商隐渐渐了解八郎的性格脾气：肚量小，爱嫉妒，清高傲慢。他说的话，李商隐常常装作没听见。今天他说的话，李商隐听得太清楚了，在恩师面前，不能再忍受！但是，也不能跟他吵架，而应当把这几首诗创作过程好好讲讲，如果恩师能说句公道话，就是对八郎的回击。想到这儿，李商隐情绪突然兴奋起来。

“恩师，学生写的第一首诗，题目是《富平少侯》。当时对敬宗皇上的游戏无度，不务朝政非常痛心，但是心想如果写成诗，要流传世上，对皇上是大不敬，故而采用托古讽时的惯常手法。

“‘富平侯’是汉代张安世的封爵，可加一个‘少’字，诗中之事就不必实指，不必是张安世的实事，点出‘少’侯，亦即‘少’帝，也就是童昏无知的敬宗皇帝了。

“诗的首联，写十几岁就承袭了富平侯爵，对国家的内忧外患却毫不知忧愁。一个侯爵，有他自己的封地和职权，国家的忧患，他可以不忧不愁，可诗中却写他该忧愁，在这种违背常理中，让人们去思索这个侯爵，实际上应当是谁，这是一目了然的。

“诗的颔联用典故写少侯的豪奢游乐。颈联写少侯室内陈设的豪侈。这

两联的内容，全是敬宗的奢侈轶事，想让人们通过这些事实，去联想富平少侯就是敬宗皇上。

“诗的尾联是点睛。出句清楚地点出少年天子不上早朝，还在高卧贪睡；对句写出一件实事：敬宗宝历二年，浙东贡舞女二人，皇上命人雕琢一座玉芙蓉样子的舞台，让她俩表演。演完就把她俩藏在金屋宝帐中。后宫传出民谣说：‘宝帐香重重，一双红芙蓉。’这是朝野共知的事实，读完诗也就知道少侯是指谁了，又扣了题目。”

令狐楚突然摆摆手，让他停住，看了看三个儿子，问道：

“谁说说这首诗的好坏之处？”

三个儿子正听得入神，老父亲突然让自己评评它的好坏，有些措手不及。

七郎想了想，道：“这首咏古诗，实际是一首叙事写实的政治讽喻诗。写得若即若离，不露痕迹，不细细揣摩，难以理会诗的主旨。”

“对！说得好，这是优点也是缺点。”令狐楚看了看李商隐，颇为赏识地又道：“但是，功大于过。这样写诗好，这样的诗耐人寻味。老夫喜欢！”

“我看这首诗不好，很坏！”八郎胸有成竹地拉开架势，要批判诗和它的作者，气汹汹地道，“皇上再不好，我们做臣子的，也应当为君讳嘛！这是先辈的教导。像李商隐这样讽刺挖苦，甚至揶揄皇上，太过分！太不成体统！有失臣子之德，人臣之孝！”

九郎直率，跟商隐感情深。他打断八郎的话，抢白道：“讽喻就是讽谏，是希望皇上学好，勤于朝政，励精图治，大治天下！怎么说是挖苦呢？古圣人提倡‘文死谏，武死战’，谏阻皇上，不让皇上做坏事错事，那才不是失德失孝哩！而是忠臣廉吏。李哥的诗写得就是好。”

“住嘴！”八郎恶狠狠地瞪着弟弟，低声道，“你懂什么？”

“一介武夫！”

令狐楚年纪已经六十有二，耳朵不太灵敏，见兄弟之间有争议，也不阻止。争来吵去，他似乎没有听明白，抑或不愿意出面表态，过了片刻，道：

“商隐，再讲讲其他几首。七郎他们都没读过，你就念一首，说一首，然后大家再批评。”

商隐见恩师兴致很高，心里很兴奋。他没把八郎的话放在心上，况且恩师也没支持他的意见，于是先诵读《陈后宫》二首，接着简单地说明自己是借古喻今，陈后主叔宝当年的嬉游和荒淫，正是敬宗皇上的写照。两首诗是侧重于暴露亡国之君的生活。

第四首诗是《览古》。李商隐很有感慨地朗诵道：

莫恃金汤忽太平，草间霜露古今情。

空糊赭壤真何益？欲举黄旗竟未成。

长乐瓦飞随水逝，景阳钟堕失天明。

回头一吊箕山客，始信逃尧不为名。

吟罢，李商隐阴沉着脸，沉默良久，道：“我只希望当今皇上能‘览古’鉴今。诗人杜兄牧为讽喻敬宗而作《阿房宫赋》，在赋的最后点明主旨说：‘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！’杜兄牧希望敬宗哀而鉴之。

我是希望文宗皇上‘览古’，哀而鉴之，不要再蹈覆辙。”

李商隐的这组诗稿是前几天呈递给恩师的。令狐楚阅后，觉得商隐之

诗颇有老杜风骨，甚为喜爱。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也能写出这样的诗，所以才有今夜请商隐讲诗。他绝没有抬高商隐而贬低自己儿子的想法，可是，八郎的情绪越来越大，眼睛圆睁，国字脸红涨，不停地用脚踏地，弄出响声。

了解儿子，莫过于父亲。令狐楚没有理他，把商隐的诗稿翻了翻，见还有一首《日高》，略略吟咏，知道是为左拾遗刘栖楚和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谏进言而作。诗中有赞扬李德裕之意，令狐楚颇为不快，皱起眉，捋着花白胡须，缓缓地道：

“今夜谈诗就到此。商隐之诗学老杜诗，深婉有之，用事巧，讽喻妙，但笔力尚欠精熟。七郎八郎，你们要努力读书，明年春试，一定要科中。商隐也要准备去应试。进京费用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只管读书好啦。”

父亲突然宣布七郎八郎明年参加进士试，两人没思想准备，有些畏惧，又很兴奋。

八郎年纪尚小，不像七郎曾考过一次，心里有些不情愿，但是父亲也让李商隐去应试，很生气，大声道：

“商隐是个生徒，连州县考试都没参加过，怎么能一步登天——”

“住嘴！‘登天’？考中进士也不能说是‘登天’！商隐之事，我自有主张。”

八郎受到斥责，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，对着商隐低声道：

“不自量！别去丢人啦！你才几岁？”

李商隐听了恩师的话，也有些为难，明年自己才十七岁，没有州县乡里推荐，不先成为“乡贡”，怎么能跟七郎八郎在一个考场应试呢？恩师有什么办法？他想推辞不去，等成为“乡贡”，到二十岁参考亦不为晚，可是，当听到八郎的话，心里顿时激昂起来，反而加强了应试的决心。

他转过头，对八郎做了个鬼脸。

回到翠竹园自己的房间，李商隐躺在床上，慢慢回想着恩师对自己诗的评价，最后记住三句话：“深婉有之，用事巧，讽喻妙。”心想，要想写好讽喻诗，就只有在“深婉”和“用事”上下功夫。只要能写出好诗，登科高中进士，才不辜负恩师让自己住进这深宅大院，才能在清明的时代，实现自己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理想！

他想着想着慢慢地睡着了。

### 第三章 堂叔病归西

—

太和二年（公元 828 年），十七岁的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帮助下，终于赢得乡曲推荐，取得乡贡资格。但是，在就要赴京应试时，突然接到家乡来信，说堂叔病危，要他速归。

令狐楚在惜贤堂看着满脸忧伤的李商隐，安慰道：

“生老病死，乃人之常情。不要过度悲伤。你堂叔在寒舍住的时间不长，我和他见了几次面。他韬光养晦，是位博学仁德的隐逸君子。难得呀！赴京

应试，以后还有机会。”

“谢恩师！”

商隐倒地叩拜，施了大礼。

“七郎，你们去送送商隐。湘叔，给商隐多带些银两。”

“学生今生今世也报答不了恩师的大恩！”

李商隐重新跪倒再拜，已泪流满面。

离开刺史府，来到汴河岸边，柳枝轻拂，河水涛涛翻滚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向远处天际奔涌。

李商隐身着浅绿丝绸长袍，头戴天蓝色方巾软帽，与去年初来汴州大不一样，仿佛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位贵公子。只是神色焦虑，紧抿的嘴角窝，像斟满哀愁的苦酒。

令狐绪走在他右边，令狐纶为他提着包袱，走在他左边。令狐絢无精打采地跟在后头，一声不响，望着东逝的河水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令狐绪伸手搂住李商隐的肩头，亲切地嘱咐道：“家父不是说了嘛，回家看看，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捎个信来。家父会派人帮你的。堂叔治病，一定需要银两，家父也会派人送去，放心好啦。”

李商隐面现羞色，为难地道：“让恩师挂念了。小弟永世不会忘记！只恐今生也回报不了……”

“别说这种话！李哥，咱们比亲兄弟还要亲，是不是？用不着回报！”

九郎一直把商隐当作亲兄弟看待，见商隐又是感谢又是回报，很反感。一年多的朝夕相处，他很喜欢商隐耿直、热忱和博学才智，尤其商隐平易近人的坦诚，使他常常不自觉地把商隐与八哥比较，总觉得商隐才是自己的亲哥哥。今日商隐竟要跟自己分离，心里烦乱又焦躁，直想跟谁打一架。

“九郎！”

弟弟粗暴的顶撞，使七郎吃了一惊，忙喊住九郎。

“七哥！九弟说得不对吗？”八郎从后面插嘴讥讽道，“义山弟整天把‘感谢’‘回报’挂在嘴上，谁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不把我们哥们放在眼里也就罢了，对家父深更半夜教你写作今体章奏，如果也不放在心里，那可是大逆不道，会天诛地灭的！”

“八郎！义山不是这种人！九郎也不是这个意思！”

九郎没想到自己的话被八哥做这样的理解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圆睁双目，把商隐的包袱往地下一丢，转身一伸手抓住八郎胸前衣服，愤愤地责问道：

“你敢骂李哥虚伪？今天要你尝尝九弟铁拳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八郎根本没料到瘦小如猴的九弟，竟挥起拳头，砸在自己的国字脸上，淡眉下的圆眼周围立时出现一圈乌黑，从大鼻孔里流出一注血。八郎顺着九郎拳头的惯劲儿，仰倒在汴河岸上，大声地猪嚎起来。

这一嚎叫，首先使九郎醒悟过来，紧握的拳头松开了，呆愣愣地凝视着趴在地上放赖的八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七郎赶紧跑过来，推开九弟，俯下身，拉住八郎的胳膊，想把他扶起来。

八郎把胳膊一扬，甩掉七哥的手，继续趴在地上，猪嚎着，不肯站起来。

幸亏是清晨，离城又远，汴河岸边行人很少，没有人围观。汴河浪涛

拍击着石岸，不时发出轰轰响声，使八郎的猪嚎显得单调而又乏味。

九郎被吓坏了。弟弟打兄长，这还了得，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！如果被父亲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李商隐也被吓呆了。九郎完全因为自己才动手打了兄长，如果九郎被恩师重罚严惩，自己如何对得起九弟呀！他上前跪在八郎身边，给八郎连连叩头请罪。

“都是因为你，使我们兄弟反目成仇，互相殴打仇杀！你磕几个头就行啦？”

八郎停住猪嚎，仍然趴在地上，不依不饶地训斥商隐。

“八哥，请你原谅九弟，你说怎样处罚，我都答应你。请你说吧。”

八郎慢慢坐起身，首先看见九郎，便指着他吼道：“九郎！你动手打我，我就不认你是我弟弟！回家告诉父亲，非把你赶出家门不可！轻的也要打断你的腿，看你今后再练武行凶不啦！”

九郎呆呆地站着，任凭自己骂，不再对自己发威，八郎心里略略平静，转过头，看见李商隐跪在眼前，怒火又起，刚刚的疼痛、委屈、羞辱，全变成了干柴，霎时燃起熊熊烈火，突然跃起，像头激怒的凶狮，扑到李商隐身上，拳打脚踢，疯狂了一般。

李商隐明白这就是八郎对自己的处罚，所以没有一丝一毫的防御和抵抗，挺直上身，依然跪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一声也不吭。

八郎见商隐如此这般，以为自己力气太小，根本没有打疼他，开始用手指甲挠，用牙齿咬。商隐脸上手背上血迹斑斑，模糊一片。

从八郎跃起痛打李商隐那一刹那，七郎就冲了过去，企图拉开八郎，推开八郎，并用自己的身子挡住商隐，阻挡疯狂的八郎。但是，七郎毕竟体质太差，瘦弱多病，哪有力气拉动八郎，推开八郎？折腾几个回合，便气喘吁吁，连站立的气力也没有了。

可是，他头脑尚清醒，灵机一动，索性把商隐抱住，向他身上一压，商隐便倒卧地上，七郎用身子遮住商隐的脑袋。

八郎的拳脚纷纷落在了他的背上。

九郎看着李哥被打，心里非常难受、焦虑，也异常恼怒，真想不顾一切地把八哥拽过来，再痛打一顿，再狠狠地教训他一番。当他在一旁留心察看八哥的拳脚时，心里渐渐平静了，乐了！这哪里是打人？八哥生得墩实，但个子不高；手粗脚大，却没有力气。

整天整月整年地背诵经书，吟咏诗赋，从来没打过人，不知道怎样运气用劲儿，手举得高高的，打下去却是轻飘飘的，像给李哥拍打身上的尘土。打了几下，李哥面没改色，纹丝没动，他却累得呼呼直喘粗气。直到他开始用手挠用牙咬，九郎才担心，怕在李哥脸上留下伤痕，连忙跑过去，抱住八哥的后腰，轻轻一提把他提到一边。

七郎趁机爬起身，看见商隐脸上血迹斑斑，气得哭起来，指着八郎道：

“你……你，死鬼八郎！把义山贤弟打成这样，让他如何回家见他母亲和堂叔？你毁了义山贤弟容貌，让他今后如何见人哪！”

八郎看见李商隐脸上的血，大惊失措。真的毁了义山面容，如何是好？家父一定不会饶了自己的！他呆呆地望着商隐，半天不做声。

九郎连连跺脚，猛砸自己脑袋，后悔没有早点上前把八哥拽开，是自己害了李哥哥！

“看看你把李哥打成这样！遭瘟的家伙！”

九郎骂着骂着，气满胸膛，又要动手，吓得八郎连连倒退，哀求道：

“九弟！好九弟，八哥不是故意的……亲弟弟，是八哥一时生气……不！不！亲九弟，咱哥俩不要再为外人打架吵嘴，好不好？”

“李哥不是外人！是咱父亲的弟子，就是咱们的兄弟，跟亲兄弟没有两样。不！比亲兄弟还要亲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你说得对，比亲兄弟还要亲，听你的。”

八郎说着违心话，看着九郎的脸色。

商隐担心他们兄弟俩再因为自己打起来，赶紧爬起，把九郎推开，然后向八郎抱拳道：

“对不起八哥，都是小弟不好，请八哥包涵。七哥九弟，都是我不对，让你们兄弟争吵打架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说着，他又向七哥九弟抱拳施礼，然后拣起地上的包袱，从里面抽出一块白绢，抖开，上面现出一首七言绝句，题为《谢书》，诗曰：

微意何曾有一毫，空携笔砚奉龙韬。

自蒙半夜传衣后，不羨王祥得佩刀。

李商隐把诗交给七郎后，擦了把脸，戴好方巾，背起包袱，深深鞠躬，道：

“请把小弟的《谢书》诗，呈给恩师。各位兄长和九弟的恩情，在下没齿难忘，后会有期。”

令狐三兄弟抱拳还礼。

七郎九郎眼含热泪，一再叮嘱堂叔病愈赶快回来。

八郎挥挥手，嘴张了张，终究没说一句话，眼帘低垂，神色冷峻，令人不解其意。

## 二

李商隐回到荥阳（今属河南郑州），堂叔已病入膏肓。他视堂叔如同生身父亲，终日陪伴身边。

堂叔知道自己前路无多，挣扎着给李商隐讲授五经之奥，传授楷隶之精，把自己全部希望交托给侄儿商隐了。

转眼间，春去夏过，已进入十月金秋。

朝中又有变动。皇上下诏提升令狐楚为户部尚书，要求立即起程赴京。

十月汴河，水清波平，艳阳高挂。

汴州文武官员直把新任户部尚书送至城外十里。七郎八郎九郎送父亲三十里。

令狐楚从轿子上下来。三个儿子亦下了坐骑。

“就到这里吧。为父别家赴京，为君为国效犬马之劳，最不放心的是尔等之举业尚未成就。休要嬉游无度！”令狐楚扫了一眼八郎和九郎，叹口气，转头对管家湘叔道，“湘叔，替我管好犬子！你们都要听你湘叔的话。”

湘叔上前施礼，仍然板着脸，谢道：“尚书大人这样看重小弟，小弟自当尽心而已。”

只是客房中，尚有几位常客，其中太原温生庭筠，已住年余，大人赴京离家，可逐客否？”

“逐客？”

令狐楚手捋长须，不置可否。眼前水稻沐浴在阳光下，随着秋风一起一伏，有如绿色波涛，向远方流去。

“父亲，逐客不妥。”七郎想了想，分辩道，“令狐家惜才爱才，容纳四海五湖之贤才，已成风气，天下颇负令名。今日开逐客之先，岂不为天下耻笑，五湖四海之贤才将望门踟蹰，令狐家风从此衰矣！”

令狐楚捋须颌首。

“逐一温生事小，令狐家风事大。七郎有见识！”

九郎与温庭筠关系甚好，为他不被驱逐而高兴，向湘叔吐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。

湘叔把九郎当作孩子，并不在意。他没料到尚书大人会同意七郎意见，固执地又道：

“不逐客亦可，只是几位公子要自重自爱，自己管住自己，白天不准又歌又舞酩酊大醉，晚上也不得闹到黄昏戌时。”

八郎九郎脸上露出不满情绪，但在父亲面前不敢放声。

“不是我湘叔多嘴多事，饮酒时唱唱小词小曲，无伤大雅，孩子们尚可娱乐。只是那些妖姬万万不可引到府里。太原温生与娼优歌妓来往甚密，伤风败俗，令人发指！其中有一歌妓，名叫锦瑟，听下人说她有沉鱼羞花之貌；歌喉袅袅扼云，绕梁三匝，不绝于耳；又弹得一手好瑟。她已经是西院客房常客，好像正在与我家公子交好……”

“哪里有此事耶？”七郎九郎不由得脱口打断湘叔的话。

七郎有些激动，道：“湘叔，今日是送家父赴京上任，乃大吉大喜之事，请不要扫家父之兴吧！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，回到家，你再告诫我等兄弟。我们兄弟一定听湘叔教训就是了，何必……”

令狐楚身在家中，真不知道竟有这些伤风雅之事，立即打住七郎的话，严厉地问道：

“锦瑟姑娘常来我家吗？跟谁最要好？”

七郎看看八郎和九郎，觉得每当锦瑟来时，兄弟们都很兴奋，都喜欢跟她亲近谈笑，看不出谁和她最要好。见两个弟弟不说话，以为他们年纪小，不曾想到与她“交好”之事，而自己却常常有此念头，只是那锦瑟姑娘对自己并未表示过特别的亲热。既然自己有此念头，就该向父亲如实说出来，于是半吞半吐地道：

“父亲勿怒。最初她是跟庭筠来咱家的，自然跟庭筠最要好。我……是想——都是在背地里想的，希望跟她交个朋友。锦瑟姑娘弹一手好瑟，所以——我喜欢听她弹奏瑟，但很少谈笑，跟她算不上好朋友。”

令狐楚知道大儿子老实厚道，听听瑟，不算什么。他担心的是八郎。这孩子聪明有心机，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。八郎木然地站在原地，似闻未闻，看不出与锦瑟姑娘有任何关系。九郎确实尚小，笑嘻嘻地瞅瞅这个，又瞅瞅那个，一副孩子气。

跟随令狐楚一起赴京的僚属，停留在原地，时间一长，都翘首伸脖向前眺望，不知尚书大人的轿子出了什么事，有的竟离开队伍，围了过来。当看见尚书大人板着脸，正在训斥儿子，都悄悄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开始了联翩浮想地揣测。

尚书大人生气了，对儿子和湘叔挥挥手，不耐烦地向自己的轿子走去。

长长的一队随从跟在轿子后面，慢慢地向京城长安进发。

八郎轻轻地吐了口长气。

好险呀！如果让父亲知道了与锦瑟姑娘鬼混，那可不得了啊！但是，总这样偷偷摸摸地约会，终有一天会被发现的，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！娶她为妻是不可能的，她出身太卑贱，进尚书大人家门，朝野都会议论纷纷，父亲不会同意。更重要的是，将来会影响自己的前程，他八郎不会做这种损害自己的傻事。

收为妾？自己太年轻，尚未结婚成家，尚没功名没做官没自立，父亲不会同意。

买她做家妓？是一种好办法。但是把她买进令狐家门，则是尚书大人府上的家妓，不可能只侍奉我八郎一个人。七郎九郎本来就对她馋涎欲滴，能不争抢她吗？况且父亲也未必对她这样倾城倾国多才多艺的美色不感兴趣。父亲大人如果独占花魁，作为儿子的只能望美色而兴叹！

怎么办？

八郎骑在白马上，闷闷地跟在兄弟俩后面，始终没想出一个好结果。

### 三

唐文宗太和三年（公元 829 年）三月二十六日，李商隐的堂叔终于油干灯熄，闭目西归，年仅四十三岁。

李商隐痛不欲生，一病不起，原本就身体虚弱，经一年多侍奉在堂叔身边的劳累，他昏昏然，不吃不喝，一直躺卧四十九天。当给堂叔烧“七七”那日，他睁开眼睛，坐了起来，勉强握住笔，为堂叔写了篇祭文，表达了深沉的哀思，辞曰：

某爰在童蒙，最承教诱。违诀虽久，音旨长存……

追怀莫及，感切徒深……曾非遐远，不获躬亲。沥血裁词，叩心写恳。长风破浪，敢忘昔日之规。南巷齐名，永绝今生之望。冀因薄奠，少降明辉。廷慕酸伤，不能堪处。

苦痛至深，永痛至深！

在弟弟羲叟的搀扶下，他一步一步地来到堂叔坟前，把祭文焚化，痛陈对堂叔缅怀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他的精神才渐渐好转。

一个金色秋季，转眼被苍茫的冬天代替。李商隐身体已经康复。这天在家正为邻里蒙童抄录《诗经》。第一篇《关雎》是周南的歌谣，收在“国风”中，是一首古老的情歌。每个读书人，开篇就要背诵这一首。人人喜爱，人人皆知。李商隐边书写边嘴里嘟囔道：

“‘关关雎鸠’，为什么要在河岸上鸣唱？‘窈窕淑女’，为什么君子都喜欢你？锦瑟姑娘，你在何方？为什么你只钟情八郎？难道我不比八郎强？——哦！”

李商隐大吃一惊，自己怎么会随口胡说八道呢？幸亏母亲和弟弟羲叟不在身边。锦瑟！怎么会想起她呢？这个妖姬，惯会眼波流转，眉目传情。在她面前，没有谁能经得住她的诱惑。

想到这儿，他叹了口气，自己已经是十八岁的大男人了，还没沾过姑娘的边，别说像锦瑟这样的美女了。他恼恨地把笔丢在几案上，坐进椅子上，呆呆地出神。

“哥哥，令狐府管家湘叔来了。”

羲叟又蹦又跳地跑进来。

湘叔经常来商隐家，每次来必然要带银两和一些衣物食品，所以他一来，全家像过年迎接财神一般，充满了吉祥和喜庆。

湘叔也一改平日板着的冷冰冰的面孔，喜上眉梢，跟在羲叟身后，跨进门里，面对商隐先抱拳施礼。

李商隐迎上前，伸手止住他，埋怨道：“湘叔，您给小侄施礼，是故意折煞侄儿？湘叔，快快请坐。羲叟快去泡茶。”

商隐家贫，没有仆人，母亲年迈，一切家务都是兄弟姐妹们自己动手，所以他虽系王孙之后，根本没有王孙习气，养成了坦诚平易性格。

他亲热地把湘叔扶坐椅子上，问起令狐家的事。

“令狐老爷身体还好。去年全家搬到京城，住在开化坊户部尚书府。是座老宅院，还是宪宗元和十四年，令狐老爷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建造的。当时是宰辅，宪宗皇上又宠信，宅院建造得很气魄。穆宗朝老爷遭贬，宅院被朝廷查封，但始终没有赏赐给其他大臣。”

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七郎以荫授官，只等皇上下诏。八郎年初春闹，没能中进士第，老爷很生气，把他关在京城老宅，准备明年再试。老爷年初，又改调任检校兵部尚书，东都留守，东畿汝都防御使。十一月，就是这个月，老爷进位检校右仆射，郢州刺史，天平军节度使，郢、曹、濮观察使。老爷把全家都搬到天平节度使治所郢城县，只把八郎留在京都长安了。”

湘叔接过羲叟泡好的茶，啜了一口，品了品，吐出一片茶叶，脸上现出悦色。

“恩师不负君王宠信，步步高升，可敬佩啊！”商隐喜形于色，又是敬重又是艳羨。

湘叔明白商隐的心思，笑道：“不用着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会比你老师强的。”

“谢湘叔吉言。学生怎敢强过恩师呢？能够一展抱负，为国家效命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老管家喜欢谦虚、谨慎，脚踏实地的年轻人。他点点头道：

“老爷此次让我带来一些银两，一部分留下做你母亲的生活费用，另一部分做为盘缠，让你去郢城，入天平幕府，表署巡官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幕府”！李商隐听说恩师要辟聘自己为巡官，非常高兴。他知道“幕府”一名起于汉代，又有莲府、花府、莲花府等雅称。到了唐代，尤其安史之乱后，节度使权力至重，集军、民、财、政于一身，成为地方上最高长官。“幕府”就是他的办事衙署。

“幕府”成员，府主有权自行辟聘，有的是及第进士，有的是落第文士，还有的是隐逸沉沦的白衣贤士，所以大批士人跻身幕府，成了科举以外的第二条仕进道路。陈子昂、王维、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等都进过幕府，后来有的做了高官，有的成了著名的大诗人。

湘叔见李商隐凝神遐思，半天不语，以为他不愿意应聘入幕府，不懂成为幕僚对自己的好处，于是解释道：

“商隐，读书应试及第进士，可以为官报效君王。入幕辅佐府主，也可以躐级进身。

远的不说，大历诗人李益，曾云游幽州，入了刘济幕府为从事，后来进为营田副使，成了有名的边塞诗人。他从幕十八年，往往鞍马间为文，横

槊赋诗，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。

宪宗闻其名，召他任秘书少监、集贤殿学士。后迁礼部尚书。就是令狐老爷年轻时，也曾入太原幕府，任掌书记和判官。现在怎么样？进入幕府对你的前程很有益处。”

“恩师对学生好，学生知道。只是学生才疏学浅，恐负恩师美意。”

“令狐老爷有识才选贤之能。他看中的人，日后不会错。

不用担心。”

湘叔年轻时，也曾入过幕，但他受不了边庭幕府的单调清苦，瘴蛮之地，使他长年生病，最后不得不离开。想起这些，有些悔恨自己身体太不争气，否则也不致于在堂兄家做管家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，所以他希望李商隐入幕，入幕后不要走自己那样的路。

李商隐经老管家这么一说，更加向往幕府生活，恨不能立刻起程。

## 第四章 受知令狐楚

—

令狐楚闻听湘叔把李商隐带来，甚是高兴，当即在议事厅接见，拉着他的手，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摇摇头道：“两年啦。知道，知道，家门不幸。唉！”看见商隐欲泪，他也两眼发涩，连忙道，“来郢城就好。湘叔，今晚我要把商隐介绍给幕中同僚，为商隐洗尘，去准备一下。”

一路上，湘叔把幕府中的同僚都已介绍一遍，商隐心中有数。恩师要专门为自己设宴洗尘，他有点受宠若惊，连忙摆手阻止道：

“恩师，洗尘就免了吧。学生怎可……”

“现在你是老夫幕中的官僚，按规矩幕僚来去，府主都要设宴洗尘和饯行的，是不是？湘叔。”

“老爷说得对。”

老管家又板起面孔，不卑不亢地回答着主人的问话，和一路上的湘叔大不一样，好像变了个人。商隐心中很不是滋味。

七郎九郎已在门外等候商隐多时了。似乎商隐的到来，给这个偏僻小城带来了生气。

七郎兄弟俩喜形于表，在门口探头往里觑望，又怕父亲看见。

其实令狐楚早就发现他们。他不愿意商隐再与两个儿子像两年前那样亲密，像孩童般戏耍，因为商隐是幕中官僚，应当和同僚们亲近，交朋友，学习同僚们的品德与作风，于是想起节度判官刘蕡，笑道：

“老夫聘你为巡官。在幕中官阶虽不高，但究竟是幕中之官，有你自己的住处和办公之所。今后要多和你的同僚交朋友。比如判官刘蕡，耿介有大志，精通左氏春秋，好谈王霸之大略，是位难得的人才啊！我会把他介绍给你的。”

令狐楚赞赏之情溢于言表。

李商隐在路上听湘叔讲过刘蕡的事迹，心里就暗暗决定来郢城一定先

结识他，而恩师竟这么推崇他，更激起自己的敬仰之情。

“恩师，刘判官现在……学生现在就想拜访他。不知——。”

“噢，去看他？也好，他在判官厅，大概已把兵曹之事办完，去吧。七郎！”

令狐楚突然呼叫七郎。

七郎在门外应声答应着，踏进议事厅。

九郎笑嘻嘻地也跟了进来，向商隐传递着眼神。

令狐楚没理会会顽皮的九郎，只吩咐七郎把商隐带到判官厅去。

七郎与刘蕡交往亦甚深，立刻明白父亲的用意，爽快地答应着，带商隐出了议事厅。

一出门，九郎立即把商隐抱住，转了一圈，放下道：“李哥，你怎么比过去还轻啦？两年时间，你一点没长高，也没长肉。看看我，比你高又比你棒，是不是？”

李商隐打量打量九郎，确实不假，比两年前高出一头，比七郎还高，混身是劲儿。

回头看看七郎，他却并没有多大变化，说话的声音和不时举手指点的姿态，更像恩师了。

商隐笑了笑，道：

“这两年，变化最大的是七哥而不是九弟。”

“为什么？在家时，除了父亲，谁也没有我高。我比八哥长得还棒，比劲儿，谁也没有我大。”

七郎笑着默默地听着，和令狐楚遇事喜欢倾听别人意见一模一样。

“我说的变化，是指内在的变化，比如性格、品德、操守以及处事的习惯能力等等。”

九弟，你发现没有，七哥越来越像恩师了。我真希望七哥像恩师那样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！”

李商隐忘情地说着，真想把自己崇敬恩师的心全掏出来。

“贤弟，你过誉了。愚兄不想做这样的人，家父也不愿做这样的人。家父常常用孔圣人之语教导我们说：‘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’家父说他只愿意做这样一个君子而已。愚兄虽笨拙，亦只愿仿效家父一二罢了。”

两个人推心置腹，谈得投机，把九弟丢在一旁。

九郎不愿意说这些废话，觉得兄弟之间、朋友之间交好，应当是心交，而不是唠唠叨叨说出来。渐渐地，他落到后边，于是做了个骑马蹲裆式，接着练起跑马追敌拳，在两个哥哥身后，你们走两步，他就追一步，虎虎生风，气势逼人。

郭城北靠梁山，东临梁山泊，是个有山有水，风景秀丽的古城。冬日，阳光满城，人来车往，买卖兴隆，不比中原差多少。

“九弟七哥！”李商隐指着那山那水，兴奋地道，“你们登过梁山吗？好高啊！咱们中原可没这么高的山。这水嘛，可比不了中原的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别指望爬山游水啦！唉，穷山恶水，没什么好玩的。”

九弟走到街上，早已收住拳，提到山与水，顿时无精打采了。

“商隐，此地民风强悍，山穷水恶，一点不假。梁山水泊是强人出没之地，家父告诫，没有士卒陪伴不能踏近一步。即使有士卒，也非要有一员大

将率领。所以家父不准出城。”

李商隐心想，古人云：为官不可畏民，畏民者非好官也。但是，他不愿深想，恩师考虑定有他的道理。他不再多问了。

七郎似乎也觉察商隐情绪变化，两年来的分离，商隐弟成熟老练多了，眉宇间被一种思虑所笼罩，这大概就是艰辛生活的烙印吧。七郎心想，该说点高兴的事，让他忘掉失去亲人的哀伤，快乐起来。

## 二

天平军幕府判官厅，其实离幕府议事厅不远，穿过两条街，往北拐即是。院门有两个士卒站岗，进门转过屏风墙，迎面中间是正厅五间，是节度副使办公和居住之处。东厢房五间，由行军司马和判官占用。西厢房五间，居住和办公的是掌书记、推官和巡官。

这是幕府中文职官吏们办公和居住的地方。

七郎九郎对这里十分熟悉，带着商隐径直来到东厢房，往左转，进了北间。

房中有两位官吏模样的人正在议事，一人穿绿色官服，一人穿青色官服，见有人进来，都笑着站起身，热情地跟七郎九郎施礼问候。

“我给两位大人介绍，这是新到的巡官李商隐。”接着，七郎指着穿绿色官服者道：“这位是行军司马张大人。”又指穿青色官服者道：“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昌平刘公蕢判官大人。”

李商隐听了，眼睛一亮，果然是有为君子！他生得浓眉厉眼，眼睛炯炯生辉，嘴唇紧抿，嘴角微微上翘，露出一丝感人的笑容。他极有个性地把头向上一扬，口中挤出一串宏亮的声音：

“鼎鼎大名，同高高大树一样，是要遭风害的，不敢有这份盛誉。”他转向商隐道，“早就盼着巡官大人驾到，欢迎欢迎。”

商隐赶紧抱拳，听他风趣的解释，深有所感：“树大招风，其害无穷。”笑道：

“大名‘大树’‘大人’之大，都该去掉。请刘公今后只以小弟称呼好啦。”见刘蕢点头，商隐觉得这是位很随和很平易之人，顿生好感，率直地问道：“太和二年三月的贤良方正极谏科，判官大人的对策，慷慨激昂，一无顾忌，揭露当今‘海内困穷，处处流散，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！’确实如此。‘官乱人贫，盗贼并起，土崩之势，忧在旦夕……陈胜、吴广不独起于秦，赤眉黄巾不独生于汉，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，痛心泣血也。’大人拳拳忠君报国之情，力透言表啊！”

时过而情淡，已经三个年头了，刘蕢对这些条对不愿再想；想之无益，徒增愤愤，况阍宦无孔不入，他也不愿意授人以柄，自己被害事小，迁累别人实在不该。今日这小巡官突然提起，又能背出自己条对时的原话，心生诧异，对小巡官顿感亲切，连忙拉住他的手，道：

“这些当年条对，你如何得知？如何背诵得如此清楚？真是我的知心知己呀！”

七郎在旁插嘴道：“判官大人，到你这里没有茶水也就罢了，怎么连个座也不让让？”

大家全都笑了。

分宾主坐定，商隐意犹未尽了，又提起当年制科条对，激动地道：“刘公

说得对，造成朝政昏暗的原因，是‘忠贤无腹心之寄，阉寺持废立之权，陷先君不得正其终，致陛下不得正其始。’”

“请贤弟不要再说啦。阉宦势力无所不在，防不胜防啊！当今皇上都不想正视阉宦之猖獗，做臣子的，又如何有回天之力矣！”

刘蕡连连摇头，有无限痛苦深埋心中。

“不，您不是建议圣上要‘塞阴邪之路，屏褻狎之臣，制侵袭迫胁之心，复门户扫除之役。戒其所宜戒，忧其所宜忧’。还说‘揭国权以归相，持兵柄以归将。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意见。如果朝臣上下都这样做，不怕内臣宦官再为非做歹！我们都为圣上好，难道圣上不知道吗？”

“唉！为臣者莫说君吧。”

沉默。

刘蕡不再言语了。

当今圣上文宗皇帝亲自殿试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”，明明听见并看见刘蕡慷慨陈词，但是，他和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、太常少卿贾餗等人一样，畏惧宦官，而没敢取拔刘蕡。这些情形，湘叔未讲，李商隐确实不知。

刘蕡落第，朝野哗然，都为他称屈。当时中第者共二十二人，其中李郃说：“刘蕡下第，我辈登科，能无厚颜！”于是上疏愿把自己的科名让给刘蕡，写道：

蕡所对策，汉魏以下，无与为比。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，不敢以闻，恐忠良道穷，纲纪遂绝。况臣所对，不及蕡远甚，内怀愧耻，自谓贤良，奈人言何！乞回臣所授，以旌蕡直。

对于这些情形，湘叔未讲。所以商隐见刘蕡不愿再谈论此事，颇不理解，以为刘蕡长期沉沦幕府下僚，情绪颓丧。心里轻轻叹口气，想好言抚慰，又恐自己初来乍到，位轻言微，反而让他反感。

“你们不知道吧？”九郎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句话，打破了沉默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看着他。他哈哈大笑道，“今晚要为李哥接风洗尘，一定能有好歌听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这好歌是谁唱的，只是商隐被闷在葫芦里，他不急切追问，坐着不动，抿嘴看着九郎。

九郎奈不住性子，不待问，便道：“是咱家的乐妓锦瑟姑娘，在宴会上准能唱几首好歌，助大家酒兴。”

“锦瑟？不是温兄庭筠带来的那个锦瑟姑娘吗？”

“正是她。”九郎神秘兮兮地给商隐介绍道，“以前谁也不知道，原来锦瑟也是王侯之家的女孩。自幼被母亲带到道观。她母亲做了道姑，她也成了小道姑。她长大，母亲死后，还俗落入乐籍。她不仅歌喉响亮圆润，且瑟弹得绝妙，于是便起名叫‘锦瑟’。

你那年走后不久，我们搬进京都，温钟馗云游江湖，没个固定住处，锦瑟也不想再跟他唱小词，于是父亲把她留在我家乐籍。”忽然，他停住话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告诉你，她和八哥要好，父亲不同意，因此警告我们谁也不准沾她边。‘听歌可以，想胡来军法处置！’这是父亲说的。李哥，你可要小心点。”

李商隐不信，不以为然地笑笑。

“九弟，别胡说八道，小心锦瑟姑娘抓你的嘴！”七郎吓唬道，“商隐，别听他的。”

你还认得她吗？晚上见到她，准会让你惊讶得闭不上嘴，信不信？”

这么厉害？李商隐当然不信，不过从兄弟俩对姑娘介绍的话语中，不难寻找到一种亲昵无间的热情。他们与她是什么关系？和八郎能一样吗？恩师的警告是真是假？恩师不会管这些闲事的。

李商隐觉得自己最理解恩师，所以对九郎的话没放在心上，跟刘蕢谈起左氏春秋，刘蕢的话一泻千里，哇哇不停。他对这部书，确实烂熟于心中。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王霸事业，谈讲品评不绝于口，且对当今朝政，引古评今，宏论滚滚如潮。

真是一位大治天下贤臣能相之才！

李商隐越听越动心，直想跪下拜他为师，请他讲授治国平天下的……

这时，湘叔来传唤去赴宴，冲断了这席奠定李商隐一生思想的谈话。商隐觉得很遗憾，迟迟地不愿离开判官厅。

### 三

今日宴会比每次宴饮都早，日入酉时大家都云集幕府后堂，即议事厅后院里的一个大厅。府主特别高兴，宴会相当隆重，一进院音乐声、歌唱声，以及人们的寒暄声，便迎面扑来。院里树上，张挂起无数彩灯，把整个院落映照得红红绿绿，就像迎接一位贵宾，又像过年。

湘叔在前引路。长者为先，行军司马官大一级，自然是张大人走在前面，接着是判官刘蕢，最后七郎九郎陪在商隐两边，并肩而行。

来到后院，李商隐吃了一惊。他从来未参加过这等热烈隆重的宴会。院里来来去去的侍从，见了他笑容可掬，弯腰施礼。他只得慌慌张张还礼，而对那些彩灯，便无暇顾及了，颇感遗憾，小声对九郎抱怨道：

“九弟，这些人不像是恩师家的仆人，他们怎么认得我呢？”

“怎么？不认识就不能给你施礼啦？这些人都是幕府里的士卒，经常侍候这些幕府大人宴饮，当然认识他们而不认识你了。懂啦？看见你是个陌生人，谁还猜不出今晚的接风，不是为你还能为谁？”

李商隐这才明白，宴会只为他一人。他又有些紧张，不知饮宴中，会出现什么事，有什么礼节，自己该怎么应付。这么一想，脚步就慢了下来。

九郎看出他的惶惑，暗暗笑他，觉得很有趣，就悄声对他道：

“李哥，别害怕。宴会上，你要是看中哪个乐妓，就告诉小弟。小弟一定把她叫到你眼前，让她给你斟酒，陪你喝两杯。”

李商隐推九郎一把，羞涩地笑道：“愚兄不需要她们陪酒。

男女授受不亲，有失大雅。”

“你这就不懂啦！——”

九郎还要驳斥，他们已经到了门口，湘叔高呼道：

“李巡官商隐大人到！”

这声音把九郎的话打断，商隐也吓了一跳。自己转瞬间变成巡官大人了，让他有些不解。

进了后堂，诸位同僚都已到齐，并纷纷站起，表示欢迎。

李商隐这时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身份确实变了，自己已经从童蒙少年跻身官场，变成朝气蓬勃的有为青年，顿时羞涩全无，抬头挺胸，精神昂扬，向四周人群扫视，抱拳向同僚们恭敬地还礼，然后在七郎引导下，走到规定的座位。正待坐下时，视线忽然好像碰上一束电光，短了路，发出一声爆响，

闪出一朵耀眼的火花。

“哇！是她！”

李商隐轻轻地自言自语地尖叫了一声，现出异样的表情。

七郎听到他的轻声尖叫，蓦然回头，发现他的视线凝滞，向远处射去。顺着这条视线，七郎看见被这条线射中的原来是锦瑟姑娘。七郎朝她笑了笑，可是她像没看见似的，一双秀目，痴痴地盯着商隐。

九郎也发现李哥的异常情态，几乎同时也发现远处乐妓锦瑟的情态异常。锦瑟姑娘今日几乎没有着妆，双唇淡淡一抹，微微露红，柳叶双眉与琼玉般的脸蛋相互映衬，有如嫦娥离开月宫，来到宴席上，既素淡又典雅。大概锦瑟姑娘今日淡抹漫妆，素雅冲淡之美，把李哥的魂灵给摄去了。可是，锦瑟姑娘为什么情态异常呢？

“贤弟，快落坐！家父说话啦。”

七郎提醒着，顺手拉了拉商隐的衣服。

李商隐这才收回视线，不自然地向七郎点点头，坐在一张摆满美味佳肴的几案后面。

他的视线在佳肴美味上扫了扫，便从七郎脸上，跳到判官刘蕢那双浓眉厉眼上，然后一转，落在恩师那张兴奋酒红的双颊上。恩师连饮三杯后，才开始说话，似乎在夸赞谁，双颊上映着得意，印着自豪，流露无限期望。可是李商隐似见非见，似听未听，似懂非懂。他的视线忽地又一转，同那一束电光又碰到一起，短了路！

令狐楚讲完话，各位幕僚开始相互敬酒。

李商隐无心饮酒，凡来敬酒者，也不争闹，一律连干三杯，不一会儿，竟有十几个同僚与他对饮。这是他第一次跟这么多人饮酒，又心不在焉，渐渐有些不支了。

随着相互敬酒对饮，歌舞音乐也渐渐推进高潮。不知是谁，高声喊道：“让锦瑟姑娘边舞边唱！”

众人齐声欢呼着。幕僚们似乎都知道锦瑟舞蹈和歌唱最好，都喜欢她的舞姿和歌喉。

欢呼过后，厅堂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好似一切都凝固了。

已经有两年没听见她的声音，没看见她的容颜和舞姿。在这静默的短暂的等待中，李商隐很紧张激动，双手紧攥，手指冰凉，手心却汗浸浸的。他把脖子伸得老长，屁股几乎离开了座席。他不好意思站起来，因为同僚们都从容而坐，耐心等待着。

突然，琵琶声起，有如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”！锦瑟姑娘迈着碎步，伴着琵琶声出现在厅堂中央。她把琵琶抱在胸前，右手在琵琶中间一划，“四弦一声如裂帛”，随后声音骤停，把头一扬，做了个优美的亮相姿态。

众人鼓起掌来。

李商隐随众人拍掌，忽然听得左边掌声有些刺耳，扭头看时，原来有个同僚用一个木板，敲击着几案。他神情专注，两眼红红地向外凸着，额头冒着汗，嘴里大喊大叫。

喊叫些什么？听不清楚。这副热烈的情态，使李商隐很不舒服。他轻轻地拉拉九郎，用嘴向那人努了努，问道：

“这人是谁？怪模怪样。”

九郎转头看看，哈哈笑道：“是个花和尚！”见李哥不解地盯着自己，又解释道，“他自幼在寺院，当过‘驱乌沙弥’和‘应法沙弥’，姓蔡名京。父亲看他眉疏目秀幼小可怜，便收为弟子，跟我们一起读过书，后来由于父亲的推荐，中了进士第。他在幕中没有具体职位，只等明年去吏部‘释褐试’，然后就可以当官了。”

“蔡京？我怎么不知道恩师还有这么个门生？”

“你已两年没来我家了，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哩。这小子是个好色之徒，一看见锦瑟姑娘，就色迷迷地走不动路，好像一只大苍蝇，丑态百出，所以我们都叫他花和尚。嘻嘻！”

李商隐被逗笑了，又盯了蔡京一眼，他确实实色迷迷的，鼓着一对蛤蟆眼，嘴角流着馋涎，还在大喊大叫，也不管锦瑟姑娘唱什么歌跳什么舞。

商隐嫌恶地转过脸，忽然看见判官刘蕢。

刘蕢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用钹头云篋击节。那双浓眉舒展开来，那双厉眼也变得柔情似水，荡漾着蜜意，青色的判官官服由于身子不停地摆动，已经泼洒上许多酒渍和汤渍，好像听完这首歌与曲，他就要甩脱官服，不再为官，如痴如醉，一去不返！

李商隐又看了一眼整个大厅堂内的同僚，无不为锦瑟姑娘的歌声与琵琶声所陶醉，手里拿着各人随手能抓到的东西，在几案上击节，如狂如颠。

岁月不饶人，两年不见，恩师的头发已经全白，酒喝多了点，把个六梁冠脱去，放在几案的右前角上，束起来的白发松散开，披在肩背上，“哈哈”大笑着，一抬头，恰好看见商隐正往自己这边望，心想，这孩子有什么心事？还是一路太疲劳，喝点酒，想回去休息？不行。一会儿还要赋诗酬唱，哪能让他去休息。

令狐楚想到这儿，用手招来管家，低声嘀咕两句。湘叔会意地点点头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在厅堂内转了转，趁人不注意时，来到商隐面前低声道：

“令公嘱咐，不要饮醉，一会儿还要赋诗唱和，希望你一展诗才。商隐，切勿辜负令公美意。”

商隐感激地点点头。他不知道洗尘接风宴饮，还要唱和吟诗。今晚，喝得是多了点，真有些头晕目眩。应酬唱和，他并不惧怕，但要在仅见第一面的众同僚面前，张口则吟，似有点为难。

“难”字一上头，迷恋锦瑟姑娘之心顿然消失，头脑清醒多了。应当解解酒。怎么个解法呢？他悄悄地对九郎道：

“有点醉了。九弟，为我解解酒好吗？”

“什么？解酒？”九郎突然笑了，眼睛眯起一条缝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有办法，有办法！跟我来，我们到一个非常之所，看个人，你的酒醉就会不解自消。”

李商隐信以为真，乖乖地跟在九郎身后，从便门溜到厅堂后面的小花园里。

深蓝色天空，宛如冲洗过，澄澈高远。一轮圆月，高悬碧空。园中竹树繁茂，夜风拂过，树影婆娑摇曳。

“怎么样？李哥，这里景色宜人，空气新鲜，你且稍候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九郎笑嘻嘻地说完，没等商隐回答，便重又溜回宴饮的厅堂里。

李商隐没有理会九郎的去向与原因，觉得在这幽美安谧的小园里，呼

吸一些沁人肺腑带着花香的空气，身心舒畅极了。乐得一个人独享幽静。

厅堂侧门“哗啦”一声，重又推开。九郎依然笑嘻嘻地跨出门，高声呼道：

“李哥！快过来，看我给你带来解药了。”

“解药？九郎，你拿过来吧，我在这里吃，行吗？”

一个女人清脆的似歌唱的声音，使李商隐一怔，听见九郎跟那女人说话。

“请姑娘勿急，再走几步，就会明白九郎的心意。你看，李哥在等你。”

九郎笑着看那姑娘已经走过去，自己悄悄地溜回厅堂。

李商隐一眼便认出她是锦瑟。赶忙上前施礼道：

“小生这边有礼了。姑娘别来无恙？”

“公子可好？”

锦瑟姑娘也赶忙还礼，见李公子低眉顺眼，不敢抬头仰视，抿嘴笑着。还是两年前的样子，只是瘦了许多，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单薄。问道：

“公子在家可是病了？怎么才来令公府？”

恩师不是中书令，只是检校右仆射，但大家都称他“令公”。李商隐刚刚来，称令公有点别嘴，有时仍然以恩师相称。

“噢！是恩师有召，学生才敢造府。学生在家，自堂叔仙逝，卧病在床近一年。不过现在已经完全康复。不知姑娘何时进令公府的？温兄庭筠可好？”

提起往事，锦瑟似有哀伤，不情愿地回道：“庭筠离开令公府，浪迹江湖，小女子早就不知他的踪迹。唉！一个风尘女子，怎么好期望贵公子惦记？花飘四野，落地为栖，岂有选择乐土与泥沼之理。李公子，你一去两年还记得小女子吗？”

一肚子苦水，一肚子怨情，谁对她倾注过真心？自己有过吗？有时是想过她，但是，仅仅“有时”而已！想想这些，李商隐难过了，觉得对她负了情，泪水不自主地涌出眼眶，抬起头，对着锦瑟坦诚地回道：

“锦瑟姑娘，实在对不住。两年来，堂叔仙逝，我就像失去魂魄似的。说实话，一度曾想随堂叔西去极乐世界……年迈老母亲的啼哭，唤回我的拳拳之心。来郢城的路上，听湘叔说，姑娘已在令公府里，姑娘可知道小生之心啊！”

这时，九郎匆匆地从厅堂侧门钻出来，喊道：“李哥、锦瑟姑娘，叫你们快进去，已经开始吟诗唱和了。”待李商隐他俩走近，看见两个人满脸羞红。九郎挑逗地问道，“你们俩好事已成，该怎么谢我？”

李商隐从心里感谢九郎，于是老老实实地地上前抱拳，一揖到地，施了个大礼。

锦瑟姑娘对这种事经多见广，挑战似地回道：“九公子敢向老姐讨谢？你那事，本姑娘可要撒手不管了！”

李商隐不知九郎有什么事，只见他脸颊充血，连连向锦瑟告饶。

锦瑟姑娘笑弯了腰。

#### 四

幕府中的僚属，文官都是文士。他们聚在一起，除了豪饮、听歌、观舞和赏妓之外，最热闹最有趣味也最能表现各自才华的，当属吟诗唱和，抒

发情怀。

锦瑟姑娘舞毕唱停之后，宴会渐渐转入唱和吟诗这一程序。刘蕢是幽州昌平人，生在北方，却对江南水乡格外向往。

他曾到过江南，游过江南名山秀水。他首先提议道：

“在下提议，押‘先、天’韵，咏江南冬天山水，题目为《江南好》。诸位同僚以为如何？”

行军司马张大人是江南水乡才子，提起《江南好》，自有一番亲切滋味，首先响应，道：

“题目选得好，‘先、天’韵也宽泛，没有难为诸位大人。

是不是由刘兄先唱，诸位再和为好。”

“不，令狐令公在此，小弟怎敢献丑？请令公先吟。”

好像是一种规矩，每次唱和，令狐楚都要先吟唱，然后大家再依次吟和。如果他不愿意先吟，自然先吟的重任就落在判官刘蕢头上，因为他的诗颇有名气，其他人不敢与他争锋。

“不。今夜是为巡官商隐接风洗尘，理应让他一头，叫他先吟如何？”

行军司马看出令公对小巡官颇有偏爱，毕竟他是府主，自己不好跟他争，但很为刘蕢抱不平。其他人都顺水推舟，令公怎么说就怎么办。

令狐楚见大家无异议，很高兴，刚要抬头呼叫李商隐，向这边一看，只有七郎坐在几案后边，心中纳闷，扭头问湘叔，湘叔也摇摇头。

府主略略思索道：“李巡官出去了。还是让我先吟一首吧。”

令狐楚不仅章奏文字写得好，诗赋也很著名，与白居易、元稹、刘禹锡唱和甚多。

他蕢了起来，吟云：

江南孟冬天，获穗软如绵。

绿绢芭蕉裂，黄金桔柚悬。

接着刘蕢与行军司马和诗，云：

江南季冬月，红蟹大如鳊。

湖水龙为镜，炉风气作烟。

江南仲冬月，紫蔗节如鞭。

海将盐作雪，山用火耕田。

幕僚们你一首我一首，有的一连和三四首，各不相让，不一会儿竟有和诗二十多首。

令狐楚手捋白胡须，点着头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；有时蹙蹙眉，摇摇头；有时向七郎身边望望，见座位仍然空着，转头把湘叔招到面前，低声不悦地道：

“快去把商隐叫回来！”

刘蕢斜眼看出令公的不悦，也奇怪小巡官能去哪呢？为拖延时间，等待小巡官，他替府主分忧，开始品评唱和之诗，站起来，鞠一躬，道：

“诸位的《江南好》诗，很有特色，尤其江南水乡冬日的特色最足。敝人去过江南，恰逢冬日，那里不冷，山色依然墨绿，竹树桔柚，照长不误。‘黄金桔柚悬’，‘紫蔗节如鞭’，是一点不假的。江南下雪天气，极少见，把雪比作盐……好像有个典故？不知哪位大人记得？”

刘蕢看了一眼行军司马，坐下，不再言语了。

行军司马听得其中有典故，大为惊讶，摇头道：“兄弟不知是何典故，

请明示。”

众人沉默。

七郎到底年轻，打破沉默，道：“典故出自东晋，大将谢安和他的侄儿谢朗在侄女谢道韞家，适逢江南大雪。他指着大雪欣然倡句曰：‘大雪纷纷何所似？’谢朗不加思索地张口答曰：‘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’谢安摇头不语。谢道韞沉思片刻，抿嘴笑曰：‘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’谢安听后连连点头大悦。从此以后，世人都称赞女诗人谢道韞有‘咏絮才’。用盐比雪是否妥当且不论，行军司马大人这两句诗对仗却十分工稳。我喜欢。”

令狐楚摇摇头，皱起长长的眉毛。七郎儿太不会看风向，听不出别人话中之话。这段典故，谁不知道？行军司马更清楚。他用盐比雪本不高明，没料到刘判官会揭他的短。

刘判官不明讲，而让七郎讲出，可见刘判官之机谋不可等闲视之。

这时李商隐和九郎、湘叔、锦瑟姑娘匆匆走进来。

令狐楚待他们坐定，看了看众幕僚，有的人哈哈谈笑，似有兴灾乐祸之意；有的人一板正经，不苟言笑，深怕把自己卷进去。刘蕡仰头望着屋顶，想着心事，仿佛厅堂中根本没发生什么事；行军司马低头饮酒，若无其事，仿佛那典故与自己根本没关系。老令公眼睛一转，眉头渐渐舒展开，严肃而不容争辩地对李商隐道：

“刚才诸位大人吟咏《江南好》诗，你没有参加。现在，老夫主持公道，罚你独吟一首诗。”

李商隐见恩师脸色不对，有些紧张。

老令公在心里琢磨，给他出个什么题目呢？限什么韵？还没有想好，忽然看见蔡京色迷迷地盯着已经坐回原来座位的锦瑟；锦瑟姑娘拿起琵琶，好像看见蔡京正盯着自己，用琵琶把自己的脸遮掩住，不让他窥视。令公乐了，道：

“商隐，你就以锦瑟姑娘来吟咏……”

“好！”蔡京打断府主的话，叫起好。

提出吟咏对象，还应当讲些条件和要求，如限韵、对仗、用字等等。令狐楚被蔡京把话打断，有些恼火。小兔崽子，昏了头！见姑娘就抬不动腿，真没出息。所以后面的要求和条件都没有说，就坐了下来。

众幕僚看出府主不高兴，没有跟蔡京起哄，悄悄地等待事态发展。

蔡京叫了一阵好，突然发现只有自己一人在喊叫，看看众人，又看看令公，尴尬地笑着也坐下了。

厅堂里一下子全静下来。

七郎觉出有点不对劲儿，怎么办？他手足无措了。

九郎机灵，猛地推了一把还在呆坐着的商隐，急切地道：

“快！该你吟诗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李商隐正在等待恩师的要求与限制条件，没站起来吟诗，因为这是规矩，他明白。

被九郎这么一推，有些莫明其妙。

九郎见过这种应酬唱和场面，明白那些规矩，但是今天不同以往，李哥如果不马上站起吟诗，他担心父亲会发火，使接风洗尘宴会不欢而散。

“别管那么多了。李哥，你快站起来吧！”

见李商隐还不站起来，九郎急了，从背后一伸手，就把他提起来，随后又把他推到厅堂中央，看他已经站稳脚跟，自己对众人笑笑，转身溜了回来。

李商隐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脑袋顿时清醒，扫了一眼众同僚。众同僚大眼瞪小眼地瞅着自己，似乎期望再生出一点有趣味的事儿，大家再嘻笑一通。接着又盯了恩师片刻，他希望恩师把要求说出来，但是，恩师微闭着眼睛，一言不发。

最后他把视线移到锦瑟姑娘身上。

锦瑟姑娘已把琵琶放在身边，端坐古瑟前，凝重端庄。她蛾眉蹙起，想要说什么。

在这深更静夜里，她衣着单薄，冰肌玉肤裸露在外面，圣洁艳丽，就像宋玉《高唐赋》中吟咏的仙女，坐着翠绿盖子的车，在云霓旌旂前导下，登上祭坛，祭祀诸神。那仙女薄施淡妆，身轻如赵飞燕，能在水晶盘上舞蹈……

李商隐想到这儿，眼前出现一片斑驳绚丽的境界，那仙女与锦瑟姑娘已经融而为一，时而轻歌曼舞，时而微敛蛾眉，深情欲诉。

众幕僚凝视着李商隐，等待他吟诗。

七郎九郎急坏了。怎么不吟啊？难道太仓促，一时想不出好诗句？那可太惨了哟！

九郎想低声再催促他快点吟诗，七郎用手止住他道：

“别催，越催他越急越想不出好句子。再等一会儿。”

突然，李商隐一转身，面对府主令狐楚道：“题目《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》。”略停片刻，他抑扬顿挫地吟咏道：

罢执霓旌上醮坛，慢妆娇树水晶盘。

更深欲诉蛾眉敛，衣薄临醒玉艳寒。

白足禅僧思败道，青袍御史拟休官。

虽然同是将军客，不敢公然仔细看。

吟罢，商隐抱拳施礼。

宴会厅堂中一片沉寂。直到李商隐回到座位，刚要坐下，众幕僚才像醒过来，哄然议论起来。

七郎是位热烈拥护者，赞不绝口，大声道：“此诗，堪称天平军幕府杰作！起二句，把锦瑟姑娘比为仙女那般圣洁，太恰当了。同时还暗中点出她的经历。姑娘曾做过道姑‘上醮坛’，后来才到我家入了乐籍。她从不浓妆艳抹，一贯‘慢妆’，显得脱俗高雅。

她能够在水晶盘上舞蹈，舞姿绝伦！颌联赞美姑娘的容貌体态。颈联运用古诗《陌上桑》中：‘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……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’的手法，极力烘托锦瑟姑娘的俏丽。尾联以自己作结，反用三国刘楨酒宴坐上，平视的故事，进一步突出锦瑟姑娘俊美耀眼。”

九郎在旁插嘴调侃道：“‘不敢公然仔细看’，李哥是偷着看，看得更仔细。”

众幕僚哄堂大笑，你一句我一句地挑剔着，都不愿公然表现出赞赏之情。行军司马张大人慢慢站起，道：

“在座的同仁中，穿青色官服的御史不少，他们因为锦瑟美丽，都想辞官？写得太过份。‘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’，那都是一些愚蠢的农夫。在座的监察御史大人，怎么会做出如此失身份丢面子的事？”

他是想为在座的御史们开脱，然而效果适得其反，判官刘蕡御史简直如坐针毡，满脸流汗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蔡京早就坐不住了，知道“白足禅僧”是指自己，所以担心有人知道自己曾经做过和尚，不时用眼睛斜睨七郎九郎。

这事只有他们兄弟俩知道。这两个小子还常叫自己“花和尚”。七郎厚道，不会揭人伤疤让人难堪。九郎惯好恶作剧，笑嘻嘻地瞅着蔡京，示威似地一会儿动动身子，一会儿扬扬手，好像要求发言似的，吓得蔡京魂飞魄散，直抱拳向他求饶。

令狐楚高兴地饮着酒，非常得意，自己没看错人，商隐这孩子文思敏捷，聪明过人，善于把自己脑子里的古今典故，融汇贯通地用进诗中，非常贴切，丝毫不露拼凑斧凿痕迹，真是一个天才呀！

他瞅瞅对面的锦瑟姑娘，她满面羞红，双唇紧抿，嘴角向上翘起，文静地暗暗笑着，不时偷眼望着商隐，似在传递秋波柔情，令狐楚笑了。

但是，他想起了湘叔的话，说过八郎对锦瑟姑娘很钟情；忆起在京都开化坊家，八郎对她的迷恋，不由得收敛笑容。自己的儿子和门生，都对她有意，都喜欢她，这还了得！古人云：玩物丧志，贪色丧命。这件事，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令狐楚心上。

## 五

幕府工作很辛苦，往往文书堆案盈几，其办公规矩极严格。韩愈曾深有体验，说幕僚是“晨入夜归，非有疾病事故，辄不许出。”此外还要值夜班。李商隐没有做过官，是白衣入幕，对于这种幕府生活虽然已经将近一年，可仍然难以习惯。太和四年（公元830年），一天秋夜，明月皎洁，繁星撒天，远处秋虫鸣唱，幕府里一片寂静。同僚们已经进入梦乡。

李商隐今夜值班，坐在屋里心烦意乱，便到院中，边踱步边想着心事。

他恨自己虚度年华，举业未成，施展报国报君理想不能实现，光宗耀祖，重振门庭，更为渺茫！堂叔临终流着眼泪叮嘱的话，犹在耳畔！

八郎已经在年初中了进士，从京都长安来郾城跟父母团聚。明年将去参加吏部的“释褐试”，就能授官。可是自己依然是个白衣巡官，一个可怜的幕府小吏！连锦瑟姑娘都不愿理睬自己！

幕府十天休假一日，用以洗沐浣衣，称为旬假。那个旬假的晚上宴饮，锦瑟坐在八郎身边，接二连三咏唱八郎的诗作，还亲昵地叫他“八哥”而不是八公子！

李商隐闷闷不乐地坐在一旁，最后实在忍无可忍，把《谢书》一诗，让湘叔送到她手中。锦瑟姑娘竟犹豫不定地看着八郎，征求他的意思，是否让唱！

八郎自中第后，常常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自己有宰相的肚量，不跟未中第的七郎九郎商隐等人论长道短，表现得很宽宏。他见湘叔送来的是李商隐的诗，颇为不悦，但是他知道诗的内容，是商隐对父亲传授撰写章奏文字的感激，没办法阻止，于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对锦瑟道：

“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哩。李商隐没好诗。你愿意唱这首诗也行。唱吧，唱吧。”

锦瑟亮亮嗓子，反复唱了两遍，歌声清脆圆润，把诗人对令公的感谢之情，表达得淋漓尽致……

想到这儿，李商隐笑了。锦瑟姑娘的心是不容怀疑的，是倾向自己的！

夜半子时已过，浩月西斜，秋风阵阵吹来。李商隐有些凉意，拽拽黄色的巡官服，一股透心凉从腹胸向上涌动，它比秋凉要凉上百倍。在幕府里当差，没有功名的人，只能穿黄色服装。一看见这黄色官服，他就有一种厌恶幕府的情绪在心中翻腾。

忽然，他想起大诗人杜甫晚年飘泊西南，被聘进严武的幕府，任节度参军。他年老多病，仅带着从六品的虚衔工部员外郎，所以常被年轻位高的同僚轻视，于是产生“白头趋幕府，深觉负平生”的感叹。而自己因为年轻是个未入流白衣庶人，也常常被人看不起。令狐綯装出一副大度宽宏的样子，实际上一肚皮瞧不起自己！

李商隐记起在一个秋夜，杜甫在幕府里值班，曾写一首《宿府》诗。他略略思索，便开口吟咏起来，诗曰：

清秋幕府井梧寒，独宿江城蜡炬残。

永夜角声悲自语，中天月色好看谁。

风尘荏苒音书绝，关塞萧条行路难。

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强移栖息一枝安。

越吟，他越觉得诗中的境况，和自己此时此刻的情景一模一样。

清秋，在幕府里独宿，漫漫长夜，只能听到更声角声不断。天上的月色极好，又有谁来陪伴自己一起观赏？行路难，世事艰难！老诗人说得一点不错啊！

李商隐仰天吟唱，潸然泪下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天平军节度使幕府议事大厅刚刚开大门，士卒们刚刚拿起扫帚清扫，李商隐就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他面带倦容，两眼通红。士卒们感到奇怪，但也不敢近前询问，任凭他坐着或站着。

日出卯时，令狐楚由节度副使陪着，从后厅走来。他一眼瞧见商隐，心想昨晚值班，按例今日应当休息，这么早来议事厅，一定有紧急要事吧？于是紧走两步，迎了上去。

“令公，早安！”

李商隐因为入幕做了巡官，所以称呼也改为令公，和幕僚们一样。

令公站定，从容还礼。

李商隐昨夜所想好的一席话，此时在令公面前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，慌乱中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“李巡官，昨晚夜班，可有紧要事情？”

“噢！一夜平安，没有出现紧要事情。”

令狐楚放心地吐了口气，看了看巡官，觉得好气又好笑。没有紧要事情，一大清早来此何干？傻气十足！如果精力过剩，何不回去多练习练习章奏文字，其中对仗与用典，不下苦功夫是达不到炉火纯青高度的。

他刚要张口教训，李商隐突然跪倒地上，叩了三个头，带着颤声道：

“学生追随恩师已近一年，多蒙恩师奖掖提携，亲授四六章奏之文。在生活上，不仅照顾学生，还照顾学生一家。学生没齿难报其万一！恩师，今学生有一请求，请恩师答应。”

令狐楚不知是何事，但门生的要求，尤其商隐的要求，不管如何也要应允的，于是安抚道：

“商隐，快起来讲话，为师一定答应就是了。”

“学生还是跪着说。”李商隐非常固执，坚持跪说。令狐楚只得由他。“恩师，学生准备赴京应试已有多多年，终没能一试身手。学生请求恩师答应明年春天赴京应试，如能侥幸中第，以报恩师训导大恩。”

令狐楚理解学生的急切中第心情，但是，李商隐年纪尚幼，声名品望未达于有司（考官），中第希望甚微。他摇了摇头，紧接着又点了点头，迅速改变了原来的打算，道：

“有志进取，不沉沦下僚，老夫赞成，可以赴京参加明年一月考试。赴试的一切资装费用，统由老夫准备，你就不用考虑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备考上，幕府里的工作不用你管了，放你长假，直到考试结束。去拼搏一下，全凭自己的能力。”

“谢恩师大恩大德！”

李商隐又叩三个响头，说话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“我们既然是师生，情同父子，何必言谢。只要你中第有出息，就是谢老夫啦。”

令狐楚亲手把他扶起，送出议事厅。他确实喜欢这个门生的勤奋上进肯学的顽强意志。他的门生遍天下，但有李商隐这样聪明出众，才华超群者还真不多，所以在他身上，寄托了令公的心血和希望。

“令公，用不用让他先进京去干谒行卷？考前不行卷，中第的希望不大。”节度副使在旁不无担心地提醒道。

“是吗？不行卷不干谒，真的就考不中？我想让商隐试一试。”

“恐怕不行。”

节度副使依然没有信心。他是进士，明白干谒行卷的重要，况且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都曾行过卷。

“商隐是个绝世超拔人才。四六章奏文字，现在已远远超过老夫，写得抑扬有致，对偶工整，用典巧而不露，可以说篇篇绝妙。”

“商隐与老杜相较若何？”

“并不逊于杜甫。”

“但究竟不能与老杜并驾而齐驱吧。杜甫为了中进士第，‘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’，‘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。’连老杜都需这样艰难辛苦地干谒行卷，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考中进士，而商隐……”

令狐楚沉思不语了。明年的考官仍然是贾餗，自己去年为儿子八郎中第求过他，送过厚礼，今年怎好为弟子再去求他呢？况且自己与他的关系并不亲密。

“吾意已决，请勿再言。”

令狐楚被节度副使的劝说激恼了，年轻时固执、不服输的脾气，又窜上心头。这种情形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，今天早晨这是怎么啦？节度副使默默地从议事大厅前门走了出去。令狐楚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但是，说出口的决定，那是不会改变的，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

## 第五章 屡试屡落第

太和五年（公元 831 年）三月，李商隐赴京应试，果然如节度副使所言，未能中第。

他没有回郢城幕府，而是回到家中，一病不起，整天昏昏沉沉，不思饮食。

这可吓坏了老母亲，请来东都洛阳城内的名医高手，诊脉之后，全摇头晃脑，说不清病的缘由，也确定不了是什么病症，自然不能开药。

老母亲没有办法，每天喂他三遍水，每次只能喝进半碗。饭是颗粒不能进。一个月过去，他瘦得简直是皮包骨头，连吸气的劲儿都没有了。

羲叟见哥哥病得这么重，哭着哀求哥哥允许自己去郢城报告老令公。开始时，商隐还有力气讲话，说自己不能再给恩师添麻烦，“人生一世，得一恩重如山的良师不易，商隐命薄多蹇，不该再带累恩师。”后来，只能摇头，表示不准。

商隐落第，八郎通过了释褐试，并授弘文馆校书郎。消息从京城传来时，令狐楚半晌没有说话。在一旁的节度副使用力咳了一声，他才醒过神来，讷讷地说起别的事情。

晚上，他把管家湘叔叫到身边，悄声问商隐的消息。

“听说他路过洛阳回家看望老母亲。我想不日就会赶回郢城的。”湘叔肯定地回道。

令狐楚摇摇头，不信老管家的揣测。商隐自尊心极强，自信心也极强，未被录取，一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。他背剪双手，在地上来回踱着，一声不语。

两个月过去了。五月的郢城春花烂漫，梁山青翠。

令狐楚开始坐卧不宁了。

他确实喜欢商隐聪明、勤奋、博学，如果考官真正做到以试卷分数高低取人，商隐绝不会落榜的……唉！“干谒”

“行卷”，这些走门子，托人情的风气，把有才华的学子都给毁了！他忽然口里吟咏道：

袖里新诗十首余，吟看句句是琼琚。

如何持此将干谒，不及公卿一字书。

这是白居易的诗。诗写得再好。如同“琼琚”，也比不上公卿们的一张便条啊！

令狐楚开始后悔，自己太固执，如果听从节度副使的话，给礼部侍郎贾餗写封信，送一份厚礼，就可能不会……难道商隐落榜后，会像诗人常建那样“恐逢故里莺花笑，且向长安度一春”？

商隐还在长安城？

令狐楚想到这儿，立即站起来，喊来湘叔，道：“快带些银两，去京城把商隐找回来！”

“令公，商隐在洛阳家，听说病了。”

“不！你去长安，让八郎帮你找，一定要找到，把他带回来！”

湘叔不以为然地看了看他的堂兄，官做大了，脑袋糊涂起来。昨天还

有人从京城来，路过洛阳时，听人说李商隐落第后卧床不起。去长安也行，不过要先到洛阳，去他家看看。

“现在就起程吧。看见商隐，就说是我一定要他回来。回来路过洛阳时，去看看他老母亲，让商隐跟老母亲道个别，让老人家放心，说我会像照顾亲儿子那样照顾商隐的。”

令狐楚好像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，给他老母亲看。

湘叔不明白堂兄这是怎么啦？他偏爱商隐，这谁都知道，但今天说的这席话，却超出了偏爱，不像师父对待门生，更不像府主对待幕僚。有点像什么？湘叔只能感觉，却表达不出来。

## 二

湘叔来到东都洛阳，直奔商隐家。

李商隐老家在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，父亲死后，家境贫寒，在祖籍老家无以为生，只好迁到荥阳（今河南郑州）。为了赴京行卷和应试方便，离京都又近，于是迁居到洛阳。

洛阳是唐王朝的东都，仅次于京城长安的一座大都城。商隐家贫，只好住在城郊，租赁一处茅草屋居住。

每次湘叔来洛阳，都劝商隐母亲把家搬进城里。老母亲总是那句话：“等到商隐考中进士，功成名就，有了皇家俸禄，再搬不迟。”今日湘叔走在农家田间小路上，又生出劝其搬家的念头。

自己身上带的银两，在城里租赁一处宅院是绰绰有余，再加上自己私人的钱，够老人家生活一阵子。如果商隐在家，先劝他，然后再劝他母亲，把这件事办了。

远远望见那几间茅草屋，东倒西歪，来一阵大风，真说不定给吹跑了。如果能把茅屋吹跑，那还要谢菩萨保佑。让人担心的是把茅屋吹倒，把商隐母亲和弟妹们压在底下，如何是好？想到这儿，有一种危机感蹿上心头，走到茅屋外，他高声问道：

“羲叟！在家吗？”

羲叟在家正为哥哥的病急得团团转，听到有人问话，连忙走出茅屋，一看是湘叔，顿时眼泪如注，上前跪倒地上，叩头道：

“湘叔，快来救救我哥哥！”

湘叔大吃一惊，抓住羲叟的手，呆了片刻问道：“商隐怎么啦？在家吗？”

羲叟哽咽着，语不成声，抬手指着茅屋。

湘叔明白了，大步跨进门槛，直奔西屋。

西屋是商隐居住之所。平时商隐不在家，羲叟就住在里面。农家屋舍四周都是农田，茅屋窗口开得又高又小，所以屋里又黑又潮湿。商隐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脸色黑黄，两颊深陷，眼睛微闭，灵魂好似出窍，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。

湘叔又是一惊，连忙伸手去诊脉。那脉像游丝，飘飘悠悠地浮动，似有似无，微弱得仿佛吹一口气，就会断开，飘向西天。

“为什么不找医生？”

“找过了，医生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。”

“为什么不派人去郢城？羲叟，你为什么不去郢城送个信？”

唉！——”

羲叟不语，只是哽咽哭泣。

湘叔年轻时读过医书，练过天元丹法，晓得酣睡昏迷，不是好兆头。商隐正在步步归西，这口气迟迟不咽，一定在等待着什么。如要救他，必先挽住他的天元真气，使他大彻大悟，然后补之以金丹，使他尽泄心中郁塞，从西归之路回转，重新品尝人生三昧。

他伸开手指，展开双臂，做了个向天地采气的姿式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忽高忽低。突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坐到地上，盘上腿，双目微闭，双手手心向上，放在双膝上，高声咏唱道：

身心世事四虚名，多少迷人被系萦。

祸患只因权利得，轮回皆为爱缘生。

安心绝迹徒自动，处世忘机任事更。

触境遇缘常委顺，命基永固性圆明。

咏毕，站起，重新采气，之后又盘腿坐地，双手放膝，静默片刻，再高声咏唱同样的咒语，共做三遍。

说来神奇，咏唱第一遍时，商隐呼吸由浅变深，身子微微动了一动；第二遍时，他嘴唇微动，双眼渐渐睁开，眼神呆滞，似要说话，又说不出，蹙起眉头；第三遍时，他眼珠转动，左右张望，当望见湘叔时，突然，“哇！”的一声吐出一口黑血，粘稠而腥臭，叫道：

“湘叔！湘叔！”

湘叔慢慢站起，握住他伸过来的双手，劝慰道：

“不要动，有话慢慢说。先吃下这粒丹药，就会好的。”

湘叔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包，慢慢打开，露出一块白绢帛，打开绢帛，里面是一粒黑色药丸，有如黄豆粒大小。让商隐张开嘴，他亲手把药丸放入口中，道：

“这是一粒丹药，吞下去，再喝一碗米酒，睡半日，就会好的。”

羲叟听说要用米酒，赶紧从外间屋端来一大碗，递到湘叔手中。

湘叔接酒在手，并不急于给商隐服用，看着商隐吞下丹药，脸色渐渐由黑黄变成黄白，又由黄白变成红润润的，额头上渐渐也汗浸浸的，欣慰地笑了。

“药力已经发作，快把米酒喝下，把药冲开，让它向体内各处游弋，寻找病源。如果能找到病源，药力又会迅速聚集起来，向病源攻击。如果能消灭病源，你就好了；如果相反，未能除灭病源……命就难保了。”

商隐没有仔细倾听湘叔的解释，把米酒喝下，渐渐地眼皮抬不起来了，极力挣扎也无效，只得闭上，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。

羲叟看见哥哥平静地入睡，还有鼾声，高兴地道：

“这么多天，哥哥睡觉从来也没打过鼾，总是似睡非睡，想叫他还叫不醒，真怪了。”

湘叔洗了脸，净了手，有些疲惫，吃了点饭，就在商隐床边搭起一张临时床。茅草房也没有空闲屋或者是客房。他合衣而卧，不一会儿，就睡着了。

商隐老母亲和弟弟妹妹，见商隐病情好转，千恩万谢湘叔，把他当神人供奉，可惜家里既没宽敞屋子让他休息，也没有美味佳肴供他吃，老母亲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趁他睡熟，悄悄地把猪圈里的小猪杀了，做了一顿像样

的饭菜，才算安心。

### 三

经过湘叔采用“天元丹法”医治，李商隐的病情有了转机，但是依然不能起床行走。

他太虚弱了，想一下子康复，实在不可能。

湘叔回到郾城，把商隐的病情报告给令狐楚。令狐楚只是叹息，每个月都派湘叔去洛阳探望一次，并带去各种营养品以及他的一片懊悔。

日月如梭，转眼进入太和六年（公元832年）二月，朝廷调令狐楚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治所在太原府。

他接到诏命后，立即把湘叔叫到跟前，道：“我明日便要起程前往太原府接任。诏命难违，时间又紧迫，途中不能前往东都洛阳去商隐家。只好让你走一趟了。如果商隐身体尚可，又愿意来太原幕府，你就陪他一起去吧。以后去洛阳的机会不会太多，多带些银两。”

湘叔唯唯听命。

沉吟良久，湘叔正待离去，令狐楚又道：“叫他去太原吧。身体不好，在幕府里也好调养。把我的意思跟他讲清，多劝劝。”

“我能说清令公的意思，只是……商隐似在刻苦用功，准备赴京应试。真担心他的身体呀！学识再好，不去干谒考官，恐怕还要名落孙山。这孩子再也承受不了打击了。”

湘叔话中有话，商隐不去干谒其他人，是把希望都押在你令狐楚身上了，你不使劲帮忙，他还有希望吗？

令狐楚听出老管家话中之话，但是，自己也有难处。自己多年任地方官，跟朝中大臣渐渐疏远，尤其跟主考官的关系并不密切，有劲儿使不上呀！在管家面前，他不能倾吐自己的苦衷，因为说出这种话，谁都会提出你的七郎八郎怎么这样顺利地中了第，得了官？

其实，也是碰巧主考官是贾餗。那年贾餗之子在曹州杀了人，被关押在州衙，已经打入死囚大牢。曹州恰巧归天平军管辖。贾餗走后门，托人来求令狐楚高抬贵手。令狐楚顺水推舟，果然贵手高抬，于是换来了八郎的进士功名。

当李商隐赴京应试，主考官贾餗也知道他是令狐楚的得意门生，但令狐楚没有和他打招呼，他则认为令狐楚轻慢自己，装作不知，并痛斥了李商隐，没有取他。

这事做得非常巧妙，没留任何痕迹，不仅谁也说不出来，反而都认为贾餗公正无私，敢做敢为。

令狐楚事后明白自己犯了大错，又气又懊悔，但为时已晚，有苦难言。今日老管家又点这件事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挥手让湘叔走。

湘叔来到洛阳商隐家，见他依然病弱不支，躺卧床上。从去年二月放榜，到今年二月，商隐已经整整一年时间，病得卧床不起。湘叔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，劝他去太原幕府是不必了。

当把令公调任太原府之事说出时，李商隐立刻明白湘叔此行洛阳的目的，主动地道：

“令公是不是要我入幕太原府？湘叔，你瞧我这副样子行吗？只能给令公增加麻烦。”

“令公是这个意思，希望你到他身边，也好帮你恢复健康。”

想到令公的大恩大德，又这样关心自己，李商隐心头一热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。恩师真是自己的再生父亲啊！自己没齿不忘！但是，“不忘”还不成，应当粉身碎骨报答恩情。想到这里，他已经喘息得难以呼吸了，艰难地道：

“这不争气……的身子，想追随令公，报答令公大恩大德也报答不成！学生已是无用之人，只得来世相报了。湘叔，回去请转告恩师，来世我李商隐变牛变马也要报答恩师大恩大德的！”

“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你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报答令公恩德，亦是指日可待。现今不能追随令公左右，身体康复后，侍奉令公之终生则可也！”

商隐悲哀之情渐渐平息。

湘叔又道：“老仆年事已迈，传话学舌日难，商隐可握管一书对令公之深情，以抚慰其拳拳眷顾之心。”

“善哉！现在马上运笔，我要一气呵成以谢恩公之德。”

羲叟把文房四宝端来，扶起哥哥，在案边坐好。

李商隐手握狼毫，蘸饱墨汁，略略思索，写道：

……

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太原风景恬和，水土深厚，伏  
计调护，常保和平。……伏惟为国自重。

某才乏出群，类非拔俗。攻文当就傅之岁，识谢奇

童；献赋近加冠之年，号非才子。徒以四丈东平，方将尊隗，是许依刘……委曲款言，绸缪顾遇。自叨从岁贡，求试春官，前达开怀，不有所自，安得及兹？然犹摧颓不迁，拔刺未化，仰尘裁鉴，有负吹嘘。

倘蒙识以如愚，知其不佞，俾之乐道，使得讳穷，则必当刷理羽毛，远谢鸡乌之列，脱遗鳞鬣；高辞鱣鮓之群，逶迤波涛，冲喉霄汉。伏惟始终怜察。

写罢，商隐已是大汗淋漓，把笔掷在案上，被搀扶到床上，躺卧片刻，问道：

“湘叔，看看有什么不妥？”

湘叔边读边赞道：“不错，运笔流畅，委曲达意。‘类非拔俗’‘号非才子’等处，谦虚太过。如果当真如此，我想令公也不会这般‘绸缪顾遇’呀！”

“某非才子，事实如此。应试备考多年，却落得……唉！”

“中第与否不是有才与否的标志。诗仙李白终生未得中第，但是谁不承认他才华横溢；诗圣杜甫才华盖世，谁不推崇他，可是他也未能及第，所以不要气馁，养好病，再去应试不迟！人们常说：‘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。’你才二十一岁，不迟不迟！”

李商隐不再言语了。这些事儿，他都知道，可是嘴说不迟，心里却急如流火，闭上眼睛，眼角流出泪来。

湘叔怕他悲伤，想转换话题，已来不及了，忽然想起锦瑟姑娘，于是笑道：

“看我这记性，临离开郾城时，锦瑟姑娘来找我。不知她是怎么知道我要来洛阳看你。”湘叔见商隐睁开惊诧的眼睛，盯着自己，接着道，“她让我给你带件东西。”

湘叔从怀里掏出一个黄绸袋，递给商隐。

李商隐打开绸袋，从里面落出一根琴弦。瑟上的弦！他拿在手中，把玩一阵，不得其解，但也不好询问湘叔。

湘叔见他睹弦遐思，呆呆出神，担心他再伤感，于是道：

“这姑娘，送你一根未断的琴弦，真有意思。她还让我代问你好，希望你安心养病。”

七郎赴京出任国子监博士，八郎是弘文馆校书郎。他俩都住在京城开化坊老宅子。锦瑟姑娘，还有一些乐伎、仆从，都不去太原府，而直接回京。两位公子住在京城也需要有人侍候。现在令公身边，只有九郎了。”

李商隐还在琢磨那根弦，是根未断的弦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湘叔说的话，他一句也没听进去，连锦瑟将进京，也没引起他的注意。

## 四

太和七年（公元 833 年）正月，李商隐在病情好转，能下地自由走动的情况下，瞒着令狐楚，偷偷地赴京参加进士考试。在京城，他没有去令狐府，没有去找七郎八郎，没有会见任何朋友，居住在一个僻静的小客店里。

二月放榜，依然名落孙山！

怀着沮丧和伤感，他回到洛阳家中，又病卧一个多月。当身体稍事好些，只身来到荥阳。

荥阳，是商隐的第二故乡，是堂叔病逝安葬之地。他先到堂叔坟上祭扫，把几年来的失意和悲伤，尽行倾吐，觉得浑身颇为轻松。然后来到荥阳刺史府干谒萧浣大人。

萧浣乃堂叔世交。当年在徐州任上，曾以宾礼延聘堂叔加入幕府。堂叔拒绝道：“跟随大人左右不难，但是让我伏身折腰侍奉人，实在太难太难。”萧浣挽留不住，赠送元宝十个，堂叔只抱拳一揖，拂衣而归，没有收一个元宝，深受幕僚赞赏。

李商隐想起这些事儿，觉得堂叔确实是条汉子，有骨气有操守，另外又觉得堂叔做得有些过份，萧大人一番好意，不该拂人面子。今日自己来干谒，他能否抛弃前嫌，接待自己呢？

“萧大人请公子进厅堂。”一个侍从宣道。

听得这声宣进，李商隐放了心。他跟在侍从后面，来到刺史厅堂，只见里面有两个人，都穿着朱色官服，坐在几案两边，一面饮酒，一面高谈阔论，很是投机。

年轻一些的，看见商隐进来，连忙站起，笑着道：

“是李义山？你的堂叔与家兄曾是结拜兄弟，我们都很熟悉。”看似多喝了几杯，话很多，但还有节制，见那年长者停杯看他，才想起要介绍，于是道，“这位兄长是给事中崔公戎。”

崔戎五十多岁，已经秃顶，眼角皱纹纵横交错，站立起来，身子微微向前倾斜，一副老态龙钟模样。他走到商隐面前，亲热地拍了拍商隐的肩膀，笑道：

“你的章奏写得不错。令狐楚那老匹夫，仗打得好，章奏文章写得也好。高门出高徒！哈哈！”

他边说边豪爽地大笑起来，一副大将军风度，把商隐按到椅子上坐下，左右端量端量，问道：

“脸色不好，是不是病啦？”

“五天前还在吃药，今天带着诗赋文章，请两位大人赐教。”

“赐什么教？有病就要好好在家吃药，到处乱跑什么？你老家在哪，家里还有谁呀？”

萧浣一脸忧伤，代商隐答道：“他祖籍怀州河内，后来迁居本地。”

“怀州李家？和当今圣上都是汉将李广的后代呀！和我家还有亲戚哩。我的伯祖崔玄暉被封为博陵郡王，他的母亲是兵部侍郎、东都留守卢宏慎的大女儿，而你的曾祖父李叔洪的妻子卢氏是他的三女儿。算一算，排排辈份。哈哈！我应当是你的叔叔，是姨表叔，对不对？”

“果然不假！商隐，快快过来拜表叔。”

李商隐顺从地按萧浣的指点，给崔戎拜了三拜。

崔戎兴奋得满脸通红，高兴地看着侄儿商隐，道：

“我是个武夫，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是，古今兵书，我是熟记于心。不敢跟你比吟诗作赋，可计谋韬略，你可比不过咱。你认我是表叔，我认你是表侄儿，咱们是一家人了。”

你要我做啥，你就说。我让你做啥？我现在就说。你得代我写篇奏折表状，好不好？”

真是一个爽快人！李商隐很高兴认了这么一个爽快表叔，立刻答应他的要求。至于自己求表叔做啥，他却不好意思启口。脸都憋红了，还是没说出来。

萧浣见商隐老实厚道，心想凭他的才学，如果他的恩师令狐楚能够认真提携，应试这么多年，不会不中第的。真替他惋惜。

“你这表侄儿，今天是来行卷干谒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希望崔大人多多提携。”

“噢！明白了。不过，商隐，你也不必把住进士科不放。科举的名目好多嘛，像‘秀才’、‘明经’、‘明法’、‘明字’、‘明算’和‘制科’，都可以去参加，无论考上哪科，都能得官。”

李商隐微微点点头，但是心里依然只想参加进士科考试。

崔戎觉得自己的意思没表达清楚，看看表侄沉默不语，急切切地道：

“我就不是进士出身，是参加‘明经’科考试，考了三场：先试‘帖经’，接着口试，最后答策三道。我得了个乙等。后来在吏部，又通过‘释褐试’。开始让我做太子校书郎这样的小官，不久任蓝田主簿，是个从八品小官。再后来殿院任殿中侍御史，是从六品官；又出任吏部郎中，从五品官；不久迁谏议大夫，是正四品下阶；又外调地方，任剑南东西两川宣慰使；接着回朝廷任给事中。怎么样？明经科出身也可以做各种官，只要尽职尽责，就能得官，就能步步高升。”

李商隐又点了点头，可应进士科考试的决心，谁也动摇不了！虽然表叔崔戎和萧浣刺史没有亲口答应为自己推荐、吹嘘，但是，都热情地鼓励他好好努力，中第没有问题，给了他无限信心。

崔戎看出商隐囊中羞涩，生活艰辛，慷慨地给了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银两，让他养家糊口。临别时，又约他进京住在自己家里，白天为干谒行卷奔波，晚上也便于读书备考。

李商隐正当陷入功名蹭蹬的苦恼时，却意外地得到一位名门望族、博陵郡王后代崔戎的深情赏识，真是绝处逢生，给了他继续奋斗的希望。

六月，京都长安已经燥热难忍，李商隐住在表叔崔戎家的后花园里。

崔家没有女儿，所以后花园变成了两个公子崔雍、崔袞的天下。花园里假山流水，奇花异草，样样皆有。还有两株二百多年的梧桐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在树下可以读书，可以对弈，也可以大摆酒宴。

商隐初来乍到，两个小兄弟要尽地主之谊，为李兄接风洗尘。商隐体弱多病，哪里承受得了酒力，连饮三杯，便悠悠忽忽不知所以了。

老大崔雍，小名延岳，才十六岁，生得膀大腰圆，一身好力气。老二崔袞，小名炳章，生得细高，文质彬彬。崔戎原想叫他习文，将来当个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文官，可是见哥哥整天舞枪弄棒，把那百多斤的石碾子举上抛下，抛下举上，玩得呼呼生风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他也手痒痒，背着乃父偷偷地练剑，练轻功，练习飞檐走壁，练习草上飞，练习水上漂，虽然没练成十分功夫，但六七分还是相当可观。

小哥俩见这李兄只饮三杯，就醉成如此模样，心里不快，把李兄丢在一旁，任凭他昏哉悠哉，两人猜拳赌酒，痛饮起来。从日入酉时直饮到人定亥时，兄弟俩仍然未见高低。

这时，后花园小厮关童匆匆跑进来，向兄弟俩通报，老父亲崔老爷马上就到。

老大只哼了一声，没言语。

老二吩咐道：“把桌上的酒菜全撤掉，重新上菜上酒。酒要好的，从老窖里拿，再拿五坛！快去办！”

关童知道老爷海量，可是更深夜半，厨师们都已睡下了呀。这可如何是好？

“老爷到！”崔管家喊道。

关童没料到老爷会这么快就来了。

“呵！小兔崽子！你们喝酒，咋不叫老子来呀？吃独食，是不是呀？得！得！得！”

不听你俩解释。是不是把商隐灌醉了？小兔崽子，欺侮你李大哥呀！”

崔戎有些生气，声音顿时提高。

老大连忙跑过来，跪倒地上，解释道：“爹爹，我们没欺侮他，是他太没用，只喝三杯开宴酒，就变成这副奶奶样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？”

崔戎瞪起眼睛，坐到李商隐身边，亲手喂他醒酒汤。半杯下肚，商隐悠哉游哉醒转过来。崔戎笑了，白了一眼儿子，道：

“小兔崽子，今天就饶了你俩。果然李大哥没喝多。快去搬酒来！老子要陪表侄儿喝几杯。”

李商隐醒了过来，见表叔坐在自己身边，连忙爬起，就要施礼，被崔戎拉住，道：

“不必拘礼。我们家没有那么多讲究，随便一些。”

崔戎豪爽地笑着，抓过酒坛，给商隐斟酒。

李商隐又慌忙跪倒，双手举杯接酒，手颤抖得厉害，酒撒了一身，惹得崔家父子都大笑起来。

“看看，不叫你拘礼，你偏要拘礼。倒杯酒算什么？都是一家人嘛，住在一起，还讲什么礼仪呀？算了算了！”

兄弟俩见老父亲跟表哥说个没完没了，不耐烦了，拿起酒杯，一饮而

尽，连说好酒。

崔戎见儿子干了酒杯，哈哈笑道：“喝吧，比比看，谁喝得多。”

有父亲的鼓动，表兄又在旁边看着，小哥俩互不示弱，痛饮起来。

崔戎满脸酒红，看着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儿子是他的命根子，是他的希望，是他的一切的一切……他陶醉在这父子融融之乐中。

李商隐在旁看着这三父子，无拘无束，亲密无间，深有感慨。自己十岁丧父，离开江南，回到家乡，在荥阳守父丧……唉！由于生计所迫，他作为一家长子，从十二岁起，就承担起维持一家生活的重担，尝尽艰辛，没有得到过父爱。他是多么艳羨这种父子间的和乐之情啊！

崔戎放下手中酒杯，转过头，突然道：“令狐楚老匹夫，官运不错，今天早朝，皇上封他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，明天从太原府就能回到京城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李商隐喜形于色。

“去看看他，顺便代我问好。我们虽然没有同舟共过事，但是我了解他。他很有心机谋略，章奏写得好，升迁得快。他这个人太看重个人的升迁得失。一个人只为升迁活着，那就太没意思了，老夫所不为也！他这个人让我佩服的是，认准一个目标后，就专心致志地为实现它而奋斗不息，就如荀子所说：‘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’也像我们习武，要武功精湛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，就得认真专一地去练，没有这种精神，就不会有‘赫赫之功’。”

“老父今晚讲得真好，像个圣哲。”崔戎拍手赞道。

崔戎照他屁股拍了一掌，笑道：“小兔崽子，敢来笑话你老子！”

李商隐虽然从师多年，得到令狐恩师多方关照，但对恩师的思想品行性格，却很少认真地思索。像其他学子一样，认为老师一切的一切皆好，都是做学生的学习楷模。今日被表叔轻轻一点，顿然有所省悟。

表叔说得对，恩师的人生目的，就是他自己的“升迁”；与他“升迁”背离的事情，他自己不做，也不准他的儿子和门生去做，因此在皇朝天子频繁更迭中，他就像个不倒翁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自己多年为科举中第而辛勤备考应试，几乎断送了性命，却始终不能如愿，难道是恩师担心影响他自己的“升迁”，而没有认真向主考官推荐自己吗？

李商隐除了干谒令狐楚之外，没再找过别人。他把自己中第与否全押在恩师身上了，因此，他屡试屡落第是命定了的。

但是，他不愿意这样想，刚刚的“省悟”，迅速被推倒，恩师就是恩师，恩师怎么会有缺点、错误和不对之处呢？恩师那样无微不至地关照自己，怎么会有缺点、错误和不对之处呢？

## 第六章 辟聘崔戎幕

—

太和七年（公元 833 年）七月，华州天像下火，把草烤得卷弯了腰，

把树烤得叶落纷纷，把庄稼烤得枯死在地里。

逃难的百姓，扶老携幼，步履维艰地向陕南商洛地区缓缓移去。

给事中崔戎被任命为华州刺史，已经上任十天，被这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弄得焦头烂额，在刺史衙门里急得团团转。他扫了一眼幕僚，气哼哼地吼道：“聘你们到我的幕府里来，你们就得给我出主意想高招！”

默默不语，不是想把本刺史闷死吗？”

众幕僚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仍然不吭一声。

崔戎有些泄气。无可奈何地自语道：“百姓都逃难走了，华州空无一人，我不成了光棍刺史了吗？你们也逃难去吧，咱们都去逃难！难道逃到商洛就有饭吃吗？老百姓逃到哪都是死啊！我做的是什么父母官哟！”

刺史说着说着伤心地嚎啕痛哭起来，边哭边数落自己无能，斥责自己没尽到一方父母官的责任，不能救子民于水火之中！越哭越哀伤，幕府里的官员们也被感动，陪着府主一起啼哭起来。

幕僚们一哭，刺史衙门里上上下下大小官吏也都擦眼抹泪了。

只有一个瘦瘦的老吏，身穿八品青色官服，依靠在房廊柱上，双目微闭，对衙门里的哭声听而不闻，摇晃着脑袋，旁若无人地吟咏道：

百姓苦百姓难，大官吃小官衔。

百姓一块肉，官官吃不够！

是四句顺口溜，又像童谣民谚。

他越吟声越大，在呜呜的唏嘘声里，格外刺耳。

李商隐应崔戎之聘，辟为掌书记，最先听见这老吏的怪声，但未听清他叨咕些什么。

李商隐捅了一把身边的判官李潘，用眼睛示意，让他看看老吏怪态，听听老吏怪声。

李潘也是李唐宗室子弟，为人放浪形骸，做事鲁莽，用眼睛一扫那老吏，便大声叫嚷道：

“老畜牲！你可逍遥自在呀！嘟囔什么？胆子大点，让大家听个明白。否则非扒了你的老皮不可！”

那老吏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依然故我地吟咏着，毫无惧色。

众人被李潘这一叫嚷，吓了一跳，停止啼哭，便都听到那老吏的吟咏。原来是首讥讽当朝官员的打油诗。

刺史崔戎第一个暴跳起来，斥责道：“老家伙！你说谁吃百姓？本刺史刚来两天半，就吃了百姓？你给我说清楚！”

老吏并没有被吓唬住，见是刺史大人问自己，慢慢地站直身子，微微讥笑道：

“不用跟老吏发脾气，如果大人真的爱民如子，为什么还置钱万缗为刺史大人自己私用？何不把这钱拿出来，买些粮食赈济百姓？在这里哭有什么用？不过是假慈悲而已。”

“哪里有这么多钱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问问长史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长史是个矮胖老头，听见叫他，连忙擦干眼泪，整整朱色官服，迈着方步，走到崔戎面前，郑重其事地施礼，道：

“大人，小人就是本州长史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刺史有私用钱吗？”

“有。这是官府惯例、每位刺史来华州都设置私用钱，由刺史自己支配。”

“我刚刚来就有？”

“有。这是惯例。”

“有多少钱？”

“百万缗不止。”

“啊？这么多！是从哪弄来的？”

“每位新刺史来到之前都由我出面，从百姓手中，一缗一缗抠出来的。华州百姓贫困，只能弄这么一点小钱，请大人原谅卑职无能。”

“啊！这还叫‘无能’？如果你‘有能’，还不把百姓生吞活剥了呀！”

长史明白刺史这话不是好话，收敛了卑微谄媚的笑容，规规矩矩地站立着，准备听更难听的话。

“这笔钱在哪里？”

“都在卑职的宝库里。”

“全部拿出来，赶快买米面，赈济百姓！”

“这个……大人，您以后不花了？”

“我花自己的钱，为什么要花百姓的钱？你以为我是贪官呀？”

长史无话再说，规规矩矩地转身走了。

李商隐最理解处在饥寒之中的滋味，逃难百姓就要能吃上饭了，他的心顿时暖融融的，高兴地对崔戎道：

“表叔，我去帮长史发放赈济粮吧。”

“不用你动手，那些役吏比你干得好。你去写一张奏折，向朝廷报告一下灾情，要求打开皇家仓廩，赈济百姓。刚才那点钱，买不了多少粮食。”

写奏折，祈求皇上开恩，这事李商隐能干，干得比任何人都好。表叔看似粗鲁莽撞，实则是粗中有细；细到一般细心人也赶不上。

## 二

皇上没有开恩。

刺史大人的“私用”钱花光，买下的粮食集中使用，每日熬几十大锅粥。开始一天两次，在大街上分粥；后来一天一次；再后来，正当要断顿时，老天爷开了恩，下起雨来。草绿了，树绿了，小禾苗钻出大地，把华州大地染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。

大雨刚停，太阳从云缝里钻出，华州街头集聚许多百姓。

他们喧嚷着，一齐向刺史府而来。

崔戎听得役吏报信，不信华州百姓会闹事，在衙门里，悠悠然正跟李商隐、杜胜、李潘等幕僚谈古论今，谈得最多的自然集中到朝廷内臣身上。

“这些阉宦最为可恨！”崔戎提起宦官，最为恼火。他已年过半百，仍然没能跻身相位，不能为君王除掉身边大患，却被排挤到地方为官。“当年先祖博陵郡王亲率羽林军，袭杀圣神皇帝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和张易之，迫使武则天归居上阳宫，让位给中宗皇上。干得多么漂亮！”

关于这些内情，李商隐知之甚少，而表叔这样肆无忌惮地讲述这些事，也令他害怕。

议论朝政，尤其议论皇家之事，一旦传出去，那是要被杀头的！但是，大家听得很过瘾，自己也觉得痛快。心想，表叔从廉政爱民出发。反对贪官污吏，反对宦官霸政专权，讲得理直气壮、没有错！

“刺史大人，那些乱民已经包围了府门，正在外面乱喊乱叫，说要大人亲自跟他们说话。”

役吏从外面跑进来第二次报告。

李商隐想，几个乱民，让衙役和兵丁们赶走算了，如果真让他们闯进来，可不得了。

崔戎向役吏挥挥手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让他们等等，没看见我正在跟各位大人说话嘛！去，让他们安静地等着。”

“当今皇上身边奸佞小人特多，李训、郑注能进入朝班，跟皇上议论天下大事，都是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一人所为。是他把他俩推荐给皇上的。”李潘愤愤地道。

李潘是李唐宗族，为山南道节度使李承之子，对于朝廷内部矛盾更关心，知道的事情更多些。而李商隐也是李唐宗族，对朝廷内部矛盾却知之甚少，这是因为他家没有显宦，接触显宦的机会也少。在令狐楚家和他的幕府里，议论朝政也较少。

李商隐今日听了表叔和李潘的话，吃惊不小。皇上身边奸佞小人这么多，他非常气愤，心想如果自己能中进士第，到朝中为官，一定先要“清君侧”，把奸佞小人一个不留地赶走杀绝，使唐王朝在自己手里中兴。

“刺史大人，这些百姓已经等不急了，非要见您。外面的人越聚越多，一旦冲进衙门里，那可就……”

役吏第三次进来报告，面带惶遽之色。

崔戎正在兴头上被打断，有些恼火，但没有发作，无可奈何地做了个手势，道：

“好好好！我去看看。你们怕什么？百姓来找刺史说说话，谈谈事情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“不，大人您不知道，我们华州的百姓刁蛮得很，过去曾有过冲击衙门的事情，险些打坏刺史大人。”

“不用说，百姓要打的刺史大人，他肯定干了坏事，得罪了百姓。无缘无故打人，尤其是打刺史大人，他们疯啦？我不相信。”

那役吏被问得无话可说。

一个瘦瘦的老头，身着八品青色官服，在旁哈哈笑道：

“崔大人说得一点不错，百姓就像一面镜子，是好人是坏人，百姓心里明白得很，他们才不疯哩。”

崔戎转头见说话的瘦瘦老头儿很面熟，在哪见过面，一时又记不起来，问道：

“说得很对！你是谁？怎么这样面熟？”

瘦瘦老头儿只笑不语，看着刺史大人，眼睛里流露出钦佩之情。

那役吏插嘴道：“他是录事大人。华州百姓都叫他魏老活佛。没人不认识他。”

崔戎立刻记起那个吟咏顺口溜的怪老头。在来华州上任前，他听说州衙里有个魏老活佛，因为忙于赈济旱灾，没来得及拜访。

他停下脚步，挽住老活佛，高兴中略有些激动，道：

“崔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有去府上拜访您。”

“不，大人别说啦。”老活佛把崔戎的手推开，不悦地回道，“我不是泰山，用不着去‘拜访’，只要大人把心思用在为百姓谋好处上，就阿弥陀佛”

了。”

崔戎还想解释解释，但已经走到刺史府大门外，看见外面站满了百姓，男女老少不计其数。不知道他们聚集府门为什么，他心里很不高兴，旱灾已经解除，大家应努力劳作，把庄稼……

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白发老者，向前迈了两步，跪倒在地上。他身后的百姓见他跪倒地上，也“忽啦啦”都跪了下来。

崔戎和他的州衙官吏以及幕府官员，见百姓跪倒地上，都吃了一惊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招势，难道冲击刺史府还需要做出这种姿态？把大家弄糊涂了。

那老者拜了三拜，叩了三个头，站起来，从一个姑娘手中接过一个红包包。

众官僚看着那老者把红包包外面的红绸抖开，从里面露出一个横匾时，又是一惊！

老者把匾高高举在头顶，先朝百姓方向举了三下，然后对刺史大人又举了三下。这时百姓齐声高呼道：

“刺史大人‘恩泽滋润千家万户’！”

原来匾上写着“恩泽滋润千家万户”。

华州百姓是来给崔戎刺史大人送匾来了。

百姓跪在地上不断高呼着。

崔戎想制止，几经努力都没有成功，于是也跪倒在府门前的台阶上，向百姓三拜三叩然后高声道：

“乡亲们，救大家性命的不是本官。买粮食的那些钱，是华州百姓过去一点一滴积蓄起来的，我不过做主把它拿出来，给大家作燃眉之用。不用谢我！不要谢我！”

百姓们一听刺史大人这么解释，越加欢呼不止。

华州百姓真诚地从心底发出欢呼，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。

李商隐没见过这样热烈场面，也被百姓诚心诚意的热忱感动了。心想，如果朝廷的官吏，都像表叔这样爱民如子，都被百姓这样拥护，这样热爱，大唐王朝的中兴，则指日可待了！

他多么希望有这么一天啊！

### 三

太和八年（公元834年），李商隐参加春试，又未中第。

他住在令狐楚吏部尚书府，心情抑郁，七郎八郎忙于公务，很少来陪他。

恩师除忙于吏部事务之外，还有许多大臣来求拜，其中来访最多者是宰相李宗闵。

他旁若无人，纵论古今，雄放豪健。李商隐侍坐一旁，惊讶他颇有战国策士之风雅，很是敬佩。

令狐楚常常沉默不语，似有困乏之色。

有时深夜，李宗闵来访。令狐楚把他引到书房，关紧门户，不知商议何事。

李商隐见恩师与李宗闵有意回避自己，顿觉一个白衣学子，不该与卿相交游，应知趣地退避三舍，才不失君子之风。但是，恩师却非让自己参加

文武卿相聚会，或应制赋诗，或对策联句，别有一番栽培、结纳之苦心，李商隐又不好断然拒绝，于是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
因为落第心情不好，原想让九郎给锦瑟姑娘传递一信，诉诉衷肠，可当信写就，九郎神秘兮兮地道：

“锦瑟姑娘现在很忙。她已经不知道选择谁做情郎更合适。”

“此话何意？”

“这你还不懂？温钟馗天天缠着她。她唱的是他的词，听的是他的曲，吃的是他的饭，穿的是他的衣，总之，她完完全全被温钟馗包围了。”

“八哥能善罢干休吗？”

“八哥现在心在仕途官场，一个乐伎，早不放在心上了。

如果是二年前，那醋劲儿，绝对不能饶了温钟馗！”

李商隐心中暗想，温兄的名声已经狼藉不堪，如果再纠缠锦瑟姑娘，在京城他如何呆下去？还想不想以后应试科第了？

九郎见商隐呆呆不语，知道他曾迷恋过锦瑟，现在心里难受，便开解道：

“锦瑟不过是一名乐伎。乐伎虽然与娼妓不同，但最终不是嫁给一个阔少爷为妾，就是跟随商贾浪迹江湖，变成风尘女子。水性杨花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。”

李商隐抬起头，缓缓地回道：“不！锦瑟姑娘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孩子……过去八郎嫉恨我跟她好，我还以为八郎是真心喜欢她，所以我有时尽量避开她，违心地说了许多让她恨我忘掉我的话。我是为她好，也是为了成全她和八郎……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眼里含着泪。

九郎本想把锦瑟姑娘之事告诉他，让他散散心，没想到反而引起他更重更深的哀伤。

突然想起八哥那天饮宴时，有几个妓女陪坐，他写了两首调情诗。于是拿出来，递给李商隐，笑道：

“你好好看看，八哥现在是春风得意，风流倜傥，这两首诗，是前几天他写的。他对一个妓女很好，可又碍于面子，不敢放荡。八哥怕我告诉父亲。”

李商隐被他逗笑了。

八郎现在怕他父亲吗？不。他最怕的是当今圣上，怕圣上不给他高官厚禄，所以八郎的脾气比过去好多了。

过去八郎瞧不起李商隐，对父亲爱护李商隐非常不满，认为是无端偏爱，不值得，而现在他理解父亲为什么对李商隐好，因为李商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诗赋写得好，章奏文字天下第一，将来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会成为自己坚定的朋党盟友。

李商隐当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深层意义，但是他还是喜欢八郎的这种变化。

他反复吟咏八郎的诗，忽然诗兴发作，提笔《和令狐八綯戏题二首》，其中第二首，颇值得品玩，诗云：

迢递青门有几关，柳梢楼角见南山。

明珠可贯须为佩，白璧堪裁且作环。

子夜休歌团扇掩，新正未破剪刀闲。

猿啼鹤怨终年事，未抵熏炉一夕间。

九郎读罢，不解其意，问道：“李哥，你这是说给谁呀？是让八哥追那个妓女吗？”

商隐微露苦涩地笑道：“我是希望八哥把锦瑟从温庭筠手里夺回来。起二句是以景作比，迢迢的青门外边，被隔离开能有多远？终南山由楼头柳树梢望去，不是历历在目吗？这是说锦瑟姑娘近在眼前。接下两句也是比喻，明珠穿起来才可佩带、璧玉经过琢制才能成为玉镯。紧承上二句，就是说锦瑟姑娘近在眼前，你应当努力去追求，即‘有花堪折直须折’，不应当放弃。五六句说锦瑟姑娘正在等待你去受。最后两句是说不应当放弃转眼即逝的机会，否则你将‘终年’陷入‘猿啼鹤怨’的痛苦之中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不过，李哥，你这是白费心机。算了吧。父亲正在给八哥张罗婚事。”

李商隐感到背上一阵冰凉。八郎根本没有诚心诚意爱过锦瑟姑娘！那为什么当年要阻止别人去爱？为什么要跟别人去争呢？八郎太霸道！他不禁为锦瑟姑娘的不幸伤感。

九郎见他默默不语，眼含泪花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#### 四

二月放榜时过月余，李商隐还没回华州幕府，这使崔戎焦急不安。他猜出表侄今年又落第了。

崔戎为他的进士中第，可以说是尽了力。他曾三度派人用重金托门求主考官，还亲笔写信推荐，都没起什么作用。他深为叹息道：

“位低言微啊！又被放为地方官，这些主考官怎么会重视我崔某人的托请！但是……表侄的恩师令狐楚已官至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，他与宰相李宗闵又交好，结为同党，他们不可能不为表侄请托呀！但是……主考官难道是李德裕的人？朋党之争越来越激烈，他们又分别与宦官勾结，朝政越来越黑暗。”

去年，李德裕和李宗闵同时在朝为相。一天，文宗皇上问李德裕道：“你知道朝廷有朋党吗？”

李德裕不加思索地回道：“当今朝中，有一半大臣结了朋党。虽然有些大臣是后来调进朝中，但往往因为追逐个人私利而陷进朋党中。陛下如果能重用持中立态度的大臣，那么朋党则不攻自破矣。”

皇上道：“大家都认为杨虞卿、张元夫、萧澹是一方朋党领袖。你看怎么办？”

李德裕请求皇上把他们都赶出朝廷，到地方做刺史。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把他们都贬出朝廷。

当时崔戎正在朝中任给事中，现在想起这些往事，不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表侄儿依附令狐楚，是站在李宗闵一边。他一而再地落第，是不是与朋党之争有关系呢？假如当真卷入朋党斗争之中，他这一生可就休矣！

崔戎想到这儿，赶紧叫来管家崔宽，让他把自己一封亲笔信，送到京城令狐府。

李商隐接到崔戎催他回华州幕府信后，觉得在京城赋闲很无聊，有这封信也好跟恩师当面告辞。

果然，令狐楚阅过崔戎信后，沉思片刻，道：“商隐，别灰心丧气，明年再来京应试。朝中之事……唉！崔公戎刺史大人说得对，你尚年轻，又没

有功名，离开京城有益无害。崔大人有胆有识，正直耿介，爱民如子，政绩昭著，乃辅佐朝廷之瑰宝。加入他的幕府，老夫放心。”

长安距华州不远，李商隐与崔宽雇一乘小驴车，没用一天功夫，就回到华州刺史府。

崔戎看见商隐拍手击掌，高兴地道：“回来得正是时候！刚接到进奏院的通报，说皇上圣体痊愈。华州距京这么近，不上表状慰问祝贺，圣上岂有不怪罪之理！”

李商隐吃了一惊。

在京都确有圣体欠安之说，至于痊愈之闻，他却没听说过。圣体欠安与痊愈，往往与宫廷朝政变化有关系，一般百姓是不会知道内情的，做地方官的也是跟着传闻跑。只有在朝大臣经常出入宫廷，才能略知一二，可又惧怕祸及自己，往往都守口如瓶。李商隐住在令狐楚府上，对圣体安否，毫不知晓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“表叔，既然进奏院有通报，必定无误，赶快奉表陈贺。”

商隐边说边向记室厅走去。

崔戎举手阻止道：“贤侄归来尚未歇息，怎好立即执笔？”

到议事堂休息片刻不迟。”

“现在已是哺时申刻，派人骑快马，黄昏戌时才能赶到京城，不耽误明天早朝奉上御览。”

“皇上能否御览华州刺史的贺表，实在不敢奢望，但贺表是一定要在明天早朝奉上。”

你歇歇，一边再想想怎么写。我去叫人备马。”

表叔是个性急之人，就像有十万大军包围了华州，火速布置去了。

李商隐没有去议事堂，回到记室厅，看见自己掌书记的办公室，各样东西纹丝未动，推开窗户，深深吸了口春天的空气，心里很是敞亮，坐进椅子上，早有侍从把一杯浓酽的茶水送到几案上，磨墨书童已把墨汁磨浓。

每当坐进椅子上，面对几案上的笔墨，他就感到有一股快慰的暖流，在心头涌动，头脑略略思索，灵感便开始蹿向舌尖，不由自主地两唇蠕动，文句似水般奔流而出。他呷了口浓茶，心里想着自己要写一篇《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愈表》，于是握笔在手，当书童把绢帛展开铺好，一挥而就。

他把笔交给书童，重又吟咏一遍，方觉忠君祷祝之情尽诉，仰靠在椅背上，双目微闭，心想文宗皇上如果能像德宗皇上赏识令狐恩师表状那样，赏识自己的奏章，自己就不会困顿记室了……李商隐每每这时都要陷进一种企盼的无际无涯的深渊而不能自拔。

## 五

贺表送走第三天，朝廷传诏使忽然驾到，华州刺史府大小役吏与幕僚，齐集议事堂。

崔戎不卑不亢，一脸正气，跪在地上接旨。

传诏使王仕岌是中使太监，扯着怪腔，咬文嚼字地宣布：

调崔戎为兖、海、沂、密四州观察使。

众人震惊！

崔刺史在华州廉洁以公，爱民如子，治理华州尚不足一年，就远调山东齐鲁之荒僻之地？众人都为他不平。

一夜之间，刺史大人调离的消息传遍华州。华州百姓一大清早，就蜂拥而至，围在刺史府门前。

残春，南风从少华山徐徐吹来，天空白云迅速聚积，越积越厚重。高耸巍峨的少华山，被罩在云雾中。平旦寅时刚过，便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

起初，雨点轻轻地落在百姓们的头上，像母亲慈爱地拍着孩子的头，仿佛在安慰人们。但是，人们似乎未能省悟出慈母之真心诚意，依旧围着刺史府门，不肯离去。

雨点渐渐大起来，且越下越大，仿佛母亲生气，恼火了，发怒了，人们被浇成落汤鸡模样，有的披上衣服举起伞，有的不服气倔犟地立在原地，任凭大雨抽打，仍然不肯离去。

辰时，刺史府门突然洞开。护送刺史大人的役吏和士卒，随着鼓声，列队开出府门。

百姓见冲出来的，是些役吏和士卒，自动闪开一条路，让他们过去。当他们通过后，人们又自动把路堵死。

大雨依然下个不停。大雨笼罩着少华山，笼罩了华州大地。

从府门里传来马车的隆隆声，由远而近，在府门外被百姓拦住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
崔戎钻出轿车，站在雨里，不一会儿，他的衣服被雨打湿。两个役吏一左一右给他举起伞盖。他看看百姓在雨中，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大声道：

“父老乡亲们，回去吧！我崔某谢大家相送，谢大家相送！”

他抱拳鞠躬，施礼。

众人见刺史大人施礼，“忽啦啦”跪倒一片；全都跪倒在泥水中，给刺史大人叩头。

“刺史大人，请您不要走！华州百姓需要刺史大人！”

有一白发老人上前致词。

“噢！你不是那次送匾的老爷子吗？”崔戎一眼认出老爷子就是送匾之人，高兴地劝道，“老人家，快回去吧。我是受圣上之命，调往充海，是不能留下的。请老人家保重身子！请父老乡亲保重身体，别让大雨浇坏身子。”

众人听见刺史大人不想留下，“忽啦啦”一下子全都站起来，围住轿车，围住崔戎。

有的人一边乞求大人留下，一边动手把轿车前面的四匹高头大马解开绳套，连推带拉，赶走了。又有人把轿车的棚盖拽了下来，把车轮卸了下来，把车子给支解了。

围住刺史大人的百姓，见轿车被拆，马被赶走，表示坚决留住大人。他们也动起手来，把刺史大人抬起来，一边往刺史府里送，一边把他的靴子脱下来，一边劝说大人留下。

崔戎被众人抬在空中，两把大伞盖一直遮在头上身上，已经不受雨淋，但是靴子被脱去，实在令他恼火，生气，又好笑。

他挣扎着，想挣脱那么多手，从空中回到地上，但挣扎半天，白费力气；他大声呼喊解释，想说服这些善良、好心而又愚昧的百姓，呼叫解释半天，口干舌燥，根本不起任何作用。他真是哭笑不得，任凭摆布了。

刺史衙署里的大小官吏和幕僚们，都来到府门外，有的怒喊着，有的劝说着，还有的哀求着，企图驱散百姓，让他们放走刺史大人。

那位白发老者见崔大人仍然不肯留下，便带领一些人，来到府门口，

把站在门楼下的传诏使王仕岌围住。

白发老者在他面前跪倒泥水中，叩了三个头，凄凄地哀求道：

“中使大人，您就帮帮华州百姓吧！请您回朝上奏皇上，撤回诏命，把崔大人留在华州吧！”

其他人也都跪倒泥水中，和白发老者一起哭求着。中使大人不答应，他们就一直跪着不起来。

中使王仕岌到各地传诏无数次，从来没遇到过百姓这样热爱挽留他们的父母官，顶了不起夹道欢送，或举杯饯行。他深受感动，答应帮忙。

白发老者和众人一齐向中使叩头，一齐欢呼起来：

“崔大人可以留下了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高举崔大人的百姓，听见欢呼声，喊着对皇上的祝愿，以为当真可以把崔大人留下，给他穿上靴子，把他放回地上，也跟着欢呼起来。

崔戎听说中使答应帮忙，走到中使面前，斥责道：

“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些百姓违抗皇上圣旨，皇上会怪罪的！”

中使无言以对，尴尬地站在雨中。

初春季节，华州很少下雨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是老天同情华州百姓啊！要把刺史大人留住。

白发老者在在一旁昂奋地插话道：“大人，挽留您，我们知道触犯了皇上。皇上发怒也不过杀我们几个带头的无用老人罢了，但是，您能留在华州，百姓就能安定地过好日子，我们即使被杀，也心甘情愿！”

崔戎看着老人一片真诚，听着老人无畏无悔的话语，眼睛涌出了热泪。我崔某在华州不到一年，只不过没有做丧尽天良、坑害百姓的事情而已。你们何必对我这等热忱！

他心里感慨万千！

李商隐亲眼目睹了这场百姓冒雨，挽留一位他们热爱的刺史，心惊魄动，感叹不已：人生一世，为官一场，就应当像表叔这样上对得住天，下对得住地，更要对得起平民百姓。

那么，他则生得其所，活得快乐，官做得问心无愧！

天渐渐暗下来，雨渐渐小了，但是，仍然没能停住。少华山黑蒙蒙，高耸云天的暗影，已经慢慢消失。

刺史府前的百姓也渐渐稀少。

淋了一天雨，那白发老人却依然站在雨中，不想离去，因为刺史大人没有亲口答应留下，他不放心。

崔戎回到府里，换了衣服，喝点酒，身子暖和多了。

陪在一旁的李商隐劝表叔进屋休息，还想劝表叔顺应民意，答应华州百姓的要求，他自己愿意出府把表叔答应的话，传给那白发老人，让他也放心地回去休息。但是，还没等他开口，表叔拍拍侄儿的肩，无可奈何地道：

“我不能违抗圣旨，得罪皇上啊！说直一点，朝中有人不希望我离京太近，巴望我离朝廷越远越好。我留下不走，是触犯这些人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。”

“表叔得罪过他们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不介入他们任何一方，这就把他们双方都得罪了。朋党相争，不偏不依保持中立，左右前后都要得罪！这种日子没法过。唉！”

表叔神色黯然，白天被雨淋，受了点凉，旧病复发，咳嗽不止。

夜半子时，刺史府前依然有人影在晃动。雨依旧下个不停。

白发老人依旧站立雨中，像一株倔犟的老树，任凭风吹雨淋，毫不动摇。

日出卯时，雨终于停了。屹立在华州东南的少华山，巍峨苍翠，终于露出它的本色。

刺史府门前，不知谁给白发老人拿来一张椅子，他坐下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捋着银须，双目微眯，现出严峻的神情，满腹心事。

人们重新聚集，越来越多，好像心里有了底，刺史大人不会离去！个个精神抖擞，面露喜气，不知争论着什么。

突然，府门大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瘦瘦的老头儿。人们认得他，他是刺史府衙里的录事魏老活佛。

众人先是高声欢呼，争先恐后地询问刺史大人答应没答应留下。

魏老活佛绷着脸，皱着眉，厚厚的嘴唇紧闭，一反平时笑眯眯的怪模样。顿时众人停住了欢呼，刺史府前陷入一片沉寂。

“刺史大人半夜单身匹马，悄悄地走了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魏老活佛话里带着哭腔，无力地摇着头。

白发老人没有站起，只是把一双眼睛紧紧地闭起来，从眼角流出两滴混浊的泪珠儿。

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去追！”

一些年轻人匆匆跑回家，骑上自家的马，向大路奔去。马蹄声“哒哒哒！”一整天也没有间断。

## 六

兖、海、沂、密观察使的治所在兖州，距离圣人孔老夫子家乡曲阜很近。崔戎到任后，率领幕僚们先到孔庙祭拜一香，领略了曲阜“人杰地灵”的山光水色。

游览圣地，当然缺少不了“杜康”助兴。孔府家酿别有风味，幕僚们赞不绝口，贪杯而醉者大有人在，连观察使崔大人也未能幸免。

原来要当天祭拜游览，当天而归，现在只好在孔府借住一宿了。

孔府客房有两处。一处在外，往东走百米，有一宽敞院落，屋舍共有五十几间，专供外地朝拜者居住。另一处在府内西跨院，有屋舍十几间，供亲属和高官贵客居住。

孔府以客人的身份地位来安排住处，规矩异常严格。

兖、海、沂、密观察使，集军权、政权、财政和监察权于一身，是四州的最高长官，可是在孔府人眼中，仅仅一般官僚而已。因为崔戎官居从三品，和一品大吏相比，差得远哩，自然要在府外安排。

事有凑巧，孔家有个远亲，名叫孔繁礼，是兖州别驾，仅次于刺史的五品官。他自报奋勇亲自找孔府管家求情。管家看在孔繁礼的面子上，勉强答应仅崔戎一人进府内客房，只能住一宿，第二天鸡鸣丑时就得搬走。因为丑时是皇上早朝时间，孔府也有在丑时祭奠圣人孔老夫子的规矩。

崔戎开始对安排在府外居住，并没在意，反正只一宿，夜里宴饮晚点结束，在这里也睡不了几个时辰，满口答应。

不一会儿，别驾孔繁礼悄悄地低声通知崔大人自己可以进府睡觉，并把管家带有明显轻视观察使的话，复述一遍，崔戎冒火了！当年孔夫子周游

列国，途中又饥又渴，所到之处，善良人可怜他，给他吃喝和住处，并没有歧视他轻视他。他的后代竟然轻视歧视本官，可恶可恨！

“走！我们走！一刻也不停留！”

崔戎大声吩咐后，不管僚属能否跟得上，自己披衣上马，往兖州奔驰而去。

约摸快近半夜子时，马跑出一身汗，崔戎的气渐渐消了，看见前方有个村落，村头有家亮着灯。他心中高兴，进去要点水喝，歇歇脚，有地方能住下，睡一觉更好了。

走近亮灯的人家，仔细一瞧，原来是座高屋大院，门旁还蹲着两头石琢雄狮，好个气派。里面似乎有人吵闹，仔细一听，确有一女人啼哭，一些男人粗鲁叫骂。深更半夜，一定是两口子吵架，邻里男人相劝。崔戎没在乎，上前便敲门，高声叫道：

“请开门，讨碗水喝。”

突然，门里一片肃静，灯也被吹灭。

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叫了半天，里面才有个低沉的声音问道：“谁叫门？都睡了，有事明天再来。”

“你不是没睡吗？我就找你，快给我开门。”

“你找我有啥事？东家都睡了，夜里不准开门。快走开！”

“再不走，放开狗，咬死勿论。”

崔戎感到奇怪，刚刚还在争吵，现在却说都已睡了！他又跟这低沉声音说了好多软话和硬话，里面点亮灯，才传出一个尖噪声音，道：

“给他开门！看他要干什么？不要命的家伙！”

院门霍然打开。只见甬道两边站着七八条汉子，手握钢刀，双目燃着警惕的怒火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在下只想讨碗水喝，别无他想。”

那尖噪从里面吩咐道：“给他碗水，叫他快点滚蛋，别耽误老爷我的好事！”

崔戎边喝水，边想那尖噪定是这家主人，“好事”？是什么好事？难道和那啼哭女人有关系？他在抢占良家妇女？他把碗放下，又道：

“我这匹马，也渴了，请你提桶水来。”

“这么多事！把马牵进来，东院有井。”那低沉声音夹带着不耐烦，嘴里嘟囔道，“你冲了老爷的好事，老爷没让你去死，算便宜你啦！还多事？真不知道好赖。快走！”

“你家老爷今天办喜事吗？刚才有个女人啼哭，不像入洞房啊！”

“你是真想找死？住嘴！”

这一声喊，惊动了尖噪，正待发威，只见院门外一片喧嚷声，走进来一群役吏和士卒。

他们一进院，就大声呼叫着崔大人。当看见崔戎牵着马，一拥而上，向崔戎施礼。

那尖噪这时走上前，也给崔戎施礼，并一再道歉。

“你房里那女人为何啼哭？”崔戎并不还礼，直截了当地问道。

“这个……一个婆娘，半夜啼哭，没什么大事，请大人进屋上坐。”

从屋里突然闯出一个披头散发女子，大喊救命，打断了尖噪的话。

“你这臭婆娘，不识抬举！把她押下去！”

“住手！”崔戎吆喝住那尖噪，转过头，问那女子道：“你是何人？为什么啼哭？如实说来。不要怕，本府为你做主。”

那女子未言先跪倒叩头，然后把头发挽起，露出一副清秀、端丽模样，带着哭腔诉道：

“俺是良家女子，姓孟名秀丽，被他强抢到这里。今夜幸亏大人相救，不然……。”

那尖噪抢过话，愤愤道：“大人勿信她言。小人并非强抢民女。是她父亲借小人钱万贯，以她作抵押。到期他父亲不还钱，小人把她接到家中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大人给小女做主。前年齐鲁大旱，为了活命才向他借钱。去年泗水泛滥，庄稼被大水冲走，俺们哪里有钱还债？他先把俺娘抢去；俺娘刚烈不从，自缢而死。父亲听说俺娘已死，和他讲理，被他活活打死。父亲尚未埋葬，他又把小女抢来。

小女也不想活了，俺要追随俺父母……。”

说着这小女子便一头向墙上撞去。

多亏旁边一士卒，手疾眼快，伸手将她拦住。

“抓回衙里！”崔戎最痛恨为富不仁，迫害穷苦百姓。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吩咐役吏把那尖噪抓回兖州府衙。又对那女子道：“你先回家，明天我会派人来接你到公堂对质。”

一天的祭礼，没想到会出这么多事儿，崔戎心想，孔圣人家乡的民风也很刁蛮，并非都是仁义君子，不可等闲视之。

## 七

经过大堂审问，那尖噪原来也是孔家裔孙，名叫孔繁仁，和别驾孔繁礼是堂兄弟。

他依仗孔家权势，在乡里为非作歹，称霸一方。

孟秀丽乃孟老夫子的后代。孔孟两大圣人，原是一家，今日却成仇家！世风日下，可见一斑！

李商隐亲自参加审讯，内心有无限感慨。他看见表叔嫉恶如仇，当堂就打了孔繁仁一百大棍。别驾孔繁礼出面要保堂弟，理直气壮地为他辩护道：

“借债就要还债。有借有还，千古不变之理。何罪之有？借债不还，死几个人，正是给那些不还债的穷鬼一个警告，这就是不还债的结果。为官地方，理当提倡维护债主的利益。”

“住嘴！他杀人强抢民女，还要本官维护？这是你们孔家的规矩吗？抢男霸女，难道是你家老宗教导的‘仁’吗？孔繁礼，你给我说说樊迟问仁，孔老圣人是怎么回答的？”

李商隐心里一亮，表叔问得好。孔圣人教导世上人，仁义爱人，可他自己的子孙后代却这样不仁不义！问得好！

孔繁礼似乎对先祖的话不甚看重，想了半天，才回道：“子曰：‘爱人。’子曰：‘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’大人，我家先祖说只有仁爱的人，才能喜爱人和憎恶人。

敝人正是仁爱之人，所以才憎恶那些借债不还的人。敝人的堂弟和敝

人一样，也是——”

“好啦！我问你，孔繁仁逼死孟秀丽的母亲，打死她父亲，还对她非礼，这是仁爱之人所为吗？孔繁仁是不是仁爱之人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孔繁礼支吾着回答不出。

“你是仁爱之人吗？你爱杀人犯强奸犯的堂弟，而不憎恶他，这是仁爱之人的作为吗？”

……

“孔繁礼！你身为圣人后裔，又是朝廷命官，今日你庇护罪犯，搅扰公堂，你可知罪？”

“大人，手下留情。大人，看在孔圣人……”

“住嘴！胆敢提及圣人之名！给我取下两梁冠，解去金带十铐，脱去朱色五品官服，推出去打五十大棍，然后听候朝廷处理。把孔繁仁打入死囚牢。”

崔戎来到兖、海、沂、密四州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便铲除如孔繁礼这样横行乡里的奸吏十多人，大快民心，四州百姓无不称赞观察使崔大人。

李商隐陪伴他左右，为办理这十多名奸吏，废寝忘食地帮助表叔做了大量文案工作，深得崔戎的信任和喜爱。

这期间，他还为表叔写了不少上奏朝廷的表状，如《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》、《为安平公赴兖海在道进贺端午马状》、《为安平公谢端午赐物状》、《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》等。

崔戎患有慢性气管炎，由于多日劳累，越加严重，每夜咳嗽，难以入睡。李商隐常常陪他到深夜，和他谈古论今，慢慢消磨时光。

“贤侄，我已历官二十三年。”崔戎近来总愿意回忆往事，检讨自己走过的路，有时伤感有时激愤，今日旧话重提，很是亢奋，道：“那年在淮南丰李鄜幕府，后来卫次公替代李鄜，两位府主非常信任我，重用我。我就在那时。学会了为官之道，受到当时宪宗皇上赏识。我常想为官不单单是取悦皇上，如果没有百姓的热爱，没有同僚和上司的信任，是不行的。下有百姓热爱，上有皇上赏识，中有同僚信任，你就能当好官，有好的政绩。”

“表叔，您在华州和兖州所作所为，侄儿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侄儿会学习您的为官之道。”

“贤侄，你也别把它看得太重。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，你不那样做就是不行。”

崔戎不希望侄儿刻板地学习自己那些为官之道，觉得那些事算不了经验，为官和为人都是一个道理，首先都要有“仁爱”之心，正如孔圣人所说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

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这才是至理名言。他觉得做任何事，都要凭着一颗“仁爱”之心去做，于是想起一件事，笑道：

“那年裴度在太原府任节度使，他以隆重礼节，聘我入幕参谋策划各种事务。当时朝廷调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来兖海出任节度使。他不受诏遣，违抗诏旨。而王廷凑在镇州叛乱支持李同捷反唐。裴度非常信任我，派我前去劝阻王廷凑。我单身匹马闯进王廷凑军营中，是否能成功，我没想；是否能回来，也没放在心上。当时一心只想怎么说服王廷凑。

“现在说起来，都有些后怕。进到他的大营，王廷凑命人把我捆绑起来，吼叫着要就地斩首！我没有畏惧，大义凛然，纵横古今，畅论现实，晓以大义，把他感动得涕泪交流，亲手给我松绑，率领所部归顺了朝廷。当时，如

果畏畏懦懦，说不出一个道理，肯定要身首分离！”

崔戎很兴奋，忘了咳嗽，双目炯炯，又道：“正义在自己手里，为什么要畏畏懦懦？所以说，只要行得正，走得直，把‘正义’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就会无坚不摧，无往不胜！”

孩子，一定要做个正人君子，仁爱之士！”

李商隐站起身，握住表叔的手，道：“侄儿一定铭记表叔的肺腑之言。”

## 八

太和八年（公元 834 年）六月十日夜，崔戎突然得了霍乱病。上吐下泻不止，很快就把他折腾得双颊凹陷，眼眶乌黑，声音嘶哑，小腿肚子抽筋，又加上咳嗽不止，使他陷入极度虚弱中。

李商隐翻找医经，又和当地老医生商量，开出五个药方，一个一个煎熬服用，百般疗治，全无效果。

十一日卯时，脉膊渐渐变弱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忽然，他竟坐起，拉住商隐的手，指着跪在榻边的儿子雍和充，喃喃道：

“贤侄……照顾……小弟。”

说完，倒榻而逝，时年五十五岁。

当表叔的手软软地松开时，李商隐突然觉得浑身冰样寒冷，眼前变得模糊一片。后来有人喊他时，才发现自己正躺在表叔病榻下。被扶起，他觉得浑身乏力，口干舌燥，心里十分难受，眼睛已经无泪可流了。

他勉强支撑，来到记室厅坐下，书童磨好墨。他握住笔，这笔似有千金重。但是，代表叔写遗表这件事，是必须自己亲自做。凝思片刻，挥挥洒洒写下一篇表文。

他手擎表文，慢慢吟咏道：

臣闻风叶露华，荣落之姿何定；夏朝冬日，短长之数难移。臣幸属昌期，谬登贵仕，行年五十五，历官二十三。……宪宗皇帝谓臣刚决，擢以宪司；穆宗皇帝谓臣才能，登之郎选。……臣素无微恙，未及大年。……

志愿未伸，大期俄迫。……人之到此，命也如何！恋深而乏力以言，泣尽而无血可继。臣某诚哀诚恋，顿首顿首。……

“表叔啊！您恋世恋君恋民之情，侄儿未能代你倾诉万一，您地下有知，万望体谅侄儿因哀痛，行笔艰辛之状！……”

李商隐声泪俱下。他失去一个理解自己，关怀自己，器重自己，待自己如同知己，如同兄弟，如同父子的表叔！他怎能不肝肠寸断！

幕府解散后，李商隐在兖州病卧半年，妥善安排了崔雍和崔充兄弟俩，才怀着一片萧瑟哀伤，回到故乡荥阳。

## 第七章 学仙玉阳山

李商隐自表叔去世后，从兖州回到家乡荥阳，身体仍然不好，病在床上。老母亲和弟弟羲叟也从洛阳来荥阳老宅，照料商隐。直到入冬，湘叔带着恩师亲笔信，叫他赴京，准备明年应试，身体才略略好转。

湘叔看着商隐贫困潦倒、身体病弱的样子，心里很难受。湘叔老伴已故去，身后没有留下子女，所以对商隐有一种父子之情，经常亲自来商隐家，送信送银两，有时甚至用车送粮食。商隐从来没把他当作老奴仆看待。

“唉！商隐，表叔仙逝，再难过，他也不会复活。你老母亲健在，她需要你好好活着。这个家也需要你健康地活着。”

提起表叔，商隐情不自禁地又流下眼泪，哽咽道：

“我们李家，本来就没有在朝廷位居高官的人，亲戚中也没有。崔戎表叔是相识后，讲起先祖才认的亲。在众亲戚中，他是名门望族，又居官最高。倾谈之下，我们都觉得相见恨晚。曾竭力帮我干谒考官，聘我为掌书记，深得他的厚遇！在兖海，春天游宴，芳郊试马，佛寺登临，诗赋酬唱，酒酣耳热，心绪最为畅快！谁料想相处尚不到一年，他就离我而去……是我命不好。”

老母亲在旁陪着默默流泪，叹息着。

商隐忽然站起，仰头吟道：“……古人常叹知己少，况我沦贱艰虞多。如公之德世一二，岂得无泪如黄河。沥胆咒愿天有限，君子之泽方滂沱。”他泪流满面，大叫着，痛不欲生。

湘叔知道再劝也没用，把他扶上床，想告诉他一点朝中故实，让他高兴高兴，或者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见他擦干眼泪，道：

“你不在京都，对朝中故实知之不多，想托门路，也会碰壁的。今年贡举的主考官，跟令狐家有隙，怎么肯取你呢？况且年初，李宗闵也被排挤到山南道，出任节度使，朝中都是李德裕的人。

“唉！那些主考官都是墙头草，谁在朝中掌权，他就取谁推荐的人。

“告诉你吧，从下半年起，李德裕开始不得志，皇上重用李训和郑注，把李宗闵大人召回朝廷，重新参知政事，并进封襄武县侯。九月，以吏部侍郎萧澹改为河南尹。最近，又以工部侍郎把杨虞卿调回朝廷，出任京兆尹。

“你看着吧，萧澹很快就会进京任职的。这些人跟令狐家都是世交，也都认识你，知道你的诗名。他们到朝廷执政掌权，明年春试，我看你大有希望。”

李商隐仍然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，呆呆地望着屋宇，痴痴地道：

“近来我翻阅不少道家书，奉读了太上老子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始知黄老之言，乃至真天理者欤！我很想隐居学道，了却残生。”

“怎么？难道你把家国、君亲全都抛之脑后，一心归隐向道？白公香山隐居还讲究‘大隐’、‘中隐’和‘小隐’。李白是为什而隐，隐而为仕。而你……”

“唉！六根不静，六贼不除，焉可成为真隐？”

“不忘家国，不忘君亲，隐为仕，仕亦为隐，才是真隐。但是，孩子！你还年轻，不该过早考虑这些。儒家的‘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’，老夫以为这是学子的最高境界，是学子们终生的信条。”湘叔见商隐情绪略略好转，不想再辩论学道与归隐，又道，“对你的功名，令狐令公一直耿耿于心，常常自言自语，念叨你。八郎才不及你，却及第多年，这成了他一块心病。”

“不能怪恩师，是我命运多蹇，才不拔萃，才导致……”

“不能这么说。明年春试主考官是崔郾。他不与李宗闵结党，也不是李德裕一派，绝对是个看风使舵的中间派，是个昏官。你到京就先去干谒、行卷，拜他为师，取得他的赏识，老令公再从旁讲讲情。他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哩！李宗闵大人也能出面说说话。”

李商隐对于应试，经过这多年屡试屡落第的折腾，已经失去兴致。隐居学道在他头脑中，已不止一次占了上风。如果不是身体不好，不是家境贫困，老母亲无人赡养，他会走这条路的。

湘叔是安慰自己才讲出这些话？还是今年真的有帮助？他有点动心。可是，没有一点喜悦与兴奋。如果在过去，他会激动得跳起来，感谢恩师的栽培。

## 二

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把京都的街道、屋舍和车马行人，都染成了白色，但是，并没有影响人们的情绪，京城依然熙熙攘攘。已近年关，京城百姓都在购置年货，买对联，请门神。在爆竹摊前，围着一群人，吵吵闹闹选择自己可心的玩艺儿，主人叫卖着，顾客争购着，一片繁忙。

天子脚下的京城，跟家乡荥阳，就是不一样，一进城门，就被热闹喧哗包围了。李商隐心里涌动着兴奋。他相信这是一个好兆头，喜庆吉祥会给自己带来好运的。一旦龙门高跃，自己也会和这些市民一样，居住在京都，上街购买年货，给母亲扯一块布，做一件新衣服。母亲好几年也没添新衣服了。

想到母亲，他的鼻子酸酸的。

“商隐，明天一早，你就去工部侍郎崔郾家。此次干谒，要跟崔大人多谈一会儿。”

崔家六兄弟，均官至三品，五次权知礼部做主考官。老大崔邠是个大孝子。母丧时，是太常卿知吏部尚书，他脱去官服摘掉官帽，走在前面为母亲送葬。文武百官和都城百姓见了，都自动让开路。由于过度哀伤，他卒于母丧期间，年六十岁。”

商隐也是个孝子，听得湘叔这席话，肃然起敬。臣能至孝双亲，方能爱民如子，方能成为百代推尊的清官廉吏。表叔崔戎是这种人，崔郾兄弟也是这种人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商隐迫不急待地来到光德坊。

唐代京都以承天门大街为界，街以东归万年县管辖，街以西属长安县管。一般权贵都居住在万年县，尤其以永嘉坊贵气最盛，公卿王侯都住在这里。长安县被称为街西，带有偏僻之意，是一般小官和商民活动居住的地方。白居易住在街西，曾感慨颇深地吟咏道：

如何欲五十，官小身贱贫。

病眼街西住，无人行到门。

光德坊是西街长安县一条小巷，路两边是高低不等的平民百姓房屋，被大雪掩埋在下面，只有袅袅炊烟，从一个个烟筒里升起，才给小巷带来一丝生机。

崔家屋宇也不高，门前没有石头雄狮守护，台阶上的积雪早被打扫干净，黑漆院门敞开，院内家人不知为何忙忙碌碌。

李商隐站在台阶上，心想，崔郾官阶并不小，为何住在这里？他一边

往里张望，一边正待往里跨步，却被一个老家人挡住。

商隐施礼，说明来意后，老家人用嘶哑的声音回道：

“六少爷早朝刚刚回来，要喝杯茶，稍事歇息，才能接待四海八方学子。孩子，你来早了，先到堂屋略等片刻，我给你通禀一声，兴许六少爷马上就会见你。就看你运气了。”

老人罗罗嗦嗦讲个没完没了，仍然站在原地不转身进去通报。但是，语气亲切，态度和蔼，就像长辈待晚辈那样。

李商隐是个情感敏锐之人，心头立刻暖融融的。来时，他还担心，深怕遇见冷面孔。

上门干谒的第一关，就是主考官家的奴仆。他们狗仗人势，常常让学子们低三下四，敢怒不敢言，受尽折辱。

忽然，从西厢房屋里，传来宏亮的问声：“谁呀？请进来吧。”

“是行卷学子，让他到堂屋等少爷喝完茶，再……”

“不必了。让他进来吧。”

老家人答应一声，转过头，对商隐笑道：“我说你今天运气好，听见了吧？果然少爷心情好，让你到他书斋，是对你的荣宠啊！快进去吧。”

“谢老人家吉言，请受学生一拜。”

“哟！哪敢受你一拜呀？将来中了第，做了官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，只怕为这一拜，你后悔不迭哩。”

这种人是有的，但是，我李商隐绝对不是这种人。见老人家把自己当成这种人看待，异常懊恼，边拜边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是怀州河内李商隐，请您记住，如果能中第，我一定再来拜谢您老人家。”

老家人在崔府做了一辈子仆役，给干谒行卷的学子开门通报，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

他见多识广，像这位河内学子初来干谒，就信誓旦旦的，也记不清有多少位了，摆摆手，不耐烦地回道：

“快进去吧！快进去吧！”看着李商隐进去的背影，他又自言自语道，“欺我老喽，记不住你们这些兔崽子的话！唉，有几个能像我家少爷，至孝至忠，清正廉洁呢？”

进了书斋，李商隐被眼前这位主考官的仪态惊呆了。

他身躯伟岸，仪表堂堂，双目炯炯，凛然威武，正气逼人。李商隐顿时感到自己猥琐、渺小，拘束不宁。

他开门见山，直率地问道：“不必通禀姓名了，我刚才听见你说了。我读过你代安平公写的表状。你的那首《安平公诗》也拜读过。‘丈人博陵王名家，怜我总角称才华。’

华州留语晓至暮，高声喝吏放两衙。明朝骑马出城外，送我习业南山阿。’你知道安平公送你南山阿习业的良苦用心吗？”

李商隐不明就里。在华州，表叔是曾让他到南山一个清静的道观，读书备考，这算什么“良苦用心”？他摇摇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你不明白，所以很快就从南山归来，进安平公幕府，对吧？”

他怎么什么事儿都知道？李商隐迷惑不解。

崔郾背剪双手，在地上踱着步，好像在琢磨，该不该把就中原因说出来。他犹豫着，但终于叹口气，转变话题，问道：

“你知道京都百姓，都把小孩锁在家里，不准出来玩？”

“大人，晚生昨天才从荥阳来京，不知道有这情形。”

“那我就告诉你吧。”崔郾想了想，严肃地道，“京城有人传说，郑注大人为皇上冶炼金丹，需要用小孩的心肝做配料。说皇上已经下密旨，捕捉了许多小孩，所以京城百姓奔走相告，把小孩都锁在家里密室中。”

李商隐十分惊讶，也不知道崔大人对自己讲这事儿，是什么意思。

“今天早朝，皇上听了这件事儿，非常生气。御史大夫李固言已经弹劾京兆尹杨虞卿，说这些话都是从京兆尹府里传出来的。皇上大怒，立刻下诏，把杨虞卿抓进大牢。”

此事真假难辨。朋党之争，闹到如此地步，真是朝廷文武百官的大不幸呀！”

李商隐受崔戎影响，对朝臣党争也很不满，于是道：“大人说得极是。安平公在世时最反对朝臣交朋结党，常常告诫学生，不要卷入朋党之中……”

“哦！是吗？”崔郾微微讥笑道，“你认识萧浣吧？他可是南朝梁高祖武皇帝第八子的九世孙，具有帝王血统。听说已经入京，出任刑部侍郎。没去拜访他吗？还有宰相李宗闵……”

突然，他把话停住，不信任地注意着眼前这个瘦弱而清秀的学子，没入仕途却已卷入朋党中，还谎称最反对党争，笑话！

李商隐被他注视得莫明其糊涂，一时竟猜不透这位主考官对自己讲这些事儿，暗示些什么。杨虞卿和李宗闵两位大臣，自己曾经结识，但并没有交往。他们是令狐家的常客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想到这儿，刚要解释，只见崔郾已经把茶杯端起。老家人在门外，立刻嘶哑地呼道：

“送客！”

李商隐心里很委屈，有一种被人赶出来的感觉，看看手中的诗稿文稿，还没交给主考官，忙回头，房门却已关闭。

老家人不再客气，不再唠叨，只一味地伸手往外请人。

### 三

李商隐来到院门口，门外吵吵嚷嚷集聚了不少人，见他从里面走出来，便“轰”地一声拥了过来。

老家人用手止住众人，高声而嘶哑地道：“我家少爷，上午要处理朝政，不见任何人。大家回去吧！回去吧！”

这时，李商隐才看清，聚集门外的人，和自己一样，都是来干谒行卷的学子。他们听得“不见任何人”的嘶哑声音，像泄气的皮球，垂头丧气。有人开始抱怨，说他已经来过十一天，一次没进去过。还有的说，他住在亲仁坊，已经两个月，天天来崔大人门口等，也没见过他的影子。

有个学子拦住李商隐的去路，抱拳施礼，道：“我是孟州济源张永，敢问大哥高姓大名。”

“在下怀州河内李商隐。”

“暖哟！沁水从孟州流经怀州，才注入黄河。按理说，我们是同饮一河水的同乡啊！”

我们‘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’，走！到我住的华阳观去。离此地不远，在永崇坊。华阳观旁边有个小酒馆，有上好佳酿，保证老兄一醉见杜康老人。”

李商隐知道自己身体虚弱，不胜酒力，但被他的热情所感染，不自

主地跟着他走了。他也明明知道孟州和怀州，是河南两个州。济源与河内相距足有半天的路程，怎么可以拉作同乡呢？但是，济源与河内究竟同吃一条沁河水，人不亲水还亲哩。

来到华阳观旁边的小酒馆，两人分宾主落座。小酒馆很干净，由于昨天下了场大雪，酒馆里的酒客不多。店小二殷勤地招呼着，不一会儿，酒菜摆上桌子。

坐在主人位置上的张永，是个直性子，爽快人，为李商隐斟满酒，高声道：

“李兄，我们兄弟俩很有缘份，今日要一醉方休。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吾辈杯酒诗千首，今人不让古人，凡人不让仙人。

不要枉活这一辈子。来！小弟先敬哥哥一杯。”

不等李商隐端酒，他先把酒啷进嘴里了。

李商隐没在意他说的话，心里还在想着崔郾所说的那些事，很不痛快，也把杯酒往肚子里一灌，只觉得一阵凉意从喉头往肚子里慢慢扩散，不一会儿变成热流，又从各处集聚心头，然后慢慢向上涌动，直冲喉头而来，使他咳嗽不止。

三杯下肚，两人话多起来了。

商隐是个内向人，虽喝了酒，但仍然喜欢在肚子里琢磨事情。张永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哪，边喝边倾诉道：

“李兄，我活二十二个年头，来京应试已经十年，年年落榜，家里的那点山地薄田，快叫我给折腾光了！老父老母……可怜啊！还在盼望儿子跳龙门！龙门这等高，吾辈今生是跳不过去了！来——喝！”

商隐听着，想到自己赴京应试，也快近十年，不也是没能及第吗？不由自主，潸然泪下。他没有大喊大叫地哀鸣和倾诉，默默地坐着，慢慢地啜着酒。

突然，张永神秘兮兮地道：“李兄，今年如果再不能及第，我们不如一起去学仙，隐居学仙！如果你愿意，就到王屋山的玉阳山，离我家不远。王屋山在济源县北十五里，玉阳山是王屋山的支脉，两山毗连，周围一百多里，山高二十多里，巍巍壮美。山上有许多道观和庙宇。皇上们的公主和宫女，到这里修道学仙的很多。东玉阳山，有个灵都观，是唐睿宗玉贞公主修道学仙的地方。西玉阳山，有个清都观，西阳公主曾来这里修过道。”

张永见李商隐默默不语，以为他很同意去修道学仙，呷了口酒，道：

“华阳观住的这位公主，听说是敬宗皇上的女儿，没人敢喊她的名子。她就是灵都观的住持。有好多宫女跟她上山，住在东玉阳山的灵都观里。其中有不少女冠（女道姑），我都认识。她们也很寂寞，在深山老林里，常年不见个人，尤其看不见男人。——哈哈！李兄，去不去？”

李商隐自幼就对佛道感兴趣，在过去落第之后，曾产生过隐居学仙的想法，此时经他这么一煽动，大有跃跃欲试，恰合吾意之情，兴奋地应诺道：

“好！吾辈游仙山，了却平生志！像孟浩然那样，吾辈‘明朝骑马出城外，送我学仙玉阳东！’”

张永见李商隐已经允诺，非常高兴，又痛饮三大杯，忽然想起孟浩然《岁暮归南山》诗，高声吟咏道：

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。

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

白发催年老，青阳逼岁除。

永怀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虚。

李商隐听罢张永吟唱孟浩然诗作，口中不由自主地反复吟咏着：“不才明主弃”，“南山归敝庐”。忽然又想起孟浩然另一首诗，吟道：

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

多喝了几杯，孟浩然的诗勾起李商隐满腹惆怅，眼含热泪，又吟道：

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

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

当路谁相假，知音世所稀。

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。

“好！好啊！李兄就是当今的孟老夫子。‘知音世所稀’？不！老夫子有王右丞维，是他的知音。可惜王维的推荐没有起作用。李白也是他的知音。李白最欣赏他的品德和诗才，君不闻：

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

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

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

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

李兄，我们兄弟俩是‘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’！我要出家做道士，穿上黄袍，戴上黄冠，斩断‘六根’，脱离‘六境’，志在大乘，做一个云游五湖四海的云游先生。”

如果当真出家为道，李商隐心中又涌起一阵悲哀和难堪。堂叔临终嘱咐说：“重振李氏门风，就看你啦！”表叔崔戎临终托孤，几个表弟尚需照料；家中老母和弟妹，又怎么办？无法解开沉重包袱，也无法解脱沉重的压力，他长叹一声，端起杯，一口啜干，道：

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！”

## 四

太和九年（公元835年）进士考试，李商隐又名落孙山。

这是意料中事。试前干谒主考官崔郾，他已经说得很明确：认为自己小小年纪，竟卷入党争中，还谎说不是李宗闵党中之人。他非常生气，怎能让自己及第！

当时朝中得势的是李训和郑注。他俩先联合宰相李宗闵，共同排挤李德裕。终于把他赶出京都后，李与郑两人又开始打击李宗闵以及他的同党杨虞卿和萧浣。

京中小儿事件，是李、郑放出的信号，名正言顺地把朝中大臣的愤怒，引到杨虞卿身上，连左仆射吏部尚书令狐楚，都信以为真，在早朝时表示了愤慨，支持李训和郑注。

而李、郑也因此打击李宗闵的黑名单上，把令狐楚的名字抹去，并提议进封他为彭阳郡开国公。当然这是后来李、郑为了拉拢令狐楚而采取的手段。

李商隐哪里知道朝中大臣们勾心斗角的详情。

放榜那天，李商隐在秘书省东堂高悬的金榜上，查找没有自己的名字，脑袋里顿时一片空白，踉踉跄跄，失魂落魄地转过身子，两眼茫茫地想往回走，也不知道穿过多少街坊，随着人流走着走着，却来到曲江池边。看见波

光粼粼的水面上，中第士子在花花绿绿的游艇上，戏水宴饮，大呼小叫，心里又羡慕又嫉妒，索性席地而卧，仰望着蔚蓝蔚蓝的深邃的天空。

白云在碧空飘浮，鸟雀在碧空翱翔，自己在碧空飞升……

好惬意呀！和白云、鸟雀相伴，在碧空中遨游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时间仿佛已经消逝；不知已经游到何方，空间仿佛已经敛迹，李商隐陶醉在似醒非醒似梦非梦之中。

“哎哟！李兄，怎么躺在这里呀？”

有个声音在召唤自己，渐渐听出是张永的呼叫声，睁眼一看，果然是他胖乎乎的脸，遮住了碧蓝的天空，圆凸凸的眼睛，惊疑地凝视着自己。

“李兄，可不能犯傻呀！曲江池中有冤鬼，年年放榜招一批。刚刚还有两个落榜学子投了江。”

张永拽着李商隐的手，唯恐他挣脱，跳进水中。

李商隐尚未转过神来，还在留恋那碧空的遨游。当听到“投江自杀”，笑了。那美丽的碧空，还没玩够，自己怎么会自杀呀！他把手抽回来，坐起身，道：

“真飘逸壮丽！叫我干什么？”

张永莫明其妙地看着他，不明白“飘逸壮丽”的意思。他不愿意深思细想，天已不早，应当赶快上路，于是道：

“李兄，忘没忘我们说的，落榜后我们去学仙，先上王屋山的玉阳山，然后遨游名山大川。”

李商隐听得“遨游”二字，双眼闪亮，以为又要飞升碧空，遨游仙境，不屑地笑道：

“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’轻言托朋友，对面九疑峰。’当然没有忘！走，我们一起去遨游碧空蓝天！”

张永高兴地拉起李商隐，叫道：“李兄真痛快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小弟佩服！走。”

张永心中有数，自己不会及第，所以来看榜时，已把随身带的东西包好，背在肩上。

看见李兄两手空空，随身之物都在令狐家，心里犯了嘀咕。

如果回去拿，肯定会遇到麻烦，说不定上不了玉阳山学仙。如果不拿东西，一走了之，令狐家准会以为他走失，或者以为他寻了短见，或者以为他无脸见人溜回家了，这几种情形都不好，会把事情闹大。

怎么办？

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

张永雇了两匹西域快马，一路上嘻嘻哈哈跟李商隐又说又笑，并赛起马来。

商隐在幕府中，学过骑马射箭，跟随表叔打过猎，对于赛马，并不畏惧。

张永生活在济源乡下，家里有个牧场，牧羊放牛还放马，骑术不低。两匹马奔驰起来，张永总使自己的马压商隐马一头。

李商隐倔脾气上来，哪肯服气，总想追赶上，跑到前面。

就这样，从京城直跑到潼关，仍然没能追上张永的马。

张永看看天，日头已经西斜，把马勒住，哈哈笑道：

“李兄好骑术啊！没想到你一直生活在东都洛阳，却练得一身好骑术，

难得难得！”

“惭愧惭愧！始终没能追过贤弟呀！”

张永看着满脸是汗的李兄，心想，他已把落第的不愉快忘了。过了潼关，再往前走，要离开官道，走解州，经绛州，就到王屋山了。在这岔路口上，应当打尖吃饭，休息一会儿。重要的是还得跟他把话讲清楚，不能登上山，就后悔急着下山。想到这儿，他跳下马，不经意地道：

“下马歇歇，该吃点饭。出了关，我们要走条近路，奔解州，翻过中条山，越过清水河，到垣曲就可以登上王屋山了。”

李商隐下了马，擦把汗，问道：“今晚能到玉阳山吗？”

“不行。到解州要住一宿。”张永扫一眼李商隐，见他毫不在乎，心中有了底，建议道：“李兄，从京都咱们走得有点匆忙，你的随身衣服和书籍都没带，况且令狐家还不知道你是到玉阳学仙。该写封信告诉一声，让老管家把东西送到玉阳来。”

这么一说，李商隐好像酣睡突然醒悟，看看潼关城堡和尘土飞扬的漫漫官道，神色顿时黯然，默默地走进路边一家小饭馆，坐在一张油渍渍的桌旁，愣着神。

张永担心的事，终于发生了。他陪着小心，叫来饭菜后，轻声问道：

“来碗酒吗？李兄。”

“有吗？——只是，贤弟，为兄实在惭愧，恩师给的钱，分文没带，旅途费用……”

张永见李兄为难的样子，以为他“神色顿时黯然”，原来是为了“钱”，高兴地笑道：

“李兄，看你说的，是小弟请你到我家乡学仙，只要李兄真能像诗仙李白‘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’，一切费用，包括旅途费用，到山上吃住费用，全包在小弟身上。

不相信？小弟的老父亲是济源有名的土财主。别看我十年赴京应试，花了不少银两，但还不足家父财产的百分之一。父亲不在乎花费这点银两，只要小弟能入仕途，老爷子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要来纸与笔，给恩师写了封信。张永掏出一个元宝，雇了一个小伙子，他保证当晚就把信送到。

但是，直到登上玉阳山，李商隐的神色依然黯然，不见好转。

## 五

李商隐和张永傍晚住进解州城，第二天开始翻越中条山脉。没走多久，天空便纷纷扬扬飘起雪花，像给起伏绵延的山岭披上一层轻纱，迷离而飘逸。

山中苍松翠柏，挂起点点雪片，真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行走在这壮美、恬静、妩媚的大自然中，李商隐的情绪渐渐开朗，不自禁地发出赞叹。而每个赞叹，在张永心里都增添一分喜悦，减去一分担忧。

他怕李兄不开心，打退堂鼓，甚至病倒山中。

“快看！那就是王屋山。”张永指着蜿蜒起伏，连绵不断的山岭，兴奋地道，“王屋山绵延数百里，北起泽州阳城，南达孟州济源，西到绛州垣曲。看！那是最高峰。绝顶有坛，相传是轩辕所建，是他祈天的地方，所以叫天坛。又把这最高峰叫天坛山。它耸立在万山丛中，像屋脊，周围有三重山梁

环抱，谷深洞幽，晴天从远处看，像君王的殿屋，所以把整个大山称之为王屋山。登上天坛山，可以看日出，如遇吉祥或者丰年，还能看见五色光环。”

“有幸看见光环，一定是大吉大利啦！”

李商隐插了一句，便陷入沉思中，不再说话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雪花已经不再飘落，天渐渐暖和，路边出现绿茵茵的青草，一派春色。

太阳露出笑脸，前面一条平静温驯的溪水，潺潺而流。

“这是清水河。我们已经越过中条山。过了河，就是皋落镇。到小镇住一宿，明天开始爬王屋山，傍晚就能到玉阳山。”

“天这么早就住下？到镇上买点东西，边走边吃，别住了。”

“李兄，身体行吗？”

“别看我瘦弱，走路爬山，不比你差。”

李商隐坚持要赶路，张永自然高兴了。反正一路山上有许多道观，住宿没有问题。

王屋山与中条山大不一样，山势巍峨，山径险峻，白云缭绕，晦明变幻不定，风雨来去无常。山中林木繁茂，小溪沿着纵横沟壑叮咚鸣唱。时或冲开云雾，迎来灿烂霞光；时或穿行在白茫茫的雾气中。雾气变浓时，则演成濛濛细雨，树枝、草叶、路边石崖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。

山路难行了。

李商隐体力渐渐不支。张永搀扶着他，慢慢地向上攀登着，突然严肃地道：

“义山兄，我已决定，上山后就出家为道，再也不下山回家了。你怎么样？能不能也跟我一起出家当道士？”

“我？咱们不是讲好，是隐居学仙吗？你不想再赴京应试？”

跟你父母说了吗？他们都同意吗？”

李商隐惊讶地望着他。

张永个子不高，大嘴高鼻，双目奕奕有神，依恋地回道：

“跟家里讲？他们不会同意的。是我自己的决定。赴京应试十年，连主考官的影子都没见过！像我们家这样的土财主，和官没有缘份。从我这一代上推十代，也没有一个是做官的。当草寇做山大王的却不少。我家现在的房子、土地、牧场，大概都是他们抢劫来的。我这辈子不想当山大王，也没能耐做官，到深山古刹，‘餐六气而饮沆瀣兮，漱正阳而含朝霞’，岂不善哉！”

在京城永崇坊小酒馆，张永说过要出家为道，还要斩断“六根”，脱离“六境”，志在大乘。李商隐想起来了。但是，当时因为多喝了几杯，在心里只翻腾了几下，没有明确表示什么。现在已到山上，不能再含混不清了。

霞光从云缝中钻出，茫茫的云气，渐渐飘散开去，王屋山慢慢显露出真面目。

“义山兄，不用急，用不着马上做决定。小弟要出家为道，思索了三年才定下的。

斩断‘六根’，脱离‘六境’，说说容易，真正做到，实非易事。”

李商隐感激地点点头，张贤弟善解人意，不强人所难，真是个好兄弟。他艰难地迈着步子，浑身像散了架子，脑袋昏昏沉沉，慢慢地倒了下来……

## 第八章 热恋女道姑

李商隐住进西玉阳山清都观客房，已经三个月，身体依然不好，似睡非睡，昏昏沉沉，躺在床上。

早在一百多年前，睿宗皇上的第九女昌隆公主来玉阳山修道，在东西对峙的两座山峰上，各建一座道观，东玉阳山叫灵都观，西玉阳山叫清都观。两座道观的匾额，还是她的皇兄玄宗皇上亲笔所题，因此两座道观的香火，时至今日，仍然隆盛不衰。

李商隐住的客房，是特别为玄宗女儿寿春公主修建的。室内全用黄红宝石镶嵌，名叫琼瑶宫。夏日居住，异常凉爽。

原来寿春公主上山前，曾下嫁外蕃，得了一种怪病，昼夜不得入眠，一闭上眼睛，面前就出现许许多多鬼怪妖魔。本来想回国后，上玉阳山到昌隆姑姑身边修道，乞求道君老祖驱妖逐魔，医治自己的怪病。

谁也没料到，寿春公主住进琼瑶宫，不仅不见效果，反而愈演愈烈，最后她圆睁一对惊恐的大眼睛，七窍流血，惨死在琼瑶宫里。

自此以后，琼瑶宫一直空着，没人敢住进去。因为谁住进琼瑶宫，谁就会昼夜不得入眠，一闭上眼睛，面前就出现许许多多妖魔鬼怪，得的怪病跟寿春公主一模一样，煞是可惧。

刚来清都观，李商隐没住进这座房屋。张永有个表舅刘先生，也在这座道观修道。

他不仅学识渊博，接受过法位，而且颇知医理，见李商隐昏昏迷迷，酣睡不醒，开始给他开了一些草药，但不见效果，于是异想天开，想出一个绝妙的医治商隐怪病的天方，就是把他搬进琼瑶宫，以其道还治其身。

这一住，就是三个多月。

可别说没有疗效。自住进琼瑶宫，李商隐渐渐清醒了许多，再加上刘先生又开了许多人参灵芝之类的补药，身体虽然没有康复，昏睡的时间却少多了，还能慢慢走动，到山门外看看山光景色。

五月的玉阳山，满眼绿色，山雀鸣唱。远处山峦起伏，道观寺庙的琉璃瓦和层檐挺拔的塔尖，星罗棋布，时隐时现，蔚为奇观。

张永已经入道，穿着道家的黄袍，戴着道家的黄冠，陪在李商隐身旁，指指点点，介绍眼前的奇观。

他俩慢慢向前走着，不知不觉走下西玉阳山，来到西玉阳山和东玉阳山之间的峡谷中，忽然从前面的憩鹤堂里，传来琴乐声。

李商隐不觉一愣，深山老林道观圣地，怎么会有丝竹之音？

“哈哈！李兄，真是少见多怪呀！你想想，那些公主、宫女，在宫中锦衣玉食，丝弦竹管，都已习惯，到这僻静的高山上，怎么受得了这份清苦？所以上山后，玩一玩丝竹，听一听音乐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们也进去玩玩好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碰到公主，要行大礼的。我跪倒可就爬不起来，岂不让公主怪罪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去看看，如果有公主，咱们就赶快走开。”

张永虽然穿着道服，但依然活泼好动，一副俗家子弟模样。他悄悄走

近憩鹤堂，透过窗棂往里一看，吓了一跳。那公主正往窗棂这边瞧，和他的目光恰恰相碰。张永赶紧缩回头，俯身弯腰，撒腿就往李商隐这边跑。

“快！快走！公主已经看见我啦！”

李商隐也慌了手脚，跌跌撞撞，跟在张永身后，躲进树林里。

公主确实发现窗棂上有一对亮闪闪的眼睛，但没有惊讶，以为是女道姑有事，往里张望，想进来禀报，却又怕打断琴声。她已经赏乐多时，正想到外面走走，于是站起来，走出门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影，颇为惊奇。

弹琴的女道士已经停止弹奏，和其他女道姑跟在公主身后，一起走了出来。

“刚才明明看见有个人往堂里张望。人哪去了？快找找！”

谁这么顽皮？”

公主的吩咐，就像圣旨，十多个女道姑散布开来，四处寻找起来。

这些宫女禁闭在宫里，像笼中鸟，来到山林中，虽然还是侍候公主，但是自己已经出家成了女道姑，也有了许多自由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日光的抚爱，呼吸着清爽的空气，快活地在山林里跑来跑去，嬉戏着，喧闹着，和伙伴们倾诉着自由、欢乐，再也不会被认为违背宫规而被惩罚。

“公主！在……”

一个女道姑发现了他们，正待喊叫公主。张永眼尖嘴快，一眼认出她是宋姐，连忙悄声呼道：

“宋姐，别喊！是我，张永。”

宋姐惊讶地看着一道一俗两个男士，没有认出这位“黄冠”是何许人。

“我是张永，不认识啦？清都观刘先生是我表舅。去年上山，我们还见过面，说过话，都忘啦？”

“你——穿这身衣服？”

“我出家为道士，已经三个月了。”

李商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宋姐。她身着黄色道袍，头戴玄色紫阳巾，眉清目秀，素雅圣洁，宛如仙女下凡，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不忍移开视线。

宋姐发现张永身旁这位俗家弟子，清瘦质弱，一副病态，但目清眉秀，双唇微红一点，宛如女孩子的樱桃秀口。那额头被九阳巾遮掩一半，露在外面的前额，异常光滑，闪射出惊人的睿智。她越看越入神，哪肯挪开视线。

张永见他们俩相互凝视着，出神忘情，以为他俩也认识，问道：

“宋姐，李兄，你们……这是怎么啦？”

宋姐毕竟是个姑娘，又在宫中多年，忘情地注视一个男人，是宫规所不允许的，不自然地以询问代替回答，但眼睛并未离开李商隐，笑道：

“啊！没什么。这位是……？”

“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哩。”张永小声嘀咕一句，然后介绍道，“他是我的好朋友，赴京应试，和我一样落第后，来玉阳山学仙求道。”

李商隐听见“落第”二字，忽然清醒，一阵羞惭涌上心头。他不愿意在她面前丢面子，连忙打断张永的话，自我介绍道：

“我是怀州河内李氏，名商隐，字义山。跟张贤弟来玉阳山，隐居学道。至于出家……”

关于出家不出家，他左右为难了，支吾半天也没说清。

那女道姑见商隐想说出家为道士，急切地道：“原来是河内李家公子。”

听说也是唐皇宗室。我们公主常常提起，说河内李家已经好几代没人出来做官了，很是惋惜。李公子学道隐居玉阳尚可，假如一心为道，不问世事，恐怕公主都不会高兴，何况河内李氏先人！请公子三思而后行。”

没想到她竟这样知我李商隐之心啊！沦落山野，坎坷落第的李商隐，像找到知音，感动得眼泪潸然而下。

这可把女道姑和张永吓了一跳。女道姑以为自己冒犯了他，惹他悲哀生气了。张永以为他又要犯病，一旦犯病，又昏睡不醒，如何是好？

“李公子，小女多嘴，万望恕罪。”

李商隐摆摆手，摇摇头，就势倚靠在树上，闭上双目，喘息不止，泪水顺着眼角流淌着。

“李兄！李兄！宋姐也是好心。是否出家为道，是你自己拿主意，不用听别人的话。

公主只不过是个住持，她管不了你们河内李氏家族的事情，别怕她。”

这时又跑来一个小道姑，穿着打扮与宋姐一模一样，但是张永却能把她们分辨出来。

看见小道姑，他高兴得把商隐丢在一边，跑过去，抓住她的手，激动地道：

“小妹！你也在这里呀？给你的信收到了吗？为什么不给我回一封信？”

小道姑被问得满脸涨红，连忙抽出手，瞄一眼张永，又扫一眼宋姐和商隐，害羞地低下头，道：

“宋姐，公主要回去了……”

“张永，哦，不该这样称呼，该叫你永黄冠，或者永道士，是不是？”宋姐看一眼小妹。小妹迷惘地抬头看着张永。宋姐笑着道，“小妹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宋姐向李商隐微微点点头，拉着小妹走了。

永道士还想上前跟小妹纠缠，她却躲着他，跑到宋姐前面，嘻嘻哈哈地消失在山林中。

## 二

李商隐回到清都观琼瑶宫，又伤感一回，但那女道姑热忱、恳切的言谈，紫阳巾下眉清目秀，素雅圣洁的姿色，总在眼前浮现。他抑制不住相思之情，常常夜不能寐。

七月初七夜，满天繁星，银河两边的织女星和牵牛星，格外耀眼。山风带来馥郁的花香，令人陶醉；山雀和夏虫一起和鸣唱晚，给七夕别添生趣。

张永陪着李商隐，坐在清都观山门外的青石上，谈说着古老的牛郎与织女故事，谈着谈着两人突然黯然无声，各自想起自己的心事：七夕之夜，正是青年男女幽会之时。

在这高山古刹里，夜夜陪伴青灯一盏，打发着漫漫长夜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呀！

想到这，永道士忍耐不住，长叹一声，不由自主地嘟囔道：

“小妹是个好姑娘。她生在黄河边上，五岁那年，黄河泛滥，一家逃难来到洛阳。

为了活命，父母无奈，把她卖给一个老太监。那老太监正在为后宫物色嫔妃和宫女。小妹入宫后，就在安康公主身边做小丫头。公主出宫修道，

把她也带了出来，成了女道姑。

苦命的人啊！我们相识要好已经五年了。”

“你没劝她离开公主还俗吗？”

“怎么没劝过。公主不答应，有什么办法？李兄，说实话，我出家为道，有一半是为了她！我们都住在山上，终究有见面的机会。”

李商隐抬头望着织女星和牵牛星，皎皎的银河，把他们分隔开……他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轻轻地吟唱道：
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

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

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

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

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张永听着，觉得自己和小妹就像被银河隔开的牛郎和织女。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”突然，他提议道：

“李兄，我们去找她俩好不好？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唉！去找宋姐和小妹，看看她俩在干什么？”

李商隐笑了，道：“刘先生知道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看你这人！他是我表舅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走！”

离开清都观山门，山风从谷底吹来，带着松香、花香和湿润润的凉爽。山路幽暗宁静，两边林木阴森莫测。萤火虫飞来跃去，像点点希望之火，引导着两个年轻人铤而走险。

张永熟悉灵都观，知道公主住在三清殿后院玉真堂。

玉真堂是玉真公主修道时的居室。堂西和堂东都有七八间耳房，是女道姑居住的地方。堂后有一片空地，是道姑们游息之所。空地周围建有亭台，还生长着千年的桑树和柿树、枣树。树的后面是陡峭的崖壁，像一堵天然的墙，与外界隔开。

永道士把李商隐领到崖壁上，向下俯视，只见空地上摆了许多几案，案上摆有香炉、蜡烛和一些供品。

那些点燃的香火和蜡烛，从高处看，就像空中的点点明星。

几案旁，跪着的道姑，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诵经声。

在众多的道姑中，李商隐分辨不出哪是公主，哪是道姑，呆呆地瞅着，心里忽然想起东方朔的一件轶事。

东方朔字曼倩，是汉武帝身边弄臣。相传有一年七月初七，夜漏七刻，西王母乘紫云神车，来到九华殿西。她携带七枚弹丸大小的仙桃，给武帝五枚，自己吃了两枚。

西王母说：“别看桃子小，它要生长三千年才能成熟。”

这时，东方朔偷偷地从殿南窗棂往里窥视西王母手中的仙桃。西王母不屑地看着东方朔，对汉武帝道：“这个从窗棂窥视的小子，曾多次偷我的仙桃。”……

李商隐觉得自己在这里偷看道姑们诵经，就像东方朔窥视西王母的仙桃一样。东方朔要“偷仙桃”，而自己却要“偷香窃玉”呀！想到这儿，不觉笑了。看看张永，问道：

“公主在哪张几案？”

李商隐没好意思直接询问宋姐在哪张几案前。

“看见没有？中间那张大几案上，有四支蜡烛，其他几案上只有两支。坐北向南，戴着太极巾，肩上九色云霞帔，黄裙紫衣，她就是安康公主，是唐穆宗之女，当今文宗皇上的姐姐。看！她左边那张几案前跪着的，是宋姐；右边那张几案前跪着的，肯定是小妹。她们俩在宫里就是公主的宠信侍女。出宫做了女道姑，仍然不离左右。”

隐约中，李商隐这才看清左边几案前的女道姑，确实是宋姐。今晚她穿得非常漂亮、雅素，肩上五色云霞帔，黄衣黄裙。在烛光中，脸蛋粉红，双眼微闭，满面虔诚。她比锦瑟姑娘圣洁、质朴无华；比锦瑟姑娘温柔、纯贞。

好像在哪见过她，这么面熟！

李商隐在岸壁上的树丛后面，一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宋姐，一边在记忆中寻找这熟悉的面孔。

他又想起东方朔。他原是天国里的岁星，降凡人间十八年。七月初七夜，西王母和上元夫人来到皇宫。上元夫人派一侍女名叫阿环，陪伴汉武帝聊天。

汉武帝询问阿环在天国神仙身边的生活起居情形。阿环微笑着，脸蛋粉红，略带羞涩。

东方朔在窗外，透过窗棂一直在窥视着她，觉得阿环好面熟，后来想起，原来她是东方朔降世前的旧相知。

李商隐突然悟到，难道这位宋姐，也是自己前世的旧相知吗？和她有夙缘，在今世要结成连理？

他转头看看张永。张永正呆呆地盯着小妹，看个不够。

山风渐渐吹响林莽，传来海涛般的声响。几案上的烛光摇曳起来。

女道姑们忽地都站起，原来是安康公主起驾回玉真堂。宋姐和小妹一左一右，提着观灯，在前面引路，不一会儿，消失在高大的柿树后面。

崖壁上的两个年轻人，若有所失，摸着黑，迎着越来越大的山风，走在归路上。

李商隐不能忘记东方朔、西王母和阿环。在脑海中，宋姐妖娆身影时隐时现，使他激动不已。看看低头不语，满腹心事的张永，“哈哈”笑了，拍拍他的肩，道：

“贤弟，我有一首诗，是首即兴诗，吟出来，给你解解闷儿，好不好？”

张永正百无聊赖，附和道：“好吧，本道士洗耳恭听。”

李商隐略略思索，吟道：

十八年来堕世间，瑶池归梦碧桃闲。

如何汉殿穿针夜，又向窗中觑阿环。

“你已经二十四岁，怎么说‘十八年来堕世间’呀？”

“我是咏东方朔，以他自比。‘穿针夜’是用七夕乞巧故事。‘觑阿环’，不正是刚才你我偷看宋姐和小妹吗？给它起个题目，就叫《曼倩辞》吧。”

“还别说，想得真巧，很有诗味。”

李商隐很得意，写自己，但不着自己一丝痕迹，尤其那些不知商隐还能窥视女道姑之人，无法了解真相，无法理解诗意，妙极！妙极！他心里喜滋滋的。

每当七月十五，中元之日，灵都观要设道场。

这是玉阳山规模较大的诵经礼拜仪式。安康公主下请柬，请清都观的黄冠（男道士之称）也来参加。主持道场的人选，经协商，当然是安康公主。不过在道场上要讲经，安康公主就力不从心了，所以清都观推举刘先生。安康公主与刘先生很熟，于是决定由刘先生讲经。

那天，玉阳山两座道观，像过节一般，众道士无论男女都要穿一身崭新的黄色道袍。

年纪大的戴冲和巾，年纪小的戴逍遥巾，男道士多戴一字巾，女道姑多戴紫阳巾。

他们集聚在灵都观三清大殿里，以道术高低，资历深浅，修练精粗排列六阶。站在最前面的天真道士，是第一阶；神仙道士为第二阶；其余依次为山居道士、出家道士、在家道士和祭酒道士。

张永虽已出家为道士，但刚刚入道，资历太浅，尚谈不上什么修练，故而只能站在祭酒道士之列。其实这些人，都是入道不久的小道士，在观内跑腿打杂，多数是侍候天真道士和神仙道士。

李商隐是隐居学仙，没有入道，经清都观住持批准，尾随在祭酒道士之后，只能站立倾听诵经，而无资格和众道士一起诵经。当然在礼拜三清道祖时，是可以参加的。

七月的天，说阴就阴，王屋山头上已经浓云密布，时有闪电和隆隆雷声。玉阳山上的松树，开始摇头摆脑，接着从林中深处，传来阵阵松涛声，越来越响，灵都观仿佛要被这松涛卷走，抛到山谷深涧中。

“诵经礼拜开始！”

安康公主清脆的声音，压倒松涛巨响，充满了虔诚和无畏无惧。众道士精神一震，忽隆隆一齐跪倒地上。

“三叩九拜三清道祖！”

李商隐一面叩拜，一面越过众道士头顶各式各样的黄色头巾，看见三清道祖高高端坐前面：中间落座的是清微天玉清境的元始天尊，又被称为天宝君；左边落座的是禹余天上清境的灵宝天尊，又被称为太上道君；右边落座的是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，又被称为太上老君。他们面带微笑，慈受祥和，俯视着众弟子。

对于这三位道祖，李商隐最熟悉最敬重的是道德天尊。因为这位天尊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，是李氏家族的原始祖宗。他的著作《老子》，李商隐都熟读成诵，倒背如流。

其中最使他感动的是“无为”思想。道德天尊云：“夫形动而心静，神凝而迹移者，无为也；闲居而神扰，拱默而心驰者，有为也。无为则理，有为则乱。”就是说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保持“心静”，遇事心不乱，闲居神不扰，这就是“无为”呀！

“李兄！李兄！想什么呢？”

张永低声喊他。他们两人中间隔着六个小道士，想说些悄悄话，不太方便。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

“李兄，从你那儿，往前数第二十四人，就是宋姐。快看，她已经站起来啦。”

李商隐跪在地上，身子向前伏着，这时把头抬起，恰好看见宋姐站起

来，跟身边的小妹努努嘴，向后扫了一眼，刚好和李商隐急切的目光相撞，两人不由得满脸羞红。

叩拜完毕，众道士纷纷站起，把他俩的视线遮挡断开。李商隐踮起脚，伸长脖子，仰起头，寻找一阵，没能找到，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“讲经开始！”

刘先生站起，缓缓地走到三清道祖面前，鞠躬礼拜，然后转身，对众道士朗声宣道：

“赖我三清道祖、玉帝至尊、五老四御、九级十华以及古圣高真递传妙道！”

李商隐心在宋姐身上，哪里还能凝神听教。众道士都站立听讲，把前面的宋姐层层包围，层层遮掩，一丝光亮都透不过来，只好等待诵经时众人席地而坐，才能看见她的背影。

“李兄！往左边看，宋姐和小妹出来啦！”

果然，她俩一前一后，从人丛里往外奋力地钻出来。

“永道士！”在道观里，被人称为道士是一种尊重，李商隐改变了称呼，也是有求助张永的意思，“永道士，快出来，找她俩去。”

张永心里乐了。他也有此想。

他俩迅速地离开讲经道场。张永在前面引路，从游廊绕过三清大殿，来到玉真堂。

宋姐和小妹从讲经道场出来，是为洗刷茶碗，给公主等人斟茶。见进来两个人，不由得一惊，同时停住手。仔细一瞧，原来是他俩，开心地笑了。

“小妹，过来我有话对你说。快过来呀！”张永急切地叫道。

小妹看了眼宋姐；宋姐点点头，抿嘴笑着。

张永把小妹领到玉真堂后院，边走边嘻嘻哈哈地说笑着，就像两只欢乐的得到自由幸福的小鸟。

玉真堂里只剩下宋姐和李商隐，顿时陷入死一般寂静。两人都不知说啥才好。

李商隐低着头，站在门边，一动不动。

宋姐手持一只茶碗，停在洗碗盆上，也一动不动了。

宋姐自幼入宫，直到出宫成为女道姑，这是第一次跟一个俗家小伙子单独在一起，况且心里对这个多才多情的小伙子，很有好感，所以更加羞涩，不知所措。

李商隐不是第一次跟一个姑娘同处一室，在汴州恩师家，锦瑟姑娘常常跑来找他；他跟她无拘无束，谈天说地，快乐极了。今天这是怎么啦？跟宋姐在一起，为什么会这样拘束？

难道我们之间没有缘份？

他的手插进口袋里，突然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一摸，是早上临出门时，放在口袋里的玉镯。他好像在激流中抓住一个救生圈，急切地道：

“宋姐，给你一只玉镯。这是我家的传家宝，是专门赠给……不知传了多少代啦。

我给你戴上。”

玉镯是赠给“媳妇”的，李商隐没好意思说出来，他三步并作两步，走过去，不管宋姐同意不同意接受，握住她的手，就给她往手腕上戴。

宋姐不知如何是好。反抗？不接受？全都无济于事。他已经握住自己

的手，给自己戴上了。他在欣赏宋姐戴上玉镯的手；她也偷偷扫了一眼。

这镯子是用翠绿宝石琢磨而成，闪烁着莹莹翠绿，手腕上瓦凉瓦凉的。宋姐有些激动、兴奋，又满怀感激，呼吸变得急促了，任凭他握着自己的手。终于轻轻地道：

“这么高贵的玉镯，还是……”

“你不接受？”

“不，不！——但是，我是个道姑，侍候公主……”

“我就是喜欢你，不管你是不是道姑。”

“你会后悔的，李公子。”

“不！我永远不后悔。等我及第做了官，我会派人来说媒的。”

“唉！——”

宋姐长叹一声，玉真堂又陷入死寂之中。

李商隐依然握着她的手不放，双目炯炯，似有一团火。

宋姐渐渐泪水盈眶，一脸愁思，满腹话儿欲说又止。

一个小道姑跑进来，催说公主要喝水，快点送上去。

李商隐这才放开她的手，依依不舍地退了出去。他非常兴奋，灵感突发，于是以《中元作》为题，吟了一首诗。心里暗想，晋代羊权当年把“金条脱”（即玉镯）赠给了仙女萼绿华，作为定情之物；今日我把家传玉镯送给宋姐，也是定情之物。定情之后，就当派“青雀”做媒去说亲。

李商隐当真想娶宋姐为妻。

## 四

连日来，李商隐陷入热恋之苦海中，竟把隐居学仙事都抛之脑后。

长安令狐恩师派人送来银两和书籍、衣物，还有一封亲笔书函。

信上说，六月，皇上封他以吏部尚书兼任太常卿。七月，杨虞卿终因“小孩事件”被诬，贬虔州司马。宰相李宗闵和刑部侍郎萧澹以及李翰等人，都受牵连，均被贬斥地方，遭到一贬再贬的厄运。

朝廷中，李训和郑注专权，文宗皇帝常常秘密召见。令狐楚因为好友李宗闵等人被贬，在朝中十分孤立，心情很坏，希望商隐尽快改变主意，回到他的身边。

李商隐看完信，因为不能遵师命回京，又感伤一回。他把恩师送来的银两包好，写了一封家书，托一个下山的小道士，送回洛阳家。

夜晚的玉阳山，分外静谧，偶而传来鸟雀惊飞的声音，很快就被宁静淹埋进无底深渊。

几天前，有一个小道姑在灵都观外，看见一只黑熊在松林里追逐一头麋鹿。所以安康公主下旨，每天日入酉时便早早关闭山门，不准任何人外出。

和女道姑的幽会，更加困难！

李商隐已经有五天没有能跟宋姐幽会，心急如焚，在琼瑶宫里走来走去，想不出一个好办法。在几案上抓起一张纸，翻过来看时，是一首诗，题目《当句有对》。这是那次幽会，天已大亮，回来后写下的。

李商隐有个习惯，看见诗赋，就情不自禁地要吟咏。有时情思绵绵，还要把声音拉长，吟啸一番，以泄心中之情。

今夜，他正在苦苦相思，看见自己抒写幽会之诗，精神一震，便放声吟唱起来：

密迩平阳接上兰，秦楼鸳瓦汉宫盘。

池光不定花光乱，日气初涵露气干。

但觉游蜂饶舞蝶，岂知孤凤忆离鸾。

三星自转三山远，紫府程遥碧落宽。

大声吟唱之后，他又小声吟咏着，边吟边咏渐渐回到那天幽会中……

中午，一个小道姑偷偷地溜进清都观。宋姐和小妹常派她来送信，约定幽会。李商隐给她起个美名：“小青鸟”。她轻轻地推开琼瑶宫门，小声叫道：

“李公子！”

李商隐正在午睡，听到叫声，猛然坐起，他正梦见和宋姐幽会，睁眼见是“小青鸟”，愤愤地斥责道：

“有什么事？没见我睡午觉吗？把好梦都给搅散了！”

“不想看信是不是？算啦！我马上走，别打扰你睡觉！”

“喂！别走，别走！”

李商隐边说边下床，跑过去把她截住，说了一堆道歉话，才把信要到手。

小道姑生气了，把门一摔走了。

把信展开，原来是宋姐约他夜半时分，在灵都观西角门幽会。

他兴奋得连晚饭都没吃，想天一黑就到灵都观西角门外等候，藏在树林中。可是，一旦张永或者刘先生来找，又找不到，他们会乱猜的。刘先生不会猜到，张永不猜就能想到是怎么回事。他会追问的，会告诉小妹的，会……考虑半天，觉得这样做不妥。

时间一刻一刻地流过去，二更梆声敲响，还没见张永的面，他就急急地溜出清都观，踏着露珠，在林中穿行着，把黑熊、狼和蛇，全都抛到脑后。一个文弱书生，突然变得胆大包天，无所畏惧了。

清都观距离灵都观，中间只隔一座憩鹤堂，本来就不远，就像汉代从平阳公主的府第到上兰观那样近，没有几步路程。

李商隐急喘吁吁地来到灵都观西角门，宋姐已经等在那里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幽会，是第几次了呢？不记得了。他迫不及待地迎上前去。

宋姐却躲到一棵树后，倚在树干上，流下泪来，而没有像过去幽会时，她主动迎上来。

为什么？

李商隐惊慌失措地站在她面前。是自己来晚了？现在离夜半还有二刻钟……

“这样偷偷地幽会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”宋姐扑到他怀里，身子颤抖着，依然啜泣着，喃喃地道，“好像公主察觉了……”

整天提心吊胆……”

李商隐没有好主意，无法回答，只有黯然伤神，紧紧拥抱她，想用自己并不厚实的胸怀，止住她的颤抖；用自己的火热，温暖她那颗惊惧的心。

夜，这么静谧，这等温馨。山风轻轻摇曳着柿树；柿树枝头花蕾刚刚绽开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。

他们渐渐沉进爱河。

三星西沉，王屋山的顶峰天坛山，慢慢浮现模糊的轮廓，在滚滚云雾中，就像海上的仙山，朦朦胧胧，既遥远又近在咫尺。

离别时刻终于来到，难分难舍，离而又合，合而又分，不亚于牛郎和织女。

太阳跃出东边山峦的闭锁，灵都观的山门被推开。

露珠摇落，露气渐干，走在归途的李商隐，还在想着分离时宋姐脸上的泪花。他的心都碎了！

……

李商隐从回忆中回到现实，骤然被琼瑶宫的冰冷包围。他倒在床上，忽地又坐起，双手恨恨地举起，用力捶着床，大声地吟道：

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

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

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冷应觉月光寒。

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

琼瑶宫的门，缓缓地推开，张永轻轻走进来，满脸愁容，但听完李商隐的吟咏，不由得心潮起伏：春蚕满腹情丝，生则为情而倾吐，不因作茧自缚而悲伤；情丝吐尽，茧即作成，命亦随亡，但死而无悔！蜡烛满腔情泪，为情熬而长流，不因自煎自熬而悲伤；情泪流干，身亦成烬，但烛灭而无悔！

他觉得自己和李兄就是两只无所畏惧的春蚕，就是两支不怕自我牺牲的蜡烛！激动地道：

“李兄，我们既然有这种痴情苦意，九死而不悔，那么，就不应当惧怕安康公主的横加干涉。”

李商隐听出他话中有话，停下吟诗，转头疑惑地问道：

“公主知道咱们的事啦？”

张永点点头，愁苦地道：“唉！人多口杂，她能不知道吗？刚才表舅把我叫去，骂了我一顿，要赶我走。”略停一下，他扫了李商隐一眼，见商隐没什么反映，又道，“表舅还叫我劝劝你，如果是来学仙修道……”

李商隐脸色骤变，变成铁青。

张永立刻把话停住。

李商隐咬着嘴唇，在地上转了两圈，大声吟唱起刚刚吟过的这首新诗，旁若无人，一腔悲愤。

忽然，有拍门声。

李商隐眼睛顿然放出光彩。

张永也跑到门边。

这“拍门声”，他俩已经听熟，知道是那只“小青鸟”来传递信息。

从门外翩然走进一个小道姑，果然是“小青鸟”。但她没有往日那样活泼欢快，脸绷着，眼睛垂着，像被霜打了似的，没有一点精神。

“怎么啦？快说说。”张永急切地问道。

“小青鸟”未语先泪流，双手捂着脸，边啜泣边回道：

“公主火啦！把宋姐她俩关在玉真堂里，跪在玉真公主画像前。从昨天夜里开始，直到现在一直跪着。公主气得吩咐马上收拾东西，明天鸡叫就下山回京。我是来告诉你俩，别去灵都观找宋姐她们啦。”

突然的变化，使李商隐茫然无措。刘先生要赶自己下山，宋姐要随公主下山赴京，那么，自己在这山上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

张永心疼小妹已经跪了一天一宿，今晚再跪，明天如何下山走路啊！

“宋姐她俩能跟公主一起走吗？”

“公主说，就是抬也要把她俩抬走！公主真生气啦，说她自己没有死，就不准身边的道姑还俗出嫁，或者与男人私通。唉呀！说得羞死人啦！公主平时文质彬彬，从来不说粗话和那种话，这回什么都不管了，什么都讲。还说宋姐她俩背叛她欺骗她，忘了谁把她俩养大的！开始时，公主一会儿说，要把她俩送刑部大牢，一会儿说，要告诉皇兄，把她俩杀了。还说要把你们俩也杀了。后来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刘先生知道了。他跟公主很要好。公主常跟他在一起，很听他的话。刘先生也很生气，但是，后来，他劝公主息怒，为你们俩说了许多好话，公主才打消追究你们俩，也放弃严惩宋姐她俩。但是，气还没有全消。”

真是一场梦！堂堂男子汉，竟救助不了一个柔弱女子！何谓男子汉？李商隐双手抱着头，蹲在地上，道：

“‘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’无力救助她们，眼睁睁地看着她俩被摧残！

什么“到死”“成灰”？全是骗人的鬼话呀！”

李商隐捶胸痛哭起来。

张永和“小青鸟”也哭起来了。

小青鸟临走时，偷偷地把那只玉镯，放在了几案上。

## 五

宋姐和小妹跟随安康公主下山赴京，已经一个多月，好像把炎热的夏季带走，萧瑟秋风乘机而入，玉阳山渐露秋色。

灵都观人去屋空，更令人目不堪睹。可是李商隐几乎天天去玉真堂，坐在空空如也的厅堂里，看着墙壁上彩绘的历代到灵都观修道的公主画相。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张永和他大不一样，整天跟那些小道士聚赌，谁说谁劝，全不听。表舅已经催他多次：“赶快滚下山去！”

刘先生没好意思赶李商隐下山。

李商隐非常敏感，早就看出他的心思。

玉阳山，他是呆不住了。隐居学仙，成了一句空话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也成了一句空言！他悲哀地站起来，在玉真堂找来一只秃笔，把墨磨好，在一面墙壁上，题下一首绝句，诗云：

沟水分流西复东，九秋霜月五更风。

离鸾别凤今何在，十二玉楼空更空。

写毕，把笔掷在地上，流着眼泪，无限伤情。

第二天，把东西包好，背在身上，他没跟任何人告别，下山而去。

回到洛阳家，老母亲喜出望外。他却闷闷不乐，憋在家里，玉阳山上的幽会、欢恋，总在眼前浮现，掷不开甩不掉，使他苦恼万分。在万般无奈之时，他提笔写了许多情诗，抒发情怀。

诗，一篇接着一篇，注满了他的恋情、痴情和无尽的离情别绪；更注满了他的心血、泪水和无尽的酸甜苦辣。

诗写完，高声咏唱吟啸，心情渐渐平静，躲在家中不愿意接友见客。

老母亲和弟弟怕他憋闷出病，特意把让山找来，跟他聊天解闷。

让山是他的堂兄，自幼在一起长大，跟商隐最贴心，无话不说。让山娶媳妇，连洞房中事，都详详细细地讲给商隐听；商隐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

对让山发誓说，自己的洞房中事，也绝不会瞒着堂兄。

那天让山把自家的店铺安顿好，换了件新洗的衣服，告诉老婆晚饭不来家吃了。

那婆娘把头一歪，眼睛一瞪，厉声道：“晚饭不来家吃，成！日入酉时必须回到家，差一刻也不成！”

“臭婆娘！你以为我去泡妓院吗？没见识！我是去找义山兄弟！”

婆娘笑了，脸上笑成一朵花，道：“咋不早说？听说义山兄弟病了，带一坛酒过去。

咱家酿的酒，他喝了，保准好病！

叫他多喝点。”

让山提着酒，美滋滋地来到义山家，把酒坛递给羲叟，低声嘀咕几句，笑了笑，转身推门进了义山屋。

看见义山正在整理诗稿，神秘兮兮地又回身，把门关牢，大步走到义山面前，小声问道：

“兄弟，别瞒我！是不是在山上跟女道姑干了那事？回家想出病啦？快跟哥哥说说，保你从今晚开始，就能好病。”

让山拍拍胸脯，咚咚山响。

李商隐好久没回洛阳家，跟这个粗鲁的堂兄，也很久没在一起闲聊了。今天见面，觉得又像幼年在一起时，什么都说，什么都讲，没有一点规矩。可是，那已经是遥远又遥远的事了，因此听了这席开场白，非常刺耳，怕他再浑说下去，连忙迎上前，问道：

“让山哥，生意可好？嫂子可好？”

“嘿嘿嘿，你嫂子呀，好、好！她惦记着你哩，让你过去玩，给你带来一坛她自己酿的酒。这酒好喝。你嫂子手艺儿不错，样样都好，就是厉害点。哥哥不怕她，干那事，她得求哥哥我！她得说软话哀求。嘿嘿嘿，那我还乐意哩。”

扯起嫂子，他有的是话，罗哩罗嗦，讲个没完没了。高兴了，还准要详详细细地说床上功夫。

李商隐怕他再讲这些，勾起自己对宋姐的思念，但是，又想听。一方面可以解闷，另一方面，他好奇，希望知道别人干那事跟自己有什么不同。

让山见小堂弟这么喜欢听自己讲东道西，尤其讲那事，心里别提多美了，就像早年讲洞房中事一样兴奋，讲得满脸涨红，双眼放光，嘴角挂白沫，一刻不停。

开始，李商隐听得津津有味，可后来，越听越乏味，讲来讲去，总是重复那么几个动作，总是重复那么几句话，毫无新意和新鲜味。但是，不听又不行，如果让他看出厌烦，他就会缠着你，逼你讲那种事。

李商隐苦笑了，摇摇头。他是绝对不会讲的。他一边听堂兄罗嗦，一边思索，悟出这么个道理：

赤裸裸地讲出那事，你以为谁都喜欢听吗？大错特错了！第一次听，觉得新鲜；第二次听，觉得乏味；第三次听，就会倒胃口，会厌恶；第四次听，准会惹人骂娘！

讲那种事越含蓄越有味道，尤其那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最令人魂飞魄散。这就像吟诗，太赤裸如同白开水，一眼见底，会令人失望，让人觉得浅薄。如果朦朦胧胧，雾里观花，垂帘赏景，则耐人咀嚼，让人寻味不尽。

弟弟羲叟把酒菜端来。让山捧碗便喝一大口，放下酒碗，大声嚷道：“义山兄弟！这破酒你还喝呀？羲叟，把我那坛酒打开，尝尝你嫂子的手艺儿。”

酒味不错，散发着浓香。

和堂兄喝酒不必推杯换盏，大碗大碗地往肚子里灌，就是好兄弟铁哥们。

李商隐这几年的幕府生活，常跟幕僚文人饮酒赋诗，变得文质彬彬，已经不习惯这种喝法，直皱眉头，想说说想劝劝，觉得都不妥，只好任他去吧。

这酒直喝到三星西斜，让山才觉得酒足饭饱兴尽。羲叟上前要扶他回家，他猛力推了羲叟一把，道：

“这点酒算啥？义山兄弟，把你的诗给我几首。我家邻居柳枝姑娘，最喜欢唱歌，长得又好。你嫂子说，把她介绍给你。你的诗当中间媒人，最合适。不信？没关系，我去试试。”

李商隐是不相信，但不愿意扫他的兴，况且有嫂子的话，不照办是不行的。他胡乱从几案上抓了几首诗，塞给让山，打发他走了。

## 六

第三天，让山果然兴高采烈地来到商隐家，拉着他就走，说柳枝姑娘在家等他。

十月的东都洛阳，秋高气爽，早熟的柿子摆了一街。街上人来人往，一派繁华气象，不比京城长安差多少。

“兄弟，柳枝姑娘是个好姑娘。她父亲是个商贾，早些年死在大运河的风浪中。寡居的母亲不喜欢儿子，偏偏怜爱女儿柳枝。她今年才一十七岁，能弹会唱，最擅长用桔柚树叶吹奏小曲，非常好听。我是看着她长大的，这些年，她只唱歌弹奏乐曲，没有婚聘。嘿嘿嘿，你们俩还真有缘份。”

李商隐走在让山身边，默默地听他唠叨，一边观赏着街市。对于柳枝，他没什么兴趣，与宋姐的热恋，才过去几天，怎么能这么快就抛之脑后，又喜欢上另一个姑娘？向堂兄解释上百遍，他就是不理解，一意孤行，时不时还用嫂子来吓唬。有什么办法？嫂子的面子不能卷。她是“河东狮子”，惹不起，堂兄还处处让她三分哩。听得“缘分”二字，他不由得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？你不信？那天我在她家门外，吟咏你写的《燕台诗》。你说怎么样？猜不出吧？柳枝姑娘从屋里跑出来，惊讶地问道：‘谁有这样曲折，这样痛苦的恋情？这诗是谁写的？’我回说是你。她非常激动，浑身上下找了半天，没找到合适的东西，就把身上的长带子扯断，作为表记，让我转送给你。

你说这不是‘缘份’，是什么？”

说着，让山从怀里掏出一条桃红色长带子，递给堂弟。

李商隐拿过带子，看了看，咧嘴笑笑，心想，一条破带子，能作表记？值几个钱？大不以为然，但他没说什么。

前面有一片水塘，水面如镜，清澈宜人。岸上修竹环绕，景色清幽。李商隐停下脚，赞赏地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是谁家的池塘？”

“这是崇让坊。右金吾卫将军王茂元家住在这里。池塘是他家后花园。

他被朝廷派到岭南，出任广州节度使。很久没回来了，园子也就没人修整，荒废了。”

这时，从竹林里走出两个女子，边走边哼唱着，嘻嘻哈哈来到池水边，往水里扔了几块石头。当看见这边有人看她俩时，顿然停止嬉戏，往竹林中走去。

那身着华丽服饰高个女子，不时回头疑惑地望着这边，不想躲开。只是那个矮个略胖女人拉着她，不容她不走。

“看见啦？那是将军的千金七小姐，常到水边戏耍，不怕生人。那个胖女人是她的丫环小翠，你嫂子认识她。论辈分，应当叫你嫂子表姨，有时闲着还过来看你嫂子。是个愚女人，老处女，是她一手把小姐侍候大的，所以七小姐跟她最亲，最听她的话。想不想看看右金吾卫将军的七小姐芳容？让你嫂子把小翠叫来，她就会跟过来的。”

“不，不不！不必不必！”

李商隐急忙拒绝。

让山还想罗嗦，不觉已到柳枝家。

柳枝看见让山身边走着一个英俊青年，心里已猜出那必定是义山小叔。略略走近，见义山小叔气色不对：脸色蜡黄，眼圈青乌，身体瘦弱，走路迈着缓缓方步。

“是个质弱书生！让山大叔吟咏的《燕台诗》，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写的，能是他吗？”她小声嘀咕着。

李商隐早就看见一张遮阳伞盖下，伫立着一个小女子。让山在旁指着道：

“那就是柳枝姑娘。”

商隐点点头，见那姑娘头上梳着双髻，知道这是个未出嫁的小姑娘。她秋波频顾，眉目含情，嫣然笑道：

“这就是义山小叔吧？请到屋里坐。”

让山忙指着义山，热情地介绍道：“义山小叔十六岁就能诗能文，受知吏部尚书令狐楚大人，在幕府里做官。他才华出众，智慧超群，是和白公乐天齐名的大诗人。知道李白杜甫王右丞吗？你义山小叔的诗，不比他们差多少。我给你吟一首吧。”

李商隐见他说话没遮没拦，难为情地摆摆手，问道：“这位姑娘怎么称呼？”

“在家都叫我柳枝，小叔也叫我柳枝好了。”

“柳枝姑娘芳龄几何？”

柳枝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文诌诌的，“芳龄几何”？不就是要问我“婚聘”没有？是否“破瓜”？这些男人，都是坏蛋！

当我是卖身娼妓呀？于是调笑道：

“小女今年芳龄二七再加三，尚未婚聘，全瓜之身，清纯如玉。小女只卖唱不卖身，寻花问柳的浪荡儿，休来厮缠！”

李商隐大为惊讶，风尘小女子，竟这等刚烈，实在可喜，想上前解释，希望姑娘不要误会。让山在旁插话道：“柳枝呀，今天是你请义山小叔，不是小叔来惹事生非的。

否则现在我们就走！”

柳枝笑容可掬地道：“让山大叔，我跟小叔开个玩笑。小叔，您‘芳龄

几何’呀？”

“你又来了！问小叔年岁，就问好啦。他今年二十四岁，正值青春年华。这等有为公子，就你柳枝姑娘，打着灯笼也找不着！别笑。”

李商隐不愿再乱扯下去，直截了当地道：“你不是要《燕台诗》吗？我已带来，送给你吧。”

柳枝高兴地接过诗，兴奋地吟咏两遍，问道：“诗中的两个女子，就是小叔中意的女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第一首是写相识，第二首写的是好合，第三首写远别，第四首写别后凄惨心况。”

听说小叔在玉阳山学仙，跟一个道姑恋爱，后来被公主发现，把你们分开。有这事吗？”

李商隐奇怪，她怎么会知道她的事呢？但对她的问话，却很坦然地回道：

“有。”

“四首诗写了春夏秋冬，四个季节里的事。可是，现在刚刚入秋，冬天还远着呢，怎么能提前写冬天里的事情呢？”

李商隐笑了。文人笔下的诗赋文章，岂能句句是实，篇篇是真？有人搜索枯肠地求证，小心地寻找字句背后的事实轶闻，搜索不到则胡乱杜撰，把一首诗弄得支离破碎，离奇复杂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柳枝姑娘盯着他，娇波流慧，妩媚可掬，楚楚动人。

李商隐不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，依然微笑不语，心想，如果把诗写得迷离朦胧，深奥而难于索解，让那些愚笨的人猜来猜去，争论不休，岂不是一大乐事？他在心里戏谑地笑了，越笑越大，竟至成了狂笑。

“冬天里的情形，是小叔胡乱编出的，是不是？”

柳枝姑娘顽皮地挑逗着，想激小叔说出缘委。是出于好奇？还是想进一步了解小叔内心的感情？

果然起了作用，李商隐最讨厌别人说他的诗是“胡乱编出”的。他认为自己的每首诗，都凝聚着自己的心血和真挚感情，不容别人怀疑，气愤地回道：

“怎么是编造的呢！你还是个孩子，不懂爱情不懂感情。她被公主剥夺了爱的自由和爱的权利，‘芳根中断香心死’，日日夜夜，天长地久，此恨绵绵，永无已时，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吗？不是谁都能编造得了的。”

李商隐不想再解释，如果她还是不理解，那只好随她去了，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！

## 七

东都洛阳的冬天来得早，雪也飘洒得多，跟往年大不一样。

湘叔踏着大雪，来到李商隐家。商隐像见到亲人一样，赶忙把他让进屋里，让弟弟泡上浓茶。

湘叔老多了，背驼了，头发白了，眼角皱纹更深，还连续不断咳嗽，脸色苍白。商隐握住老人的手；手如干柴，凉如坚冰，摇摇头，道：

“湘叔，为什么你要亲自跑来？冰天雪地，冻坏身子如何是好？”

湘叔笑而不答，端详着商隐：还是那样消瘦，可面色微红，精神尚好。

他放心地点点头，道：

“朝廷李训、郑注揽权，皇上非常宠信他俩，把李宗闵一党的人全都贬放荒远之地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你恩师却安然无恙，步步高升。十月，以吏部尚书左仆射，进封彭阳郡开国公。可他觉得力不从心……”

“病啦？”

“还是腹中有疾，每天忧心忡忡，食不甘味。”

“皇上不是很信任恩师吗？”

“看起来是不错，李德裕的人和李宗闵的人，都被贬走。现在朝中掌权人，只有李训。另一个宰相王涯是个老实人，年纪又大，不太揽事。可是你恩师总是心神不宁，常常夜不能寐。他有种感觉，朝中又要出大事，所以要你去京帮他。唉！人老了，总想把自己亲近喜欢的人召到身边。你理解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懂。七郎八郎和九郎都好吗？”

“他们哥儿几个都好。八郎还在弘文馆做校书郎。七郎还在国子监任国子监博士。

九郎也入仕途了，做左武卫兵曹参军。我临来时，没看见七郎九郎，只看见八郎。那天他正要去早朝，碰见我了，还让我代他问你好，希望你早点动身赴京。他也希望你帮帮他父亲。八郎比过去懂事多了。”

恩师召他赴京，他不能推辞，况且离明年春试没几天了，反正是要赴京的。李商隐还有一个急切想进京的原因，那就是要去华阳观找宋姐，哪怕见一面也好，即使被公主当场抓住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## 第九章 京都大动乱

—

太和九年（公元 835 年）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太阳偏西，李商隐和湘叔从春明门，进得京都长安，立刻被京都惶惶不宁的百姓所包围。他甚感惊诧。

街头刮着秋风，秋风卷着黄色尘土，许多百姓站在黄色尘土中，低声议论着什么，不时惊恐地向四周看看，似乎惧怕别人听见。还有的人，边说边流着眼泪，悲哀绝望，甚至痛不欲生，像死了爹娘。也有人拍着手，摇着头，滔滔不绝地称赞着谁，时不时地哈哈狂笑，把围观的人吓得面如土色，悄悄地溜之大吉。

经过兴庆宫的通阳门，远远看见胜业坊人山人海，把整个街道都包围起来。渐渐走近，看见街路中间有许多手持兵刃的神策军士卒，把百姓推阻在路的两边，不准向前一步。

李商隐和湘叔也挤进人群中，向里面伸长脖子探看。

原来路中间押解着许多人，有年长者有年少者，有妇女和手牵的儿童怀抱的婴儿，排着长长队列，有的哭，有的叫，有的喊爷娘，用一条绳索把他们全部拴成一长串，看不见头，也望不见尾。

“湘叔，这是谁家的人？”

“李训家住胜业坊，是不是他家人？他上任没到一年，会出什么事呢？”

一旁有个老者插嘴道：“不到一年，却干了不少坏事。把李公德裕和李宗闵两党的人，全都赶走了，他自己独霸天下。这是报应啊！”

“什么报应不报应的！他设计把宦竖王守澄毒死，不是好事一件吗？他也做过好事。”一个青年人驳斥道。

“小伙子，这不是报应怎么会满门抄斩？连他从父李逢吉一家也被牵累进去，都要斩首啊！李逢吉做宰相时，他可是……”

“李训的爷爷辈也有个宰相，叫什么来着？是李揆吧。”

“灭九族。好惨啊！”

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，眼看着李训族人被绑赴刑场。

李商隐心中黯然伤痛：李训犯了什么罪？一人犯罪一人遭惩处，罪有应得也就罢了，为什么把他的九族都要残杀呢？

孩子没罪，妇女没罪，老人没罪，青年人也没罪啊！“怎么没罪？这是王法。一人升官，全家光荣；一人犯法，全家遭殃。古今一理，万世通用。”

李商隐吓了一跳。自己并没有说出口，这位道士怎么知道我心中所想呢？细细一打量，这道士身高体壮，穿一身黄道袍，头戴太极巾，眼睛向前平视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“啊！这不是刘先生吗？”李商隐认出他了，高兴地大声惊道。

“正是贫道。我已下山一个多月，住在华阳观，身体很好。”

李商隐不想问这些，见他自问自答，心中颇感惊讶，难道他是未卜先知？华阳观？安康公主带着宋姐和小妹，也住在这里。她们可好吗？商隐刚要问，刘先生又道：

“你是想先知道李训之事，还是宋姐她们的安危？”

“刘先生。”李商隐不好意思了。两者中，他是想先知道宋姐她们的情况，但是说出口，却变了样，“宰相李训犯了什么大逆不道之罪？值得诛灭九族吗？”

“罪过吗？看谁说了。在文宗眼里，他做了件大好事；在宦竖眼里，他犯了十恶不赦之罪，岂能不诛灭九族！此事刚刚发生，一时难说清楚。贫道要先行一步。”

说着，刘先生鞠一躬，转身便走。

李商隐想叫住他，见他很快消失在人群中，况且有湘叔在身旁，又不好追上前去，只好叹口长气，没有心情再观看这些可怜的人了。

走出人群，绕过胜业坊，来到崇仁坊。这里的人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讲述着什么，与春明门那里的百姓大不一样，有的在高声大气的议论里，参杂着愤慨、怜惜和失望，带着浓郁的感情，颇有那么一些豪侠之气。有的人身着长袍，头戴软巾，谈话时，常常一摆三摇，引经据典，妙语连珠，更有的人干脆运用四六句式，既对仗又押韵，朗朗上口，滔滔不绝。

崇仁坊因为是北街，通过皇城的景风门，跟尚书省的科举选院相近，又与东市相连。

各地来长安应试待选的学子们，多数住宿在这里，所以崇仁坊旅舍、客舍、旅邸，或者僦舍一类的房屋最多。此外还有茶肆、酒馆、饭店、摊贩以及妓院。这里原本就是京城繁华之地，而今日更见其繁杂喧哗热闹。

突然，人们向平康坊街口挤去。李商隐和湘叔被人流裹挟着，被带到

一家华丽的屋檐下。

湘叔拉了李商隐一把，向他使了个眼色，向旁边一处茶肆挤去。

李商隐登上茶肆门前台阶，向那华丽屋檐望去，原来那是一家妓院，从窗口探出一个个花枝招展的脑袋，和浓妆艳抹的脸蛋儿。她们嘻嘻哈哈，不断跟人群打招呼，送着媚眼和谄媚的秋波。

难怪湘叔讨厌站在她们的屋檐下。

神策军从永宁坊把宰相王涯和他的族人押解过来，那情形更惨。

也是一条绳子，把全族人连在一起。最前面是由两个年轻人，抬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女人。她有九十多岁，不能走，也不能坐，躺在担架上，喃喃地说着什么，没有流泪，只时不时地抬抬手，指指天指指地指指自己的心。

这是王涯的老母亲。

有许多围观的老头老太太，都认得她，好像很稔熟，都沉不住气，呜呜地哭泣起来。

有几个老太太挤到街道中央，跪倒地上，拦住担架，另外几个白发老人扑到担架上，拉着王涯老母亲的手，哭叫着。

“勿得哭，勿得哭！吾儿为除宦竖而死，死得其所。老身为吾儿而死，死而无憾，死得光荣！勿得哭！勿得哭！”

老太太反而劝说众人，浑浊的眼里，没有一滴泪，闪动着自豪与欣慰。

神策军士卒气势汹汹地冲上前，连打带推地把这些白发老人弄到路边，押解的队伍，才又向前蠕动。

一个宦官走过来，指着那些老头老太太，尖着嘶哑的嗓子，叫骂道：

“老不死的！你们想跟李训、王涯一起去死呀？那就到郊庙，老爷我保证赏你们一刀！”

沉默。

一片沉默。只有被押解的孩子们在哭喊，撕裂着众人的心。

“天下无男儿，竟让宦竖逞凶称霸！”

不知谁在小声嘀咕，引来一片叹息。

忽然在人缝中，李商隐发现温庭筠站在一群妖冶的女人中间，又说又笑。高兴时，拍手抵掌，用肩膀撞着旁边的女人；旁边的女人笑弯腰，惹出众女人一阵笑骂、叫闹，好像眼前走过的不是即将被斩首的人，而是进皇宫准备被皇上召见的幸运儿。

这个温钟馗！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，还有心思跟女人调笑。李商隐一边在心里责备着，一边道：

“湘叔，你看，那不是温兄庭筠吗？我去把他叫来。”

没等湘叔回答可否，李商隐已经跑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温庭筠笑嘻嘻地跟在商隐身后，走了过来。

他还是那副丑陋模样，比以前更胖更加不修边幅，嘻笑着，把眼睛迷成一条缝。

“哈哈！是大管家湘叔，别来无恙？”

湘叔本来就讨厌他嬉皮笑脸，没正经，皱着眉头，没有理睬他的抱拳施礼，只问道：

“宰相们犯了什么罪？一个个被……”

没等湘叔说完，温庭筠便打断他的话，煞有介事地吓唬道：

“你们还在街上溜弯儿？快回府看看你家彭阳公在不在家吧！如果不在家，准被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抓进大牢，不死也活不成。”

“当真？庭筠兄，为什么要抓我恩师？”李商隐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湘叔不信他满嘴胡诌，瞪他一眼，没有再理睬他。

“唉！义山贤弟，真是，昨天宫廷发生政变，血流成河了。”

“住嘴！皇宫之事，可以乱说胡讲吗？小心脑袋！”

“湘叔，看你说的！是我编造乱说，杀头，我心甘情愿。

这是实情，真有其事，谁敢动一动老子项上之头？”

“越说越没边际！商隐，走，别听他……”

“义山弟，别走。我给你详详细细讲讲，看看是不是我编出来的。湘叔不愿意听，让他一个人走好啦。”

李商隐陷入茫然迷惑之中，极想知道个究竟，怎肯离开呢？他没有动，用期待渴求的目光，望着温庭筠。

这个温钟馗得意洋洋地扫了一眼湘叔，示威似地拍拍商隐的肩膀，深有感触地道：

“贤弟呀贤弟！看你瘦成皮包骨头啦！应试及第，升官发财，光宗耀祖，把你折腾得这等可怜，真是罪孽呀！及第升官有什么用？看看宫廷甘露之变被杀死的那些官僚吧！”

“有什么意思？真不如填几首词，让歌妓唱唱。饮酒听歌，有美女陪伴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湘叔不愿听这些忤逆之言，拉着商隐就要走。

温庭筠怎肯把商隐放走，还有大事没有询问哩。

“义山弟，锦瑟姑娘在彭阳公府还好吗？给我捎个口信，说我已经来京一个多月，请她出府一见。”

温庭筠语气中，流露着思念与悲伤。

“庭筠兄，我刚刚从东都家来京，已经近一年没在彭阳公府了。”

湘叔讨厌他来纠缠锦瑟，生气地道：“你死了这份心吧。锦瑟已被八郎纳妾。她是个守妇道的女人，做了八郎妾后，再也不舞蹈歌唱啦，也不走出府门一步。”

温庭筠和李商隐都吃了一惊。

温庭筠惊中带着深深的失望。

李商隐惊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痛苦。

李商隐不愿再提起这些失望与痛苦，缠着温庭筠，让他详细讲讲宫中甘露之变。

## 二

温庭筠听说锦瑟成了令狐綯的妾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没有再讲甘露之变的情绪。但被李商隐纠缠着，没有办法，只得讲了，开口道：

“昨天，文宗皇上在紫宸殿上早朝，文武百官按朝班站定，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按照宰相李训事先的安排布置，上前奏道：

“左金吾仗院内，有棵石榴树上，出现了甘露。这是天降吉祥，是陛下圣德所致。”

“他说完便山呼万岁，舞蹈再拜不止。

“宰相李训、舒元舆、王涯率领文武百官，也跟着舞蹈拜贺起来，并劝

皇上亲自去观赏，以承受上天的祝愿。

“皇上点头应允，率百官走出紫宸殿，乘肩舆来到含元殿，命宰相李训先去观看。

“李训看后，回来道：‘不像是甘露。’

“文宗皇上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、鱼志弘带领众宦官再去验看。

“这时，太原节度使王璠和邠宁节度使郭行余，按照李训的事先安排布置，把私下召募的士卒数百名，让他们手执兵刃，带到丹凤门外，等待行动命令。

“忽然，李训在大殿上传召他们开进来。

“邠宁军没有进来，只有太原军走进大殿。节度使王璠吓得两腿发软，哆嗦不止，不敢上前；另一位邠宁节度使郭行余更惨，只跪伏在殿下，不敢仰视。

“在左金吾仗院内，事先埋伏好的武士，只等宦官全部进门后，一声命令，就要动手。谁知韩约太紧张，脸色发白，汗流不止。

“大宦官仇士良经多见广，觉得奇怪，这样的冬天，大将军怎么会大汗淋漓呢？说来也巧，就在这时，起了一阵风，吹起了布幕，露出幕后埋伏的士卒。

“宦官们大吃一惊，惊叫不止！一片混乱。

“仇士良头脑清醒，抽出宝剑，冲到门口，奋力杀退正要关门的士卒，跑回含元殿，向皇上呈奏了左金吾仗院的阴谋。

“宰相李训情知不妙，连忙呼叫卫士们上殿，凡是能保圣驾的，每人赏钱百贯。

“宦官们已经抢先一步，七手八脚把文宗皇上扶上肩舆，也不管皇上愿意不愿意，立即向内宫抬去。

“皇上如果被宦官们劫走，一切安排布置都将告吹，自己性命也难保，李训明白眼前的形势。他顾不得斯文，也来不及再施计谋，连忙冲上前，攀住皇上的肩舆，大声劝道：

“陛下，不能回宫啊！请听臣一言！”

“仇士良在旁大呼道：“李训要造反！皇上必须赶快回宫！”文宗皇上被迫坐进肩舆里，几次想下来，都被宦官挡住，不准他乱动。皇上没有办法，大声驳斥道：

“宰相李训没有造反！你们把朕放下！快放下！”

“众宦官怎肯听皇上的话，但是李训死死攀住肩舆，无法把皇上抬走。

“在这紧要时刻，仇士良冲上前，伸手牢牢抓住李训，忽然脚下一滑，被绊倒地上。

李训松开肩舆，就势骑在仇士良身上，从靴子里将要拔出匕首刺杀仇士良，不料救援的宦官们赶来，仇士良才幸免一死。

“京兆尹罗立言率领京兆府巡逻士卒三百人，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随从二百人，一齐上殿攻击宦官。宦官被打死数十人。

“当宦官们把仇士良救起时，李训又重新攀住肩舆。因为他手持匕首，没人再敢上前拽他。当时形势紧迫逼人，抬肩舆的宦官十分焦急，大家一齐心，把皇上和李训都抬了起来，迅速向宣政门奔去。

“太监郗志荣提剑在手，从背后把李训刺下肩舆，击倒地上。宦官们高兴地呼喊着，终于把文宗皇上抬入内宫。

“两扇宫门迅速被关闭，宦官们兴奋得大呼小叫。

“李训眼睁睁地看着皇上被宦官们抢进内宫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勉强从地上爬起，浑身疼痛，但看看并无大伤，赶紧往外逃命。来到丹凤门外，看见一从吏被打死，倒在地上，他心中暗喜，很快换上从吏的绿色官服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六品小吏。

“出了皇宫，他担心在长安街上被熟人认出，于是向终南山逃去，投奔寺僧宗密处。

宗密过去跟李训友善，想把他剃度为僧，以便藏匿。偏偏宗密的徒弟反对。李训只得往凤翔奔逃，途经盩厔，被当地将士抓获。在押解赴京路上，李训惧怕宦官们的酷刑和污辱，哀求押解的士卒把自己杀了，携带首级进京请赏，更安全方便。于是他被斩，首级被送到京城。

“宰相中，除李训，只有舒元舆参与谋划，其他人都蒙在鼓里。

“文宗皇上被宦官抬进宫里，王涯、贾餗和舒元舆都回到中书省，正待一起吃早饭，尚未下筷，宦官带着神策军便冲了进来，见人就杀。

“王涯、舒元舆换了衣服，仓慌逃出，走到永昌坊，躲进一茶肆中，被左神策军所擒。在押解中，因为改革茶税，百姓异常怨恨他俩，有的诟骂，有的投掷瓦砾，有的用拳脚击打。狼狈极了。

“王涯嗜权，千方百计维持巩固自己的地位，跟李训等人交好。已经七十多岁，禁不住宦官的严刑拷打，胡乱供称自己跟李训等人结党反叛朝廷。

“贾餗换了衣服，逃出中书省，乘乱躲到一百姓家，后来化妆成病人，骑头小毛驴，回到家中被捉获。

“御史中丞李孝本换了件绿色小袍子，却还扎着金带，用顶帽子遮着脸，想投奔郑注。逃到咸阳，被神策军骑兵追获。

“太原节度使王璠逃回驻地，召集河东士卒，环绕自己的宅第布好兵力以自卫。中尉鱼志弘派偏将暗中攻打，自己来到他宅第大门口，高声呼道：

“王大人！宰相王涯、李训因反叛被捕，朝廷要起用大人出任宰相，希望大人即刻前往赴重任。”

“王璠听了非常高兴，把大门打开，请他们进来，稍等片刻，收拾一下，立即起程。

在前往京城途中，他才知道自己受骗上当，哭着道：‘都是李训这厮连累我啊！’

“到了京都，看见被抓获的宰相王涯，王璠怒道：

“你这老不死的，为什么要牵连我？为什么要把我供出？”

“王涯绷着脸，眼睛看着地，缓缓地一字一字地道：

“过去宰相宋申锡谋划诛杀宦官王守澄的时候，是你向王守澄告的密。今天，你还想逃脱一死吗？”

“唉！这些昔日的名臣重臣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都露出了真面目。

“仇士良等人知道皇上参预了谋划，心怀怨恨，常常口出不逊。文宗皇上惭愧、恐惧，不敢吱一声。宦官们更加肆无忌惮，横行杀掠。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士卒，亮出兵刃，出外讨贼，杀死左右金吾卫士卒近千人，各衙司吏卒六七百人，那些小商小贩的无辜百姓，也有许多被杀被抢。

“神策军劫杀抢掠，尚未结束，街市上的恶少痞子们，也乘机报私怨，抢掠杀戮，死伤无数，一时间血流成河，尘埃滚滚，遮天蔽日。

“这就是昨天朝廷和京都里的情形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？”湘叔不信任地问道。

“呵！你以为我也跑进皇宫，参加闹事了？咱有那本事，还没那资格。你站在街市上，不一会儿，什么事都能知道。有不少小太监，现在没人敢管了，出宫跑到大街上看热闹，别人一问，他们就兴高采烈地绘声绘色地讲述宫中之变。还有那些死里逃生的金吾卫士卒和各衙司的从吏，也能悄悄地讲一些闻所未闻的消息。确实开眼界。义山贤弟，你看，那边集聚的人越来越多，快过去看看，准有最新消息。”

温庭筠也不等义山跟上来，自己跑了过去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“湘叔，恩师不会有事吧？”

“彭阳公才不会那样傻哩。他和李宗闵是一党，李训排斥打击李宗闵时，多亏皇上没点头，彭阳公才得以逃脱。仇士良知道他和李训之间有矛盾，不会加害他的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杀人杀红了眼睛的宦官，才不管那一套哩。

### 三

彭阳公府第，座落在开化坊。因为营造时间过久，庭院不仅不宽敞，而且有些破旧。

令狐楚晋封为彭阳郡开国公后，曾想翻建新宅，但朝中政局不稳，没敢大兴土木。

府门前，人声寂寥，黑漆大门紧闭。两头石狮蹲伏两边，警惕地瞪视着天际。

李商隐的心骤然收紧。

往昔府门是敞开的，只在三更才关闭，进进出出的人也多，有家人有亲朋好友，也有为公而来访的官员。

天黑尚早，为什么要关闭大门呢？

湘叔也觉得奇怪。但是，他相信彭阳公不会出事的。他快步踏上台阶，敲门三下，里面有人回道：

“彭阳公不在家，请改日再来吧。”

听得彭阳公不在家，湘叔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好像有人迎头棒击，身子摇了摇，就要往地上倒去。李商隐从背后扶住，连叫数声，才渐渐清醒过来。

这时里面听出老管家和李商隐的声音，连忙开门。

家丁一边陪罪一边叨咕，道：“老爷确实不在家，从昨晚被皇上传诏进宫，到现在还未回来。八郎上午入朝想探听老爷消息，到现在也未归来。七郎九郎就让我们把大门关了。管家老爷，从街上来，没听说宰相李训等人被抓了，他们的家被抄了，大人孩子连家人全被抓走，听说都要被斩首。真可怕呀！”

大门打开的声音，惊动了府里的大人孩子。他们像惊弓之鸟，惴惴不安。

七郎和九郎从前轩出来，惊喜地和商隐见过礼，手携手地又回到前轩。

湘叔回到北堂，忙他自己的事情。

前轩是专供款待宾客，行加冠礼和婚礼的地方，房间不大，收拾得非常洁净。一进门有一块一人多高的屏风。转过屏风，屋内摆设一色的楠木几案和椅凳之类。墙上少不了名人赠酬的字画。其中还有一副白乐天赠彭阳公

亲笔题画诗。画是盛唐王右丞维的真迹。最为名贵。

“恩师大人上去朝啦？”李商隐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七郎依然诚恳、持重，安慰道：“贤弟，不用着急。八郎已经去朝中探听消息，快回来了。父亲不会有事。自从李宗闵大人贬放地方，家里很少待客。父亲平日早朝后，很快就回府。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只求平安晚年，不愿再多事。我想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不会不知道的。”

“父亲与宰相李训不和，朝野共知。甘露之变不会牵累父亲。”

九郎仍然心直口快，已经出任左武卫兵曹参军，举手投足完全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武将风度。他对父亲很有信心。

但是，李商隐仍然忧心忡忡。深夜被召入宫，至今未归，已经近一天一夜，谁能说得清会发生什么事呀？

七郎命家人打来水，让商隐洗脸，命家人泡上好毛尖绿茶，还询问他饿不饿。

“没心思吃喝，等恩师回来再说吧。”

九郎见他满脸愁苦，忽然笑道：“义山兄，听说在玉阳山，跟一个女道姑很是要好，是不是呀？”

李商隐一阵脸红，不说是也不说否，心想，世界上的事情真怪，“好事无人问，坏事传千里。”他们身在京城，却知道远在高山上的是是非非。他摇摇头，在恩师生死不明的时候，扯这些儿女情事，太不知趣了。忙转话题，问道：

“李训不是先宰相李逢吉的从子吗？是个夸夸其谈之人，怎么突然升任宰相了？皇上也真是不识人，不会用人。”

七郎任国子监博士，接近朝臣子弟，所以朝中事知之甚详。他略略沉思，似乎在考虑用什么字眼评价前宰相更恰当妥贴。一脸严肃地道：

“李训其人能言善辩，阴险诡诈，尤其善于察颜观色。他先结交郑注，又和他一起跟大宦官王守澄修好，得到他的推荐，才得以拜见皇上。他俩跟文宗皇上议论朝政，献计说，先除宦官，再收复被吐蕃占领的河湟地区，然后消灭河北割据势力。这些意见恰恰合乎文宗皇上之意，于是很快就任命李训为宰相，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。

“他俩又在朝廷大臣中，联络了舒元舆、王涯、贾餗等人，决定先利用王守澄和仇士良之间的矛盾，除灭王守澄宦官集团。

“这个计谋得文宗皇上同意后，先以谋害宪宗之罪处死宦官陈弘志，杀掉与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争权的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，推荐对王守澄一直心怀不满的宦官仇士良，为左神策军中尉，这就为王守澄树立起一个对立面。

“接着，对王守澄明升实降，文宗任命他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，先去中尉之职，夺去他的兵权，让他离开京城。在为他饯行时，文宗派一名使者赐他一杯毒酒，把他毒死。同时把参加杀害宪宗的宦官梁守谦、杨承和等人诛杀殆尽。”

李商隐扼腕愤愤地道：“这些阉竖专权恣横，竟敢杀害君王，死有余辜！”

九郎插嘴道：“为什么阉宦能专权恣横？不都怪皇上自己把家奴宠坏的吗？”

“九郎！不得乱讲胡说。有些事不是一时形成的，也不是一时就能解决，很复杂。

看起来杀掉那么多罪大恶极的揽权宦官，轻而易举很顺利，其实神策军军权还在宦官手中，只不过换了个人，更改个名字而已。在朝中以仇士良为首，又形成一个宦官集团，比起王守澄更强大更无法无天。

“李训和舒元舆、郑注本来已经商定好，准备在王守澄下葬时，由文宗下诏命，让全部宦官都去参加葬礼。事先让郑注挑选五百名士兵包围葬地，一声令下，即可杀尽全部宦官。

“这个计划本来很稳妥，但是，李训和他的一伙人认为，如此这般大功告成，郑注则独享诛杀宦官的功劳。不如在宫内先下手，杀掉宦官，然后把郑注也除掉，自己可独得功劳。于是，又重新制订一个冒险计划，提前五天举事。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。

“郑注死得最可怜。他按事先计划率五百骑士等候在扶风。后来知道京城已经举事，马上向京城开拔，走到武功，听说李训已经失败，才急急返回凤翔。

“郑注的下属劝他杀掉监军宦官张仲清及大将贾克中等人，他不听。张仲清与凤翔前少尹陆畅，采用部将李叔和的计谋，去郑注府上商量事情时，斩下他的首级。郑注的士卒全都溃散逃跑了。

“郑注的首级悬挂在京城光宪坊示众，三日后才埋掉。

“在未抓获郑注时，京都戒严，命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和邠坊节度使萧弘，整兵待命，以备非常。把郑注首级埋掉后，才解除戒备。

“诡诈小人混迹朝廷，参预朝政，必然要你争我夺，各不相让，使朝政黑暗，无辜百姓受害！”

李商隐很同意七郎的见解，深为朝廷焦虑。可是自己仍然“白丁”一个，哪有回天之力呢？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中。

## 四

黄昏戌时，令狐楚父子俩终于回来了。

令狐楚更加苍老，双鬓皆白，白发稀疏，脸上皱折更深，只有一对眼睛炯炯如故。

一天一宿没能休息，他已经疲惫不堪，和李商隐打个招呼，就进内室睡觉了。

八郎由于紧张，在朝中又看见积尸如山，鲜血横流的景象，精神十分委顿，但是见商隐归来，很高兴。在前轩摆了几个菜，兄弟三个陪着商隐痛饮起来。

自八郎及第后，又通过释褐试，走入仕途，虽然仅仅是弘文馆校书郎，李商隐总有一种陌生感。八郎为人尖刻，说话刻薄，常使李商隐脸红，下不了台。但是对这些，李商隐从来没有往心里去，不记恨，好像八郎随口说完，也就抛之脑后了，所以今日见面，依然亲如手足，不比七郎九郎逊色。

然而，陌生感并未消失。

“你们说说，王守澄这小子该有多损，连他们的同宗兄弟都陷害。”

“谁是他的同宗兄弟？”九郎问道：

“谁？诗人王建。他在渭南当县尉时，和王守澄很友善，常去他家喝酒。

“有一天，王建酒喝多了，话说走了嘴，在王守澄面前谈起东汉灵帝宠信宦官，兴起关、杀正直大臣之风，最后导致东汉灭亡。

“王守澄听后非常生气，想陷害王建，问道：‘你那些《宫词》，写了不

少宫闱秘闻，传诵天下。皇上的这些秘闻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’

“王建非常害怕，无法回答。

“王建脑子灵活，当知道王守澄要上奏皇上，陷害自己时，便抢先写了首《赠王枢密》诗，送给王守澄。诗是这样写的：

三朝行坐镇相随，今上春宫见小时。

脱下御衣先赐著，进来龙马每教骑。

长承密旨归家少，独奏边机出殿迟。

不是当家频向说，九重争得外人知。

“意思是说，你是三朝元老，整日跟随皇上身边。当今皇上在东宫还小的时候，您就见过。皇上脱下的御衣先赐给您穿，外面进贡的骏马随便您骑。经常奉皇上秘旨去办事，回家都很少，单独上奏边廷军机大事，出殿比别人晚。宫中秘事不是当家的您经常向我说，我这宫外人，哪里能知道呢？

“王守澄看了这首诗后，虽然非常生气，却不敢再向皇上奏本陷害王建了。这一回，他是有口难辩。

“王建写了一百首《宫词》，都是用七绝形式描写宫廷生活，有写皇上的，有写后妃的，有写宫女的，所以他害怕王守澄向皇上奏本。”

七郎九郎对这些事没有兴趣。

李商隐关心恩师的安危，趁八郎停住口，赶忙插嘴问道：

“子直兄，宦官们没难为恩师吧？恩师一直在皇上身边吗？”

八郎不屑一顾地回道：“这些阉竖在宫中横行霸道，不把皇上放在眼里，却没敢动父亲一个指头。

“昨日白天，左右神策军到处抓人杀人，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，直到半夜还没停止。

文宗下旨，召见左右仆射彭阳公和郑覃、兵部尚书王源中、吏部侍郎李虞仲进宫议事，把王涯的自供状，递给大家传阅。

“文宗皇上悲愤不能自制地道：‘是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呈上的。朕以为宰相王涯不会反叛朝廷。朕对他不薄，况且他七十多岁的老人，能这么莽撞、愚蠢吗？’

“众大臣看完王涯自供状，心里都明白，这是严酷拷打逼供出来的，不能算数。但是，仇士良就站在面前，瞪着每个人。大家只好沉默不语了。

“文宗转过头，对左右仆射问道：‘果真是王涯亲笔所写吗？’

“彭阳公回答道：‘是的。’

“文宗悲伤地道：‘王涯真的有反朝廷阴谋，罪当死啊！’

“文宗当即下诏，命左右仆射参与决策大事，并让父亲草拟制诏，宣告中外。

“第二天早朝，就是今天早朝，父亲当众宣读制诏。在叙述王涯等人参预谋反时，写得不够肯定。仇士良等宦官颇为不满，几次做出威胁手势。父亲佯装不知。”

“恩师真有骨气！”李商隐称赞道。

“父亲坚持正义，从不向恶势力低头。”九郎真诚地赞道。

“你们说什么呀？”八郎傲慢地教训道，“怎么能得罪仇士良这些人呢？你们还像个孩子，天真幼稚啊！”

李商隐不愿意跟八郎争辩，在八郎面前，常常是忍气吞声，所以八郎总认为商隐头脑呆滞愚笨。他对商隐的这种印象，已经变为成见，直到死，

也未能改变。

## 五

几天来，令狐楚一直闷闷不乐，胃疼难忍，常常滴水不能下咽。被皇上以左仆射判太常卿同平章事，不能不去上朝参决军国大事。

一天早朝，文宗坐在金殿上，向下一瞧，不觉一阵心酸。群臣班列中，空缺太多，像被萧瑟秋风横扫，稀疏不成序列。看一眼仇士良，见他若无其事，悠哉悠哉的样子，叹了口气。连大臣的封任都要听他的，自己这个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儿！

令狐楚看出皇上郁郁不乐，猜出又为甘露之变死去的大臣哀伤。大臣们的首级还挂在城门上，他们的妻子儿女家人，尚露尸街头，惨不忍睹。古人云：入土为安。已经过去十多天，还没能埋葬，死人不安，活人也不安啊！他从容地向前走了几步，叩拜皇上，道：

“往昔跟臣并列早朝，聆听陛下教诲的一些朝臣，已经被诛灭，首级悬挂城楼，尸体抛露街头，现今开始腐败，气味充斥坊里街巷，深可悼痛。请陛下看在昔日君臣份上，下诏安葬吧！”

仇士良瞪起眼睛，虎视令狐楚，怒道：“这些贼臣，死有余辜！不能匆匆埋掉。我还要提着他们的脑袋游街示众，让天下人都来观看，谁再敢阴谋迫害宦官，就是这个下场！”

文宗皇上默默无语，恻然低下头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开成元年（公元 836 年）二月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表，追问王涯等人被杀罪名，疏曰：

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，愿保富贵，何苦而反？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，而名之逆贼，含愤九泉。不然，天下义夫节士，畏祸伏身，谁肯与陛下共治耶？……

说得非常恳切有理。

原来刘从谏与李训是一派，与训约定共同诛杀郑注。不想李训败得如此惨重，于是，刘从谏在潞州拥重兵，向仇士良发难。

他先派部将陈季卿带着疏表，赴京进呈皇上，但陈季卿畏惧宦官势力，没敢入朝。

归来，刘从谏大怒，把他杀了，又派焦楚长入奏。皇上亲自召见，看了疏表，深为感动。

疏曰：

臣与训诛注，以注本宦竖所提挈，不使闻知。今四方传宰相欲除内官，而两军中尉闻，自救死，妄杀戮，谓为反逆。有如大臣挟无将之谋，自宜执付有司，安有纵俘劫，横尸阙下哉？陛下视不及，听未闻也。且宦人根党蔓延在内，臣欲面陈，恐横遭戮害，谨修封疆，缮甲兵，为陛下腹心。如奸臣难制，誓以死清君侧。

八郎从弘文馆匆匆归来，高兴地对李商隐道：“这回可好啦！你看，这是刘从谏的疏表，皇上御览之后，大臣传阅。那些宦官吓坏了。仇士良又沮丧又恐惧，马上提议进封刘从谏为检校司徒，想要封住他的嘴。”

李商隐看完疏章，笑道：“写得不错，如果真能清君侧就好啦。把疏章拿给恩师看看，恩师的病会好大半的。”

“说得对。我这就拿进去。”

八郎拿着疏章，喜形于色，走进内室。

不一会儿，八郎从内室出来，七郎九郎也都来到前轩。大家都很高兴，免不了要宴饮庆贺。

“父亲说，他也要来喝两盅，散散心。”

果然彭阳公由老管家搀扶着，来到前轩，坐在主位上，举杯道：

“今日大喜之日，孩子们，要喝得尽兴！”话题忽然一转，神色黯然，道，“过去有人说：伴君如伴虎。今天大唐王朝却是伴宦竖如伴虎狼！这群宵小不仅欺压百姓，竟骑到君王头上作威作福！我们做臣子的，却不能为君分忧，何以为臣啊！今天多亏潞州出来个刘从谏，才使君王吐口气，文武大臣得以扬眉。来，孩子们，干杯！”

酒，一饮而下，令狐楚病弱、苍老的脸上现出红晕。胃里微微作痛，他不敢再喝，吃块鸡肉，慢慢咀嚼着，心想，自己为官一世，风风雨雨都过来了，现在被阉竖逼迫得走头无路，同平章政事却不能做宰相的工作，要看仇士良的脸色行事。真是行尸走肉！

不能为君排解忧患，不如把宰相之位让给别人！

他越思越想越恨。

“父亲，街头露尸，悬挂在城门上的首级，已经清理，埋葬了。”

七郎见父亲脸色不对劲儿，马上说起被斩大臣及家属的尸体、首级已经安葬，想说点快慰的事。不料提起此事，父亲气得脸涨得紫红，假如不是在孩子们面前，他早就要破口大骂了。

八郎从怀里掏出两张纸片，从容地道：“今天在弘文馆，还传阅一些诗人写的关于这次宫中之变的诗，有白公乐天的，还有杜牧的。”

“白乐天不是在东都洛阳吗？”令狐楚问道。

“去年九月，让他去同州做刺史，他不去。后来改为太子少傅，分司东都，进封冯翊县侯，白公不愿为官，只想隐居。他住在洛阳，甘露之变当天，他正在香山寺游玩。

我把他的诗吟咏一下：

祸福茫茫不可期，大都早退似先知。

当君白首同归日，是我青山独往时。

顾索素琴应不暇，忆牵黄犬定难追。

麒麟作脯龙为醢，何似泥中曳尾龟。

这首诗用了三个典故。‘当君’句用石崇和潘岳两人同上刑场，指王涯与李训等人‘白首同归’。‘顾索’句，用嵇康被害，临刑前尚能要古琴弹一曲《广陵散》，而李训王涯等人却死得那么仓促。‘忆牵’句，用秦宰相李斯临刑时对儿子说：‘想和你牵条黄狗追捉兔子，再也不可能了！’表达死到临头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“白公用典虽说妥贴，不过是为了表达首句的意思而已：人生祸福茫茫，不可预料。

早些急流勇退，就像先知先觉，可以避开祸患。试想，朝中百官全都避开宦竖，躲开祸患，那么，朝廷将会怎样？这些宦竖岂不更要横霸嚣张吗？对白公这种态度，商隐断难苟同！商隐赞赏刘从谏。他的三次疏章，使宦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，这就是正义的力量！”

“义山兄说得好！白公事不关己，明哲保身，是要不得的。

我也支持刘从谏。”

九郎表示支持李商隐。

七郎也向他点点头，表示赞同。

“好啦！我们不投票推举谁好谁坏。再看看牧之的诗吧。

我再吟一首好不好？”

“不必吟了。八弟，你觉得牧之兄把李训郑注统称‘二凶’，在《李甘诗》和《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》专门攻击李训郑注两人，似有偏颇，不够公允。”

“七哥说得对。李训郑注想为君铲平阍竖，清君侧，是对的。可惜他俩情锐而气狭，志大而谋浅，未能成就大事，反为阍竖所害。两者相比较，商隐以为首恶者当为阍竖而不是李训郑注。然牧之兄素号刚直有奇节，又自负有经天纬地之才略，为何要颠倒黑白？屡次作诗抵斥李训郑注，而为阍竖张目，岂不为天下笑？”

“义山弟，你有所不知。牧之兄一贯嫉恶如仇。他与李甘、李中敏最为交好，文章之趣向也大率相类。当年他们同为谏官，都怀有嫉恶之心，故而相继上言劾奏李训郑注，极论郑注不可为相。因此得罪李训和郑注，李甘被贬封州，李中敏被贬颖阳。牧之作诗抵斥李训郑注，理所当然。”

七郎把这段故实概括说明后，李商隐仍然对杜牧有所不满。极言抵斥李训郑注，岂不令人产生牧之有附会仇士良之私情？阍竖之恶胜于李、郑；李、郑铲除阍竖，尽管有私心有野心，但是，无论怎么说，首先是想为朝廷除一大害，尽管失败被杀，其功不可没。不应该以成败来论英雄。

令狐楚坐在一旁，边饮酒边听着他们的争论，细细品味，白公之诗是隐者之诗，超然物外，冷眼看甘露之变，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，没有卷进祸患旋涡中。

白公六十有五，而自己却七十有一。自己为什么还不归隐山林？为什么还要与阍竖为伍？为什么有生之年有益于人之事甚少？有益于家国君王之事甚少？……他独坐自责，潸然泪下。

“父亲，您这是怎么啦？”

九郎惊问，七郎八郎和商隐都扭过头来。令狐楚挥挥手，道：

“宦竖遮天蔽日，满朝文武不断遭受折辱，皇上躲在深宫中，以酒求醉，赋诗消愁。

有一天，皇上偷偷吟了一首诗。诗曰：

攀路生秋草，上林花满枝。

凭高何限意，无复侍臣知。

皇上现在想什么？我们作臣子的谁不知道？可是，谁又能替他办得到呢？杜牧抵斥李训郑注差矣。李、郑知道皇上之‘意’，并施之以行动，为君王铲除阍竖，不该受谴责。有人视李、郑为奇士，这话不错！你们想想，吾辈庸庸碌碌，徒食皇粮而不为君王分忧，空谈是是非非，与李、郑二人相较，远矣！”

李商隐非常吃惊，恩师竟然完全反对杜牧兄诗中所言，而称赞李、郑二人，他迷惑不解其意。

七郎和八郎也面现疑惑，不同意父亲的意见。

李商隐默默沉思，心里琢磨恩师的意思。恩师是因皇上受制于阍竖，而自己无能为力，才对李训郑注生出同情和赞扬，他俩不是“巨凶”，阍竖才是“巨凶”。恩师这种意见也有对的一面。

甘露之变，皇上是知道的，皇上所希望的就是除掉阍竖，这是皇上的

一大心事。但是，李训贪天功轻举妄动，没能成功，反而被害。

把李训和郑注说成反叛朝廷，不是事实，这是阉竖迫害、屠杀李训郑注等大臣的借口。而杜牧恰恰附会阉竖的借口，把李训郑注说成叛逆，这是仇士良最喜欢听的。

恩师的观点是对的，他站得高看得远，看到了事情的本质所在，这是自己所不如的。

李商隐想着想着，对恩师油然而生出无限敬意，是前所未有的，是今生今世不能忘却的。

## 第十章 情痴崇让坊

—

几天来，李商隐一直在思索甘露之变的是是非非，想着恩师含泪而讲的话。

一个老忠臣，为李氏王朝效忠一辈子，临到晚年，看到朝政日非，阉竖揽权霸政，那比挖他的心还要痛苦百倍！

李商隐想起那么多朝臣被杀，那么多无辜百姓被杀被抢，受到迫害，心里就有一股火窜跳出来，难以抑制，使他坐卧不宁，如同中了邪，染了病，于是提笔写了《有感二首》诗。

他拿起第一首诗，高声咏唱一遍，为李训等人之死，抒发深深哀惋之情。原本要诛灭宦竖，结果却为宦竖所害！“鬼篆分朝部，军烽照上都”，大批朝臣都上了登记死人的名册，残酷被杀，京都充满恐怖。

第二首诗，李商隐对阉宦给以强烈谴责。“御仗收前殿，凶徒剧背城”，仇士良等人把皇上劫回后宫，然后凶相毕露，拼命反扑，屠戮大臣和百姓，其状惨不忍睹。“古有清君侧，今非乏老成。素心虽未易，此举太无名。”诗痛切地指出，皇上起用李训而不用“老成”持重的大臣，是实现不了“清君侧”的重任，这是用人不当。指出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。

两首诗吟咏完，李商隐觉得身心一阵轻松，来到前轩，见八郎和七郎正在阅读奏折，问道：

“朝中又出新鲜事了？”

“不是新鲜事，而是出了大事。”八郎解释道，“今天早朝，刘从谏又呈上一道奏折，暴扬仇士良等人的罪恶，坚决不接受检校司徒的进封。你来看看他的奏折”

商隐展开一看，心胸顿然畅朗，不由得大声诵道：

……

臣所陈系国之大体，可听，则宜洗宥涯等罪；不可听，则赏不宜妄出。安有死冤不申，而生者荷禄？

……

臣修饰封疆，训练士卒，内为陛下心腹，外为陛下藩垣。如奸臣难制，誓以死清君侧。

七郎插嘴道：“刘从谏固辞封赏，真是难得。‘安有死冤不申，而生者荷禄？’说得好！死者沉冤没有昭雪，活着的人就去争抢封赏升官，这种人连卑鄙小人都不如！”

李商隐又反复看了刘从谏的疏章，沉吟道：“刘从谏的几次奏章，虽然有些重复，但写得有力量，‘清君侧’的决心非常大，足使阍竖闻风丧胆。”

“一点不假，仇士良一听这奏章，脸色煞白，一声不吱，两眼垂下，看着地。”

李商隐看看七郎和八郎，迟疑半晌，道：“我刚才吟了两首诗《有感二首》，现在看了刘从谏的疏章，又即兴想好一首。

我念出来，请两位兄长赐教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怎么不好，快吟吧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八郎觉得李商隐好卖弄小聪明，人家正在议论刘从谏的疏章，他却来吟诗，哗众取宠！不耐烦地接着七郎的话，问道：

“是排律吗？如果太长，就算了，以后再听。”

“不是排律。是首七言律诗，只有八句，我快点吟，你们听着啊。”

李商隐有些急不可待。写诗，到了非泻而不快的时候，就像十月怀胎，到时候不把孩子生下来，那种滋味是难以描述的。他开口道：

玉帐牙旂得上游，安危须共主君忧。

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。

岂有蛟龙愁失水？更无鹰隼与高秋。

昼号夜哭兼幽显，早晚星关雪涕收。

“这首即兴诗，我看比《有感二首》好！一气呵成，愤慨之情溢于言表。首联是说刘从谏占据着有利的形势。昭义节度使辖潞、泽、邢、洺、磁五州，兵强马壮，为一方雄藩，况且又邻近京城长安，军事上占有极便利的形势。这表明刘从谏的实力雄厚，条件优越，完全有平定阍宦之乱的条件。对不对？义山贤弟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笑着。七郎确实是自己的知心知己。自己想表达的意思，他讲得多么清楚。但是，为什么不继续讲第二句呢？作为一方雄藩，理应与君主共忧患，尤其在危难时刻，应该分担君王的忧虑。用这个“须”字，正是要强调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七郎低沉地吟咏着第二句：“安危须共主君忧。”他表情严肃，声音哀伤。“满朝文武百官，谁人能做到呢？刘从谏虽然上了章疏，能够付之行动吗？”

李商隐渐渐明白了七郎的意思。

八郎不愿意探讨商隐的诗，但是不谈意见，又怕七郎和商隐看不起自己，于是应付道：

“颌联用了两个典故。一个是东汉大将窦融，主动上表请求出兵伐西北军阀隗嚣；一个是东晋大将陶侃，率众讨伐苏峻叛乱。一联竟用两个相同的典故，似有堆垛重复之嫌，用得欠妥贴。义山作诗好堆砌典故，好用生冷典故，别人很难读通读懂，不像白公乐天之作。他那些新乐府诗，明白如话，连老太太都能读懂，都愿意给白公提意见。白公也愿意听那些老人家的意见。”

“八弟，你这话就欠公允啦。白公的诗是好是坏，咱们不能妄加评论，他是前辈大诗人，我们只有学习的义务，无批评的权利。就商隐诗的第二联，

两句用了两个典故，我说用得好。前一句是用窦融来指刘从谏。‘表已来关右’，‘关右’是指函谷关以西地区，是窦融的驻地。这是说刘从谏声讨宦竖的表章已经从昭义镇发来了。后一句，是表达义山弟的期望。因为刘从谏尚未出兵伐宦竖，所以希望他能向陶侃学习，率兵直抵京师，斩杀宦竖！这一联里的‘已’和‘宜’两个虚词，是衔连呼应的。意思是说，刘从谏已经上表，声言要‘清君侧’，但还没有行动，那就应该尽快地付诸行动。这个‘宜’字里，充满了义山弟的希望、鼓励和敦促，也隐含着一定的批评和责备。义山弟用词下字极有分寸，极为恰当。我说第二联写得好。”

八郎脸色变得难看，生气了。

商隐深怕兄弟俩因自己而吵嘴，歉疚地道：“七哥，八哥说得也对。我写诗喜欢用典故，有时是故意多用典故，故意多用生僻典故。每当这时，我心里很乱，对一件事拿不定主意，深怕因此而得罪，招来祸患，是故意不让别人看明白，故意让别人去猜，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。我心想，总会有知己知音能够理解我的真意，明白我的真意。

这样做，有时我自己也觉得不好，但是……”

“看看吧，义山就是这么个人。他是个难以读懂的人！不像白公乐天，读其诗便知其人，一读就懂，那有多好。”八郎听了商隐的自责，马上高兴了，继续解诗道，“颈联，是用比兴手法。对不对？用蛟龙失水比喻皇上受宦官挟持，失去权力；用鹰隼比喻忠于朝廷的那些猛将，一定能奋起搏击宦官，打击这些恶势力。尾联，‘幽’指阴间，‘显’指阳世，这两句是说，眼下京城仍然昼夜人哭鬼号，什么时候才能收复被阉宦盘踞的宫阙，抹去眼泪欢庆呢？”

七郎听罢，笑道：“八弟，不是为兄说你。你干什么事总是浅尝辄止。尾联说得尚可，颈联接错了，你忘记两个关键的虚词，把意思解错了。‘岂有’和‘更无’是一开一合，开合相应。上句用‘岂有’，说明‘蛟龙愁失水’的现象根本不会存在；皇上受制于宦官，失去自由和权力，根本不可能，然而却成了事实！‘岂有’二字充分表达了强烈的义愤，和对这种现象的不能容忍。下句是说，在‘蛟龙愁失水’情况下，理应出现‘鹰隼与高秋’的局面，然而竟没有出现！‘更无’二字，则表达了深切的忧愤和强烈的失望。八弟，你对下句的解释，正好和诗的原意相反。”

“七哥，如果按你这么一解释，商隐这不是把你、我都包括进去了。就是说皇上受阉宦控制，失去自由和权力，而文武百官中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，像鹰隼搏击长空那样，打击阉宦，和阉竖斗争。”

“是这样。难道你勇敢地站出来，跟阉竖斗争过？当然包括你与我。不过，义山弟的用意不是批评像你我这样的人。他的目的是用反激的语气，来激励像刘从谏这样一类大臣站出来，采取行动。这首诗的力量就在这里，它能激发人们的斗志。是一首好诗。”

八郎仍然不服气，威胁地对李商隐道：“商隐，你胆子真肥了！你这样猛烈抨击宦官，就不怕仇士良派人杀了你？你一个无官无禄的白衣庶民，他杀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，不费吹灰之力！你明白吗？”

李商隐当然明白，去年十月发生甘露之变时，他就曾想写首诗，但是，没有写。这不光是惧怕迫害，畏惧死亡，更主要的是，在这纷乱的事态中，有许多问题没能弄明白，搞清楚，他下不得笔。几天来，听令狐家几位公子的议论，尤其恩师讲的那席话，使他顿开茅塞，明白了许多道理。

“八郎，不要吓唬义山弟。这三首诗，我们不传出去，谁也不知道，也别让九郎和父亲知道。不会出事的。”

七郎出于好心想把诗藏匿起来。

李商隐看看八郎，有些不踏实。既然自己写了诗，就应当承受诗的压力，惧怕是没有用的。他在自我鼓励自我安慰，但是，心里还是忐忑不宁，眼前浮现出那么多悬吊的人头，滴着鲜血。不一会儿，又有无头的尸体相互枕藉，倒在街头血泊中……

## 二

刘从谏三月的疏章确实使仇士良恐惧一阵子，到了四月，并未看见刘从谏有兴兵讨伐的意思，仇士良的腰板又硬朗起来。看着文宗皇上整天闷闷不乐，渐渐消瘦，便从民间选了五个美女，一刻不离身边地陪伴皇上饮酒玩乐。而对于文武百官，仇士良则进行层层清洗，首当其冲的是令狐楚。

四月末，诏命终于下达，贬令狐楚为兴元尹，充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诏命一下，立刻起程。

令狐楚本来身体不适，胃病正在发作，多日来一直未上早朝。现在要带病起程，家里人都慌作一团。

他本人心里有数，被贬放是早晚的事，所以很坦然。去年，李训郑注在贬李宗闵时，他已做好了准备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现今李、郑两人已死，自己却被阉宦贬出京城，使他异常难堪。

过去，他跟宦官的关系，始终保持不即不离，不卑不亢的状态，所以王守澄等大阉竖都认为他不可收买，但也不致于坏事，关系不尖锐，尚能和平共处。现在，自己年过七十，不久于人世，却还要离家奔波，心里很难受。

临别时，他问商隐有什么打算？言外之意希望他随自己到兴元。

商隐回答道：“恩师，学生愿意终生侍奉恩师。只是现在……我的几首诗已经在京城流传开，仇士良不会视而不见。我去兴元，恐怕对恩师不利。恩师！我知道恩师不怕，不在乎这些。但是，假如学生回避一段时间，等事态平静平静，学生一定去兴元侍奉恩师。请恩师理解才好。”

八郎在旁，神色很不自然，马上插嘴道：“义山弟说得有理。几首短诗，大家传几天就会忘掉的，时间不会很长。仇士良一个大字都不识，他才不在乎几首短诗。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

令狐楚不喜欢八郎，为人尖刻，好耍小聪明，知道他对商隐不好，骂他几次，也未见强，就把事情放下了。唉！自己亲生的儿子，还不如自己的弟子门生，令他烦恼。

他向李商隐点点头，嘱咐几句，便分手了。

恩师离开京城，令狐家只剩下三个儿子。七郎不愿意多事，国子监的事，够自己忙的了，所以他把家长的权位让给了八郎。

八郎掌持家政，与父亲大不一样，每天晚上都有酒宴，每宴必有歌妓歌舞侑酒。有时高兴，还要把自己的美妾如锦瑟等人，叫出唱一小曲，夸示给众酒客。

七郎和九郎很少加入，李商隐也不愿意参加。但是八郎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令狐家儒雅、重才学，每宴必叫商隐，每宴必命他吟诗，以助酒兴。

那日，在后园花下摆开宴席，八郎多喝了几杯，点名让商隐吟诗侑酒。

商隐看看席间，不是八郎的同年，就是弘文馆的同仁，全是中进士不

久，新得官的学子，只有自己还是个白衣庶士，心里很悲伤，于是举杯痛饮后，吟道：

柳带谁能结，花房未肯开。

空余双蝶舞，竟绝一人来。

半展龙须席，轻斟玛瑙杯。

年年春不定，虚信岁前梅。

吟毕，一阵喝采声后，八郎醉眼朦胧地解诗道：

“义山贤弟，即兴诗写得又快又好。这首诗，我给它起个题目，就叫《小园独酌》。”

因为诗中有‘竟绝一人来’，所以叫它“独酌”。第一句写园中垂柳飘飘，第二句写花儿含苞待放。这是园中景。中间四句，写在龙须席子上摆放酒宴，看着双蝶翻飞起舞，轻轻斟满琼浆玉液，独自一人慢慢饮来，乐趣无穷！最后两句，是说去年腊月梅花开放后，春天却迟迟不来。今年的春天没等腊梅开放，就来了，确实是‘春不定’。说‘年年春不定’是不对的。诸位觉得怎么样？”

李商隐听八郎这么一解释，心中顿时凉了半截。他一点也没理解自己在诗中所表达的意思，只从字面上解诗，比隔靴搔痒还要可悲。

有一位校书郎没有随声附和，端坐举杯对商隐道：

“义山弟之苦恼，兄弟理解。兄弟是过来人，明白未中进士时的心情。”他转头对八郎道，“义山弟追随令尊大人多年，才华超凡，章奏诗赋写得很有名气，子直兄应当鼎力推荐才是。《小园独酌》一诗，就是屡试不第，希望有人荐引。春天放榜，但是年年不能中第，当然是‘年年春不定’了。”

“义山贤弟，诗中真有这个意思吗？”八郎惊问道。

李商隐苦笑了，无可奈何地点点头。

“不用愁，包在八兄身上。你的事就是你八兄的事，没问题。明年准叫春天定时到来！哈哈哈！”

“子直兄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，乱放炮啊！大家都听见啦？明年如果商隐不中第，我们不会饶你的！”

虽然是笑谈，但它却成了讪语。八郎确实尽了力量推荐商隐。

五月，京城又陷入恐怖之中。仇士良用各种办法迫害异己。李商隐在京城呆不下去了。在离京前，他想见宋姐一面。

永崇坊华阳观距开化坊令狐府不远，商隐去找宋姐，已经好几次，但始终未能见到。

离京回东都前的最后一天，他又一次来到华阳观，竟巧遇刘先生。

在玉阳山清都观时，曾得到刘先生诸多照顾，李商隐一直很感激他，把自己来意说明后，刘先生缓缓地劝道：

“义山居士，请不要干扰道门静地。宋真人修道多年，与公主又相交多年，她不会弃道还俗的。你就死了这份心思吧。去年在玉阳山上发生的事情，公主没有追究就万幸了，请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”

沉默。

李商隐忽然想起永道士，问道：“张永贤弟还在玉阳山吗？”

“是的。原本想让他下山，他坚决不走。你下山后，他不再赌博，规矩多了。”

李商隐灰心丧气，回到令狐府，见湘叔已经把东西收拾好，他真想扑

到湘叔怀里痛哭一场。但是，哭又有什么用呢？

不可求的，非要得到，那是痴心妄想！

入夜，一轮圆月挂在东天，关照着京都千家万户。初夏的熏风，习习吹来，树影斑驳。

李商隐独坐小园树下，想着宋姐和小妹、“小青鸟”，她们也一定坐在树下赏月。

恋爱与修道学仙是矛盾的，不可能统一，不可能有好结果。她被束缚在宫观中，不得自由……

李商隐痛苦地低声吟道：

偷桃窃药事难兼，十二城中锁彩蟾。

应共三英同夜赏，玉楼仍是水精帘。

他长叹一声，“偷桃”与“帘药”两事不能兼得；城锁帘隔，两情也不会相通！

罢了！罢了！

### 三

李商隐回到洛阳家的第二天，堂兄让山就找上门来。一见面便一声接一声地埋怨，怎么一走好几个月，也不捎个信来！

商隐去年秋末冬初赴京，至今归家，说好几个月，是真的，但说没捎信回来，这不是事实，不过捎的信都是给老母亲，没有给他写信，倒也是真的。

“你这一走，柳枝姑娘天天来我家，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。

让我怎么回答？可把我难坏啦！”

“柳姑娘可好？”

“你呀！现在才想起关心她呀？已经晚了！她被山东的一个镇帅（即节度使）娶去了，做小妾。走时，让我把《燕台诗》还给你。她说，她跟你没有缘份，虽然心中属意，但最终不会结为佳配，希望你不要为此牵情惹恨。”

李商隐接过《燕台诗》，看见那薄纸片已经发黄揉皱。一个好姑娘，又失之交臂。

但是，自己跟这个小歌妓，终究不是同类之人，早分手比晚分手好，于是对堂兄道：

“她什么时候能回娘家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写几首诗，请堂兄想办法送到她手，了去这段情谊。”

李商隐写了《柳枝五首》，赠她。

在写第一首诗时，他还很清醒、冷静，也很理智，写道，你我是“同时不同类，那复更相思。”第二首诗，他劝柳枝不要郁郁不乐，你我没有缘份，只好分手。在第三首诗中，商隐开始称赞柳枝“嘉瓜引蔓长，碧玉冰寒浆。”她慧心丽质，自己“不忍”心对她轻薄。到了第四首诗，他的感情开始变了，竟生起无名之火，愤怒地斥责那个镇帅荒淫骄纵，转眼间就把她弃置空房，使她红颜衰老。第五首，悲伤地写道：“画屏绣步障，物物自成双。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见鸳鸯。”满世界都是成双成对，只有自己和柳枝姑娘孑然无偶！

李商隐在仕途上一筹莫展，屡试屡落第；在婚恋上，先有锦瑟、宋姐，

后有柳枝，一个个都离他而去，使他一次次陷入难以解脱的痛苦中。五首赠诗，就像绝别词，他双手捧着，递给堂兄让山，泪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。

“唉！我说义山兄弟，当初你与柳枝认识的时候，你很冷淡；现在人家走了，你却来感情了！当初你干什么啦？唉呀！别哭好不好。咱们跟柳枝没有缘份，那就算了！别去想她啦！”

看哥哥再给你找一个，好不好？”

让山安慰他。

商隐当听到“那就算了！”四个字时，心里一阵冰冷。正像白公乐天在《琵琶行》里所说：“商人重利轻别离。”一点也不假呀！

忽然让山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你看我这臭记性，眼前就有一位小姐，是千金小姐，和咱李家门当户对呀！你忘没忘？去年去柳枝家，在崇让坊那个池塘边遇见的那个小姐，忘没忘？”

李商隐读书过目不忘，看见漂亮小姐也有“不忘”的本事。堂兄一提崇让坊，他就想起那个身着华丽服饰的高个姑娘。她是王茂元的七小姐。王茂元是广州节度使，现为泾源节度使。在甘露之变中，他曾带兵在京城戒备，以防郑注率兵攻打京城。

“你走后，七小姐跟小翠曾到我家三次，来看你嫂子，七小姐对你的印象不错。唉！”

在池塘边，她往这边看你，看得很清楚。她说还读过你不少诗。你有一首什么诗来着？对了，是《安平公诗》。安平公崔戎仙逝后，你写的，对不对？她都知道，还能背诵下来。当时她张口就背，什么‘丈人博陵王名家，怜我总角称才华。华州留语晓至暮，高声喝吏放两衙。明朝骑马出城外，送我习业南山阿。’她问‘南山阿’是不是华山？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就说是，不就完了嘛。”

让山兄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她说她最喜欢最后几句：‘古人常叹知己少，况我沦贱艰虞多。如公之德世一二，岂得无泪如黄河。沥胆祝愿天有眼，君子之泽方滂沱。’她说这几句诗，写得最有感情，句句情真意切，每次吟诵，总要流一阵眼泪。多么多情的姑娘哟！一点没说谎，她吟诵这几句诗时，确实淌了眼泪，连我都被七小姐感动了。她说，如果义山兄回洛阳，希望当面聆教。你看看，这姑娘大大方方，要见你一面。她人好有学问，长得漂亮，又对你十分敬佩，这样的好姑娘，你上哪去找啊！”

李商隐叫他给说动了心。不过又觉得自己刚刚跟宋姐和柳枝姑娘断了来往，马上又去找七小姐，在感情上总有一种内疚之感，于是推拖道：

“堂兄，我刚到家，还未跟母亲好好说阵话，哪能就谈这种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和婶子说话的时间，不有的是嘛。我跟婶子先说说七小姐的事，看看她老人家是什么主意，是要马上见面，还是以后再说。别拦着我，我去说——。”

堂兄拿出商人做生意的架势，赚钱的“买卖”，他是不会放过的。堂兄诚心诚意想帮自己，就随他去吧。

让山进内室见母亲去了。

李商隐觉得王家小姐不顾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不顾族规家规家法，要跟自己会面，何其大胆！是个有胆有识的不同流俗的女子。商隐肃然起敬了。

不一会儿，让山扶着母亲，从内室走出，指着儿子教训道：

“商隐儿呀！堂兄说的王家七小姐……堂兄是热心肠。这姑娘……好像不太守妇道吧？‘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’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金玉良言。怎好这等放肆？”

“老婶子，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怎么见着儿子竟说出这等话来！这王家……”

“让山！你商隐弟弟尚未及第做官，不可言婚。不先立业，就想成家？不成！做官之后，娶妻生子不迟。此事以后免提。”

“唉！老婶子，刚才答应得好好的，这么会儿功夫就变卦了？”

“拿酒来！商隐陪你堂兄好好喝几杯，老身不陪了。”

让山知道老婶娘十分严厉，说一不二，那就算了！

李商隐也惧怕母亲，过去一贯言听计从，从不违抗，不过今日觉得委屈。人家姑娘喜欢自己，主动点有什么不好？妇道！妇道！娶妻嫁女，只讲论财产就好啦？嫁女待价而沽就好啦？结婚前，连见一面说句话都不准，就是守妇道？他心里不服，喝了几杯酒，胆子大起来，对堂兄道：

“我写首诗，求你送给她，好不好？”

“行！别说一首，十首百首，哥哥保证送到。”

李商隐借着酒兴，不再顾忌母命，提笔写了一首五言绝句。

常闻宓妃袜，渡水欲生尘。

好借嫦娥著，清秋踏月轮。

“宓妃是哪个皇上的小老婆呀？”

“什么呀！是妃就是妾吗？宓妃是位女神，是传说中的女神。我是说七小姐像凌波仙子，步履轻盈，摇曳多姿。她懂。”

“我知道她懂。她识文断字有学问，能不懂吗？”

“那天在她家池塘旁边，看见她的身影，婉转曼倩的姿态，真像‘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’的女神宓妃，美妙极了。”

“嘿嘿嘿！我跟你嫂子说，你一定会喜欢王家七小姐的，一点不假。”让山很高兴很得意，又连喝三杯，抓起诗，道：“怎么能没个题目？填上题目……我给你想个好题目，叫作《奉赠女神王家七小姐》，或者叫……”

“得啦！你会有好题目？别费事，就叫它《无题》。因为写上题目，就等于把诗的内容告诉她了，多没意思。所以还是不写的好。连《无题》也不要。你不同意？好好好，我就随便想一个吧，就叫《袜》吧。让她一看就惊讶不止，就瞪起大眼睛，随便猜去，怎么猜都行。”

“真是个怪人！你以为她猜不出你的心思呀？我叫她也写首诗，让你猜猜看。”

李商隐笑了。

这种写诗不写题目的心态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怎样形成的习惯。让山堂兄以商人的心理揣度义山兄弟，不过是耍弄耍弄小把戏，多多招揽顾客而已，所以他也会心地笑了。

## 四

由于母亲的干预，李商隐不敢跟王家七小姐会面，但是诗赋往来却越来越频繁。让山来商隐家也越来越多。

忽然一天，让山匆匆来到商隐家，报告一个坏消息：七小姐不告而别，

去了京都长安！已经走了十多天。

这对痴情的李商隐来说，简直是声霹雳！他昏昏然不知让山堂兄又说了些什么，好像讲了七小姐到京，是住在她姐夫李十将军家。

堂兄走后，李商隐便病卧床上了。

在京城，李十将军曾参加过二郎的酒宴，李商隐认识。他是千牛卫将军，从三品武将，住在昭国坊。当时他却不知道李十将军是王茂元家的女婿。

七小姐为什么会突然离家赴京呢？难道自己写给她的情诗，被她母亲发现？她是被逼不得已才离家的？因为自己才离家的！一想到因为自己的牵累，她离家背井，寄人篱下，心就一阵疼痛，头一阵昏迷。

李商隐病弱的身体是经不起折腾、打击的。过去因为屡试不第，每试之后都要闹一场大病，而今又因情恋、相思而病，身体更加虚弱了。

东都夏日比京都夏日凉爽多了。崇让坊王家后园池塘，开了一池芙蓉花，娇美艳丽，成为东都一大景观，招来许多游人观赏。

让山想让堂弟散散心，赶着自家的小毛驴，把商隐接到池塘边来欣赏芙蓉花。他触景生情，多么希望七小姐能从玉楼探出头来，或许能从粉艳艳的花丛走出来，或者亭亭玉立在岸边翠绿修竹中，向自己招手。

芙蓉池塘上，忽然轻雷隐隐传来，飒飒东风带着凄迷细雨，催赶着游人纷纷走开。

李商隐怀着无奈，骑着小毛驴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王家七小姐的姣好身影，仍然浮现在眼前，似嗔似怨似悲似喜。

忽然，他想起七小姐在离家前，曾隐隐约约在写来的信中发过誓，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，一旦出远门，也会很快回来的。

这不是在暗示自己吗？

可是，两个多月过去，仍然不见她的踪影。他总是梦想在芙蓉塘畔能突然看见她。

怀抱的希望太大，失望的痛苦越重。

记得有一次，已是三更的夜里，堂兄匆匆跑来，说七小姐在等他的诗，已经五天了，问他为什么还没给她写出和诗？

唉！都怪自己忙别的事，把它给忘了。

堂兄让山说，七小姐在芙蓉塘畔，正等着自己的诗。七小姐说，不拿到诗，就不回闺房睡觉。

李商隐匆匆忙忙把诗写就，在灯下仔细一瞧，墨迹怎么这等淡！由于太匆忙，连墨也没磨浓……当时他想重新磨浓墨，重抄一遍。让山坚决不同意，担心七小姐一个人在池塘边害怕，或者出意外。

想起这事儿，李商隐心里十分愧疚，为什么自己这么粗心大意，让她深夜不眠，站在池塘边等待！商隐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谴责自己，用拳头捶打着脑袋。

直到五更梆声敲响，李商隐才蒙蒙眈眈进入梦乡。他看见烛光照着金色屏风，上面的翡翠鸟儿翩翩欲飞。仿佛闻到麝香熏过的幽香，微微透过绣着芙蓉的帷帐。七小姐睡在里面，脸上含着微笑，嘴角紧抿，现出一对深深的酒窝……商隐痴痴地凝视着、凝视着，不忍离去。

门外谁在走动，把李商隐惊醒！

他恼恨地叹了口气，想想自己，就像汉代的刘晨到天台山采药，遇到一位仙女，一见钟情，却被无情地拆散，眼睁睁地看着仙女消失在遥远的蓬

山……为什么要用刘郎自比呢？自己比刘郎更惨！自己和王家七小姐分离远得好像中间隔着万重蓬山啊！

李商隐起床穿衣，想把梦中和七小姐相遇情景记录下来，如果能再相见，让她吟咏自己用心血写下的这首诗，看看自己赤诚真挚的心！诗曰：

来是空言去绝踪，月斜楼上五更钟。

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。

蜡照半笼金翡翠，麝熏微度绣芙蓉。

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。

写毕，他吟咏数遍，觉得刚才睡梦中的情景都写了出来，但是昨天到崇让坊池塘观赏芙蓉时的情景和心绪，没有能写出来，想了想，于是又写道：

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。

这是当时的景致，归来路上，被细雨淋着，东风飒飒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七小姐在京城会不会也淋着细雨，沐浴着东风呢？否则一定是在她姐夫家里，无聊地打开香炉的鼻纽，添上香料，把它点燃，香烟袅袅，弥满了闺房。

她一定孤寂地坐在窗前，看着庭院里丫环小翠笨拙地用长长的丝绳，从井里汲水。

那汲水的辘轳是用玉石雕饰成老虎形状，就像香炉铸成金蟾模样。香炉锁闭虽严密，可是还有鼻纽能够打开关闭；井儿再深，还是能够汲上水来。她一定在苦苦地相思，一定在想为什么自己不能摆脱这被隔绝的处境，跟他欢聚呢？

晋代大官僚贾充的女儿，曾从门帘后面，窥看年轻潇洒的学子韩寿，一见钟情，爱上了他，就大胆地同他幽会、私通。后来被父亲发现，把她许配给了韩寿。七小姐啊！

你知道这则故事吗？

宓妃因掉进洛水而死，转世成甄氏。本来她跟曹植要好，曹植也要娶她为妻。可是父亲曹操自己做主张，把她给了曹丕做后。她郁郁成病，又因郭皇后的谗害，不久就死去了。曹丕故意把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等物，赐给曹植，让他睹物思人而悲痛。后来曹植回自己封地，路过洛水边，夜晚梦见甄后向自己走来，向曹植倾吐了爱慕之情。七小姐啊！你知道这则故事吗？你应当像贾氏和甄后那样，为了爱情而不顾世俗礼法，勇敢地冲破束缚，摆脱孤独和痛苦！

李商隐希望自己心爱的人，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人，于是提笔继续前面那两句诗：“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”，写道：

金蟾啮锁烧香入，玉虎牵丝汲井回。

贾氏窥帘韩掾少，宓妃留枕魏王才。
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写罢，他又重吟最后两句，总感到和心爱的姑娘远隔蓬山，难以相聚，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，寸寸相思都变成了寸寸灰烬！他被一种极度的悲伤所笼罩，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中。

## 五

秋高气爽，李商隐身体略有好转。

令狐綯从京城派来一辆四匹高头大马的马车，并转来一封亲笔书信。

信中，八郎首先得意地通报说，朝廷已升调他为左拾遗，邀请义山贤弟速到京都，参加庆贺宴席。接着说，彭阳公公务繁忙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要辟聘他入幕，希望他尽快去兴元。第三件事，使商隐兴奋了一阵。说来年春试的主考官，朝廷已确定为高锴。八郎与他关系很密切，表示要鼎力推荐义山贤弟。

李商隐拿信在手，又复读一遍，觉得八郎之言不能全信，或者不能太认真。当年恩师也曾说过“推荐”之类的话，结果如何呢？信得太认真，信得太投入，将来一旦不成功，会更痛苦，何况八郎的话，言过其实、夸夸其谈者居多。当然，其中很可能有恩师的意思，他不过巧取顺水人情罢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盛情难却，自己是不能拒绝的，于是提笔，致书一封，书云：

子直足下，行日已定……自昔非有故旧援拔，卒然于稠人中相望，见其表，得所以类君子者，一日相从，百年见肺肝。尔来足下仕益达，仆困不动，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。足下观人与物，共此天地耳，错行杂居，蛰蛰哉！不幸天能恣物之生，而不能与物慨然量其欲，牙齿者恨不得翮羽，角者又恨不得牙齿，此意人与物略同耳！有所趋，故不能无争，有所争，故不能不于同中而有各异耳。足下观此世，其同异如何哉？

……

这封信，李商隐原想诚恳地抒写一下感激之情，但越写越气，感愤越深，怀才不遇、愤世嫉俗，一泄不可收拾，仿佛一吐为快。写完，心情顿然轻松，连相思之苦也变淡了。

把信折好，请人先送京城令狐府。五日后，他坐进那辆四匹高头大马的马车，很快便来到京城。

秋日京都，依然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一派繁华。

鬼使神差，李商隐此次入京，绕了一个弯，从延兴门入城，经新昌坊和升道坊，再往前行，则是永崇坊。

他停车在路口，略略歇息。向南望去，那是他多日来夜思梦想的昭国坊，王家七小姐就住在那里！期望能侥幸遇见她，哪怕只看她一眼。

李商隐欠欠身子，想让赶车人往南走走，可又停住，坐回原来座位上。八郎家在开化坊，要往前走，向北拐，怎么能向南呢？车夫询问，又该如何回答？

就在这时，突然驶过来一辆八匹白马的马车。那马个个高头大蹄，踏在路上，雷一般鸣响。这是哪位皇族贵戚高官大姓家的马车呢？相比之下，八郎派给自己坐的马车，简直寒酸得可以了。

李商隐有些不自在，想看看车里坐着怎样高贵之人，自己是否见过。如果是熟人，应该下车施礼打个招呼才是。

正在这样想着，马车隆隆地驶过来。车里坐着的，是位小姐！

那小姐正是王家七小姐！

那小姐仿佛也认出李商隐，满脸羞红，正要说话，被身边的另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拽了一把，没能开口，用一把圆月形状的扇子，把自己的脸遮住一半，秀美的双目露在外面，定定地盯着李商隐。

李商隐被这突然出现的场面惊呆了，像在做梦，想大声呼唤七小姐停车，自己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是，就是开不得口，喊不出声，手抬不起来，身子动弹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雷鸣般的车马声中。

眨眼功夫，一切又恢复常态。

李商隐想证实一下是不是自己在做梦，于是向车夫问道：

“刚才过去的那辆马车，真够气派的。那是哪家王爷的车呀？”

车夫斜了他一眼，从鼻子眼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回答道：“那算什么好车？你还没看见过华贵的马车哩！王爷才不稀罕坐那种车！”

“那是谁家的马车？”

“千牛卫李十将军家的马车。白马拉的马车，是专供女人坐的。”

果真是她！

回到令狐府，跟七郎三兄弟寒暄见礼之后，李商隐回到客房，诗兴又发，提笔写道：

凤尾香罗薄几重，碧文圆顶夜深缝。

扇裁月魄差难掩，车走雷声语未通。

曾是寂寥金烬暗，断无消息石榴红。

斑骓只系垂杨岸，何处西南待好风。

这次街头转瞬即逝的照面，使李商隐苦苦相思中，露出一丝光亮。他决定去昭国坊拜访李十将军，兴许侥幸能再次遇见王家七小姐。那可以说是真正有缘分。

## 六

到令狐家，每天都要陪伴迎来送往，吟诗宴饮应酬。李商隐身体虚弱，也只好咬牙忍耐。

他想早早离京去兴元到恩师身边，可是八郎死死不放，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：明年考试眼看就要到了，应当在京好好备考、干谒、温卷。商隐有理由不同意八郎的好意。当然，李商隐还有个不能讲出的缘故，要他留在京城。

八郎的姐夫裴十四和姐姐来京回娘家多日，要返回华州老家，自然要设宴欢送。他那些朋友、同事以及令狐家的亲戚等等，都要请来。

宴会是从早朝结束，八郎从紫宸殿归来开始。

八郎的交际手段还真有两下子。他从朝中把礼部侍郎兼知贡举的高锴大人也请来了。

一个小小的从八品左拾遗，在朝中是什么地位？竟能把正四品的侍郎大员请到家中，确实给八郎面子上增光，为小小的送别姐夫姐姐的宴会添了彩。

问题还远远不在这里，高锴是今年秋天刚刚封任的主持明年大选考试的知贡举，即主考官！他能决定数千学子的命运，能决定他们的前途！有多少学子为了应试及第，几天几夜守在主考官府上门口，想行卷想干谒想见主考官大人一面，都不能如愿。而今天，八郎竟把他请到家来，一同饮酒，这是何等荣光！

八郎笑嘻嘻地在前引路，脸上充满洋洋自得。

高锴笑容可掬，一步一点头跟所有的与会人打招呼，现出一副居高临下，俯视一切的姿态。这动作其实不过份，在今天的宴会上，他的官位和声望最高，最为众人巴结，如果不摆出这种姿态，那就奇怪了。

宾主落座后，主人开始介绍宾客，其实是一番吹捧。接着是主人致词，点明宴会的主旨，为欢送姐夫姐姐回华州家，为欢庆主考官高大人光临，使

寒舍蓬荜增辉，八郎提议连干三杯！

主人讲完，姐夫裴十四致谢辞，话很短。大概参加宴会的人员太多，他变得有点口吃，引得众人笑声不断。这更使他窘迫而说不出话来，显得很猥琐。

八郎机灵，看看姐夫要给自己丢丑，连忙打住，请贡举大人讲话赐教。

高大人也不是个善于辞令之人，没有起身站立，扫视众人一眼。面前的众人全是年轻人，有功名官位者，多是校书郎之类，其余都是白衣学子，心中有些不悦。

忽然，看见坐在角落里，有位身着粗布袍子的学子，正独酌狂饮，旁若无人，似很久滴酒未进了。他连忙站起，问道：

“这位可是皇族宗枝李肱吗？快请到上座来！”

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李肱抬起头，看见乃主考官高大人，抱拳拱手，并未站起，亦未说话，只轻轻一笑，又继续饮酒。

八郎怎能让主考官大人陷入尴尬，赶快打圆场，笑道：

“高大人认得这位小友？实在不知，实在不知。”转头对两个侍从道，“还不快请公子坐上位！”

李肱也不推辞，端着酒杯来到高大人身边，笑笑点点头。

高大人亲热地拉他坐在自己左边。他也不谦让。

酒过数巡，令狐府上的家妓开始献艺侑酒。不知是谁提议要锦瑟唱一曲弹一曲。

难道这人不知道她已被八郎纳妾了吗？只有在极为亲近友好的宴饮上，八郎才把她叫来弹唱，但为数也有限。因为她已不是乐伎，而是主人家的小妾了。身份变了，就不能重操旧业。

大家好一阵欢呼。八郎红着脸，不吱声，但没有现出怒容。这给众人很大鼓励。

“令狐贤侄，我还没见过没听过，就让她弹一曲吧。”

“大人雅兴，小侄不敢冷落。只弹一曲。”

八郎一挥手，有两个使女把古瑟置于中央，锦瑟从帘幕后面走出，低着头，迈着碎步，走到瑟前，向众人施礼后，盘腿席地而坐，开始拨弹起来。

自从被八郎纳妾后，李商隐很久没有看见她了，虽然同住一个院落，同吃一锅饭，同喝一口井水。

锦瑟依然那么娇美艳丽，只是有些消瘦，眉角下垂时，眼角便出现几道细纹。这是年轮还是生活的雕刻？李商隐一阵心疼。他想像着那个轻浮的八郎，是不会疼爱她的。

精神上的折磨，比起虐待、打骂还要百倍痛苦！

一阵掌声，把李商隐拉回现实。

原来锦瑟已经弹完一曲，站起身，缓缓地向众人施礼。在转身回去的一刹那，她向李商隐一瞥，目光流露着凄苦、哀伤和求助。

李商隐又是一阵心疼。看着她那消瘦的身影，李商隐终于流出了眼泪。他怕被八郎看见，赶忙擦去，但心里还在哭泣！

开始吟诗咏赋。

当然长者优先。高锴似乎有准备，张口便吟，流畅古朴，有渊明风度，只是颌联颈联对仗尚欠工稳。总算没有给主考官丢面子。接着七郎八郎和一些亲近的朋友同僚吟咏，五花八门，不一而足。

李商隐默默地坐在一旁，静静聆听众人吟咏，锦瑟回首一瞥的模样不时在眼前旋转着。

“义山弟！”裴十四坐在上位，远远地招呼着，道，“义山弟是当代著名诗人，请义山贤弟吟诗。”

“噢！对对！义山是家父的得意门生，诗赋作得很有名气，时下京都传诵的《有感二首》和《重有感》，就出自他的手笔，震惊朝野。”

众人立刻静了下来。这三首诗大家都读过，有的还能背诵，前一段宦官仇士良曾扬言要抓诗的作者。谁也没想到它的作者，竟是眼前这位文弱书生，名字叫李商隐。众人吃惊地看着他，有的人还为他的安全担忧，脸色变白。

八郎大概看出大家的不安情绪，笑道：“是我把义山弟从东都请回来的。现在风声已经过去，仇士良早把这事抛到脑后了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
李商隐并无惧怕，站起来，抱拳施礼，扫了一眼主考官大人。主考官大人吟完诗，就抓起一根骨头，正在津津有味地啃着。他身边的李肱却抬起身子，正襟危坐，洗耳恭听着，那玩世之态完全消逝。李商隐叹了口气，该听的人却在贪婪地吃，不该听的人却专注地倾听！这世道是怎么啦？

李商隐略略沉思，看着裴十四和令狐小姐，吟道：

二十中郎未足稀，骊驹先自有光辉。

兰亭宴罢方回去，雪夜诗成道韞归。

汉苑风烟吹客梦，云台洞穴接郊扉。

嗟予久抱临邛渴，便欲因君问钓矶。

吟毕，又道：“诗的题目，就叫《令狐八拾遗絢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》。”

在一阵喝彩喧哗中，李商隐头有些昏昏然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李肱坐到他右边，严肃地道：

“义山兄所吟‘嗟予久抱临邛渴’，小弟实有同感。我辈同是天涯沦落客。小弟有一幅《松树图》，是小弟亲笔所画，如兄台不嫌弃，想送义山兄。明日送来，请笑纳。”

说得诚恳真挚，李商隐不好拒绝。

第二天，李肱果然亲自送来。展开一赏，令商隐赞叹不已。

一棵巨大古松，生长在高高的岩石上，端庄挺拔，直撑鸿蒙！而题画诗，更写得粗犷豪迈雄浑。

李商隐看着古松，引发了身世之感，写了一首长诗，题为《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》，赠送李肱作为答谢。

相互赠画赠诗后，两人心心相印，成为至友。商隐身经坎坷，觉得能结识李肱，十分荣幸，想再办宴饮以示庆贺，李肱摆摆手，止住。

## 第十一章 金榜终有名

—

开成二年（公元 837 年），一入正月，京城大街小巷一派洋洋喜气，从

全国各地赶赴京都应试的学子们络绎不绝。他们先到崇仁坊，找店住下，因为这里与尚书省的选院考场最近。崇仁坊住满，就得到亲仁坊了，它离考场要远一些。

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学子，都是穷人家的子弟，在城里居住，承担不起费用，则在城外郊区找个寺庙住下，每天都要起大早，赶赴考场。

高锴自那次参加令狐家宴后，越加看重八郎贤明，认为他善交际善经营，日后肯定超过其父，位在宰辅，因此着意接近，修好关系，每日早朝都主动地首先打招呼，一口一个贤侄地叫着，不顾忌其他朝臣在旁的反映。有时让令狐綯都不好意思，有意无意地回避他。

一天早朝，高锴在紫宸殿石头台阶上停住脚，待令狐綯走近，抱拳施礼，悄声问道：

“大选试期指日可待，八郎朋友中，谁最善？谁最贤？”

八郎不加思索地脱口而道：“当然是李商隐！李商隐是家父最得意门生。家父最称扬李商隐的才学。”

高锴谄媚地笑道：“彭阳公德高望重，位极人臣，他老人家的门生，岂能末流下品？他老人家称扬的人，不会错。”

八郎抱拳谢道：“家父为义山贤弟的功名一直萦萦于怀，此次大选倘能如愿以偿，家父和小侄、义山弟绝不会忘记高大人的大恩大德。”

“勿说这些见外话。为朝廷选贤择才，下官义不容辞，勿谢，勿谢！”

走进大殿，文宗皇上已经坐定。

皇上缓缓地道：“今年谁知礼部贡举？”

宰相郑覃奏道：“回陛下，乃高锴是也。”

“高锴在否？”

高锴走出班列，拱手拜，跪倒三叩首，道：“臣高锴在此，洗耳聆听圣教。”

“皇族宗子本枝繁延百代，理应及第封爵，不可废绝。宗正寺年年解送荐人，恐怕混有浮薄子弟损坏科名。爱卿要精严把关，勿使妨碍贤路，所试赋则要依据常规，诗则要按照齐梁体格要求，不可擅自更改。”

“仅遵圣命！”

高锴再拜，山呼万岁。

散朝后，令狐綯以最快速度赶回府第，把李商隐叫到前轩，把早朝发生的事，添枝加叶地详说一遍，兴高采烈地道：

“贤弟，只要把诗赋写好，保证今年一举中第！了却家父多年来一桩心事。”

“八兄和恩师的大恩，商隐没齿难忘；碎首糜躯，莫知其报效。”

说着商隐流下眼泪。

八郎异常慷慨，与平日判若两人，道：“你我情同手足，何言报效？罢了！罢了！”

休作女儿态！今天我们兄弟何不一醉方休，以贺贤弟及第！”

“不可，不可！言之过早，言之……”

八郎才不听李商隐罗嗦，走出门，大声吩咐赶快备酒上菜，然后跑到东院去叫七郎和九郎。

二月二十三日早朝，高锴又在紫宸殿石头台阶上等候八郎。

八郎知道明日放榜，今天要面禀皇上大选情况，乐颠颠地紧走几步，先向高锴一躬到地，笑嘻嘻地问道：

“主司大人，近日辛苦啦！可有喜事相告否？小侄洗耳恭听。”

“自然有喜事可贺！八郎朋友理当高中，只是要待明日放榜时，才能晓谕天下。不可急矣！”

“有此话，小侄就放心了。明日请大人过府宴饮如何？”

“恐怕不行。放榜后，新进士都要到主司家中认师，哪可分身偷闲？以后再说吧。”

婉言拒绝宴饮，使八郎心中顿时像泼了冷水，难道高大人还有埋伏？又不好再追问，八郎跟在高大人身后，慢慢走进大殿。站好班列，等待皇上驾到。

甘露之变后，文宗皇上一一直郁郁不乐，早朝常常迟到，且不愿多说话，往往草草结束议事，早早回宫。今天是大选放榜前的朝议，文宗皇上历来极为重视，都详细地询问考试情况，状头的诗赋，都要亲自览阅。有时高兴，还宣诏状头上殿，恩赐礼物。

这时，文宗由宦官搀扶，坐进金銮殿宝座里，无精打采地问道：

“今年考得如何呀？”

高锴奏道：“今年试赋题目是《琴瑟合奏赋》，试诗题目是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写得最好的有五名。其中最佳者是李肱。”

请陛下圣览。”

宦官把五人的诗赋从高锴手中拿走，呈递给皇上。

文宗皇上一篇篇览过后，道：“皇族宗子李肱的诗赋，真的很好吗？没有再比他强的啦？”

高锴心里有些发慌，如果皇上提出疑义，自己的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。连忙道：

“以陛下聪明敏捷的文思，和崇高的圣德，为今年所出的两道诗赋题目，体格雅丽，意思遐远，考生捧读相庆贺，自古未有。学子们加倍进行严格研究，深刻思索，反复磨砺，使诗赋对仗工稳，音韵和谐。”

高锴微微抬起头，用眼睛扫了皇上一眼，皇上微闭双目，似认真倾听，又似当耳旁风，他揣摸不出皇上的心思，只好道：

“陛下，今年的诗赋，比去年又胜数筹。臣日夜考较审批，怎敢不公正准确地推选？其中进士李肱的《霓裳羽衣曲》诗，最为迥出，更无其比。词韵既好，抒写又全面，臣前前后后吟咏近三五十遍，即使让南朝何逊再生，也不会超过他！李肱又是宗族子弟，臣把他拔为状头第一人，以奖励他的才干。”

高锴略略停顿，又扫了皇上一眼，皇上睁开双目，很注意听自己的话，心里颇为感动，皇上一定对自己的选才很满意，高兴地道：

“此次大选，涌现出许多超俗贤才。张裳的诗，也非常之好仅次于李肱。臣把他选为第二名。沈黄中的《琴瑟合奏赋》，好似《昭明文选》中的《雪月赋》，臣选他为第三名。王牧的赋，自立意绪，言语不凡，臣选他为第四名。柳裳的诗赋，兴思敏速，日中便成，臣选他为第五名，以上五人，臣擢之为中科，其余三十五人，臣也把他们一起定为及第。”

令狐綯听到这儿，心里稍稍安定。义山弟没能进入前五名，在三十五

人之中也不错。这老东西！给面子就给大一点嘛，为什么不让义山弟进入前五名呢？真是的！

高锴又奏道：“李肱的旧体文章写得也很好，大有韩公愈之风，人长得英俊潇洒，每每看见他，臣以为日后他一定会官至卿相，皇族宗枝有这样的奇才，实在说乃是皇家之大幸与荣光。李肱等人的诗赋，如有差错，臣敢承受欺天之罪。关于李肱的诗赋，伏望陛下圣慈，特别恩赐奖赏，宣示文武百官，以劝皇族宗子们加倍努力向他学习。臣谬误难免，有损主司一职，不胜缕缕之诚。考生诗赋辑为一卷，仅随奏状，奉进圣览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皇上又把双目闭上，似已入睡，没有任何表示。文宗皇上还在想着自己堂堂一代天子，竟然被家奴宦官控制，气愤难消，耿耿于怀。

### 三

二月二十四日，天刚破晓，皇宫中更漏声停了，秘书省的大门大开，东堂上的金榜已经高高悬起，学子们围挤在金榜下，查找着自己的名字。

李商隐随着人流，向皇宫涌去。

皇亲贵戚宗子和公主郡主们，坐着有金凤凰装饰的豪华马车，大官僚们带着他们的公子和小姐，骑着快马，边说边笑，一路歌声，也老远赶来看榜。

京城十二条大街两边的高楼上，家家都卷起帘子，观看那些匆匆赶路的学子，有的学子神采飞扬，英俊似仙子；有的学子垂头丧气，满脸晦气像鬼魂。

旭日冉冉，朝霞满飞，黄莺在枝头上鸣唱，春风抚爱着垂柳，轻轻飘拂。

李商隐来到东堂，远远看见一大群人，围在金榜前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。

老爷爷带着孙子来看榜。爷爷眼神不好，孙子便一个个念着名字。孙子当念到自己的名字时，高兴地跳起来，可爷爷却依然板着面孔，要求孙子再念叨两遍，还求旁边的学子再重复一遍，才相信孙子确实金榜有名，高高中第，才咧开没牙的嘴，笑起来。

突然，有人念叨李商隐的名字，他吃了一惊。又有个清脆的姑娘声，道：

“是他，看！李商隐也中了第！七妹这回也该高兴了吧？”

“六姐，你不高兴吗？韩畏之也榜上有名。”

从人缝中，李商隐才看清，站在榜前，有两个女子正在调笑，口口声声不离自己的名字和韩畏之，略略走近，仔细一瞧，那女子不正是王家七小姐吗？顿时心跳不能自己。

七小姐身旁有个清秀书生，笑道：“七妹真有眼力，看看，这个李商隐还在我的前面哩，我们不仅是同年，他还是我的年兄呢。”

“谁让你按榜上名次排长幼次序啦？他比你年纪小，你是兄他是弟。”

“七妹，你怎么知道他比我小？你们已经交换生辰八字啦？”

交换生辰八字就等于订婚，七妹满脸羞红，羞恼地拉着六姐告状。

人越聚越多，七小姐的身影不断被人遮住，李商隐不得不往前挤了挤，想看个真切，也想多看几眼。与她分别近半年了，只是初到长安在街口车上，

匆匆看了那么一眼，她“扇裁月魄羞难掩，车走雷声语未通”。李商隐事后懊悔好长时间，去李十将军家拜访，也未能看见她，今日邂逅金榜前，真是缘份，再不能错过了！

他正在往前挤时，七小姐突然转过身子，睁大了眼睛，看见了他，高兴地惊叫道：

“商隐兄！是你？！”

李商隐被叫得羞红满脸，在众学子面前简直无地自容，他们全把目光从金榜上移开，转射在他身上脸上。

六姐和韩畏之也看见了他。韩畏之大大方方地挤过去，伸手把他拉过来，笑道：

“你是李商隐？我是昌黎韩瞻，字畏之。”又指六姐戏道，“这是荆妻王氏，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？七妹，快过来见礼。”

七小姐躲在六姐背后，低头暗笑不语。

李商隐红着脸，自我介绍着，不敢斜视王家七小姐一眼。

“我家现在萧洞，改天请到寒舍一叙。今日咱们一起去曲江，先参加杏园宴会，然后游览曲江西边的大慈恩寺，在寺内的大雁塔上题诗留名纪念。义山弟，你记得雁塔题诗谁最好？”

“是陆州章八元吧？大历年间登进士第，他曾题诗而去。诗写得最佳，白乐天 and 元稹赞叹他的诗‘名不虚传’。”

六姐觉得李商隐这人很怪，连这等小事也记得这么清楚。

章八元的题诗，他能不能记住呢？考考他，于是道：“这么好的诗，一定能背吟下来，愿赏其详。你不见怪吧？”

李商隐极喜欢章八元的诗，自然背得下来，今日能给七小姐和她的姐夫吟咏，非常高兴，清清嗓子，吟道：

十层突兀在虚空，四十门开面面风。

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天中。

回梯暗踏如穿洞，绝顶初攀似出笼。

落日凤城佳气合，满城春树雨蒙蒙。

王家七小姐以为商隐记错了，一塔怎么会有四十个门呢？

抢着提醒道：

“错啦！‘四十门’错啦！”

李商隐吃了一惊，怎么会错呢？大雁塔一共十层，每层有四个门，一共是四十门，没有错。他想解释，抬头只见六姐已经把她拉到一边，嘀咕着什么，不一会儿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韩瞻也发现七妹出了笑话，连忙掩饰，对商隐道：

“这首诗写得浅近、晓畅，语言明白如话，这正是元白所提倡的诗风。首联第一句是从塔下往上看，写塔高。第二句是写登上塔的感受，四十个门都打开，迎着每个方向吹进来的风，一定非常惬意。颔联第一句是写从塔顶往下看，鸟儿好像在平地上飞翔。

第二句是写塔下人的感受，他们惊讶怎么半空有人说话。颈联是写登塔时的感受，登塔就像钻山洞，到塔顶则豁然开朗，像钻出牢笼。尾联写在塔上俯视夕阳中京城的景象，京都渐渐隐没暮霭中，蒙蒙细雨润湿了满城的春树。义山年弟，这种诗风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首诗写得不错，就是欠典雅，少富贵气。浅白得像……恕

我直言，像一碗水，一眼就能看到底，没有让人回味的余地，是不是很遗憾？”

七小姐在旁听着商隐的议论，颇为赞同，冲口就要表态，却被六姐拽了一把，用手指刮着脸。七小姐羞得满脸通红。

“章八元的老师是会稽严维。他在浙江写了一首《新安江行》，那首诗也很受人们的激赏。”

“畏之年兄，你是不是说那首‘雪晴山脊见，沙浅浪痕交。’”

“对！这两句是这首诗的颈联。”

“他诗的对仗极其工整，很不错，描摹了山水的状貌，很有功力。”

“商隐弟，这两句没有用典故，可是读后却让人寻味不尽，是不是？”

原来说了半天，都是针对自己关于用不用典故问题而来的，真狡猾！李商隐心里当然不服，但无法反驳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这时，李商隐才仔细地看了看这位年兄：他肩宽臂长，粗犷豪壮，热情奔放，与自己相比，恰恰相反，自己单薄瘦弱，温婉内向，细言慢语。他做了一番比较，自叹不如。

“商隐弟，诗的尾联也写得不错，是抒发自己心中所想，记得不？”

说完，畏之哈哈大笑起来。

李商隐岂能不记得，但霎时脸上飞红，连脖子都红了。

王家两位小姐不知尾联到底写了些什么，性情偏急的七小姐，问道：

“六姐夫！尾联写了什么？快说呀！”

“还是让义山年弟自己说好啦。”

韩畏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。

“也没写什么。”李商隐见七小姐凝视自己，慌乱地喃喃道，“是这么两句：‘自笑无媒者，逢人即解嘲。’其实……”

七小姐急忙躲到六姐身后，瞪了姐夫一眼，不再听商隐解释了。

六姐听后，也抿嘴笑了，指着丈夫嗔怪道：“你设好圈套，让人家往里钻，然后在这里等着！好吧，‘自笑无媒者’，这回呀，义山兄弟，你就让他做媒吧。”

李商隐也不呆，赶紧抱拳鞠躬施礼，红着脸道：

“小弟在这儿有礼了！拜托兄长帮小弟做媒吧。”

七小姐一听，“哎呀！”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#### 四

李商隐和韩畏之带着王家两位小姐，参加了曲江游宴，第二天又到慈恩寺大雁塔下，在题诗板上题了诗，留下了大名。晚上他回到令狐府，七郎八郎和九郎早把贺喜酒宴摆好，只等他归来，一醉方休。

一连忙了十多天，李商隐的身体实在吃不消。及第后的第一件大事，要给恩师写封信，但还没动笔，他实感内疚。

今晚，他推掉了一切应酬，把自己关在客房中，集中精力，给恩师写信。

刚要动笔，九郎突然闯进门来，手里拿着一对锦绣双鲤鱼。李商隐立刻认出那是王家七小姐的，传递情书的邮袋，忙问道：

“是我的信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快给我，九弟！”

“不说，今天是不能给的。”

“九弟，这是韩畏之送来的信。他是我的同年，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一起游玩宴饮。”

“是吗？这个‘双鲤鱼’不像是男人所有，用锦缎制成，你看手工多精细呀。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韩同年的妻子有一双巧手，最能刺绣，制作一个邮袋，算不了什么。等你娶个巧手媳妇，你腰上那把宝剑也会套上一个绣制的剑袋。”

“你别胡说啦！”

九郎把邮袋扔下，红着脸走了。

他从绣袋里抽出一张薄纸，粉色，还带着一股香气。展开信，原来是七小姐写的。

信中说，她要回东都洛阳探望母亲，还带着六姐夫的一封信，希望他也赶快回洛阳。

六姐夫，当然是指韩畏之了。信中能写些什么事呢？能把自己与七小姐之事，告诉母亲吗？做媒先向母亲说，不是不可以的，况且她父亲王茂元尚在泾源节度使任上，路途遥遥，无暇顾及。

畏之年兄真是君子，求他做媒，果然有信义。李商隐心中涌出一片感激之情。明天去跟他告别再致感谢。

商隐又把精神拉回来，提笔给恩师写道：

今月二十四日，礼部放榜，某侥幸成名，不任感庆。

某才非秀异，文谢清华，幸忝科名，皆由奖饰。昔马融立学，不闻荐彼门人；孔光当权，詎肯言其弟子？岂若四丈屈于公道，申以私恩，培树孤株，蹇腾短羽。自卵而翼，皆出于生成；碎首糜躯，莫知其报效。瞻望旌棨，无任戴恩陨涕之至。

写好信，匆匆折好，派人送走。
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李商隐就到萧洞来找韩畏之。这是个临时住处，老泰山王茂元已经答应出钱，给这对小夫妻另建一处新宅。

“啊！义山贤弟，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唉！这里太不像样子，你别见笑呀！”

“畏之年兄，别急，我只说一句话就走。我马上回洛阳家，是和你告别的。”

“哦？——对，给你送去的信，看过了？”

李商隐点点头。

“不对啦！信送走不一会儿，七妹的父亲派来接她去泾源的人就到了。他们马上就出发，连夜要赶回去。大概现在已经到邠州了。七妹留下话，希望你我也去泾源。她父亲会聘你入幕的。”

突然的变化，使李商隐不知所措。及第的喜讯还没告诉母亲、弟弟和洛阳的亲友，怎能去泾源呢？况且还要过释褐试这一关！他垂下头，神情茫然了。

韩畏之也觉得变化太快太大，想解释什么，但是，又能解释什么呢？他拍拍商隐瘦削的肩头，安慰道：

“七妹的母亲也从洛阳到泾源了，所以七妹才去泾源的。以愚兄之见，你先回洛阳家安顿一下，然后再去泾源，怎么样？”

义山点点头，只能这样了。

他看了看萧洞，又看了看畏之的狼狈模样，不由得笑了。一对新婚夫妻竟住在这里？况且又是新及第进士。但是，想想自己，如果自己结婚，可能还不如他们呢，于是戏作二首诗赠畏之年兄。诗云：

龙山晴雪凤楼霞，洞里迷人有几家？

我为伤春心自醉，不劳君劝石榴花。

第一首他没有吟，只吟了第二首。前两句用刘晨进山寻药，与仙女在山洞同居的故事，来戏畏之。后两句，是感叹自己孑然一身，未有配偶的苦况。

韩畏之听罢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用我劝‘石榴花’？但是，用不用我做媒？这句写得无理。‘伤春’也无理。七小姐对你没有二心，你对她不怀二意，结婚是早晚的事，为什么要‘伤春’？应当高兴才是！你这身体弱不禁风，是不是就是这样无病呻吟，东想西虑，东愁西思，把自己身体搞垮的，对不对？要放宽心，像愚兄这样随遇而安，自得其乐，精神好，身体好，一切都好。”

原本想跟他开个玩笑，不料引出这么一大堆劝解，外加批评话，李商隐哭笑不得。

畏之年兄说得也对，自己太敏感，事无巨细，总好多思多虑，尤其对于女孩子，除了应试及第之外，想得最多。而对王家七小姐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，时时刻刻放不下，忘不掉，难道这便是爱？

李商隐想到这儿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告辞了畏之，回到令狐家。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和七郎等三兄弟告了别，老管家湘叔也去了兴元，家中再没别人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就要出门上路，锦瑟却挑帘进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按规矩，内眷是不能随便到外室，尤其是客房，尤其是单身男人的客房，曾经还有过一段情恋的男人客房。这要让别人知道，透露给八郎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！不仅自己要受责备，恐怕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
李商隐镇定一下，忙问道：“嫂子，不知到此有何见教？”

“别叫我嫂子。我还不如一个娼妓。看看他是怎样对待我的！”

锦瑟把胳膊露出来，上面青一块紫一块，全是用手掐的。

李商隐心里很难过，但是已经做成了熟饭，又过了这么多年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让她把衣袖放下，把胳膊遮上。

锦瑟两眼含泪，解开衣带，又露出胸脯，白嫩嫩的玉肌，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又把大腿露出，依然是紫一块青一块！

李商隐不敢看，让她赶快结好衣带，整好衣裤。

“他不是人。他会把我折磨死的！商隐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吧！”

锦瑟跪倒地上，向他求助。

李商隐惊恐、痛心、难过，又十分惆怅。自己有救她的能力吗？如何救她？不要说她已经是恩师儿子的妾，自己跟八郎的友情，近年来有增无减，更为亲密，更为融洽，怎么会做出令他恼怒、憎恨的事情呢？

然而，他不忍心把这些不敢救助她的残酷字眼儿，对她讲出口。她只会轻蔑自己、痛恨自己。他又不忍心让她绝望，失去生的欲望。

那么，该怎么办？

沉默。

沉默好像是最没办法的办法，让一切的一切都埋进在沉默的深渊里，

在沉默中解脱，在沉默中消融，流逝！

“不能救我，那——你还不能帮我吗？”

锦瑟哀求着。

李商隐知道她是看透自己的心思、自己的无能、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卑鄙，才不得已求其次，不想让自己为难。多么良善的女人啊！李商隐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深处的正义呼声，抖动一下身子，坚定地道：

“说吧，可以牺牲一切，不要一切，我一定帮助你！”

“不要你牺牲什么，请你把我的事转告给温公子庭筠就行啦。”

温公子能来救你吗？听她那自信的口气，好像把握很大。李商隐心中又起波澜，……在她心目中，自己的地位肯定不如温公子。她更爱温公子，而温公子比自己更爱她！

李商隐不愿意这样比较，可是，事实就是这么回事，是不容置疑不容推翻的。

锦瑟把话说完，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，见外面没人，转头朝李商隐做了个笑脸，消失在两块门板中间。

李商隐心里难受极了，那做出的“笑脸”，其实不是笑而是哭，哭这个世道竟然没有人能救救一个正在苦海中受煎熬的弱女子！多么残酷的世道！多么残酷的人生啊！

## 五

残春，花落了，柳枝却吐出翠绿，一派繁茂景色。

短亭长亭上，送别的人陆陆续续，来来往往，一片繁忙。

李商隐伤感极了。他孤身一人，骑着一头瘦驴，任驴儿蹒跚而行。八郎上早朝走得早，不知是忘了还是根本没想给他准备马车。他自己雇不起马车，连匹健马也雇不起。

骑着这么头瘦驴，他有的是时间想心事儿。人生一大喜事，众人眼红的进士及第，总算解决！但是并没给他带来多大的兴奋。

往年他真的下了许多苦功夫，一连几个月足不出户地用功，到头来却名落孙山考不中；而今年，他根本没怎么读书，写的文章也不多，只研究研究主考官高锴大人的口味，按照他的口味作了几篇诗赋文章，结果却高中中第，金榜有名。真让人哭笑不得！

他想起李肱。

这个性情直率，天资朴真的皇族宗子，是按照父命前来应试的。试前根本没有看书，只抄了自己往昔的几篇旧作，居然得到主考官高锴赏识。李商隐读过他那首《霓裳羽衣曲》诗，算不上高明，也没有新意。高夫人在皇上面前竟然夸说“最为迥出，更无其比”，真令人糊涂！他是宗族子弟，难道我不是吗？不过距本枝远一点罢了。

李商隐想起这些，很是伤感，觉得人生于世，事事不如意，事事不顺当。他摇摇头。

但是，自己毕竟还是及第了，多年的追求多年的愿望，终于如愿，这给了他不少安慰。

走到灞上，看见路边风云花鸟，饶有兴会，忽生灵感，于是吟道：

芳桂当年各一枝，行期未分压春期。

江鱼朔雁长相忆，秦树蒿云自不知。

下苑经过劳想像，东门送饯又差池。

灞陵柳色无离恨，莫枉长条赠所思。

李商隐边走边吟咏，直到洛阳城，才最后把尾联凑足，题目为《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》。

回到洛阳家，母亲和弟弟羲叟、堂兄让山以及众亲友知道李商隐及第，即将做官，一片喜气。

让山把家中的陈酿搬出来，招待前来贺喜的亲友。商隐很受感动。他整天被亲情包围着，畅快极了，眼睛有神，脸颊也长了肉，虽然谈不上红光满面，却比满脸灰暗强了许多。

李商隐心畅神怡，常到各地走走，散散步。但他不愿去崇让坊，怕睹物生思，况且王家七小姐也不在家。

这天，他信步来到一僧院，举目一瞧，满眼牡丹花，正含苞待放，美极了。

牡丹原生长在陕西秦岭山中，后来移至长安，成了花王和花后，倾城倾国。那年武则天隆冬季节想赏花，于是下诏，命百花盛开，唯独牡丹抗命不开，被贬到东都洛阳。

后来洛阳就成了牡丹的王国。其中最佳珍品，是姚家养的黄牡丹，被称为“姚黄”，还有魏家养的紫牡丹，被称为“魏紫”。

然而这僧院的牡丹，品种太平常，太普通，不是白色就是淡黄色，太没特色。他记起陈标写的《僧院牡丹》，是红色，诗云“琉璃地上开红艳，碧落天头散晓霞。”元稹写的《西明寺牡丹》，是紫色，诗云“花向琉璃地上生，光风炫转紫云英。”

都颇有特色。

为什么洛阳僧院只种白色和淡黄两种牡丹呢？

过去在长安恩师令狐家，看见院中有一丛紫红色牡丹，正在盛开，十分冶艳。太和三年，恩师出任东都留守，在离别长安时，他曾写过一首七绝，题目为《赴东都别牡丹》，诗云：

十年不见小庭花，紫萼临开又别家。

上马出门回首望，何时更得到京华。

恩师在外为官飘泊，难得回长安家观赏紫牡丹，临行在马背上，还回头眺望，惜别之情历历在眼前！

那年牡丹花开时，李商隐恰好留居恩师家。他在花前留连数日，终于也写了一首《牡丹》诗。诗云：

锦帟初卷卫夫人，绣被犹堆越鄂君。

垂手乱翻雕玉佩，折腰争舞郁金香。

石家蜡烛何曾剪，荀令香炉可待熏。

我是梦中传彩笔，欲书花片寄朝云。

诗的首联形容花的蓓蕾初开。颌联写花丛绿叶，在风中的姿态，意在绿叶配牡丹，花儿更娇艳。颈联描摹花的光彩，花的芬芳。尾联结合自己，兴寄遥深。这首诗，句句用典，极力描绘牡丹花的香艳美丽，深受令狐楚的赞赏，他评道：

“小诗用事而不见用事之迹，流走自然，神彩飞动，妙不可言！”

李商隐很喜欢恩师这句评语。他确实下了功夫，在使用典故时，让你觉察不出来。

“我是梦中传彩笔”，是用“江郎才尽”典故，委婉说明自己的彩笔，是恩师所传授。

“欲书花叶寄朝云”，是用高唐神女朝云典故，说明自己要用花片写信，寄给恩师，表达由衷感激。

那些“姚黄”“魏紫”跟眼前僧院这片牡丹，无法相比。

李商隐摇摇头，对老住持道：

“您这牡丹叶薄、枝轻、色浅，只有白色和淡黄色。这些牡丹，大概要等到她们盛开时，才能显示出倾城国色。”

“谢施主美言。小寺牡丹虽无特色，但四方朝拜者都还喜欢，题咏诗赋者亦不少。

施主今日高临敝寺，请留下墨宝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！”

李商隐并不推辞，提笔在一面粉壁上，题曰：

叶薄风才倚，枝轻雾不胜。

开先如避客，色浅为依僧。

粉壁正荡水，绡韩初卷灯。

倾城惟待笑，要裂几多缯。

在诗的最后，题写了标题：《僧院牡丹》。

## 第十二章 恩师坐仙逝

—

秋风又吹时节，令狐公从兴元派人带来一匹快马，到洛阳来接李商隐。原来他想路过长安停住几日，找畏之年兄问问王家七小姐近况，请他转告自己没能去泾源的原因。

另外还想询问吏部释褐试的情况。及第进士后，还需要经过吏部释褐试一关，合格后才能得官。

但是，恩师病危，是不能耽搁的，否则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。

他快马加鞭，行走在西去荒凉的道路，有时还要攀缘绝崖峭壁，有时还要翻越山梁。道路崎岖，路途遥远。

十一月的汉中平原，西北风吹卷着积雪，摇晃着干枯的树木。莽莽的秦岭横亘在北面，苍苍的米仓山在南面蜿蜒起伏，中间是滔滔的汉水，尚未冰封，给兴元府带来了生机，炊烟袅袅，鸡鸣狗叫，军营里吹起哀婉的羌笛。

因为连夜赶路，快马已经精疲力竭，走到兴元府衙门前，便躺倒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湘叔早早起来，早就站在门前台阶上张望，看见李商隐，惊喜地叫道：

“商隐！啊，可把你盼来啦！老爷一直在念叨要见你，说有话要对你讲。如果你再不来，就要再派人去接。”

“恩师病得……”

“自然病得很重，药已煎好，又不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说‘生死有命，不可强求，吾之年极矣，吾之荣足矣！何需药石？’怎么劝说，就是这么几句话。所以希望你快点来，好好劝劝他。你是他最器重的门生，可要多多劝他把药吃下去。”

李商隐听罢，心里一阵寒颤。他知道恩师的脾气，恩师认定的事情，是谁也更改不了，劝是没有用的。但是，他还是点头答应了。

“我曾为恩师写了《寻医表》，八郎呈送给皇上，听说皇上答应恩师可以‘离本道东上’回京医病，为什么没有回去呢？”

“快别提此事了。提这事儿，老爷又会发脾气的。《寻医表》谁叫你写的？是八郎吧？”

“是呀。八郎对我说，恩师想回京医病，命我写份《寻医表》，皇上答应了才能离开兴元回京。”

“是八郎背着老爷让你写的。事后八郎也没讲明白是他干的，所以老爷还对你生气哩。你千万别提此事了。”

李商隐这才明白，是八郎的主意。

“老爷才不会让你写这种东西。他是条硬汉，忠于职守，宁死不屈，宁死也不会离开山南西道的。”

八郎心是好的，但事发后，应当承认是自己干的才对。唉！这个八郎……自己为他背黑锅吧。恩师死前是不能提这事儿，也不能向他解释。这个黑锅自己要背一辈子了。

他们边往里走边说着话。

兴元府的幕僚们都来跟李商隐打招呼。忽然看见刘蕡上前施礼，李商隐惊讶地问道：

“啊！刘公蕡，您也被辟聘入幕，小弟实在不知，请恕罪。”

“何罪之有？彭阳公在等你，快快进去吧。”

刘蕡默默地向里面指了指，脸色悲戚，白发已经满头，声音却依然苍劲宏亮，不减当年。

李商隐点点头，跟他暂别，继续往前走。

这时七郎和九郎从里面走出来，相互施礼寒暄后，商隐问道：

“恩师怎么样？”

“家父的肠胃不调，是老病，年轻时就这样。这些年外任居多，尤其行军打仗，宿无定所，食不分寒热，饥餐露宿，肠胃不调，理之固然。唉！甘露之变后，家父耿直持正，又得罪了仇士良，晚年被谪贬到这寒苦之地，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七郎抱怨着。他的身体也不好，自幼患有风痹症，腿膝疼痛，痼疾沉痾，久治无效，人消瘦多了，更显得又细又高，眼圆乌黑，颧骨凸出，两颊凹陷，一副柔弱不禁风吹的模样。

李商隐心疼地关切道：“七兄，你也要保重啊！看你瘦的……”

七郎点点头，神色黯然。

“我看父亲强了点，今晨喝了几口米粥，很有精神，说义山今天准能赶来。还说你接到信，会马不停蹄，日夜赶路，到兴元府那快马准要累趴下的。你看，都被父亲言中了。”

商隐甚觉奇怪。恩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心思呢？连那快马累倒爬不起来，都知道。

“商隐，先到客房喝杯热水，歇一会儿再去看老爷吧。”

湘叔站在院中，指着西边客房。客房里已经备好炭火，打扫干净。

“不，先去看恩师。”

商隐心想，恩师肯定有话要嘱托，或者有马上要办的事，不可耽误。

一行人，匆匆奔内室而去。

## 二

进得内室，来到彭阳公卧室前，老管家湘叔刚要进去通禀，只听从里面传出彭阳公那刚毅、略有些嘶哑的声音道：

“是商隐吗？快进来。”

李商隐听见恩师的呼唤，立即答应一声，推门进去，只见恩师已经坐起，在床上向自己招手。他连忙上前跪倒地上，行叩拜大礼。

令狐楚微微颌首，又摇摇头，张口想制止，又像要说些什么，最后终于没有放声，只在眼眶中，滚动着泪花，但转瞬即逝，脸上又现出威严不可犯的样子。

行完大礼，不见恩师说话，李商隐没敢站起身子，跪在地上又问了安，询问了起居和病情，单单没劝吃药。

湘叔有些不满，斜睨他数次，想给他一个暗示。

令狐楚终于问道：“商隐，老母亲在东都可好？你的身体……有什么毛病吗？请医生诊诊脉，吃几副药就可见好的。”

“恩师，家母托您老之福尚好，也是上了点年纪，常常肠胃不调，肢体酸痛，请医生开了几个方子，学生在家亲自煎药尝汤，家母之病现在已痊愈。至于学生之病，不值一提。学生命薄，寿之短长，早已命定，何必请医诊脉，何须药石。”

“哦！……”令狐楚似乎已经听出商隐宛转规劝之意，又似乎全然无觉，沉默半晌，又重提旧话，道：“看你身体，不比七郎强多少。七郎自幼得风痹症，每次诊脉吃药，没让人操心。七郎是个乖孩子。商隐，一定要保重身体，诊脉吃药很必要。要听话。湘叔，那些人参，不要留了，给商隐七郎补一补。”

说话多了点，令狐楚显得很疲劳，眼皮抬不起来了，但在学生面前，他还是坚持着说完最后一句话，向商隐摆摆手，让他站起来，到外面去休息。

八郎在令狐楚身边，轻轻扶着让他躺下，然后把被盖好。

他一直陪在父亲身旁，几乎寸步不离，见父亲已经闭上眼睛，也悄悄地跟着众人退出卧室。

“商隐！你怎么搞的，才来？”八郎质问道。

“我接到信，当天就上路了，没耽误一点时间。一路上，只在喂马饮马时，才打个盹。”

“那匹快马都累死了！还躺在院子里哩。商隐，你也该睡一会儿了。老爷喘口气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还要叫你的。”

湘叔不喜欢八郎，尤其讨厌他的专横无礼，在旁边帮着商隐说公道话。

八郎从左拾遗转为左补阙，官升一级，已是从七品朝官，派头更大了。来到兴元府，他几乎成了府尹，里里外外什么都管，都是他一人说了算。他不理会老管家话里的批评，继续吩咐道：

“商隐，去吃点饭，吃完就到这里等着父亲传唤。”

“商隐几天都没睡觉了。八哥，让商隐睡一会儿吧。父亲叫他，我跑着

去传唤不会误事。”

九郎替商隐求情。

“不行！父亲肯定有重要的事儿要对你说。这几天见你还没来，都把父亲急坏了。”

商隐，你就辛苦点，吃完饭马上就来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

李商隐觉得八郎说得有理，点头答应了。

“九郎！你别跟去啦！在这儿守着，有事你好跑跑腿。”

九郎瞪了八郎一眼，无可奈何地留下了。

八郎重又走进父亲的卧室。

果然不出八郎所料，不大功夫，八郎从卧室探出头来，吩咐道：

“快去，九郎！把商隐快叫来。”

李商隐才吃半碗饭，就匆匆赶到卧室。

令狐楚没有坐起身，只欠着身子，把商隐叫到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艰难地道：

“商隐，为师气魄已经没有了，情思也都丧尽。但心里所考虑的事情，还没有忘怀，非常想自己动笔写出来，告诉皇上，只是担心使用词语会出现错误，惹皇上生气。请你帮助我完成它。”

李商隐使劲儿点点头道：“恩师不用着急，恩师之事，学生理当尽心尽责按照恩师的意思办理，请勿担心。”

令狐楚从枕头下抽出一张纸，递给商隐，道：

“这是我这几天写就的。你看看再加一些。你就代我写篇遗表，呈给皇上。我就安心了。”

李商隐听了恩师要自己代写遗表，心中一阵沉痛，握住恩师的手，泪似泉涌。

令狐楚眼皮又抬不起来了，脸色铁青，实在支持不住，松开手，昏睡过去。

### 三

李商隐擦干泪水，走出卧室，展开手中的纸片，只见上面工工整整的字迹，根本不像一个病危的病人所写，曰：

臣永惟际会，受国深恩。以祖以父，皆蒙褒赠；有弟有子，并列班行。全腰领以从先人，委体魄而事先帝，此不自达，诚为甚愚。但以永去泉质，长辞云陛，更陈尸谏，犹进瞽言。虽号叫而不能，岂诚明之敢忘？今陛下春秋鼎盛，震海镜清，是修教化之初，当复理平之始。

然自前年夏秋已来，贬谴者至多，诛戮者不少，望普加鸿造，稍霁皇威。殁者昭洗以雪雷，存者沾濡以两露，使五谷嘉熟，兆人安康。纳臣将尽之苦言，慰臣永蛰之幽魄。

看罢，李商隐又泪流满面。恩师真乃旷古之忠臣！临去泉路，还要陈尸上谏，还在惦记着甘露之变被杀害的冤魂和被贬窜荒远的大臣，希望皇上为他们昭雪和平反。

九郎见商隐手持一纸，展开看时，流着泪，也围了过去，看着看着，生起气来，扼腕愤愤然吼道：

“为什么还要管这些闲事儿？在京好好的做官，不就是因为多管闲事儿，才被仇士良排挤到这个鬼地方吗？皇上难道他心里不明白，朝廷大臣为什么

被杀的杀，贬的贬，排挤的排挤？不都是因为宠信宦官造成的吗？他能听进去劝谏吗？”

八郎不知什么时候从卧室里出来的，大声吆喝九郎，道：

“住嘴！你懂什么？皇朝中事，妄加评论，你不要脑袋，我还要保住脑袋吃饭哩！”

一人犯事，诛灭全族！王涯家、舒元舆家几百口人，全被斩杀，你不知道吗？还要胡说！”

九郎不敢再吭声。

八郎接过那张纸片，看了片刻，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总是那么耿直，那样倔犟，全坏在这上了。仇士良没杀咱们，用得着咱们出面得罪他们吗？皇上都惧他三分，你比皇上还皇上？”说着来气了，转脸大声对李商隐道：“义山，你说说，这是不是犯傻？我就不赞成家父这种犯傻脾气。为官之路万千条，为什么抱着一条道走到黑呢？”

李商隐听了两位大公子的话，心中生出一股鄙夷之情。如果让恩师听到自己儿子说这等话，会有怎样的感想呢？他擦掉泪水，不看他俩一眼，转身去找七郎。

七郎的风痹在这高寒的西北之地，又犯了病，两条腿疼痛，走路艰难。他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正用炭火熏烤着自己的膝盖，以减轻一点痛苦。

李商隐走进屋，他想站起，迎上前，却没能站起来，苦笑笑道：

“看我都快成残废了。真没办法。”

李商隐没吱声，坐到他身边，把恩师写的纸递给七郎，道：

“这是恩师写的，叫我代为遗表。”

看着七郎接过纸，想知道他对父亲陈尸上谏是什么态度。

七郎看着看着，眼睛忽然一亮，随后用手使劲拍一下膝盖，自豪地道：

“家父看事情看得真准，甘露之变后，冤枉的人不平反昭雪怎么行！别说被冤枉的人心中积满怨恨，就是咱们旁观者，也觉得太不公平。家父把它提出来，一定会使仇士良之流吓破胆！好，家父有眼光，提得尖锐，一定会得到百姓拥护。”

“七兄，恩师旧事重提，有用吗？皇上都惧怕宦官，他能接受恩师的上谏，去得罪仇士良吗？”

“不！重提旧事和皇上敢不敢接受上谏，这是两回事。能旧事重提，这就表明旧事尚有许多人记在心中，是抹不掉的，不昭雪平反是不行的。另外，能重提旧事之人，是有胆有识之人，他是关心百姓生死，关心朝政清浊，关心李氏江山社稷是否能万古长存，所以说，家父是位了不起的人。我敬佩父亲。”

李商隐握住七郎的手，眼睛充满泪花，点点头，道：

“恩师也是我最敬佩的人！恩师了不起。”

两颗滚烫的心，碰撞一起，为即将失去的亲人而恸哭起来。

## 四

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夜，天空没有星星闪烁，没有皓月飘洒银辉，米仓山耸立南天，留下一个黑黝黝的暗影，仿佛即将倾倒，要压在人们的头顶。

湘叔匆匆地把全家人都召集到令狐公卧室。三个儿子跪在他的床边，李商隐跪在家人的后边，都屏住呼吸，没有一点动静。只有湘叔例外，他跑

前跑后，一会儿张罗这个，一会儿又吩咐丫环干那个。

忽然，令狐公动了动，想抬起身子，但没能抬起来。湘叔马上过去扶了一把，他才慢慢地坐起来。

湘叔怕他累着坐不稳，从后边用被垫着，让他依靠在上面。

令狐公用眼睛在众人脸上扫了扫，突然凝住不动，对湘叔道：

“叫商隐到前面来。”

商隐跪在后面，正在低头垂泪，没有发现恩师在找自己。他随着湘叔到前面床边，正要跪在九郎身后，只见令狐公指着八郎身旁，向商隐点头。李商隐马上意会到，是让他到八郎九郎之间。

李商隐跪到他俩中间后，令狐公点点头，脸上露出满意的样子。

“商隐十六岁就在我身边，已经十年了。我视他如子。你们要亲如手足，相互帮助。

勿负吾意。”

“是！”

三个儿子加上李商隐，一齐回道。声音虽然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，却出于对即将离去的父辈一种相同的虔敬，没有杂音异调。

略略沉寂，令狐公喘息着，话语间已经没有刚才响亮，带着沙哑道：

“我一生没有伤害过别人，也没有做出很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，死后，不要向朝廷请求谥号。埋葬之日，不要击鼓吹奏，只需用一乘布车拉到墓地即可，任何讲究，一律不要。墓志铭只写宗门，执笔者不要选择地位高的人。”

话刚说完，突然一个大火球落在府署上空，把屋内照得通亮。

令狐公端坐床上，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与亲人诀别。

那火球燃烧数秒钟，接着发出一声巨响。天，又恢复漆黑一片。室内，一片沉寂。

原来，有一颗陨星落在府署庭院。

家人痛哭。

家人焚纸。

李商隐把自己关在客房里，草写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，又写《代彭阳公遗表》。两文写毕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终于病倒，昏睡三天三夜方醒。醒时，只有七郎陪坐身边。

七郎惊叹他还能醒过来。他的脉搏时断时续，呼吸几乎停止。

“你整整昏睡三天三夜，说了许多胡话，真把人吓死了。”

“是吗？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一篇祭文一篇遗表，从头至尾，你背诵着，一字不差。但说得最多的是甘露之变，好像和谁辩论，慷慨激昂，声色俱厉。你还高声吟咏《有感二首》和《重有感》等三首诗，抑扬顿挫，很是动人。大唐王朝……你对朝廷忧虑忡忡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愤激之词，可以理解。应试前前后后，你遇到不少事情，对及第对干谒对主考官高锴对状头李肱等等，你都说到了。这十年中，你确实走了一段坎坷之路，受了不少委屈。”

李商隐傻眼了，如果真的把自己心中所想都讲出来，肯定要得罪令狐家的人，尤其是对八郎……跟他的关系断绝，商隐并不在乎；与七郎九郎的手足之情断绝……他吓得脸色苍白，虚汗淋漓，不敢再追问，希望七郎不要再说下去。

然而，七郎又继续说了下去。

“家父在我面前多次提到你的及第之事，很着急。你要理解，家父是不愿意替自己儿子和门生去干谒主考官。八郎及第、我的及第，家父都没有做什么推荐，都是我们自己像一个普通的学子那样干谒行卷。不仅你误会，还有许多人误会了，说我和八郎的及第，是家父推荐的结果，还说家父用重金贿赂了主考官。这都是无中生有，没有的事儿。对于你的及第，家父确实也没做什么推荐。唉！他就是这么个人。”

“七兄，我……说实话，有时我想不开，但多数时候，还是理解恩师的。我……七兄，你是个好人的，昏睡中的梦话胡话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”

李商隐近于哀求，请他不要信以为真。

七郎笑了，问道：“女冠之欢，相思柳枝，单恋七小姐，也能是假吗？义山弟原来是个风流才子！”

李商隐红着脸，想辩驳想解释，八郎进来冲断了他们的谈话。李商隐在心里暗暗地庆幸，七兄没有提及锦瑟姑娘……“商隐醒了？好，这回你可睡足了，今夜你去守灵。”

七哥，该你去陪客人了。什么事都让我干！你们想把我一个人累死吗？”

“商隐刚醒，身体怕……”

“我正是考虑他刚醒，才叫他今夜守灵的。好了，你别净为别人担心。”

“七哥，我身体行。”

八郎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。

## 五

府主病逝，兴元幕府也随之解体。幕僚们在府主灵前叩过头，纷纷离去了。

刘蕡跟李商隐、七郎、八郎、九郎告别，挥泪而去。他将投奔牛僧孺，继续飘泊江湖，浪迹天涯，沉沦幕府。

十二月初，李商隐随着令狐家护丧大队人马返京。原本给他一乘小轿，湘叔已安排好，还派一个使女侍候左右，可八郎不同意。他下一道命令，男人一律骑马，车辆小轿都给女眷。谁来替商隐说情也不行。

商隐只好骑一匹矮小，行走稳健的毛驴。他也愿意骑驴，驴听话，不颠屁股，轻松愉快地迈着碎步，那节律真如霓裳羽衣曲中贵妃的舞步。他沐浴着冉冉东升的阳光，暖洋洋的，真想再睡一觉。

“义山弟，看你悠哉悠哉的样子，很惬意呀！我到前面也买头驴，跟你同步如何？”

“骑驴有骑驴的好处，骑马有骑马的优点，不必强求一致。如果世界都是一个颜色，都是一个模样，一刀切，驴是马，马也是驴，那将是个怎样单调讨厌的世界？”

七郎不知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，疑惑地盯着他那一上一下，晃晃摇摇的脸，难道义山还在为八郎不让他乘轿而鼓气？

九郎骑一匹白马，浑身没有一根杂毛，人称白龙驹，跑起来如风卷残云。他见七哥与义山兄在一起嘀嘀咕咕，两腿一夹，白马绕过人群，飞快来到他俩身边，把小毛驴吓得直往旁边躲闪。

“义山兄，看你的驴胆小如鼠。来，骑我的白龙驹吧。”

“别看不起毛驴，它要发起驴脾气，白龙驹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”

说着，商隐轻轻把驴往白马身边一提，似乎驴蹄踢了白马的前腿，那

白马长嘶一声，前蹄竖起，再落下时，忽地一声向前奔去。

九郎在马上呼叫着，竭尽全力勒马缰绳，但是那马仍然向前驰骋。

七郎瞧瞧商隐，仰头大笑起来。

“已经是兴平地界。”李商隐指着前面一座小城，道，“这是马嵬，相传晋人马嵬在此筑城防盗，后人便以他的名字命城名。城后边那个土坡，就是马嵬坡。”

七郎把马勒住，看那土坡杂乱地长着灌木丛和荒草，有的地方露出黄土，给人一种枯败苍凉之感。

“真让人难以想像，杨贵妃会死在这里。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七八十年，人们都把它忘记了。当时是藩镇割据叛乱，现在是宦官揽权霸政！”

“你说人们都忘记安史惨祸？不对。白公乐天不是写过《长恨歌》吗？写得很不错，责备了‘汉皇重色思倾国’，‘一朝选在君王侧’，‘从此君王不早朝’……”

七郎不近女色，最恨女色，至今尚未婚娶，抢断道：“不对！白公诗中，对妖女贵妃讽刺最多，你听着‘杨家有女初长成’，‘回眸一笑百媚生’，‘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’，‘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从春游夜专夜’，‘金屋妆成娇侍夜，玉楼宴罢醉和春’……皇上身边有这么个妖女，还能好吗？安史之乱就是杨氏兄妹一手造成的。”

李商隐不以为然地笑了。贵妃自有贵妃的罪责，但主要罪责在唐明皇身上。商隐不愿意挑明白，只轻声吟道：

渔阳鞞鼓动地来，惊破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九重城阙烟尘生，千乘万骑西南行。

翠华摇摇行复止，西出都门百余里。

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蛾眉马前死。

花钿委地无人收，翠翘金雀玉搔头。

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泪相和流。

“七兄，你说唐明皇是怎么啦？开始他对贵妃爱得死去活来，连早朝都不去了。安史之乱，他往四川逃亡，‘六军不发’要求斩杀贵妃兄妹时，他就答应赐死贵妃。等到贵妃死后，他又掩面而泣，懊悔不迭，真是无能为力的君王！当年就是因为唐明皇无能，控制不了藩镇节度使，才酿成了安史之乱；而今天又是因为皇上无能，控制不了宦官，才造成甘露之变，有那么多的大臣和百姓被杀。李氏皇朝江山社稷呀，真令人焦虑！”

义山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透彻，常常是含而不露，欲露还藏。他的诗文赋，也都是这样，令人难以揣摸。

七郎听后，十分惊讶！义山心里对朝中之事这等清楚，如果他要是当了宰辅，定会使朝政清明，宦官不敢折辱朝臣。七郎不同意把安史之乱与甘露之变相比，把责任都推到皇上身上。但他不想跟商隐争个面红耳赤，折箭断交。七郎是个宽宏大度的兄长，于是激义山道：

“驴背上吟诗，颇有情味，何不以《马嵬》为题，吟咏一首呢？”

李商隐笑笑，望着马嵬坡，张口吟道：

冀马燕犀动地来，自埋红粉自成灰。

君王若道能倾国，玉辇何由过马嵬。

吟罢，看见七郎沉吟不语，以为对此诗不满意，接着又吟一首，道：

海外徒闻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

空闻虎旅鸣宵柝，无复鸡人报晓筹。

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。

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。

吟毕，七郎点头笑道：“我喜欢你用典故多的诗，令人寻味不尽。‘海外……九州’是用方士到海外仙山寻找贵妃的故事，用‘徒闻’加以否定，说‘他生’能够成为夫妻渺茫未卜；‘此生’的夫妻关系已经完结了。这是何等痛苦之事呀！你写得一波三折，让人不由得发问：为什么？中间两联四句扣题，写马嵬兵变，贵妃赐死。‘当时七夕笑牵牛’，是讥讽唐明皇七夕在长生殿上，跟杨贵妃海誓山盟。最后一联两句，仍然是讥讽唐明皇做了四十多年的皇帝，还不如一个普通百姓卢家，既能保住善于‘织绮’，又善于‘采桑’的妻子莫愁。

写得不错，但指责明皇太过，是我所不敢苟同的。”

李商隐抿嘴笑道：“七兄，你尚不知小弟的心思啊！如果按照七兄的意思，女人是祸水，贵妃是罪魁，她害了先帝明皇。但是，如果反过来说，先帝唐明皇宠爱杨贵妃，又受了她的害，坏了朝纲乱了朝政。那么，今天的皇帝不也是宠信宦官，又受宦官之害，被宦官挟制，使朝政黑暗吗？小弟此诗的目的，就是借古喻今，借古讽今。”

七郎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默默地催马前行。

李商隐没有得到七兄的赞同，心里很不好受，默默地催驴赶上他，还想继续再解释。

## 六

护丧队伍浩浩荡荡，来到京都西郊。

七郎和李商隐两人仍然并肩而行，相互却不说一句话，似乎都在想心事。

李商隐渐渐抬起头，看见冬日的阳光，照得大地暖融融的，没有冰天雪地，也没有严寒。野草和树木好像开始发芽，可是由于干旱又都焦枯卷缩着。农田一片荒芜，农具丢弃在道旁。饥饿的牛，死在土堆旁。村落里，断壁残垣，破残的房屋，孤零零地伫立在一片瓦砾中。

“七兄！走，过去看看，他们这是怎么啦？好像经过盗匪洗劫。”

他们向一座破茅屋走去，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，从屋里探头看看，马上又缩了回去。接着从屋里走出一个男人，穿一件露着棉花的长袍，腰间扎一条带子，羞涩地盯着来人。

“你们这是怎么啦？”

那汉子畏惧地背过脸，肩膀一耸一耸地，好像在哭泣，七郎和李商隐愈加莫明其妙。

那汉子走回门口，又站住，转过身子，开始陈述这里发生的一切。

原来，这里经过两次大洗劫。

第一次是安史之乱战祸，唐明皇逃往蜀地，安史叛军到处抢劫杀掠，放火烧房子，十分凄惨。

第二次是甘露之变，宦官带领神策军追杀李训和郑注，一路抢劫骚扰，如同强盗一般。

那汉子边诉说边哭泣。全村人跑的跑、亡的亡。

李商隐心中像燃起大火，又愤怒又悲伤。他最痛恨官兵盗匪如同一家，

残害百姓；最不忍听百姓无以为生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他从怀里摸出二两银子给了那汉子，打驴离开。

七郎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，送给了他。

一路上，李商隐绷着脸，一声不吱，直到进了开化坊令狐府，才气哼哼地对七郎道：

“我要写一首长诗，像杜甫的《北征》、《兵车行》和《咏怀五百字》，对！题目就叫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。一会儿，你来我屋，我给你吟咏。”

七郎也是个急性人，护丧的事全推给八郎和九郎，在自己房里洗把脸，没换衣服没喝茶，就跑到西客院，来到商隐的房里，问道：

“写好啦？杜甫的《北征》和《咏怀五百字》，那可是‘诗史’。《北征》一百四十句，诗人怀着‘乾坤含疮痍，忧虞何时毕’的心怀，写了安史之乱中百姓痛苦、山河破碎的世道。好像一份陈情表，把他自己探亲路上和到家后所见所闻所感，全写了下来，向唐肃宗皇上禀报。他当时是左拾遗，自然有责任这么做了。”

“我虽然不是官，但也有责任把百姓的痛苦，和李家皇朝的治乱兴衰，禀奏给皇上。”

好啦，你就听我吟咏吧。”李商隐连脸都没有洗，一直在构思这篇“诗史”。他吟道：

蛇年建丑月，我自梁还秦。  
南下大散岭，北济渭之滨。  
草木半舒坼，不类冰雪晨。  
又若夏苦热，焦卷无芳律。  
高田长檟枿，下田长荆榛。  
农具弃道旁，饥牛死空墩。  
依依过村落，十室无一存。  
存者背面啼，无衣可迎宾。  
始若畏人问，及门还具陈。

“这是咱俩刚刚亲眼所见，长安西郊农村荒凉破败景象。”

“‘农具弃道旁，饥牛死空墩。依依过村落，十室无一存。’

写得真实，是咱们看见的情形。”

李商隐呷了口茶水，道：“下面是用那汉子的口吻，陈述李唐皇朝的治乱兴亡。”

右辅田畴薄，斯民常苦贫。  
伊者称乐土，所赖牧伯仁。  
官清若冰玉，吏善如六亲。  
生儿不远征，生女事四邻。  
浊酒盈瓦缶，烂谷堆荆囷。  
健儿庇旁妇，衰翁舐童孙。  
况自贞观后，命官多儒臣。  
例以贤牧伯，征入司陶钧。

“商隐，你这不是颂扬皇朝大治天下，一派升平吗？”

“对！这是安史之乱前的隆兴繁盛景象。因为朝廷任用贤明宰辅和大臣，才会有这种升平气象。”

降及开无中，奸邪挠经纶。

晋公忌此事，多录边将勋。  
因令猛毅辈，杂牧升平民。  
中原遂多故，除授非至尊。  
或出幸臣辈，或由帝戚恩。  
中原因屠解，奴隶厌肥豚。

……  
奚寇东北来，挥霍如天翻。

……  
但闻虏骑入，不见汉兵屯。  
大妇抱儿哭，小妇攀车辕。  
生小太平年，不识夜闭门。  
少壮尽点行，疲老守空村。  
生分作死誓，挥泪连秋云。  
廷臣例獐怯，诸将如羸奔。  
为赋扫上阳，捉人送潼关。  
玉辇望南斗，未知何日旋。

……  
“这就是安史之乱空前浩劫！乱后朝廷腐败无能，不敢拔除锅根，于是造成宦官乱政。”

近年牛医儿，城社更攀缘。  
盲目把大旆，处此京西藩。  
乐祸忘怨敌，树党多狂狷。  
生为人所惮，死非人所怜。  
快刀断其头，列若猪牛悬。

……  
“商隐，你对李训、郑注被杀，还很同情可怜吗？”

“不，他们被残杀如同猪牛，把首级悬挂城墙上，够悲惨的了。并非可怜他们。”

李商隐反对宦官当权残酷镇压李训和郑注的政变，但对李、郑轻举妄动的政变也不赞成。最使他愤怒的是无辜百姓被屠杀被抢掠。他接着又吟道：

夜半军牒来，屯兵万五千。  
乡里骇供亿，老少相扳牵。  
儿孙生未孩，弃之无惨颜。  
不复议所适，但欲死山间。

……  
我听此言罢，冤愤如相焚。  
昔闻举一会，群盗为之奔。  
又闻理与乱，系人不系天。  
我愿为此事，君前剖心肝。  
叩头出鲜血，滂沱污紫宸。  
九重黯已隔，涕泗空沾唇。  
使典作尚书，厮养为将军。  
慎勿道此言，此言未忍闻。

李商隐吟咏完，两手捂着脸，为朝政日非，国事艰难而忧愤不止。

七郎同意义山的选用贤才以挽救危亡的主张，觉得义山确实有头脑，有才干，满腹经纶，应当得到朝廷重用。

“义山，明年吏部的释褐试，要好好准备，朝廷需要像你这样的大治天下的人才。”

李商隐没有回答，心想，这吏部一关要想顺利过去，也非易事！韩文公愈当年及第后，三试吏部而无成，则十年犹布衣。还有的及第二十年，过不了吏部这一关而得不到官，拿不到奉禄。他叹了口气，抬头对七郎苦笑笑。

## 七

《代彭阳公遗表》奉呈朝廷，文宗深表哀痛，下诏曰：

生为名臣，殁有理命。终始之分，可谓两全。鹵簿哀荣之末节，难违往意；谥谧国家之大典，须守彝章。鹵簿宜停，易名须准旧例。

……

册赠司空，谥曰文。

赐吊赙赠，必别有谢表，李商隐又草写《为令狐博士绪补阙綯谢宣祭表》。

总算把丧事办完，李商隐才抽身去萧洞找同年韩瞻。到得萧洞，他真有“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”之感。

在洞前，矗立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庭院。门是用黑漆漆成，钉满了金光闪闪的铜钉。

台阶上还有两尊石头狮子，气魄之大，不亚于卿相大宅。

李商隐跟随家丁走进院内，见一条白石砌路直通正堂。正堂是迎客之所，楠木桌椅，井然排列。墙上山水画、题赠字画，整齐悬挂，飘散着淡淡的墨香。

韩瞻从内室迎出，见是商隐，大呼小叫寒暄着，急切地道：

“你跑哪去了？可把人都急死了！最急的还是七妹。她三天两头地派人来询问你的消息。”

“她在哪？”

“在哪？你真是的，在涇源他老父亲任所里。她说如果再打听不到你的消息，她就自己来京找你。还说要回东都洛阳去找你。这个七妹可比不得她六姐，厉害着哩。”

“我刚刚从兴元回来，令狐恩师仙逝，我真是……难过欲绝。”

商隐哽咽了。

“令狐公是当今朝廷名臣贤相，不过人活百岁，终要黄泉觅路，没有办法。商隐呀，你要节哀顺便。”

韩瞻看看商隐，见他消瘦得皮包骨头，脸色蜡黄，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住，诚恳相劝。

“在朝中，原想有表叔崔戎和恩师令狐公可以依靠，而今两位恩公，先后都离我而去！吏部的释褐试，更需要卿相名臣的推荐。唉！明年的释褐试，我一点信心也没有。”

“没有卿相名臣推荐，是难过这一关的。如果有一个大臣鼎力推荐，还可以免试得官。你还不知道，我就是老泰山的大力推荐，已经得官获俸禄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李商隐尚不知道，惊讶地看着他，眼睛里流露着艳羨。

“你看我，有好些事都没来得及告诉你。这座宅院，也是老泰山出资为我们建的。

因为在京做官，没有自己的宅院很不方便。房子已经建好，过几天就去泾源接你嫂子去。

你来得真是时候，再晚来几天，我就动身走了。在泾源过年，年后才能回来。”

李商隐由艳羨，渐渐变得悲伤起来。自己中第的名次在畏之前面，可是他却先得了官。自己光棍一条，寄居人家的屋檐之下，可是他却娶了妻子，又建了新居，万事顺畅，事事如意！

是自己的命不好吗？是自己冒犯了上苍，得罪了太上玄元大帝？他眼圈微红，眼泪盈眶，低垂下头，不敢正视年兄畏之。

韩畏之豪爽粗心，没有注意年弟的情绪变化，只顾自己地又道：

“义山年弟！以我之见，你就跟我一同去泾源。在七妹家过个喜年，也好谈谈婚事。

我还要当你俩的媒人哩。另外，你就在泾源入幕，做掌书记。这样一来、老泰山也好再使把劲，给你也推荐一番。只要通过吏部这一关，以后就好办了。怎么样？”

李商隐虽然艳羨年兄命好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什么都有了，但是，又觉得把婚事与推荐过关得官搅乎在一起，不甚光彩，有损自己的感情。爱情、婚事，是圣洁不可猥亵，不可玷污的，更不能交换。

他摇摇头，又叹口气。

畏之是好心，不能让他难堪，所以商隐没有向他剖白自己的心。含而不露，欲露还藏，这是他的性格。

“年兄，你什么时候走？我来为你饯行。”

“我要赶到泾源过小年，所以想腊月二十走。还有几个朋友也要来饯行。你二十日来吧，给你介绍介绍。”

## 八

腊月二十日，京都阳光灿烂，温暖如春，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而忙碌。大街小巷人潮如涌，热闹异常。

李商隐如约而至。正堂已经座无虚席。桌上酒菜摆齐，但尚未开宴，像在等待主人发话。

管家在门口招呼一声：“李商隐到！”

满屋人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

韩瞻上前拉住他的手，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年弟，怀州李商隐。”

“哈哈！义山弟，别来无恙？”

温庭筠依旧嘻嘻哈哈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。

李商隐抱拳施礼，对温庭筠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庭筠兄，近日又在何处高就？我还有事正想找老兄。”

“四海为家，风云飘泊，依然是白衣卿相。贤弟有事说好啦。不是又有哪位公子要请‘枪手’吧？想中进士的，就叫他来找我好啦，我是有求必应。”

众人听他说请“枪手”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所谓“枪手”，就是代人进考场应试而已。这是为士林所耻的事情，温钟馗却大声讲在公众面前，毫不回避，依然嘻嘻哈哈。

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。

李商隐走到他面前，低声说了一阵话，只见温庭筠脸色骤变，连连点头，道：

“好吧，一会儿再详细说说。这个混帐东西！非给他点颜色不可！”

韩畏之把商隐让到自己身边的一个客位上，道：“是给你专门留的位置，坐下，喝吧。”

把自己安排在主人身边就坐，李商隐很高兴，心里明白年兄把自己当作最知心最尊贵的客人，悄声道：

“年兄，我要赠诗一首，报答厚意！”

韩畏之却大声笑道：“义山弟，我们不仅是同年，还要成为连襟。报答则请免提，诗要好诗，酒要先痛饮三杯！”

客人中，也有不少是他俩的同年，状头李肱和张裳、王牧也来凑热闹，听说他俩是未来的连襟，一齐起哄，举杯祝贺。

酒过三巡，温庭筠大声问道：“请歌妓来侑酒，畏之老弟！”

韩瞻一脸窘相。

“我知道你没有家妓，那就派管家去平康坊去请，提我名字，她们都会抢着争着来。”

我知道你还没拿过俸禄，提我的名字，她们不要钱，只是要好诗，可以歌唱的好诗。今天来了状头，要看看状头的诗，怎么样？”

温庭筠浪迹江湖，大小场面什么都见识过，没有歌妓歌舞，提不起精神，酒也喝不下去，才三杯下肚，就晕晕乎乎，不把别人看在眼里了。

李肱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哪个皇亲国戚他没见过？提到自己的诗，更觉得天下第一无敌手，不屑地接住温庭筠的话，道：

“人们都说温钟馗走到哪里，歌舞妓就跟到哪里。今天为什么要吩咐管家去请呢？有损钟馗大人的芳名了。我的诗，主考官大人说是天下第一，请唱敝人试中之作《霓裳羽衣曲》诗，没有歌妓，温大人要代劳了。”

“这有何难？把诗吟来，我就献丑一唱！”

众人都叫起好来。

李肱自恃是当今的状头，站起来，抑扬顿挫地高声吟道：

开元太平日，万国贺丰岁。

梨园厌旧曲，玉座流新制。

凤管递参差，霞衣竞摇曳。

宴罢水殿空，辇余香草细。

蓬壶事已久，仙乐功无替。

谁肯听遗音，圣明知善继。

温庭筠听后哈哈大笑道：“‘圣明知善继’？你是要皇上好好继承什么？是贵妃的《霓裳羽衣曲》？让当今皇上像当年唐明皇一样去听歌赏舞，纸醉金迷，尽情淫乐，忘掉朝政，再来一次安史之乱吗？到那时，你们这些宗子，就好乘机夺权篡政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住口！好个大胆狂徒！给我打出去！”

李肱也气糊涂了，以为自己是在家中，呼喊仆役打走这狂徒。

温庭筠依然狂笑不止，一副倨傲不恭的模样。

李肱到底是皇族宗子，暴跳起来也真让这些刚刚及第进士恐慌，众人顿时沉默，堂内鸦雀无声。

李商隐想为温兄解围。温兄言语太过，涉及圣上，有褻渎之嫌，担心以言招祸，站起来，笑道：

“李年兄勿怒。温兄吹弹尚可一闻，如高歌舞蹈，却令人捧腹。不如先听小弟吟诗一首，敬请诸位仁兄赐教。题目就叫《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》。”

籍籍征西万户侯，新缘贵婿起朱楼。

一名我漫居先甲，千骑君翻在上头。

云路招邀回彩凤，天河迢递笑牵牛。

南朝禁脔无人近，瘦尽琼枝咏四愁。

温庭筠听罢，复又哈哈大笑，重新吟咏一番，细细琢磨，道：

“此诗好就好在一个‘戏’字。‘万户侯’出资为‘贵婿起高楼’，点出‘新居’二字。‘居先甲’‘翻在上头’，押在‘同年’二字。颈联点明‘西迎家室’。至于尾联，用了两个典故，隐晦而不得详解，还是请状头李大人详之。”

显然温钟馗又想挑起争端，要考考李肱。

李肱的情绪，此时冷静多了，觉察自己的失态，跟这种人生气太不值得，冷冷地不屑一顾地用鼻子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脔，是指切成片的肉。《晋书·谢混传》讲，元帝在建业时，各种物资食物非常困乏，每次得到一只小猪，认为是最好的膳食，尤其认为小猪脖子上的一脔最香，所以就把这一脔送给元帝吃。当时群臣不曾尝过，于是就把它叫做‘禁脔’。现在人们把在中第进士里所选的婿，称为‘脔婿’。畏之贤弟是不是也应称为‘脔婿’？”

温庭筠又狂笑不已，道：“所答非所问，让你说的是‘南朝禁脔’这个典故。只讲‘脔’怎么可以呀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如果不知，温某不才，愿代状头之劳。”

李肱并不生气，亦不理睬他，又道：“《晋书·谢混传》中讲，孝武帝想为女儿晋陵公主求婚，大臣王珣向孝武帝推荐谢混，介绍说：‘谢混虽然赶不上刘惔有才华，但是，不比王献之差。’孝武帝满意地道：‘有这等才干就满足了。’过了不久，孝武帝驾崩，袁山松想把自己女儿嫁给谢混。王珣劝道：‘袁大人请不要接近禁脔。’王珣用‘禁脔’戏称谢混。后来谢混终于娶了公主。在诗中，义山弟就是用禁脔戏称畏之弟。”

温庭筠不再插科打诨，静静地听着。

李肱见温钟馗老实了，颇为得意，又道：“诗的最后一句中，‘琼枝’出自屈原《离骚》：‘折琼枝以继佩’，在诗中指畏之弟。‘四愁’指张衡的《四愁诗》，诗中每章都以‘我所思念’领起。尾联，义山弟写得极风趣，说畏之是禁脔，即万户侯的贵婿，所以没有一个女子敢接近，他在新居感到寂寞无聊，人都消瘦了，整天吟咏《四愁诗》，思念妻子。”

“解得好，解得好！不愧为状头。”温庭筠拱手施礼道歉，“休要生气，温某在此向状头陪罪，大人休见小人怪。温某钦佩之人，温某都要敬重七分。”

李肱见他诚恳，也抱拳还礼，只是一言不发，脸上依然愠怒。

李商隐很敬佩状头同年，解诗细而不漏，典故记得极为清楚，学问广博，是赏诗里手。但对他以沉默待温兄的态度，颇不以为然。担心温庭筠受冷淡而再惹是非，忙把他拉到一边，把锦瑟的话转告给他。

温庭筠顿然火起，大骂令狐綯不是人，非报此仇不可！

李商隐怕他到令狐府上去闹事，忙劝道：“怎么报仇？弄不好，八郎会变本加厉地折磨锦瑟的。她的日子更不好过。”

“我不会那么傻。先把她救出来。然后报仇不迟。”

“如此尚可。千万不能伤害着锦瑟姑娘，懂吗？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李商隐仍然不放心，又追问数次如何救锦瑟出来。他都说得模糊不清，商隐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不信会出什么事儿。

## 九

腊月二十一日清晨，李商隐被湘叔喊醒，昨天喝酒太多，直喝到深夜，他模模糊糊记得是畏之派人把自己送回来的。畏之年兄已经上路了吧？

“商隐，韩瞻在门外等你回话。他带来一封信，你快看看。”

“他还没有走吗？”

李商隐一边自语，一边展开信。原来是七小姐父亲王茂元的亲笔信！惊讶道：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七小姐病了，让我速去。”

“七小姐是谁？怎么回事？”

李商隐简单地把七小姐的情况，大致说了一通。

湘叔沉思片刻，问道：“你们认识很久了？提过亲事吗？”

“是在洛阳家认识的，很久了。曾让年兄韩瞻提过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她父亲王茂元还提出辟聘我入泾源幕，做掌书记。”

湘叔知道一些王茂元的为人：一介武夫，幼年有勇略，跟随其父王栖曜南征北战有功，元和年间晋升为将军。甘露之变前，因曾受到王涯郑注等人重用，宦官威胁要杀他。

他用家财贿赂左右神策军，得以保住性命，不久又进封为濮阳郡侯。他不是彭阳公这边的人，商隐如果投靠他，并娶他的女儿，将来会不会被八郎怨恨呢？

湘叔考虑得远，想得深，但是，商隐与他女儿七小姐的关系，看来已经不能拆散了。

去不去，娶不娶，将决定商隐的未来！

“商隐，你可要慎重考虑，这门婚事会影响你未来的生活和事业。自己拿主意，韩瞻还在外面车上等你哩。”

湘叔没有具体明白地讲出为什么要慎重考虑此事，觉得商隐应当明白个中缘故、个中利害的。

其实李商隐确实没考虑其中“缘故”和“利害”，爱情已经冲昏了头脑！此时此刻在他心目中，只有七小姐，别的什么也没想！他来到大门外面，韩瞻急切地迎了上来，问道：“岳父大人的信看过啦？七妹因你而病，她父亲请你入幕，都希望你赶快去泾源！”

别犹豫了，现在马上就跟我一齐走。我们结伴而行，该有多好！”

“太突然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”

“是突然点，这信是刚刚送来的。不过，没有准备更好，他家不会怪罪

你的，走吧，快上车！”

“还没跟令狐家告别。”

“唉！七妹肯定病得很重，否则濮阳公不会亲自出面给你写信。他最疼爱七妹。说实话吧，他也给我写了封信，命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带到泾源。他怕事情太突然，眼看又到过年，担心你要回洛阳，所以他已经让洛阳家人，去看望你老母亲，照顾好你老母亲过年，让你放心。”

李商隐确实想要回洛阳跟母亲一起过年，不能去泾源。

湘叔站在门前台阶上，正注视着他，他们俩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，知道商隐优柔寡断，一时间难以下决心。王茂元当真看中了商隐，要把女儿嫁给他，在朝中有这么个靠山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至于八郎，这小子是靠不住的，况且他才是个七品的小补阙，嫩得很，应当帮他下决心。

在令狐家，恩师去世后，除了七郎九郎之外，李商隐最亲近的人就是湘叔。他的话，他的决定，李商隐肯定会听的。

“商隐，洛阳你母亲哪儿，我也会派人照顾的，放心吧。”

听了湘叔的话，他感激地点点头，道：“又让你费心啦。

可是，没跟八郎告别，突然离去，他会不会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，一会儿早朝回来，我跟他说明。”

“……”

李商隐依然不放心。他知道八郎的为人，不告而辞，他要生气的，会认为目中无他，不尊重他。

“义山贤弟，如果你不去泾源，我怎么向七妹交代呀？让我回去怎么向她父亲交代？年兄在这儿给你施礼，求你啦。”

李商隐马上还礼，埋怨道：“年兄，你这是干啥？我这不是在跟湘叔商量嘛。好啦，我去，我去！好了吧？”

韩瞻笑了。

湘叔脸色冷峻。他明白商隐迈出的这一步，将会影响他的一生一世，是福是祸，实在让人看不透。如果令狐公活着，商隐大概不会走这一步的吧？

### 第十三章 比翼双飞鸟

—

李商隐到泾源受到王家特殊欢迎，全家喜气洋洋。

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时，李商隐和王家七小姐举行订婚仪式。正月初五，举行结婚仪式。

这速度之快，在王家七个姑娘出嫁中，可推之为最。又是在娘家结婚，如同招赘，亦可为最。在泾源府，“二最”被传为美谈。

老岳翁王茂元手捻胡须，笑眯眯地看着这对新人慢慢步入洞房，连连点头。商隐是新中进士，是朝野闻名的才子；七姑娘是自己最为喜爱的小女儿，生得娇艳美丽，称为佳人当属无愧。佳人配才子，可谓天生一对，地造一双。

“夫人，七个女儿七个女婿，以老夫之见，这最后一对，最为般配，郎

才女貌，才子佳人。你别说，七姑娘真好眼力，自己选的女婿，我看比她几个姐姐的都好。

李夫人坐在他身边，撇着嘴，瞪了丈夫一眼，道：

“你小声点，畏之和小六子在那边会听见的。你这样偏爱，他们会不高兴的。”

王茂元向右边瞅了一眼，见韩畏之和六姑娘不知说句什么话，正笑个不停，摇摇头，道：

“畏之也不错，也是新中进士，但是，比商隐的才学，略逊一筹。”

“他可是你挑选的。才学差一筹？当初有那么多新进士，为什么要选他？我看比商隐强。你看商隐那身子骨，病病恹恹的，还不愿意多说话，呆头呆脑。畏之身体多棒，多爽快，嘴甜着哪，张口一个妈，闭口一个娘。这辈子我只生这么两个姑娘，还没有一个男孩子叫我妈妈喊我娘哩，真喜欢人。”

“我的那些儿子，不都叫你妈吗？”

“那可不一样。我就喜欢畏之喊妈叫娘的声音，爽爽快快，甜甜蜜蜜，真喜人。”

“商隐叫得不好听？真是的！”

“商隐叫的就是不中听，干干巴巴，半天才吐出一个字：

‘妈’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他？”

“不同意行吗？看那死丫头，没有父母之命，就跟他眉来眼去，写情诗，传情书。

在洛阳，我们都不在家，不知道这死丫头疯成什么样子！到泾源之后，又寻死觅活的，我不同意能行吗？气死我啦！”

李氏是王茂元的最小一个妾，生了两个女儿，排行第六第七，小名称呼“小六子”和“七丫头”。对于七丫头不听她的话，背地私下跟商隐要好，并坚决要嫁给商隐，李氏心里一直耿耿不满意。

李商隐是个极为敏感之人，来到泾源不久，就看出来了。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心里一直不宁静。好在老岳父对自己极好，事事照顾，有时都让畏之嫉妒。

“不要生气。我要把他留在身边。他的章奏写得极好，曾得到彭阳公的真传。我一个粗人，正需要这么个人帮帮我。”

李商隐与七小姐进入洞房。七小姐坐在床边，心里咚咚跳个不停，等待夫君揭去盖头。李商隐却抓住爱妻的手，激动地道：

“我像在做梦，像牛郎终于踏着鹊桥过了银河，跟爱妻……”

“夫君，七夕天上有星光吗？洞房里有烛光吗？”

“有。七夕，满天灿烂星光，洞房里当然有红烛高照……”

“不对吧！为什么贱妾看不见？”

李商隐这才发现盖头没揭，哈哈笑着，把爱妻拥到怀里。

有讲不完的情话，有说不尽的柔情蜜意。

第二天，突然从京都传来牛党中人杨嗣复被提升为宰辅。

似有牛党卷土重来之势。

王茂元深知自己是李党中人，曾得到李德裕赏识重用。现在如果牛党一旦上台得势，自己受到威胁事小，最堪忧虑的是商隐今年的释褐试。吏部中有周墀和李回二位学士，都是李党中人，与自己交谊颇深，但到了中书省，

一旦落入杨嗣复、李珣手中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
他沉吟半晌，把商隐叫到面前，亲切地道：“商隐贤婿，新婚中，又当过年，本不该让你办公事。但是，杨嗣复升任宰辅，不可不草拟书状，以表祝贺之意，所以想请你代劳挥笔为之，如何？”

过去在令狐府，李商隐听说过这人的名字，仿佛曾与他见过一面。这人颇有才学，与恩师友善。现在得升宰辅，理当祝贺，所以欣然答应。回到自己书房，很快便写成《为濮阳公上杨相公状》，又检看两遍，奉呈岳父大人。

王茂元接过状书，非常高兴，没想到小女婿挥笔立成，才学如此宏富，前程定然无可限量。读完状书，不禁赞道：

“贤婿，写得好！有如此才学而不被重用，实乃朝廷一大损失。老夫他日上朝，一定鼎力相荐。噢！推荐人才，朝廷尚有成例，要回避亲故。不过，我还有些世交，请他们援引，我看不成问题。”

李商隐是希望岳父荐引的，但见他如此世故，讲出自己难处，心里一阵黯然。举荐贤才，不避亲故，历朝均有先例，岳父却说要回避？那么，举荐畏之年兄时，为什么没有回避？

算了！避亲就让他避亲好啦，省得别人以为自己是为了得到岳父荐引，才娶他的女儿。

王茂元忽见贤婿呆呆地想着什么，并没有听自己的夸奖，心中不悦，认为对自己不尊重，不再多话，差人赶紧把状书送进京城。

## 二

过了正月十五日，李商隐怀着恋恋之情，离开新婚妻子，赶赴京城参加吏部释褐试。

临别时，王茂元草书两封信：给职方郎中兼判西铨的周墀一封，给吏部员外郎充任宏词试官的李回一封，并命李商隐亲自送去。

李商隐本想拒绝，既然要避亲，又何必写信呢？但见岳父一脸严肃、郑重神情，只好听之任之了。

妻子把他送出城，叮嘱道：“中与不中，都要尽快派人告知消息。切切记牢！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挥手之间，见妻子用手捂着嘴，一双杏仁眼滴下两行泪珠儿，心中酸酸的，一勒缰绳把马圈回，站在马蹬上，道：

“但能中选，立刻回来接你进京，勿急！”

讲完，两腿一夹马肚子，鞭马向前冲去，登上了征途。

残冬时节，泾水波平浪静，缓缓向东南流去，两岸一片嫩绿，景色异常宜人。

过了邠州，离开泾水向南，便进入山区。

李商隐走在崎岖山路，心绪依然未能平静，对于前程，原本尚抱十足信心，但衣袋里装上岳父大人的两封信之后，却又担心起来。

应进士试，需要干谒温卷，已成为流俗，成为必然；没想到应吏部的释褐试，更需要托人情走后门，这仕途何等艰险！难道自己还要奔走十年吗？仕途和这山路是一样的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！

到了京城，在哪落脚呢？

按理说，韩瞻居所最为合适，他是年兄又是连襟，还是好朋友。但是，

过去自己到京都是吃住在令狐恩师家，如果此次到京不住恩师家，会不会让别人认为，恩师仙逝，自己便远离他家，另寻门户？其中八郎肯定会这样想，肯定会因此而不悦的。况且恩师临终时还叮嘱：“我视他如子，已经十年了。你们要亲如手足，相互帮助。勿负我意。”

李商隐终于决定去恩师家。

进得院门，湘叔从里面迎出来，向左右看看，把他引进客房。

每次来京都住恩师家客房的正室，好像这正室成了他专用的私房了。可是今日，湘叔却把他引进西厢房北屋。

他垫起脚向正室看看，里面并没有人居住，好奇地刚想问，湘叔用手止住，摇摇头。

李商隐不明其意，进了西厢房北屋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

“湘叔，那正室有人住啦？”

湘叔又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八郎不让你再来……唉！你娶王家七小姐的消息传到京城后，八郎气得一连骂了好几天！说你再来，就把你赶出去。所以我想你住在这儿，八郎不知道，就不会过问的。一旦知道了，我也好应付他。放心吧，就在这儿住。八郎正在晋昌坊买地，想另外再建一座宅院，整天忙着哩。”

李商隐颇感奇怪，自己与王家小姐成婚，八郎何气之有？

更不该谩骂自己，于是道：

“结婚之事，是在泾源临时决定的，没能告知恩师家人，也没跟兄弟们和您商量，是我之过错，明日我向兄弟们请罪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在此！不在于此！”原来商隐还蒙在鼓中，不知所以！

湘叔急急地解释道：“你不知道朝中大臣私结朋党吗？”

“知道一点。不过，李党的李德裕和牛党的牛僧孺已经不在朝廷，何谈朋党？”

“这你就不明白啦。他俩虽然远离京城，不在朝中，但各党中人仍然在京，相互争斗并没结束。令狐公平时多与牛党中人来往，跟李宗闵等人关系尤密切。令狐公就是牛党中人。王茂元是令尊岳父，他结识的均是李党中人。李德裕非常赏识他的勇略，几经荐拔，官步青云。你原是令狐公的门生，现在是王茂元的女婿；你原来是牛党，现在跳到李党中，八郎能不骂你吗？”

李商隐这才恍然大悟：朋党斗争，最恨背叛行为。自己无意之中，竟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，如何是好？他陷入沉思中。

“去年你去泾源府，我曾提醒你要慎重考虑。当时以为你知道朝中党争情形，会从党局出发，考虑婚事和入幕问题，所以没有明白告诫你。如今木已成舟，只有好言向八郎解释、告罪了。”

“湘叔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岳父他是李党中人，也没考虑朝中朋党关系，只以为他曾结交郑注，郑注已被杀，岳父又献出家财，事情已经过去，哪里考虑他和恩师是对立的两党中人呢！”

“商隐，其中情形我知道，我也理解。当初如果不理解你和王家小姐已经真诚相爱，我会阻止你去泾源的。现在，你最好跟八郎好好讲讲。对！七郎正在家中休养，先去跟七郎说说，然后再找八郎。”

李商隐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，心里乱极了，向他最要好的朋友七郎说说，可能会好一些。

听到李商隐去泾源跟王茂元家小姐结婚，事先没说一声，哪管透个信也好嘛！所以七郎很难过，年也没过好，风痹症有些加重，一直在家里休养。

李商隐跨进房门，七郎正仰躺床上，紧走几步，来到床边，抓住七郎的手，道：

“七哥，是小弟处事太急躁。结婚之事，本该跟兄弟们商量，都怪我不好。”

七郎翻身坐起，满眼的恼怒和气愤，当听到商隐的自责，渐渐乌云散了，反而觉得自己太不关心弟弟的终身大事，竟自疚道：

“哪能怪你自己，贤弟，是愚兄之错。去年我曾问过你跟女道姑、歌妓和一位小姐的交往。当时，你满脸通红，我也就没有深问，是愚兄关心不够。我听说王家七小姐很漂亮，知书达理，对不对？”

李商隐见七郎这么快就原谅了自己，一块石头放了下来。七小姐当然很漂亮，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，笑了笑，道：

“七哥，婚前，我真的不知道岳父是李党中人。如果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娶他家小姐，就是神仙下凡，也绝对不会的！七哥，请相信小弟。”

七郎见商隐起誓发愿的诚恳样子，觉得责怪他也没有什么道理。况且，自己跟商隐顶多是兄弟、朋友，没有干涉他选择婚姻的权力，于是安慰道：

“商隐贤弟，此事已成过去，不要再说吧。只要你觉得娶王家小姐好，别人怎么看，怎么议论，都不必管，不要往心里去。愚兄相信你的选择，也祝贺你幸福。什么时候弟妹来京，一定给愚兄介绍认识认识。”

李商隐觉得七郎这么轻易地理解了自己，很不放心，又有块乌云渐渐移来，笼罩了心头。

七郎见商隐心情仍然不畅快，又安慰道：

“不要管朝中朋党斗争！我最恨结党营私，这是对圣上不忠的表现！家父生前也常为此事苦恼，几次想脱离朋党，但是，有些人是故交世交，不好断然脱离关系。家父往往采取不歧视李党中人，用人和引荐人时，以才以贤不以朋党为取舍，所以在太和九年，朝廷大贬李宗闵、萧浣、杨虞卿、李翰时，家父不仅未被贬放，反而以吏部尚书除左仆射，进封彭阳郡开国公。不参与党争，不卷入党争中，做一个正直耿介的人，一切以国家朝政为重，不以一己之私为重，一身正气，光明磊落！商隐，我们应当做这样的人！”

“七兄，说得极是！小弟正是不想也不愿卷入党争之中。小弟最敬佩的人，除了恩师之外，就是表叔安平公。他超然物外，不理睬朋党，不站在任何人一边。在兖海幕府时，他常常讲这些事，以此告诫当时的幕僚们。”

“七兄，说句心里话，小弟是相中王家小姐的贤惠、知情达理。早在洛阳时，他家住崇让里，与我家堂兄让山是邻居，我就认识她，并爱上她，常常给她写诗。她也写和诗给我。我们相爱已经三四年了。我们结婚，绝对不意味着就加盟李党。我要以恩师为榜样，光明磊落，一身正气！”

这时，八郎气哼哼地走进来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李商隐，骂道：

“光明磊落？家父尸骨未寒，你就背恩向敌，见利偷合！不是？为什么不告而别，偷偷去泾源结婚？这是光明磊落吗？不是见利忘恩、见利偷合，又是什么？你真是家父的好门生！家父临终遗言你全忘了！你是个背恩小人，诡薄无行！我不听你的诡辩！不听！不听！”

八郎就差没捂上两耳，斥骂完就愤愤地离开了，不屑跟李商隐这样的人在一起。

李商隐想追出去向他解释，七郎拽住他，摇着头，道：“你还不了解他吗？你越解释，他越没完没了。不用理他，你先住下，和以往一样住下。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；有我住的，就有你住的。晚上，我和九郎给你接风，祝贺你新婚之喜。”

“这……还是不要吧。”

“不，不用你操心，吩咐湘叔一会儿就能办好。你发现没有，湘叔这阵子衰老得厉害，七十多岁的人。还叫他跑前跑后，不行了。八郎想叫他回老家，我的意思就让他住在这里，我们给他送终！老家他也没什么人啦，回去还得修理老房子，还得自己料理生活，至于后事也没有人管，不如就住在京城。

大家住在一起热热闹闹，养老多好。”

“七哥的主意很好。湘叔愿意吗？”

“我还没跟他讲哩。得先跟八郎说，他同意才行。”

八郎是令狐家的当家人，别人是无权处理这样的事的。

李商隐为湘叔的去留，担起心来。

## 四

唐代及第进士参加吏部的释褐试，考取的标准有四条：一为“身”，即取其“体貌丰伟”者。二为“言”，取其“言词辨正”者。三为“书”，取其“楷法遒美”者。四为“判”，取其“文理优长”者。在吏部被取中者，还须送到中书省再审核，然后授官。

开成三年（公元838年），李商隐参加吏部释褐试。主考官果然是周墀和李回。考前，李商隐把岳父的两封信，亲自送到他们的府上。虽然李商隐没能看见他们的尊容，得到他们亲切接见，但是，在考试中，他们确实确实高抬了贵手，给王茂元留了情面，吏部终于选录了李商隐。

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，吏部把选中的人上报中书省时，却被中书省长官驳回，在李商隐的名字前批曰：“此人不堪任用！”并把他的名字抹去。

在通常情况下，吏部录取，铨叙拟官，是不会出现问题的，中书省一般不阻挠留难。

谁料想在李商隐身上却出现了特殊。

消息传来，李商隐正在韩畏之府中饮酒消愁。

因为没有外人，六姐也从内室出来作陪。席间都为妹夫抱不平。

六姐一向文静内向，此刻也愤愤然道：“中书省谁这么坏？”

跟商隐有私仇吗？”

畏之欲说又停，看看商隐正把杯酒喝尽，摇摇头，劝道：

“义山年弟，不要灰心，今年不成还有明年。现在中书省掌权是牛党的杨嗣复，肯定是他干的！”

李商隐不知自己怎么得罪了这位大人。按说这位大人跟恩师令狐公是世交，过去常到令狐府上宴饮，应当知道自己是令狐公的门生。再说了，他升为宰辅时，自己还代濮阳公给他写过贺状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

“去年父亲推荐你时，他不也是宰相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当时是户部侍郎。郑公覃是宰相。如果他是宰相，我也完了。”

李商隐听了畏之的话，终于明白杨嗣复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抹去。原来他把自己算在李党中人！他痛苦地又连喝五杯。身体虚弱，哪能抵得了

酒的力量。他已酩酊大醉。

第二天醒来，头脑发胀，眼睛睁不开，喝了几口水，又睡了过去。

六姐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韩畏之却满不在乎。他知道酒醉不死人，让商隐好好睡睡，在睡梦里摆脱不幸的遭际。

第三天，泾源派人送来两封信。

一封是岳父大人的信。他以节度使的名义，催李商隐赶快回幕府，有许多公事要他来办。有点刻不容缓的意味。

一封是王家七小姐的信。她得知中书省把商隐的名字抹去非常气愤，斥责朝廷选人唯亲唯党，而不是唯贤，还引用李白的诗句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来安慰商隐，希望他尽快回泾源团聚。

韩畏之见李商隐阅过信后陷入沉思中，劝道：“年弟，莫如七妹所言，回到泾源，一为公务二为私情，二者兼顾，何乐而不为也？洛阳母亲处，我派人送些银两，并代为探望，如何？”

唉！过去是恩师周济，养家糊口，现在是岳父和畏之周济，养家糊口，什么时候自己能获俸禄，养家糊口呢？李商隐眼含泪水，垂下了头。

“年弟，我听送信人说，七妹听到你未过关试的消息，整整哭了一夜，非要跟送信人一起来京。七妹是个刚烈女子，又善解人意。她是想到京来分担你的痛苦和忧愁。”

“七妹在我们姊妹中，性格最倔犟，心眼又好。你若是月底不回去，她就会自己跑来的，谁也阻止不了。”

李商隐这回动心了。邠州以南一带的山路经常有强人出没，很不安全！一个年轻女子，怎么可以只身走这条路呢？他站起来，问道：

“送信的走没走？让他先回去说一声，我马上就回泾源。”

“送信人骑的是驿马，信送到，马上就往回转，是不在京城停留的。”

李商隐回到令狐府，脑袋仍然昏昏沉沉，眼前不断浮现爱妻的面影：娇艳漂亮，一对含情脉脉的眼睛凝视着自己，不时流露着焦灼和期盼。她喜欢穿件绣着美丽芙蓉花的裙子，裙衩开得很小，微露那冰肌玉骨的腿。头上银钗，雕饰着茸茸的小花，还插根翡翠羽毛……

他想着爱妻，看着那信，那情透纸背的信，那暖人心田的体贴，那火一样的切切嘱咐……

他忽生灵感，忙提笔，写道：

照梁初有情，出水旧知名。

裙衩芙蓉小，钗茸翡翠轻。

锦长书郑重，眉细恨分明。

莫近弹棋局，中心最不平。

写毕，他又高声吟咏起来，头不昏沉脑也不疼了，沉浸在初婚的甜蜜中。

湘叔推门进来，看见商隐已经坐起，问道：“彭阳公的墓志铭，你写好啦？碑石已选好，石匠也雇来了，就等你的铭文了。”

李商隐不愿让湘叔看见刚刚写的诗，把诗反扣在几案上，从一个袋子里抽出一张纸，对湘叔道：

“早就写好，只是有几处又润色了一回。”

湘叔拿过铭文，看看商隐，欲说又停。

李商隐从袋子里又抽出一纸，上面是一首诗，默默递给湘叔。诗云：

延陵留表墓，岷首送沈碑。  
敢伐不加点，犹当无愧辞。  
百生终莫报，九死谅难追。  
待得生金后，川原亦几移。

见湘叔读完，李商隐木然而道：“他们说我的薄无行，背恩逐利。我是‘百生终莫报，九死谅难追’。彭阳公的恩情，我是九死百生，也难以报答！说我背恩忘恩，都是胡说八道！”

“商隐，不要难过，身正不怕影斜嘛。”

“湘叔，这首诗是我撰写彭阳公铭文后，有感而作。岳父召我入幕，在京我没有什么事了，所以决定还是去涇源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对恩师的感激是永远也不会变的。把这首诗送给八郎，让他看看。”

湘叔叹了口气，摇着头道：“这世道！为什么大家都挤在一条道上呢？除了应试科第入仕之外，难道就没有别的路了吗？都挤在仕途上，自然要有冲突，要有矛盾，要互相使坏，互相倾轧！唉！”

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白、太清楚，他知道商隐的名字是被哪个中书省大人给抹去的，也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，更知道是谁挑拨的。唉！说出来，商隐知道了，又有什么用处？让他跟八郎疏远？断交？不，不能这样做！应该使八郎消除偏见，于是道：

“去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入幕后还能拿回点俸禄，也好养家糊口。从今年开始，令狐家不能给你母亲送银两，以后全靠你自己啦。”

这是意料中的事，李商隐没感到有什么不对，养家养老母亲，原本应当靠自己赚钱，不该依靠别人嘛。回道：

“这些年来……就凭这一点，我就不会忘记恩师的恩情！”

早就不想让恩师送银两了，今后我会努力的。”

有仆役来找管家，打断了谈话。

## 五

回到涇源，受到岳父以及妻子的热情欢迎，一颗苦涩的心，稍稍得到安慰。

当晚王茂元设家宴为李商隐接风洗尘。

所谓家宴，是不请外客，连幕僚们也不请，而内室家眷都可上桌，都有一席之地。

这种家宴，除了年节之外是很少举行的。

家宴设在正堂大厅。这本是宴请边庭大将军和幕僚们的地方，或者商议边疆军国大事之所。大厅非常宽敞，足可容下百多人。

节度使老爷是一家之主，自然先入席。待到王茂元坐定，由妻子率领，妾在后面紧随，鱼贯而入，分别坐在老爷左右两旁。

茂元妻子苏氏，人老珠黄，五十多岁，穿件大红锦团绣凤长袍。她身矮体胖腰圆，长袍套在身上，更显得花团锦簇、雍容富贵。迈着方步，缓缓向前，就像一堆锦缎被人使劲儿推着，向老爷跟前滑动，直到坐在老爷左边，才吐口长气，庆幸这堆锦缎未有散包。

跟在妻后，共有九个妾。其实真正算妾的只有三个，她们都为王家生儿育女，立过功劳，故而排列在前，得到仅次于妻的优厚待遇。

六姐七妹的生身之母李氏，是第三房妾，生得年轻漂亮，颇有姿色，很得老爷宠幸。

穿的虽然也是大红锦团绣凤长袍，却格外合身，实际是剪裁过小，缝制过窄，穿在身上紧紧箍箍，把个上圆下圆全都凸现出来。

那妻斜刺里翻了个白眼，把鲜红的嘴一撇，鼻子里便发出一响：

“哼！小妖精，德行！”

李氏不知真的没听见，还是假装耳聋，依然向各方投过来的目光甜甜地笑着，一脸自得洋洋。

其他六位是侍妾。她们出身都低微，不敢跟妻和前三位妾争风吃醋，有气只能往肚里咽。她们中间有两位是妻和李氏带来的贴身丫头，因为长得不错，又机灵勤快，侍候老爷周到，后来被收为妾。另外四位，有的是歌舞极好的艺妓，有的是弹奏极妙的乐妓，有的是歌喉极佳的歌妓，还有一位是色貌倾城的娼妓。侍妾的地位在王家虽然赶不上妻与三位妾，但是究竟沾着主人的边，故而也可以享受锦衣玉食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。

她们带着嘻笑喧闹的欢快声走进大厅，大厅里立即一片洋洋喜气，香味四溢。家宴便由此开始。

王茂元家有“五男七女”。

五男中，只有两个最小的儿子尚未婚娶，跟在身边。他们俩和女婿李商隐坐在东席。

因为年幼少知，在座席上总不安生，不是弄出点响声，就是把杯盘碰到地上摔碎，那些仆役便手忙脚乱地收拾打扫起来，而他们俩便嘻嘻哈哈，觉得很好玩。

七女中，只有七妹在家，其他女儿都已出嫁，没有谁愿意跟老父亲来到这荒僻边胡之地。七妹坐在西席，陪在她身边有大哥二哥的两个女儿，都已十七八岁，待嫁闺中。

因为自幼长在爷爷奶奶身边，不愿意跟随父母南迁北调，所以跟七妹坐在一起，好像同胞姊妹。

她俩时不时地跟小姑姑耍闹，于是便有一串串铜铃般清脆笑声，从西席间传出，引得众人不断投来惊诧的目光。

李商隐正好坐在七妹对面。他凝视着七妹，欣赏着她那如花般娇艳的容貌，心中涌出无限怜爱。但是，京城中的不愉快，还不时浮现在眼前，自己被夹在朋党斗争中间，受着牛党的“嗤谥”“排竿”，仕途的艰难与风险如此之大，自己如何承受得了！

他长长地叹口气，无可奈何地端起酒杯，灌进嘴里，一股又苦又辣的酒气，从鼻孔里冲出，四周围的人和物，开始跳动起来。

七妹在商隐对面，也一直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她知道夫君心中有事，忘不掉被“抹去”名字的耻辱与悲哀。这些朝廷大官结党营私，扼杀人才，折磨人才，残害人才！

皇上为什么不管管他们呢？任他们为所欲为，皇上将被小人包围，朝政怎么能清明呢？

她担心夫君伤心愁怨成病，几次跟他长谈劝解，几次为他散忧解愁，全都无效！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幕府中事又缠着他，使他不得脱身，不能很好休息。

忽然，看见商隐一声长叹，使她的心一紧缩，望着夫君的无奈与愁苦，

直想立刻扑过去，用自己的温柔融化他那颗疲惫的心，使他重新振作起来。

“商隐哪，在京看见你二哥了？他回东都洛阳没有？”

二哥是王十三，是王茂元妻苏氏生的儿子，所以她格外关心，笑眯眯地想听听儿子的消息。

李商隐在京都年兄畏之家见过二哥，他去东都赴任，自己还参加为他饯行的宴会，写过一首《送王十三校书分司》诗。诗中把自己比为何逊，他八岁能赋诗，弱冠举秀才。

而把二哥比为范云，他善属文，下笔立成，曾与何逊在南乡会面，对何逊的对策，大加称赏，于是结为忘年之交。

听到苏氏问话，李商隐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

“二哥在京很好，前几天在年兄畏之家，我们还为他饯行过。小婿还为他吟过一首送别诗。”

李氏不喜欢这个二儿子，油嘴滑舌，不愿意商隐多谈他的行踪，听说女婿吟了首送别诗，想在众人面前让小女婿显露显露才华，问道：

“还记得那首送别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给我们大家吟咏一下，好吗？”

“如果岳父母喜欢……”

商隐为送别自己儿子写的诗，苏氏当然喜欢了，连催商隐快点吟。

一首七言绝句，商隐不会忘的。他清清嗓子，吟道：

多少分曹掌秘文，洛阳花雪梦随君；

定知何逊缘联句，每到城东忆范云。

“商隐贤婿，你给大娘解解这首诗是什么意思。”

李商隐不知道这位岳母大人不懂诗，看了一眼七妹；七妹向他点点头，意思是让他讲，因为大妈提出的要求，是不能拒绝的。

“二哥到东都洛阳是掌管文秘，管理图书典籍，所以首句点出他去洛阳，我在送别。

第二句，说我自己因为思念二哥，常常会梦中随二哥在洛阳赏花赏雪。第三四两句，用了一个典故：南朝范云曾迁广州刺史，尝与何逊赋诗联句；范云诗中有‘洛阳城东西，却作经年别；昔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’的句子。我就用这段史实把二哥比为范云，把我比为何逊，意思是说，我过去跟二哥交往密切，友情深厚，常在一起吟诗联句。如今二哥离开长安，到洛阳任职，所以我经常思念回忆二哥。”

李氏听了颇为不悦。

王茂元妻苏氏非常高兴，尤其儿子还会吟诗联句，更兴奋得不行，甜甜地对商隐笑道：

“贤婿，再给大娘吟几首诗，就吟咏你和你二哥的事。贤婿的诗真好，大娘愿意听。

管家！拿二十两银子，是大娘赏给贤婿的。”

李氏越发生气了，赏二十两银子？是打发乞丐吗？于是恼怒道：

“商隐，坐下喝酒，要人家银子干什么！”

“呵！老娘的银子有假，不好用吗？你这婆娘休管！贤婿张口就能吟诗，是个大才子，不要听她的！”

“是我的亲女婿，不听亲丈母娘的话，还能听你的呀？”

王茂元很赏识商隐的才华，能诗能文，尤其那四六对仗的奏章，写得人人称赞。自己养五个儿子，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。儿子王十三，别人都叫他王秀才，也会诗会文，但比起商隐差得远啦。七个女婿中，畏之还不错，才华横溢，豪吟豪饮，非同凡响，但是，比起商隐，又略逊一筹。

今晚，听了商隐送儿子赴东都任而吟的诗，觉得很好，何逊范云之比，很恰当。儿子年纪比商隐大近二十岁，何逊与范云年纪也相差很大，都很有才华。典故用得巧妙。

他没在乎妻妾吵嘴，大声道：

“商隐，你大娘今晚高兴，喜欢你的诗。你就多吟几首，让她们这些娘们开开眼界，看看绝世凌云之才是什么样儿。别总以为自己亲生亲养的儿子是个宝，比别人的就是好，就是可亲可爱。吟吧！”

七妹见父亲这样夸赞自己的丈夫，心里美滋滋的，秀目生辉，用眼睛鼓励着夫君。

李商隐并不喜欢这样的夸赞，对岳父粗俗的言辞有些反感，在心里头，用恩师跟岳父作着比较。恩师从来不说粗话，即使暴怒也不骂粗话；恩师没有那么多妾，从不把妻妾召到正堂大厅里搞家宴。自己在恩师家居住好多年，很少见过恩师的妻妾。恩师慈祥又威严，和霭又冷峻，博学又谦逊。而岳父却缺少这些。

“贤婿……”

“我说大姐，你别催好不好？作诗还能像说话那么容易呀？”

让商隐好好想想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十三儿在家时，每次赋诗都要想半天。那叫做构思，懂吗？”

“好啦！一群臭婆娘，没教养！瞎叫唤什么？懂个屁？”

王茂元要发火，大家都不敢再吱声。大厅里一片寂静。不知谁的酒杯被碰倒，那酒滴在地上，发出“叭哒叭哒”的声响。

李商隐仍然站在原地，清了清嗓子，扫了一眼妻子；妻子正注视着自己，秀目熠熠生辉，于是从容不迫地吟道：

不妨何范尽诗家，未解当年重物华。

远把龙山千里雪，将来拟并洛阳花。

“‘重物华’是借喻重人才。头两句是说，我和二哥尽管都会吟诗作赋，但是，不知道二哥当年为什么那样爱重我的才华。后两句是说，二哥是‘龙山千里雪’，我是‘洛阳花’。‘千里雪’虽然很遥远，但是一定能和‘洛阳花’媲美。”

李商隐没等苏氏追问诗的意思，便主动讲解起来。

苏氏非常高兴，因为诗中称赞自己的儿子也是个“诗家”，又对管家道：

“快去，再取三十两银子，赏给贤婿。”

李氏撇了撇嘴，小气鬼，为你儿子吟诗才给这么点银子？

还不够玩一回投壶输的哩！不屑一顾。

七妹却很兴奋，自己的夫君出口即能吟诗，真像父亲说的，夫君有绝世凌云之才！

王茂元并不把女婿的诗放在心上。他是个武将，对吟诗作赋不感兴趣，也不甚懂，让女婿吟诗，主要是想让妻妾们高兴高兴。只要她们高高兴兴，不争不吵，不打不骂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
原本还有两首诗。李商隐在心中已经写就，见岳父并不很欣赏自己的诗，李氏岳母似乎反对自己在苏氏岳母面前吟诗，他只好作罢，闭口不语了。

## 六

回到泾源，李商隐的心境一直平静不下来，除了应付幕府记室里的差事之外，回到七妹房中，闷闷不乐。

七妹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

恰逢开成三年（公元 838 年）三月三日上巳节，小小的泾源城里，男男女女与京城一样，都来到河边踏青，祭祀神灵。

泾水从平凉府流来，澄澈平静，在城南与混浊湍急的汭水合流，则变成一头疯狂的牛，向东方狂奔而去。

城里人都愿意到泾水河边嬉戏游玩，有的人还脱下鞋到清澈的水中撩起水来，一点不惧怕水凉。河里河岸一片欢呼、谈笑和歌唱声。

节度使家自然全部出动，到大自然中尽兴玩乐。他们都在京城住过。京城官僚和百姓，在上巳节，是到曲江游玩。只是到曲江的游人特别多，无法尽情玩乐，而泾河边空旷宽广，有的地方生满杂草，有的地方是一片荒滩，还有的地方是尚未播种的田地。

青年男女喜欢在草丛中踏青斗草，在那里不时传来笑声、歌声和尖叫声。

七妹陪着李商隐在河滩上漫步。欢呼和歌唱使李商隐心烦，于是离开河滩，向杂草丛生的荒原走去。

大草甸子上，青年男女在斗草在追逐，大胆地唱着古老的情歌，撩拨着那原始的动物性的情爱。七妹惊诧，羞于目睹。他俩又像两个打了败仗的逃兵，慌乱地无目的逃窜着。

原本令人高兴的上巳节，却使他们夫妇大为扫兴。

李商隐依然怀着京城那些不快，放眼荒野，任什么都使他徒增烦恼与痛苦。

七妹见丈夫情绪低落，自己也无心踏青游春。

他们一起往回走。

安定城楼！

出城时，从它旁边经过，并未觉得它的高耸和威严。从荒原上远远地望去，它耸立在蜿蜒起伏的城墙上，却顿生雄伟和威严，像一尊守卫大门的石狮，巍然屹立，有种强大的威慑力量。

“登上城楼，极目眺望，景致一定很美。”

“想登楼吗？去好啦。”

李商隐感激地点点头。

走近城楼，才看清城楼年久风化，已经残破。楼高三层十丈，飞檐高栋，秦砖汉瓦，丛瓴错节。木质楼梯，踏上去“吱吱嘎嘎”一阵怪响，让人心颤。然而登上顶层远眺，远处的绿杨垂柳，流水沙洲，纷纷呈现眼前，辽阔原野一望无垠。

“真美呀！夫君，你看河边，那么多人。”

李商隐没理会夫人的感叹，面对荒原的雄浑苍茫，内心激动不已。雄心壮志百无一酬的愤慨，渐渐侵袭心头，面对周围丑恶的黑暗环境的憎恨情绪，强烈地升腾起来，恨恨地道：

“西汉贾谊，夫人，你知道他吗？他当年上《治安策》，指陈时事，文章开头写道：‘臣窃惟事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！’极为痛切，可是汉文帝不予采纳，反而把他贬放楚地！”

“东汉末年的王粲，为了避乱，远游到荆州，依靠刘表，而刘表是个无能之人！我今天不也像贾生，被流放到这荒原上吗？不也像王粲寄人篱下吗？”

“夫君，你住在我娘家，怎么算是寄人篱下呢？况且你入幕做幕僚，也不是寄人篱下呀！”

“不，大丈夫应当有自己的抱负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家园，岂能长久地依附于岳父大人？我忍受不了！”

七妹还要劝解夫君，想排解他的愁怨。

李商隐挥挥手，放声吟咏道：

迢递高城百尺楼，绿杨枝外尽汀洲。

贾生年少虚垂涕，王粲春来更远游。

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。

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鹧鸪竟未休。

吟罢，意犹未尽，李商隐又重复吟咏一遍，道：

“‘欲回天地’是我的抱负，是我的宏愿。头飘白发，身‘入扁舟’归隐江湖，是我实现抱负之后的归宿！就像春秋时代的范蠡，辅佐越王勾践，‘既雪会稽之耻’，‘乃乘扁舟，浮于江湖’。像李白说的，‘终与安社稷，功成去五湖’。”

“夫君‘功成身退’，淡泊名利的志向，妾身明白，亦非常敬佩。但不知诗的最后两句是何意？鹧鸪，是传说中的一种鸟，与凤凰相像，这我知道。”

李商隐仍然沉浸在雄浑豪放的诗的意境中，七妹又咏了一遍诗的最后两句，他才解释道：

“尾联两句，是借用庄子寓言，表达我对功名利禄弃之如敝屣，正告那些背地里妄加猜测诽谤的人，我是光明磊落的。”

“战国时代，惠施出任梁国宰相，庄周去看望他。有人造谣说，庄周此来是要夺相位的。惠施非常恐慌，在都城大加搜索，想把他抓住。庄周得知这种情形后，非常坦然地去见惠施，并讲了个寓言故事，挖苦他：

“南方有一种叫鹧鸪的鸟，从南方飞往北海，一路上，非梧桐树不落下歇息，非竹子的果实不食，非有甘泉不饮。有只猫头鹰刚刚拣得一只死老鼠，看见鹧鸪飞过，怀疑它要来抢食死老鼠，就仰头向它发出‘吓！吓！’的怒叫声。现在你惠施也想用梁国这只死老鼠，来‘吓’我吗？”

“在这则寓言中，庄子正告惠施，你的相位，我不屑一顾，你不要杞人忧天，自相惊扰。”

“这个故事可真有意思。惠施之流把死老鼠当成了美味，像那只猫头鹰；而秉性高洁的鹧鸪竟然被猜疑个无止无休！夫君，你是不是想讥讽那些朋党势力，为了功名利禄，把持朝政，竭力排斥、打击异己？”

李商隐会心地笑了。真是贤妻知己，我心里所想，她都知道。

七妹见夫君笑了，排遣了郁闷情怀，想转个话题，说点愉快的事，但又怕话题转得太突然，再勾起他的苦恼，于是小心地笑道：

“夫君，你写诗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典故？白公乐天的诗，明白如话，尤其其他写的新乐府诗，不管童叟还是妇孺，都看得懂，百姓都愿意阅读。”

“怎么给你解释呢？关于用典的事，过去有人对我说过，劝我作诗少用典故。这样说吧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习惯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喜好和口味，如果不用典故，我就觉得这首诗没写好。每当我吟诗作赋时，那些典故就在脑子里活动起来，争先恐后往你笔下钻，使你无法拒绝，不能不把它们写进去，真没有办法！”

七妹见丈夫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，觉得好笑又有趣儿，自己写诗作赋就没有他那种感觉，这大概就是自己的诗不如夫君诗的缘故吧！

## 七

有一天，一位名叫刘映的老儒生从边地萧关，经平凉、泾源赴京述职。他一脸风尘，满目苍老，来看望王茂元。其实他曾是王茂元的经师。

唐代科举考试科目，除进士之外，还有明经、明法等科目。其中明经科，顾名思义，是专门考“经”。

唐代以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为大经；以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为中经；以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为小经。有的考生通两经，则指通大经、小经各一书，或者中经里的两部书。有的考生通三经，则指通大经、中经、小经各一书。有的考生通五经，则指大经两部书皆通，其余中经、小经还要通三部书。

这刘映老儒生就普通五经，学识极其渊博，人们都誉称为刘五经。

王茂元自己对经学不甚了了，但对精通者极为尊敬。老经师的到来，他极为热情招待。宴饮席上，自然有众幕僚参加，李商隐当然要陪坐左右。

大家都极其仰慕老经师的学识，对满腹经纶的老经师沦落边庭经年，又极为怜惜，不时发出叹息。

刘五经看出众人的怜悯，不以为意地哈哈大笑道：

“诸位不知老夫之乐，乃在众乐之乐。家国安宁，朝政清明，即使让老夫终老边庭亦在所不辞！”

笑声朗朗，话语掷地有声，很使李商隐敬佩，想说几句称赏话，又顾虑老儒生年已七十开外，而自己仅二十七岁，且地位低微，哪有自己说话之理。

王茂元喝了几杯酒后，无所顾及，听了老经师之言，哈哈大笑，驳斥道：

“不对！老师乃一代经师，才高天地，却沉沦荒漠边地，埋没贤才，实乃朝政之不清，宰辅之不明，不能为圣上荐举人才所致！可惜！可叹！”

刘五经摇摇头，微笑道：“老府主，休要责怪朝廷宰辅。要怪罪的是老夫出身孤寒，在朝廷没有根底，又未能结朋入党，岂有不被遗弃之理。但是，老夫并不后悔，并不遗憾，相反此次进京如能面圣，老夫定然要稟奏朋党之害，鼎力清君侧，一改朝政黑暗面目。如能是，老夫死而无憾！死而瞑目！”

听得老经师一番铿锵有声之话，李商隐热血沸腾，站将起来，走到刘五经面前深深一拱，道：

“经师一席话，说出商隐一片心。君侧不清，朋党不破，此乃衰败之象，如此下去，李氏江山社稷不会久长！重振朝纲，乃天下学子之愿，百姓之望。请老经师不要以为出身孤寒就会遭到遗弃。只是直言批评当道者，则会招来祸患的。”

老经师不以为然地挥挥手，继续喝酒。

宴会进行到唱和诗赋时，李商隐站起来，首先吟诗一首，题目为《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》，诗云：

建国宜师古，兴邦属上庠。  
从来以儒戏，安得振朝纲。

……

老经师突然插断道：“义山小老弟吟得极对！建国兴邦何为先？首先必须尊师重道，尊儒重学。历代皇朝如果轻视读书人，怎么能够振朝纲呢？讲得好！”

众位幕僚看在府主王茂元的情面上，也随声附和着。

李商隐并未放在心上，继续吟咏，从孔子开始，列举各朝各代“从来以儒戏”的事实，抨击世道的衰败，人。心的诡诈，最后回到前面提到的话题，劝告刘五经道：

勿谓孤寒弃，深忧讪直妨。  
叔孙谗易得，盗跖暴难当。

李商隐吟罢，提起笔挥挥洒洒把诗抄录一遍，双手奉呈老经师。

刘五经站起，接过诗，手捋霜白胡须，微笑道：

“老夫所以沉沦终老，堪忧者不是“孤寒”，而是“讪直”，说得对。尤其当今爱说谗言的人很多，朝政黑暗，恶势力十分嚣张。谢义山老弟忠言相告。”

老经师嘴上虽如此这般致谢，但心里仍旧不以为然，黑暗的朝政，嚣张的恶势力，不是更需要勇敢“讪直”的人去与之争斗吗？他双目炯炯地凝视着李商隐，琢磨这个年轻人为什么“深忧讪直妨”，难道他仕途不顺利，遭遇谗言，受到打击？他的诗却写得不错，是位很有才华的青年。

## 第十四章 宦海苦奔波

—

开成三年（公元838年）十一月，长安飘着鹅毛大雪。

李商隐骑着泾源幕府快马，风尘仆仆地进得京城，来到令狐恩师家。他是来参加恩师的周年忌日活动，另外还要备考明年吏部的释褐试。

湘叔在门口迎接他。湘叔白发苍苍，驼背弓腰，不断咳嗽。八郎嫌他老迈，已经不让他当管家，可是他在令狐府几近一辈子，又是令狐家的远亲，所以有些事还说了算，离不开他。

李商隐来到西院客房，放好东西，就想去见七郎八郎和九郎，尤其想见八郎。

湘叔用手止住，声音嘶哑地道：“八郎？还未回来。”

“这么忙吗？”

“七郎和九郎都在家守父丧。八郎每天晚上都醉醺醺地回来。他说为了这个家必须应酬！有时带回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通宵达旦地喝酒胡闹。还

把锦瑟叫出来陪他们。

有好几次，锦瑟哭着从宴席上跑出来……”

“锦瑟！他们欺侮她啦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们宴饮，我从不过去侍候。如果不受委屈，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哭呢？”

李商隐记起锦瑟托自己转告温庭筠的事。自己已经转告温兄，他当时听了很气愤，难道他没来找过她？”

“温兄庭筠来过府上吗？”

“好像来过，是跟八郎来喝酒的。他一来，酒宴就更热闹了。他随身带来好几个歌妓，这一宿就别想睡觉了，唱呀跳呀吹弹敲打，没完没了。真没办法，这是彭阳公仙逝守丧期间！八郎就这么干！”

李商隐不敢询问温兄与锦瑟见面与否，从袋子里抽出一张纸，递给湘叔，道：

“这是我写的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。是六月间写的。拿去给八郎看看，在恩师周年忌日祭奠时用行不行？如果不行，我再写一篇，时间来来得及。”

湘叔接过祭文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酸。令狐公收了这么个好门生，时时惦记着他！那些儿子们，哪一个惦记过他哟！七郎身体不好，自顾不暇；九郎在后花园练武，每天不辍，家事什么也不管。八郎是一家之主，理当想着父亲的忌日呀！可进入十一月上旬，还没提出准备令狐公的周年祭奠。

他叹了口气，答应着退出客房，拿着商隐写的祭文来到前轩，见八郎正在送客回身进轩，招呼道：

“子直，商隐从泾源来京，刚到。”

“嗯。有事吗？我没功夫见他，请他自便吧。”

“他是来参加你父亲周年祭奠的。”

“哎哟！已经一周年了？亏他还记着他的恩师！湘叔，咱们该准备准备了。今天是十一月初几？已经十五啦？到二十忌日只有五天，该置办的东西都买进了吗？”

“我都吩咐准备好啦。两个月前就准备了。这是商隐写的祭文，你看看吧。”

“行。不用看。”

令狐絢边说边展开祭文，还是读起来：

戊午岁，丁未朔，乙亥晦，弟子玉谿李商隐，叩头哭奠故相国，赠司空彭阳公。

呜呼！昔梦飞尘，从公车轮；今梦山阿，送公哀歌。

古有从死，今无奈何！

天平之年，大刀长戟，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。十年

忽然，蝮宣甲化。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。公高如天，愚卑如地。脱螭如蛇，如气之易。愚调京下，公病梁山。绝崖飞梁，山行一千。草奏天子，镌辞墓门。临绝丁宁，托尔而存。公此去邪，禁不时归。凤栖原上，新旧袞衣。有泉者路，有夜者台。昔之去者，宜其在哉！

圣有夫子，廉有伯夷。浮魂沉魄，公其与之。故山

峨峨，玉谿在中。送公而归，一世蒿蓬。

呜呼哀哉！

八郎读罢，被商隐沉痛哀悼所感动，呆呆地凝视着祭文，心想商隐对

父亲确有感情，时时不忘。而父亲对他也宠爱有加，“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”，确实如此！

“商隐现在在哪？叫他到这边来叙叙旧。”

湘叔见八郎要与商隐叙旧，心里很高兴，马上把他叫来。两人相见，一阵寒暄过后，八郎开口道：“家父周年祭奠，已经准备就绪。你能来参加，并写祭文，我非常高兴。”

文章虽短，但感情很深挚。能牢记家父对你的恩情就好。正像你说的，在郢州‘天平之年，大刀长戟，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。’当时你才十八岁，就受家父之聘，加入幕府，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啊！‘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’，家父多么怜爱你保护你呀！

忘了家父深恩厚爱，太没良心啦！”

“八兄，小弟怎能忘记恩师大恩大德呢。这篇祭文，我写了好久，每每提笔，就像又回到恩师身边。望着恩师慈祥的面容，就禁不住潸然泪下。恩师大恩大德，我李商隐永生永世，粉身碎骨也不会忘记的。”

自从入泾源幕府，又娶了王家小姐，李商隐一直想找个机会，面对面地向八郎剖白一下胸怀，今天可得到这个机会了，讲到激动处，流着泪，希望八郎理解自己，原谅自己。

令狐綯是被祭文感动，才跟商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。听了这席肺腑之言，他似乎原谅了商隐，但却始终未提一句关于泾源王家之事，好像它是一个禁区。

李商隐见八郎只字不提王家之事，自己也不敢冒然提起，唯恐惹八郎生气。

“商隐，怎么又起了一个新号？祭文中的玉谿就是吧？”

八郎转了话题。

李商隐感觉出八郎的心思：仍然对娶王家小姐耿耿于怀。

他皱皱眉，心头蒙上阴影。

“太和九年，我去玉阳山学仙。站在山头，俯视山下，在玉阳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，有一条溪水像条白练，蜿蜒曲折，非常美。这条溪水叫玉谿。我就以它起了个号，叫做玉谿生。”

八郎笑笑，不再多话了。

## 二

令狐家庙，是太和元年轻皇上诏准，在京都城南通济坊建立。这是按照唐制，大臣经过奏请圣上诏准，可以在京都建立家庙。令狐楚则埋葬在京兆府万年县凤栖原，距家庙不远的京郊，所以李商隐祭文中说，“凤栖原上，新旧袞衣”。

李商隐随着令狐綯等兄弟走在祭奠队伍的前面，先在家庙上香、叩头，然后来到凤栖原令狐楚坟地。

坟地早已搭好两座大台。左边大台上，跪着和尚；右边大台上，跪着道士。左右两边和尚道士一齐念起经来，嘟嘟囔囔，忽高忽低，忽长忽短，忽抑忽扬，浑然别生意趣。

这是八郎安排的。李商隐吃了一惊，难道是要做道场？周年祭奠有这等场面，李商隐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才合适。

七郎和九郎大不以为然，把商隐拉到身边，一起跪在坟前，先上香，

后烧纸，摆好供品，则叩头，听李商隐咏唱祭文。

商隐边咏祭文，边痛哭，几致哽咽而不能卒读，招来许多人围观。

八郎指挥僧道读经，超度亡魂。还和他的那些朋友坐在几案前，边饮酒边听僧道诵经，不时品评两边优劣，有时听到怪腔，笑语不止。

李商隐从开始一直啼哭到结束，眼泪哭干，声音嘶哑，两腿绵软，浑身无力，陷入昏昏噩噩之中，像做了一场恶梦。

当他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日出卯时，抬头看看七郎九郎和湘叔，要了点水，慢慢地又沉睡起来。

是疲劳过度，还是悲痛已极？李商隐躺在床上，不思饮食，不言不语，时醒时睡，一直到第二年正月，即将参加吏部试判，才勉强起来，开始吃些流食，身体才渐渐好转。

这期间，八郎也光顾多次，看着病弱得走了形的商隐，连连摇头叹息，不再用话挖苦他，似乎还有些同情和怜悯。

李商隐终于坚持参加吏部释褐试，并坚持到底。大概感动了考官，张榜时，果然榜上有名，释褐授官，任秘书省校书郎。

按照唐朝官制，秘书省隶属中书省之下，有校书郎八人，正九品上阶。秘书省职掌“邦国经籍图书之事。有二局，一曰著作，二曰太史，皆率其属而修其职。”（《旧唐书》卷四）校书郎品级不高，但向来被学子们认为是清要之官。由校书郎被选为宰辅的人很多，如元稹、白居易等。李商隐知道个中情形，因此喜不自禁，对自己的前程寄予很大希望。

可惜，秘书省的席位尚未坐暖，很快被外调位低事杂的弘农县尉。

县尉，是次于县丞、主簿的县令佐官。他既要逢迎层层官长，又要亲手执鞭奴役、盘剥百姓，这使李商隐感到痛苦和难以接受。

他想起边塞诗人高适出任封丘县尉时，那沉痛的诗句：“只言小邑无所为，公门百事皆有期。释迎官长心欲碎，鞭挞黎庶令人悲。”大诗人杜甫任河西县尉也不堪忍受，曾吟诗道：“不作河西尉，凄凉为折腰。老夫怕驱走，率府且逍遥……”

把自己赶到县尉任上，是谁在背后搞的鬼呢？

李商隐知道，此时在位的宰辅，仍然是牛党中人。能是他们吗？他也不愿意怀疑八郎能在背后做什么手脚。有苦只能忍耐，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强咽。既成事实，难以接受也得接受，不去弘农又去何处呢？

李商隐怀着忧郁、无可奈何的心情，告别湘叔和七郎九郎，而八郎推说有事很忙，不与面别。

五月，花红柳绿的季节，长安依旧熙熙攘攘，一派繁华，不因李商隐心境不好，而黯然失色。他雇了一乘小驴车，抑郁不快地离开了京城，去弘农上任。

弘农县属陕虢观察使管辖。李商隐去弘农上任，首先要一一拜见上司，而上司中最大的官员自然是观察使。当时的陕虢观察使是孙简。

孙简属牛党，个子矮小粗胖，一脸横肉，生得刁蛮霸道。

对于一个小县的小小县尉，他连正眼看一下都不愿意。

李商隐走进衙门，经过通禀被引到书房。见了观察使，抱拳施礼道安后，站在地中央，等待训话。可是等了半天，孙简仍然一声不吱，只是仰头望着天花板。

初次见面，上司总要训斥几句，怎么一句话也没有呢？李商隐感到奇

怪，也望了望天花板。那天花板是用花纸裱糊的，与其他房屋的顶棚没有什么区别。又等了二个时辰仍不见上司发话，李商隐笑笑问道：

“大人，如果没事，下官暂且告退回县，改日再来聆听赐教。”

“怎么？想走？没一点规矩！来人呐，给我乱棍打出去！”

猛然间跑出四个彪形大汉，不由分说把李商隐挟持当中，就往外拖。

“住手！大人，下官不知有何得罪，竟要棍打？请明示。”

“见本官，为何站而不跪？以为你是王茂元的人就敢不跪吗？打！按倒地上，先打二十杀威棍！”

李商隐个子不矮，但身子虚弱，且又多病，哪里吃得消这四条汉子的大棍！十棍下去，已经皮开肉绽了，又打十棍，连爬起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孙简见把小小县尉按倒地下时，就已转身回内室去了。他才不愿瞧这打人场面。

幸亏有个老吏看他可怜巴巴的，把他背出衙门，送上驴车，否则非喂了观察使家的狼狗不可。

回到弘农县，县令看他被打成这副模样，哈哈笑个不停。

足足躺了两个月，才得痊愈。

一天，在牢房里查点囚犯时，有个犯人突然跪倒他的脚下，痛哭流涕地喊冤。李商隐让他站起，把详情说说。

这犯人一边流泪，一边叙述道：“我家就我这么一个独根苗苗。五年前，我才十五岁，就被抓进大牢里。开始被打入死囚牢，后来经大理寺卿复审，就一直被关押在这里。

那妞不是我害的。我是路过，看见她被奸污，躺在路边死了。她父亲就指认我是凶手。

我冤枉啊！大人救救我！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一个狱卒也过来帮他说情。但是，这案子是观察使孙大人断的案，别人都不敢替他翻案。

李商隐领教过观察使大人的蛮横，可是，无限期地把一个青年关押在大牢里，不是毁了他一生吗？李商隐很气愤，答应为他写一个奏折，送到大理寺。

几天后，观察使孙简亲自跑到弘农县，大骂李商隐告他黑状！还命役吏把他捆绑起来，要押到陕州处置。

多亏县太爷出面说情，还有县衙大小官吏一齐跪倒，请孙大人息雷霆之怒，才免了李商隐被捆绑被押走之苦。

李商隐一气之下，挂冠而去，在县衙东墙上留下一首诗，曰：

黄昏封印点刑徒，愧负荆山入座隅。

却羨卞和双刖足，一生无复没阶趋。

李商隐认为，与其瓦全，不如玉碎。卞和的双足虽被刖去，但是，倒可以免去一辈子可耻的折腰趋承。

县太爷很同情李商隐，钦佩他的才华，骑匹快马追赶他，想请他回来。

李商隐坦率地又吟一首诗，道：

陶令弃官后，仰眠书屋中。

谁将五斗米，拟换北窗风！

县太爷感慨颇深地劝道：“县尉大人，你‘不为五斗米折腰’，仿效陶

渊明，清高雅趣，令人艳羡！可是全县子民又有谁来为他们说话，为他们主持公道呢？县衙里只我一个父母官，我是孤掌难鸣啊！那青年在县牢里关押五年了，本官不是不知道，但我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李商隐本想“脱衣置笏，永夷农牧”，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归隐田园，但被县太爷的一席话说动了心。

不久，朝廷命姚合以给事中的身份，接替孙简出任陕虢观察使兼陕州刺史。他是唐代名相姚崇的曾孙，性格洒脱、随和，颇有诗人气质。他与李商隐非亲非故，但早闻李商隐的名气，崇拜他的才华，所以到任后，马上亲自请他复职还官。

李商隐没有拒绝，但是出任弘农县尉，并不是他的理想。凭着自己的绝世才华，仅任小小的九品官，且还要受人排挤打击，怎么忍受得了？特别是昔日的朋友、同年、同事，都纷纷升迁，仕途顺利，内心更加苦闷，怀才不遇之感深深地折磨着他。

### 三

开成五年（公元 840 年）正月，文宗皇帝病危，诏宰相杨嗣复、李珣到禁中，想要他们拥戴皇太子敬宗少子成美监国。

两位宰辅认为这是顺理成章之事；皇上生病，太子监国；皇上病逝，太子即位，谁也不会反对。于是两位宰相跪请皇上放心，而他们自己却未把太子监国之事放在心上。

神策军两位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，却对太子监国看得异常重要。两位太监私下紧张地商议着：

“皇上力主太子即位，将来对你我大不利呀！”鱼弘志盯着仇士良道。

“你我统领神策军，朝野大臣谁敢放个屁！太子即位敢不听我辈之言？”

仇士良经过甘露之变，连文宗皇上都不放在眼里，骄横不可一世。

“仇大人，话可不能这么讲。假如让太子即位，则拥立之功在宰辅身上，而不在你我二人身上。太子即位，功不在你我，将来他能听你我之话吗？另外，该死的文宗皇上，近来频频召见大臣，你我都不在场，他是否在……”

“有这等事？该死的皇上，早就该死！我等早就该把他除掉，省得生出是非！”

“仇大人此话有理。皇上要除掉，太子也要废掉，我们要另立新君。大人，你看哪个皇子不错？”

“穆宗第五子，文宗弟弟颖王炎不错，颇听我话，每次见面都毕恭毕敬。这小子很不错。”

两个人说到做到，先派人把文宗皇上隔离软禁起来，不准任何大臣进宫见驾。然后矫诏拥立穆宗第五子文宗弟弟李炎为皇太弟，废掉成美太子，复封陈王。

宫中震惊，朝野一片惊诧。

仇士良和鱼弘志加紧宫廷政变步伐，当晚就把文宗皇上骗至大明宫太和殿，仅用一条白带，就把一代天子送到西天极乐世界。两人立刻拥立皇太弟李炎继承了大统，这就是唐武宗。

经过仇士良和鱼弘志威逼和劝说，唐武宗下诏赐死杨贤妃、穆宗第八子安王溶、陈王成美。

李商隐在弘农听说文宗驾崩，十分悲伤。他很赞赏文宗为人勤恳、生

活朴素。即位后，就想重振朝纲，除掉奸宦，平息党争。商隐痛哭着，吟诗道；

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；  
何须琥珀方为枕，岂得真珠始是车。

.....

新君即位，亦想重振朝纲，四月诏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把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杨嗣复调出朝廷，任潭州刺史，充湖南观察使，不久贬潮州刺史。令狐綯因守丧服阙，仍授左补阙，寻兼史馆修撰。牛李党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，李党统揽朝政，王茂元也应诏入朝，先任御史中丞。

王茂元全家迁入京城。他的女儿、女婿和儿子们，也纷纷从各地迁到京都居住。

九月，秋风吹来之时，李商隐正式辞去弘农尉，返回洛阳，携眷迁移关中，住在长安南郊樊川。

樊川，又名樊乡，是汉初名将樊哙的封邑。它属于京都万年县管辖，距万年县南三十五里，位于灃河流域，在杜曲与韦曲之间，是一块十余公里长的河谷盆地，土地丰腴，菜圃稻畦，罍纷绮错，茅庐炊烟，鸡鸣犬吠，恍如江南秀丽水乡图画。

在唐代，一些贵族官僚地主以及一般士大夫，有的嫌城内喧嚣，有的在城内寻觅不到住宅，往往在樊川建筑别墅，或构造庐舍定居。

李商隐当属于后一种。又因为他非常喜欢这里绮丽的山水风光，很向往在这里过一种平静的躬耕田园生活，曾在《子初郊墅》诗中，吟道：“亦拟村（城）南买烟舍，子孙相约事耕耘。”于是他又取“樊南生”作自己的另一别号。

安排好家居之后，他匆匆地参加一年一度的外官内调的冬选，可惜没有成功。

唐武宗会昌元年（公元 841 年）夏，王茂元调任忠武军节度使，陈许观察使，召李商隐前往入幕。

秋末冬初，李商隐没带家眷来到陈州，加入陈许幕府。时间不长，第二年春天，由陈州赶到京都，参加吏部考试，以书判拔萃，重入秘书省为正字。

按唐制，秘书省正常编制设校书郎八员、正字二员。校书郎为正九品上阶，而正字为九品下阶。李商隐二十八岁时第一次入秘书省为校书郎，三十一岁再次入秘书省则为正字。虽然两者都为清资，却有上下阶之别，李商隐不仅没有升，反而下降，对此他从内心里产生又自慰又自怨、又希望又失望的复杂感情。

秘书省校书郎和正字，每天都要上早朝，李商隐家住郊外樊川，早朝实不方便，则暂住年兄加连襟韩瞻家。夫人七妹也从城郊搬迁到姐夫家居住。

那天多喝了几杯酒，李商隐话多起来。自出任正字以来，郁积心胸中的牢骚一迸发泻，震惊四座。

“朝中党局参差，举手投足之间，就可能得罪某某一派。一个九品下阶小官，跟在这些朋党中的要人后面，进进出出，岂有不得罪之理？唉！”

韩瞻明白年弟的苦恼，此时相劝亦是无济于事的。

李商隐见没有人接话，甚觉沉重、烦闷，于是张口吟道：

流莺舞蝶两相欺，不取花芳正结时。

他日未开今日谢，嘉辰长短是参差。

七妹不喜欢丈夫把诗写得太含蓄，让人不得其解，直率地问道：

“‘流莺舞蝶’是句中对仗，很是工稳。但是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夫君，讲讲嘛。”

大家也有同感，都想听听。

“唉！我两次进秘书省，一次是校书郎，一次是正字，什么‘清资’‘清资’！都是虚名而已，只有‘花芳’而没有‘结实’，故说是‘相欺’。虚度年华，岁不我与，昔日未得志，今日岂有希望。出任校书郎、正字，这是个美好的有希望的‘嘉辰’，但是它的好坏结果是不一样的，‘良辰未必有佳期’呀！”

前途难卜，折磨着李商隐；党争险恶，李商隐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，处境艰难。

“给你们再吟两首诗，用的是一个典故：南朝陈代将亡时，太子舍人徐德言与他妻子乐昌公主把一个圆镜破开，各拿一半。德言对妻子说：‘以夫人的才貌，国亡后，一定会落入权豪人家，我们将永无相见之日了。假如你我情缘未了，不该断绝，我们约定在正月望日，在都市上卖这半镜子……’

“陈亡后，乐昌公主果然落入越国公杨素家中。德言流离辛苦，来到京都，正月望日，在市集上果然看见一个苍头卖半块镜子。徐德言把他领到客店，讲了前后之情，并把自己那半块镜子拿出，对在一起正好吻合。

“老苍头也把受夫人之托卖镜的前前后后情形讲述一遍，看着这对恩爱夫妻分离，也很悲伤。

“徐德言在半块镜上，题了一首诗，诗云：‘镜与人俱去，镜归人未归；无复姮娥影，空留明月辉。’公主看到诗后，悲泣不食。杨素知道这事后，哀伤变色，立即把徐德言叫来，把妻子还给他，并命公主即席赋诗。公主吟道：‘今日何迁次，新官对旧官；哭啼俱不敢，方信作人难。’”

韩瞻把商隐已写好的《代越公房妓喻徐公主》诗展开，只见：

笑啼俱不敢，几欲是吞声。

遽遣离琴怨，都由半镜明。

应防啼与笑，微露浅深情。

读罢，笑道：“你这不是分明在吟咏乐昌公主吗？首二句写她忍气吞声，不敢啼笑；三四句，写她与徐德言虽分离，却藕断丝连，是因为保留着半块镜子；最后二句，写她在越公杨家的艰难处境。这首诗是嘲喻乐昌公主应当自己处处留神，不能露出心迹。义山贤弟，诗里面还有什么寄托吗？”

李商隐苦笑笑，没想到自己写的诗，年兄不仅没解通，也没看出隐含其中的深意，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道：

“自然有寄托了，不然写越国公干什么？”

“夫君，有什么寄托？”

“是写我自己在朝中的处境。乐昌公主是指我自己，越国公是指牛党。诗的三四句，写越公突然把乐昌公主还给徐德言，是因为她保留着半块镜子。这是说自己离开牛党靠近李党，可是又与牛党藕断丝连，不能断然脱离。诗中这样写，实际我自己哪个党也没靠，哪个党也不是，而与两党又都有点关系。最后两句，是说乐昌公主面对‘新官’与‘旧官’，‘笑啼都不敢’，不能流露自己的真情。这里是说我自己对牛、李两党都不敢表露真情，表示态

度。”

韩畏之自愧没能解通义山的诗，把第二首《代贵公主》诗递给七妹，不言语了。

七妹没理会姐夫情绪变化，把诗展开：

芳条得意红，飘落忽西东。

分逐春风去，风回得故丛。

明朝金井露，始看忆春风。

李商隐没等七妹解诗，自己先开口道：“这首诗，也是借用上面说的典故，寄托自己卷入牛李党争中的苦恼。别说这些讨厌的事情啦，咱们来玩‘送钩’和‘射覆’游戏吧。”

六姐早就讨厌谈这些无聊的诗了。她既不懂也没兴趣，马上支持商隐的提议。

大家开始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。

## 四

第二天，李商隐早朝归来，躺在床上想睡一觉，昨夜玩得高兴，直玩到五更听到开城门的击鼓声，才匆匆离开去上早朝。其他人仍然没有玩够，继续在玩。

想想，他不禁笑了。玩一玩，轻松轻松，挺好。整天怕东怕西，太紧张也太累了。

这么一想，睡意跑得精光。

他坐起身，突然来了灵感，张口吟道：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
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

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

七妹从外面悄悄进来，抿嘴笑道：“又起来啦？夫君，该睡觉就得睡觉，知道不？不准起来！”

“你来看看，是我刚才写的诗。”

七妹吟咏一遍诗，笑着问道：“夫君，你这是追写昨晚宴饮、做游戏，听到晨鼓，还不愿去上早朝，说自己‘类转蓬’，是不是？”

李商隐笑着点点头。

“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写得最好，‘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’是写我和夫君吧？”

李商隐又点点头，笑着。

“犀’，是指犀牛。我知道。在岭南，父亲在那里出任节度使，我看见过大犀牛。

它长得粗大，吻上有一个角，有的长两个角。犀牛皮几乎没有毛，非常厚而韧。”

“看过没看过犀牛角？犀角中央有一道贯通上下的白线。‘一点通’就是指这条神奇的白线。我想用它比喻相爱的双方心灵契合与感应。虽然‘身无’，可是‘心有’，相互照映。我们虽然身上长不出彩凤的翅膀，飞越楼阁相会，但是，我们的心却像灵犀一样是彼此相通的，因为我们始终相亲相爱。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七妹投进丈夫的怀里，听到夫君的心“咚咚咚”，跳得很有力。他们沉浸在爱的默契海洋中。

“夫君，这些日子没去八郎家吧？应当去看看，越不走动，感情会越疏远。要珍惜你们的友情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李商隐把夫人推开，委屈地道：“是我不去看他吗？每次去，他都拒不见我，即使碰见了，他也不理我，像没我这个人似的。是我不珍惜友情吗？”

“夫君息怒，是贱妾不会说话。贱妾给你赔礼了。”

七妹没想到夫君这么生气，吓坏了，连连道歉赔罪，请求原谅。

李商隐上前拉住夫人，伤心地叹着气。

“都是我不好。是因为我，八郎才这样对你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明日我去。”李商隐怕夫人也卷进这痛苦的漩涡，劝道：“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你不知道八郎脾气古怪，过去在恩师家，他总喜欢挑我的毛病。七郎和九郎帮我说话，我们是三比一，他奈何不得。现在，他官做大啦，连七郎九郎他都不放在眼里，我算老几？明日我去看七哥，不知道他的风痹症好些没有。”

七妹不愧是王茂元的爱女，有她父亲的头脑。她是担心八郎背后再使坏害丈夫，所以才劝丈夫跟八郎言归于好。丈夫这样解释，她不满意，但是，自己也没有更好办法来改善丈夫与八郎的紧张关系。

她不再提这事，劝丈夫躺下休息，晚上六姐还要宴请玩乐。

## 五

这次重入 - + . 秘书省和三年前一样，在李商隐的仕途生涯中，不过是个小“插曲”而已，希望像昙花一现，随着而来的是幻灭的悲哀。

会昌二年（公元 842 年）冬，李商隐的老母亲与世长辞，给他带来又一个巨大打击。

按照唐代法制，父母去世，子女必须辞官服丧三年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能“夺情”留职。

李商隐直到会昌五年（公元 845 年）冬，才能服阕入京复官。

这三年，恰恰是李德裕为相，李党势力最强盛时期。如果李商隐从岳父王茂元这里划分朋党界限，王茂元是李党，女婿李商隐也应是李党。李商隐理当得到李党重用，可惜他又失去了这一大好机遇。

李商隐辞去秘书省正字之职，护送母亲灵柩回荥阳坛山。这是李家的祖坟所在地。

他把母亲安葬在父亲坟旁边之后，又把先辈亲属和夭亡的小侄女寄寄等，一齐都迁葬坛山，一共经办了五起葬事。尽管耗尽了仅有的微薄积蓄，但是，他却感到莫大的精神慰藉，因为终于实现了“五服之内，更无流寓之魂；一门之中，悉共归全之地。”

在故乡营葬完毕，李商隐回到长安樊南寓所，已是会昌三年（公元 843 年）十月，才听说岳父王茂元在征讨刘稹叛乱中病逝。他没有去帮助办丧事。王家兄弟故友非常多，又有资财，不需要他这么个懦弱书生帮忙。

他是太累太累了。况且他与岳父关系已经相当疏远。李商隐对岳丈的作为颇有看法。

会昌四年（公元 844 年）春，杨弁作乱被平定后，李商隐决定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，选择一个山光水色颇佳的永乐乡村居住。夫人七妹不高兴离开六姐，可是丈夫去意已决，只能嫁鸡随鸡了。

残春，花虽飘落，大地却着上绿装。风和日丽，驿路上商贾来来往往，一派昌兴景象。

李商隐喜欢骑驴。每当骑在驴背上，他的想象便海阔天空地驰骋起来，诗兴大发，或者和同行者神聊乱侃。

夫人坐在轿车上，轿帘挑开，与骑驴的丈夫边行边闲话，来到灞水桥边，桥旁有一大石柱。桥下灞水从西北蓝田流来，澄澈湍急，向北流入渭河。

李商隐指着石柱道：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灞桥华表，送客到此，则要折柳赠别。往昔治平之时，每到春日，圣上常要经过灞桥东巡。如今外寇侵袭，内镇叛乱，连年征战，山东之地已成征兵之后，可惜可叹啊！”

夫人七妹也若有所思地道：“去年，先是刘稹叛乱，后是杨弁叛乱。父亲如果不去征讨，也不致于在万善病逝。听说函谷关以东，到处抓人当兵，弄得人心慌慌。”

李商隐沉默半晌，忽然吟道：

山东今岁点行频，几处冤魂哭虏尘。

灞水桥边倚华表，平时二月有东巡。

“这首诗写得好！我一看就懂。夫君，我们到永乐后，那里有山有水，可以多写一些这样的诗。”

夫人喜欢这样浅白诗，李商隐却不以为然地笑了。过了灞桥，才道：

“诗的好坏，不应当以浅白、一看就懂作为标准。我同意白公乐天的‘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’的主张，他曾说，‘大凡人之感于事，则必动于情，然后兴于嗟叹，发于吟咏，而形于歌诗矣。’比如这首诗，我是看到灞桥华表，想到过去圣上每年春天都要东巡，而今因为年年征战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于是才写出这首诗，倾诉我对百姓苦难的同情，对朝纲腐败的忧虑。”

夫人惊奇道：“写一首诗，夫君要想这么多的事情呀！贱妾吟诗，只考虑平仄对仗，吟咏起来能不能上口，抑扬顿挫，写出来别人是否能懂。”

李商隐见夫人一脸天真、无忧无虑的样子，心里又高兴又哀伤。高兴的是夫人一片纯真，没受龌龊世道的污染；哀伤的是她不能理解自己“笑啼俱不敢，几欲是吞声”，自己吟诗作赋只能含蓄再含蓄，隐晦再隐晦。而今家搬永乐，远离是非，远离烦恼，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新生活，他喜不自禁，道：

“贤妻，永乐是个好地方，在中条山南麓，黄河北岸，景色非常迷人。我要隐居林泉，以琴酒自娱，再也不必为‘笑啼’担忧，一定写一些爱妻喜欢的诗。”

七妹喜欢夫君称自己“贤妻”，也高兴叫自己“爱妻”。她陶醉在夫妻甜甜的融融之乐中。

永乐的生活虽然清贫，却是诗人一生中最为舒畅娱悦和幸福的日子。他住的是“蜗牛舍”，饮的是松醪酒，弹琴吹笙，种花植树，游山玩水，饮酒赋诗，无拘无束。

李商隐喜爱自己的新生活，吟道：

自喜蜗牛舍，兼容燕子巢。

绿筠遗粉箨，红药绽香苞。  
虎过遥知阱，鱼来且佐庖。  
慢行成酩酊，邻壁有松醪。

他喜欢自己所居周围的一草一木，在《永乐县所居一草一木无非自栽，今春悉已芳茂，因书即事一章》，诗云：

……  
学植功虽倍，成蹊迹尚赊。  
芳年谁共玩，终老邵平瓜。  
他高兴《秋日晚思》，享受清静闲适，于是吟咏道：

……  
取适琴将酒，忘名牧与樵。  
平生有游旧，一一在烟霄。  
《春宵自遣》，别俱一番趣味，诗云：  
地胜遗尘事，身闲念岁华。  
晚晴风过竹，深夜月当花。  
不乱知泉咽，苔荒任径斜。  
陶然恃琴酒，忘却在山家。

爱妻常常陪伴身边，夫君所写的诗，她能张口背诵吟咏。她为夫君一改过去隐晦多典故的诗风而高兴。但是，渐渐地她寻味出埋在夫君心底深处的惆怅、落寞。

夫君整天沉醉在“松醪”和山光水色中，篇篇诗中离不开酒的点缀、酒的赞美。

“晚醉题诗赠物华，罢吟还醉忘归家。”“寻芳不觉醉流露，倚树沉眠日已斜；客散酒醒深夜后，更持红烛赏残花。”贤妻非常同情夫君，常常好言劝解。

一天，七妹陪夫君到一农民家，看他们伐树开田，刀耕火种。田叟拉着李商隐的手，讲述着“民以食为天”的道理，介绍刀耕火种的古老方法。

李商隐觉得非常新鲜，觉得田叟学识渊博，像个伟大的先哲，言必哲理，语必圣贤，从心里崇拜他。告别时，吟一首《赠田叟》诗，云：

荷蓑衰翁似有情，相逢携手绕村行。  
烧畲晓映远山色，伐树暝传深谷声。  
鸥鸟忘机翻浹洽，交亲得路昧平生。  
抚躬道直诚感激，在野无贤心自惊。

田叟接过诗，略略扫了一眼，哈哈笑着，手捻胡须，摇摇头道：

“不敢当啊！怎可称‘贤’？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干的，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么说的。

传了多少代？没人知道。这算得上‘贤’吗？”

“您老人家读过书吧？”

“略识几个字，背过几本‘经’，那还是蒙童的时候，跟一位远房爷爷学的，现在都忘了。”

李商隐在与农民交往中，对人生之道渐渐有所体会，又加上生活越来越窘迫，日艰于日，常常记起陶渊明的诗句：“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！”饿着肚子，什么闲适、高洁都无济于事。不能让爱妻跟自己一起挨饿受苦，他盼望守丧快点结束，复官后毕竟可以得到俸禄养家糊口。

会昌五年（公元 845 年）春，李商隐在永乐终于病倒床榻，不能饮酒，其实也没有酒，连三顿饭尚难保证。

爱妻把仅存的金银细软，典卖得差不多了，只能到田叟家求借点口粮。李商隐看着妻子手端着一瓢米走进来，心里一阵酸楚，陪嫁的侍女小翠早已被打发走了，一切家务全落到妻子身上。

王氏见丈夫盯着自己看，眼眶里转着泪花，想把米藏起来，放到身后，但已来不及了，便迎上前，笑道：

“你看这是新米。夫君，我马上做粥吃，新米煮粥最好吃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发现妻子的头上已有白发，脸上出现细细皱纹，一对秀目水汪汪地闪亮。

哦！要落泪了。

王氏已经迅速转过身，出去煮粥了。

李商隐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。爱妻头上有白发，自己头上白发更多；爱妻脸上出现皱纹，自己的皱纹更深！何时才能结束这种生活呢？

他躺倒床上，心想搬到永乐已近三年，眼见迎来第四个春天，年华易逝，前途何在？于是吟道：

世间荣落重逡巡，我独邱园坐四春。

纵使有花兼有月，可堪无酒又无人。

青袍似草年年定，白发如丝日日新。

欲逐风波千万里，未知何路到龙津。

吟罢，他叹了口气，自己什么时候能脱去这身九品官的青袍呢？

“夫君！十二叔派人从郑州送米和酒来了。”

李商隐高兴地坐了起来，问道：“十二叔有信没有？”

“有封信。”

商隐接信在手，匆匆看过，陷入沉思中。

王氏吃惊地拿过信，粗略阅过，转而高兴地笑道：

“夫君，十二叔升任郑州刺史，要你过去，你还不高兴呀？守丧在身，不能入幕，但去十二叔那儿，帮帮忙，总还可以吧？夫君去郑州，我回洛阳娘家，待今年十月复官，我们就可以再搬回京都了。不好吗？”

李商隐无可奈何地点头，拿起笔，写了《上郑州李舍人状》，云：

伏奉荣示，伏蒙赐及麦粥饼啖饧酒等，谨依捧领讫。

某庆耀之辰，早蒙抽擢；孤残之后，仍被庇庥。获于芟薙之时，累受珍精之赐，恩同上客，礼异编氓，桑梓有光，里闾加敬，负米之养，虽无及于终身，求粟于人，幸不惭于往圣。下情不任感恩陨涕之至。

王氏把信折好，交给十二叔派来的人带回，并让他转告十二叔，商隐随后就去郑州。

## 六

十二叔是李商隐的远房叔父，名李褒。武宗会昌元年拜中书舍人，二年出任绛州刺史，四年徙郑州刺史。他是个虔诚的道教徒，和李商隐关系极为密切，经常接济商隐。

去郑州要经过洛阳。李商隐心情不好，身体多病，勉强支撑到了洛阳，无法再去郑州了。他住在妻子娘家崇让坊宅第，也常去弟弟羲叟家。

羲叟只小商隐一岁，与大官僚卢钧之女结婚后，定居洛阳，并已生子

女。李商隐见弟弟一家生活安定美满，心里又高兴又有些凄凉。自己奔波半辈子，还没有一个安定的栖身之所！

秋高气爽，李商隐守丧将近结束。这时令狐綯已升任尚书省右司郎中，突然寄来一封信，询问商隐近况。

李商隐非常高兴，因为那年离开长安赴永乐时，没有跟他告别，一直是件心事，原以为八郎不会原谅自己，跟他的关系从此将一刀两断了。能接到八郎来信，这是李商隐始料不及的，兴奋了好几天。

当情绪渐渐平静后，他才思索八郎突然来信，是否有什么事情相托？难道李党对他不好，需要自己出面周旋？可是，他应当了解自己跟李党并无太多的过从，尤其岳父死后，自己正在守母丧，更少与他们往来。如果是这件事，那就太遗憾了，自己确实无能为力。

李商隐想了想，还是写首《寄令狐郎中》诗，让他了解一下自己的近况和心绪，就会明白自己在这上面，是个懦夫，爱莫能助，诗云：

嵩云秦树久离居，双鲤迢迢一纸书。

休问梁园旧宾客，茂陵秋雨病相如。

欣赏夫君的诗，王氏大有长进。她拿起诗，便解释道：“夫君，看看我解释对不对。

首句，‘嵩云’，是嵩山之云，是指咱们居住在河南；‘秦树’，指京都长安，代指八郎居处。是说夫君和八郎分别居住在洛阳和京城，已经很久。次句说接到八郎的信。三四两句，夫君以近况相告，意思是说，别问我的近况吧，在这秋雨绵绵的愁人季节，我就像司马相如病废茂陵那样穷愁无聊！”

李商隐笑了，夫人越来越知我心，理解诗中之我了，但想考考她，问道：

“三四句用了典故，知道吗？”

“用了一个典故，对不对？司马相如客游梁地，为梁孝王园令，他称病，辞归，居住在茂陵。夫君用梁王旧客和茂陵相如自指，对不对？”

商隐满意地点点头。

把诗寄走，李商隐想了许多。守丧一结束，就赶快进京，先到八郎家，看看湘叔七郎和九郎，跟八郎好好谈谈，解释一下过去的误会。从这封信看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大概他会改变过去的看法，我们会重归于好的。想到这，心境好多了。

李商隐站起身，在妻子的陪伴下，来到庭院。黄昏中，细雨像尘埃似地飘洒着。一株紫薇，繁花盛放，浓艳多姿，微吐芬芳。

“真美啊！”

王氏不由自主地赞叹着。

“唉！紫薇花，你不因寒风凄雨而零落，为谁卓然而怒放？

我们就要离开，西去长安，你还是不要再开放吧。”

“夫君，不准紫薇开放，不就像则天武皇在隆冬时节，命百花齐放吗？哈哈。”

李商隐摇摇头，想辩解，又不言语，吟咏道：

一树浓姿独看来，秋庭暮雨类轻埃。

不先摇落应有待，已欲别离休更开。

桃绶含情依露井，柳绵相忆隔章台。

天涯地角同荣谢，岂要移根上苑栽。

“贤妻，我是想说，无论是紫薇，还是桃柳，不管生长在什么地方，都要按照时序开放和凋谢，那又何必移植京师去生长呢？而我们又何必离开洛阳而进京呢？唉！——”

王氏嗫嚅地小声道：“对不起，贱妾没理解夫君这种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。”

“不，除了惜别，我还有一种预感，此次进京，不会很顺畅如意，所以我怕‘移根上苑栽’呀！”

李商隐在紫薇花前，观赏着，慢慢地踱着步。

王氏跟随后面，心里很委屈，嫁给诗人为妻，真不易呀！夫君感情天马行空，永远也追不上，识不透。但是，他们夫妻的心就像有“灵犀”一点即通，是心心相印的。这又给王氏以莫大的安慰。

## 第十五章 沉沦郑幕府

—

唐武宗会昌五年（公元 845 年）十月，李商隐病体初愈，母丧三年届满，应当赴京复官，这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。

因为没有去郑州，先给十二叔写了封告罪信，说明了缘故。然后，他携夫人王氏急匆匆从洛阳回到永乐，收拾行装，整理东西，十月二十一日动身，又搬回京都。

李商隐服阕入京，重官秘书省正字。这时令狐綯已经出为湖州刺史。商隐未能跟他会面，很为此惋惜。

会昌六年（公元 846 年）三月，唐武宗为了尊崇神仙，追求长生不老，吞食了“合金丹”，自觉精神陡长，阳兴甚酣，一夜之间能御数女，畅快无比。岂知情欲日浓日甚，元气日耗，渐渐容颜憔悴，形色枯羸。

当时专宠的嫔妃，是王才人。她十三岁入宫，能歌善舞，性情机警，亭亭似玉，袅袅如花。武宗皇上宠擅专房，拟立她为皇后。偏偏宰相李德裕说她无子，家世又不通显，恐天下人讥议。武宗无奈，宁将皇后位置虚悬以待，不愿滥竽充数。

王才人见武宗身体日渐枯槁，常常谏喻。武宗只说无妨，还讲那些方士说这是脱胎换骨，服药后应当瘦损，不听劝谏。

武宗皇上愈服愈病，愈病愈服，阴精日铄，性情躁急，喜怒无常，很快便不能言语。

李德裕等大臣请求面圣，不许。

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等宦官，已密布心腹，定策禁中，矫旨立光王李忱为皇太叔。

光王李忱是唐宪宗第十三子，与唐穆宗是兄弟。他自幼寡言笑，呆头呆脑，宫中都把他看作痴儿。长大后，更加韬晦，每当家宴，大家总喜欢逗他，拿他开心，但他总是摇头不语。即使皇上问话，也置之不理。大家也就当真把他当成“傻子”。

宦官们就利用他的“傻”，破例拥立他做皇上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武宗呜呼哀哉，三十七岁的皇太叔李忱即位，这就是唐宣宗。

宣宗朝见百官，满面哀戚。当裁决朝政时，他独操刚断，百官大吃一惊，才知道他很有隐德，全然不是愚柔，那“傻”是装出来的。

皇上命检校太尉李德裕摄行冢宰事、奉上册宝。

李德裕谢恩礼毕，正待起身，宣宗对左右大臣道：

“他就是李太尉吗？他每次看我，都使我毛发洒淅，不寒而栗。”

李德裕愕然，再拜而退。

众大臣默然生惧。

不久，宣宗即罢李德裕检校司徒，出任荆南节度使。罢宰相李让夷和李党中人，启用牛党白敏中为宰相，其他牛党中人亦尽进京复官。

政局大变样！

李商隐亲眼目睹了朝政的这种变化，每天早朝归来，便写诗抒怀，专为武宗而写的诗有《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》；借古喻今的有《汉宫》、《瑶池》、《过景陵》、《华岳下题西王母庙》、《茂陵》等，竟达十多首。

夫人王氏对夫君写这么多讽喻诗非常担心，常常苦劝。于是，李商隐的诗越加隐晦。

令狐綯仍在外任上，七郎也在随州任刺史，九郎在军营不常回家。令狐府主人不在家，门前冷清，李商隐来令狐府，只能跟湘叔拉拉家常。

湘叔对朝政不感兴趣，身体不好，一副龙钟老态，但头脑却很清楚，常回忆彭阳公的往事，叮嘱李商隐注意身体。

一天，李商隐高高兴兴地跑来，告诉湘叔他有了儿子。湘叔为他高兴，没牙齿的嘴，笑成一个黑洞。

“八郎来信提起你的诗，说洛阳白公居易很喜欢，常常手不释诗，诗不离口，天天吟咏。白公说，‘我死后，重新投胎，能作义山之子足矣！’我说商隐，能不能是白公真的来投胎呢？”

白公居易是八月初死去的，你这儿子是几时生的？”

“是八月初出生。”

“哈哈！果真是白公来投胎！”

“能有这事？”

“‘灵魂转世’，‘生死轮回’，乃佛家之言，不可不信，不可不信！”

李商隐默言了。

他信奉道家之言，对佛家似信非信。湘叔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对商隐怀疑佛家颇不悦。

“‘生死轮回’，‘轮回转生’，如同车轮回转不停，众生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里循环不已，从古至今，全然如此，不会有错。白居易来投胎，也是实事。”

商隐见湘叔再三再四地讲解轮回投胎之事，心想，湘叔也很固执，叫你相信“轮回说”，不信是不成的，只好笑笑，但没有点头。自己的儿子衮师，如能追随白公身后，有白公百分之一的才华，足矣！

## 二

唐宣宗大中元年（公元 847 年）二月，给事中郑亚出为桂州刺史、桂

管防御观察使。

郑亚是李党中人。早年李德裕在翰林，他曾以文干谒，深得赏识，在出镇浙西时，聘他为幕府从事。现在李德裕被贬放，郑亚也被连累失势，放为地方官。

郑亚是荥阳人，而李商隐家自祖父李甫时，就从怀州河内迁居荥阳，可以说两人是同乡。郑亚聪悟绝伦，文章秀发，身体魁伟，颇似武将，有伟丈夫之誉。元和十五年及第后，又连中明经等三科，才华出众。

会昌年间，由御史中丞李回推荐，郑亚出任给事中。当时，李商隐是秘书省正字。

郑亚很赏识小同乡的文学才干，两人经常见面，饮酒赋诗，交情颇厚。此次外任地方官，郑亚请他入幕。

李商隐服阕复官已一年多，毫无升迁希望。久滞长安，事业无成，他感到厌倦和失望，又加上生活困厄，朝廷隐伏着危机，他被夹在牛李党争的缝隙之间，时时有有一种莫名的威胁向自己袭来。他渴望冲出这沉闷的生活，到一个新的天地里追求新的理想，于是欣然接受郑亚的辟聘。

李商隐告别妻子小儿袞师，随郑亚三月出发，途经江陵，恰遇江湖水涨，到处是白茫茫的水的世界。江陵是荆南节度使治所。节度使郑肃是郑亚叔叔。叔侄相见倍感亲热，在这里亦滞留多日，直到五月初九才抵达桂州，前后共用时间近三个月。

郑亚对李商隐十分信任。到达桂州，请商隐为掌书记，不久擢为支使。这是仅次于正、副观察使的高级幕僚，从六品上阶。

十月，郑亚派李商隐为专使，北上江陵，谒见荆南节度使郑肃。他在出使途中船上，动手整理旧日文稿，编定《樊南甲集》文集。

淫雨连绵终日，江河暴涨，行船突然倾覆，李商隐落入水中，几乎被大水吞噬，文稿散逸毁损，诚为惜哉。

第二年春，李商隐办完公务返回桂林途中，船行湘阴，又遇淫雨绵绵，湘江浊浪涛天，不能前行。李商隐想到来时遭际，实有谈水色变之感。他弃舟登岸，想到县衙借宿。

走在街上，忽听身后有人呼唤，回头看时，大为惊诧，呼道：

“刘公？刘公蕡！”

“义山老弟……”

刘蕡见义山身着六品深绿官服，腰间一条银带九跨，头戴一梁冠，还是那么瘦弱。

一阵惊喜一阵悲伤，不知如何问候才是。

“自那年一别……刘公可好？”

“痕迹江湖，贬窜荒蛮，亦坏亦好。义山老弟，老天马上又要下雨，不知在何处落宿？如不嫌弃，到小店一叙如何？”

“当然当然！”

李商隐吩咐跟随杂役去县衙投宿，自己跟在刘蕡身后，来到小店。

天空浓云密布，阴风骤起，卷着尘沙，带着雨水，倾泻如泼，暴雨落地，发出隆响。

二人坐定，店小二摆上酒菜，边饮边聊，十分投机，有时放怀大笑，有时默然无语，有时无奈长叹，有时拍案而起，怒形于色，有时又哀哀啜泣……

“刘公，您刚才讲贬窜荒蛮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”

“唉！一言难尽。阉宦揽权杀君，肆无忌惮，我一个小小幕僚也不放过。仇士良等宦官在大明宫太和殿，把文宗皇帝杀害后，拥立武宗皇上，深怕此事张扬出去，疯狂迫害能言善谏不惧死的大臣，企图抓制言路。我本闲散幕中，离朝廷甚远，但也被他们诬陷，会昌元年，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。宣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我才有机会北上，在这里跟你邂逅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心里思度，武宗即位后，特别重用李党中人，而对牛党中人进行迫害贬斥。刘蕡跟牛僧儒友善，又被辟聘幕中，是牛党中人，在会昌元年被贬到柳州，肯定除了宦官之外，李党在其中也会做手脚的。宣宗即位，牛党被启用，刘蕡自然要被赦免的。

“在京听没听说，宣宗即位，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？”

“是的……唉！刘公，我希望李、牛两党中人，不要互相攻击，互相排斥，应当共同辅佐皇上，共同对付阉宦和那些贪臣奸吏。大臣之间窝里斗，两败俱伤，阉宦则渔翁得利，朝政会更黑暗！小弟最赞赏你在太和二年，参加皇上面试时，直言极谏，慷慨陈词，一无顾忌！”

“你还记得这事儿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你说，‘以国权兵柄专于左右，贪臣聚敛以固宠，奸吏因缘而弄法。

冤痛之声，上达于九天，下入于九泉。’讲得多好！还说，‘宦乱人贪，盗贼并起；土崩之势，忧在旦夕。即不幸因之以病疴，继之以凶荒，陈胜、吴广不独起于秦，赤眉黄巾不独生于汉，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，痛心泣血也！’讲得太好啦！”

“这些话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？”

“怎么会忘记呢？可以说从唐明皇开始，皇上就把兵权交给身边左右阉宦。他们既不懂行军打仗，又不会布阵冲杀，往往牵制带兵征讨的大将，这样怎么能打胜仗！你曾说‘海内困穷，处处流散；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。’现在就是这样，从京都到岭南，到处都有‘不得食’‘不得衣’的百姓。唉！”

刘蕡双鬓已经霜白，阴沉着脸，双目低垂，双手紧握，双唇紧抿，一言不发。这与太和年间的刘蕡大不一样，难道是艰难的岁月，使他失去了锐气？还是流转幕府，被边蛮荒野夺去了进取之心？

李商隐心中升起惋叹之情，端起酒杯，道：“来！喝一杯。

这些都是往事，往事休提！”

“不，不对！义山老弟，你还不知我心。”刘蕡抓起酒杯，把酒倒进嘴里，目光炯炯，愤愤然道，“这不是往事！唐王朝，像走马灯似地一个接一个地更换皇帝。一个皇上即位，重用李党；另一个皇上即位，又重用牛党。文武百官一会儿这帮人上台掌政，一会儿是那帮人上台掌权。对，你说的‘窝里斗’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他们谁上台谁掌政，也没能解决唐王朝的致命问题。你看看，宦官专权霸政问题，解决了？没有！藩镇割据，不听朝廷调遣问题，解决了？没有！西北边地外族不断侵扰，百姓纷纷内逃，解决了？没有！结果如何？君侧皆小人；阉宦是小人，卷入党争的大臣，也都是小人！”

李商隐双目突然亮起来，抓住刘蕡双手，激动地道：

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！说得对，唐王朝的三大问题不解决，李氏江山社稷必将倾覆！只是……刘公说‘君侧皆小人’，恐怕太绝对了。卷入党争之人，恐怕也有好坏之别，比如李德裕……”

“不！试想，无论牛党李党，他们上台后，只考虑自己一党利益，怎能

考虑家国利益呢？比如，现在白敏中这些牛党之人上台了，为表示自己比李党高明，连李党好的政策也给否定了，更别说李党中贤明的大臣全部遭贬，都遭打击！我反对他们的这些作为。”

刘蕡说到激动处站起身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恨恨地举起右手砸在左手掌上。

李商隐仍然不同意他的全部观点，也无法反驳，举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，坐在桌旁，倾听着他的高论。

然而，忧愤国事，为唐王朝的破残衰败而痛惜不已，使两个人的心贴得更亲密。

### 三

第二天，阴云还没有散开，但雨却停了。李商隐陪伴刘蕡游了黄陵庙。

黄陵庙在黄陵山上，相传为舜妃葬地。舜帝有二妃，娥皇和女英，都是尧的女儿。

舜的父亲瞽叟多次想杀害舜。二妃想出各种对策，帮助他脱了险。后来，舜南巡到洞庭苍梧山病死。二妃奔丧后，就居住在黄陵山上，死后也安葬在这里。

黄陵山位于湘江汇入洞庭湖的入口处，山峰兀立，峭壁悬崖，水势冲击奔腾，日夜鸣奏着雄浑乐章，仿佛在祭奠二妃。

李商隐和刘蕡游庙游山，兴尽而归。

第三天，他们在黄陵山分手。李商隐看着巍巍苍翠的山崖和滚滚碧蓝的浪涛，心潮起伏，长吟道：

江风扬浪动云根，重碇危樯白日昏。

已断燕鸿初起势，更惊骚客后归魂。

汉廷急诏谁先入，楚路高歌自欲翻。

万里相逢欢复泣，凤巢西隔九重门。

吟罢，道：“刘公，这首诗权作我们此次邂逅的见证吧，题目是《赠刘司户蕡》，如何？”

“当然好。义山老弟，请执笔草书，留作纪念。我们黄陵山一别，不知能否再有相见的机会了。”

刘蕡神色黯然，语不成声。

“刘公切勿感伤。此去‘泉路’尚远，何必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‘黄泉路’尚远，义山老弟劝我切勿感伤，你又何必作女儿态？不要流泪。”

刘蕡情绪忽然变得兴奋起来，也许是想冲淡别离的哀愁。

李商隐却兴奋不起来，感到黄陵山一别，将是永别，心中充满悲伤。

“商隐，你的诗比过去更成熟了，就对仗来说，极为工稳。中间两联对仗对得多好。

‘已断’‘初起势’对‘更惊’‘后归魂’，‘燕鸿’对‘骚客’，对得妙。不过我已不是鸿燕了，称之为‘骚客’尚可。”

“我是指你当年应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时，那番震撼朝野的策论，比之为‘燕鸿’当之无愧。唉！初试锋芒，就遭挫折，继而又以‘罪’被贬，令人痛心疾首。”

“商隐老弟，不是说往事休提吗？不要再提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了。我听

说令狐八郎已经被调入朝，老弟不久亦可返京。”

“此话怎么讲？”

“八郎与老弟情同手足，他入朝定会举荐老弟的。”

“差矣！刘公，有些事你尚不知呀！”

刘蕡见李商隐面露烦恼与痛苦，吃了一惊。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当年八郎尚未及第，他们在一起很和睦融洽；由于八郎的推荐，他才及第；在兴元，彭阳公仙逝时……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刘蕡满腹疑惑。但李商隐不说，他也不好询问这些事。

李商隐确实不愿讲八郎之事，岔开话题，问道：

“刘公今后有何打算？是赴京去见白敏中和令狐八郎吗？

如能赴京，找他们……”

“不想赴京，不愿意卷入党争之中……我想继续浪迹江湖，等待时机。我相信邪不压正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刘蕡对前途充满信心，是真？是假？捉摸不透。但是，他能说出这番话，还是给李商隐很大安慰，觉得刘公仍然是条硬汉，任何时代都缺少不了这样的硬汉子，去顶天立地，肩负重任，他们才是时代的希望所在。

可是，刘蕡心绪突然又低沉下来，道：

“我是得罪被远贬，‘有犯颜敢谏之心，无位而不得达’于君王；老弟是被排挤出朝廷，‘九重黯已隔，涕泗空沾唇’，我们真是患难的一对，生不逢时，壮志难酬啊！”

“是呀，‘君门九重’，我又如何竭忠尽智？又如何为百姓上达九天呢？我用笔写了不少百姓疾苦的诗，为他们倾诉‘冤痛之声’，也写了不少讽喻诗，可是……”

“我在柳州曾读过你的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，‘十室无一存’，写得好，让天下人都看见京都长安西郊的残破景象，这和安史之乱百姓所遭受的涂炭，是一样的！你的诗传播很远，大家都喜欢读。”

李商隐心中感到欣慰，跟刘蕡抱拳施礼道别。

## 四

李商隐告别刘蕡之后，日夜兼程，回到桂州。这时桂州西二百二十里的昭平郡缺少一位太守。郑亚就派他前往权摄郡事。

按照唐制，州县缺官，幕府府主可以物色人，前去代理。虽然不是正式朝命，但时日一久，朝廷也会顺水推舟下诏任命的。

可惜他在昭平太守任上，没有几天，大中二年（公元848年）二月，朝命贬郑亚为循州刺史。李商隐听到消息，立即赶回桂林，郑亚尚未动身。

李商隐知道府主郑亚是李党中人，可是从未听他贬斥过牛党，心想他已超脱党局，不再理会党争，大概也不再会受迫害了。岂料被贬桂州，没多久，诏贬又随之而来！问道：

“大人，这是为什么？朝廷为什么要一贬再贬？”

郑亚让他坐下，先喝口茶，然后慢慢地道：

“不是朝廷要贬我，而是牛党的白敏中、令狐綯不容我。”

令狐綯？他刚刚调回朝廷，任考功郎中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

郑亚捋着花白胡须，看出李商隐的怀疑神色，解释道：“令狐綯回朝不久，就从考功郎中升知制诰，充翰林学士。”

这些你还不知道吧？”

李商隐确实不知道这些。八郎升迁真快，让人想象不到。

“你和令狐家的渊源，我知道。你跟我到桂州，靠近我这个李党人物，令狐綯是个心胸狭隘的人，他能不憎恨吗？你不要误会。贬斥我，不是因为你，还有更严重的事。”

李商隐是个敏感之人，马上便意识到，这不是误会，自己加入桂管幕府，是会引起牛党，尤其是令狐綯对郑亚的怨恨。府主被贬，跟自己是有一定关系的，他感到歉疚。

“其实，我与李公德裕仅仅是师生之谊。当年应进士试之前，李公在翰林，我曾以文干谒，深得知遇之恩。李公出镇浙西，聘我为从事。李公任人唯贤，举荐我入朝为官，这有什么错？他身为朝廷宰辅，有权利也有义务为朝廷选拔人才呀！”

李商隐同意府主郑亚的意见，连连点头。当然，他不知道武宗会昌年间，李德裕在位时，对牛党中人，也曾极尽排斥打击之能事。那时李商隐正在家守母丧。

郑亚摇摇头，又道：“他们这次把李公贬到崖州任司户参军，具体的‘罪证’是吴湘事件。”

李商隐在家守母丧，不清楚吴湘事件之始末，极想知道，于是问道：

“吴湘？是不是那个江都县尉？”

“就是他。他被处死，他的哥哥吴汝纳现在又上告诉冤了。”

“在下只知其名，前前后后缘委实在不知，愿听其详。”

“当时我在刑部，是我经手处理的。吴湘因为贪污，又强娶民女为妻，被人告发，当时淮南节度使李绅命僚属刑讯。证据确凿，他供认不讳，上报刑部；刑部又上报宰相李公奏明皇上，皇上下诏书，吴湘被判处死刑。

“在当时，就有人指责是李公指使李绅罗织吴湘罪名，他是冤枉的。谏官上奏皇上。

皇上下诏，命大理寺和刑部一起重新复审。经过重新复审，与以前的结论小有不同。李公对这事非常恼怒，贬斥了李绅的僚属和李绅本人。参加重新复审的一些官员，也遭到程度不同的贬谪。

“说实话，贬谪复审官有些过分。我当时因有别的案子，没有参加复审，所以得以脱免。

“现在李公罢相，吴汝纳重新挑起旧事，上朝诉冤。那些复审官受牛党白敏中和令狐綯的利诱，上奏说，吴湘虽然贪污犯脏，但罪不至死。说吴湘冤案的形成，是李公和我、李绅等人一手造成的。所以皇上下诏，把李公等人都贬斥到荒远之地。”

李商隐沉默了。

他看着郑亚那花白头发，满脸愁容，原本魁梧的身躯，变得腰弯背驼，一副老态，和初到桂州时大大不同。连遭两次打击，他的精神濒临崩溃，呆呆地坐在一张太师椅里，依然沉浸在往事之中。

李商隐叹了口气。

## 五

郑亚南赴循州贬所。李商隐在三月初离开桂州北上。

南国的春花，已渐次凋谢，而政治风云又变幻无常。李商隐的船行到

湘阴，又遇大雨，不得不弃舟登岸，略做停留。

湘水在湘阴流入洞庭湖，使湖水陡然变广，变成一片汪洋。风大涛涌，卷起道道雪浪花。

李商隐站在岸边高处，欣赏着波涛激浪，远眺湖水茫无际涯，心旷神怡。傍晚，走在湘水岸边，来到林间水亭，看着凋零的春花，想到自己来到南国前后仅仅一年，便遭府贬、罢职，失路无所依，就像林中小花，飘落亭下，独自怅惘，无可奈何，无尽愁苦！

他想到这儿，忽然心生灵感，吟啸道：

一岁林花即日休，江间亭下怅淹留。

重吟细把真无奈，已落犹开未放愁。

山色正来衔小苑，春阴只欲傍高楼。

金鞍忽散银壶漏，更醉谁家白玉钩。

吟罢，李商隐沉进痛苦的犹豫中了：是赴京别求新职，还是浪迹江湖，淹留江湘或者荆巴，再入新幕？他拿不定主意了。

李商隐飘泊江上，放声吟道：“顷之失职辞南风，破帆坏桨荆江中。”这时荆江恰值孟夏涨水季节，他便滞留荆州。

在荆州，他遇见左迁湖南观察使李回。李回是李商隐的座师，商隐曾为他草拟过章奏。商隐本想请他帮助，聘为幕僚。但是李回正遭受牛党无情打击，自顾不暇，无力援手，李商隐只好作罢。

在荆州，还遇见诗人崔珣。他也是郑亚幕僚，在桂州始安郡都督府任兵曹参军，后出任观察巡官，兼知某县事。幕府解散，他举家寄居荆州。崔珣是位很有才华的年轻诗人，他们结伴到澧县药山拜访名僧融禅师，写过一首七绝《同崔八诣药山访融禅师》，走在“岩花涧草西林路”上，只可惜“未见高僧只见猿”。

不久，崔珣西去入蜀，李商隐伤感地写下《送崔珣往四川》，诗云：

年少因何有旅愁，欲为东下更西游。

一条雪浪吼巫峡，千里火云烧益州。

卜肆至今多寂寞，酒炉从古擅风流。

浣花笺纸桃花色，好好题诗咏玉钩。

崔珣走后，李商隐久久不能忘怀，也极想跟他西去四川，在“一条雪浪”翻滚的长江，逆流而上，经益州，在文君酒炉旁与相如一起饮酒，到浣花溪边与杜甫老人一起赋诗！

一天，忽然听一蜀客说，杜惊已调任西川节度使。他非常高兴，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

杜惊是李商隐的远房表兄。杜惊的母亲是李则的女儿，是商隐的远房姑母。杜惊在元和九年娶宪宗长女岐阳公主为妻，封为驸马都尉。会昌年间，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寻加左仆射。大中初，出镇西川。

李商隐在穷困潦倒，无路可寻中，觉得入川投奔表兄，定会得到他的照应，聘为幕僚。他由荆州出发，沿着诗友崔珣入川路线，溯江西上，经宜昌、秭归、巴东入蜀。

舟行秭州，正逢大雨，江水暴涨，他弃舟登岸，在一个小客店暂住，情形更加凄凉。

李商隐躺在小店床上，想起自己三月初离开桂州，先在湘江、洞庭湖上漂泊，而今又在长江上，赏玩“一条雪浪吼巫峡”。经过一个夏天，现今

已入秋。

窗外，秋雨绵绵，雨夜沉沉。李商隐不由得想起爱妻王氏。

她来信询问何时能归返故里？李商隐也自问自己，“归期何日？”他沉重地摇摇头，望着茫茫的夜雨：是雨遮掩了巴山，还是夜把巴山遮掩了？什么时候能和爱妻团聚，在西窗下剪烛长谈，再来回忆今天巴山夜雨的凄惨情景呢？

想起妻子的情影，想起和爱妻团聚的情形，李商隐心里顿生暖意，轻轻地叹口气，信口长吟道：

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

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

如果能归返家……她们母子现住何处？是长安六姐家，还是洛阳崇让坊老宅？袞师已经三岁，一定天真可爱，出口可背诵诗经了吧？李商隐心里很内疚，孩子出世不久，自己就离开了京城！现在他恨不得马上飞到她们母子俩身边。

然而，归途何其迷茫！

春天，在桂州时，曾吟过一首诗。他把自己比为《凤》，把儿子袞师比为“雏”，诗云：

万里峰峦归路迷，未判容彩借山鸡。

新春定有将雏乐，阿阁华池两处栖。

“新春”已经变成“新秋”，可是自己仍然没能归去享受“将雏乐”，犹如一场梦！

他反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远赴桂管？为什么要溯江而上入蜀？“人生岂得轻离别，天意何曾忌嶮巇？骨肉书题安绝徼，蕙兰蹊径失佳期。”

李商隐投宿逆旅，孤身在夜雨中，思乡怀妻想子，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又想起表兄杜惊。他长得矮小，像个侏儒。岐阳公主为什么会看上他，不可想象。他头发稀疏，其貌不扬，大家都叫他“秃角犀”，却很贴切。李商隐不由得笑了。

忽然，记起那年，杜惊的堂姊妹因为蝗旱灾害，逃难到他府上，他不仅不拯济援手，反而把她们赶出大门。表兄为人刻薄寡恩，六亲不认，自己冒然投奔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对待姊妹尚且如此，更遑论他人！

经过冷静思考，李商隐决定改弦易辙，待天气放晴，便乘舟东下，急切返归故里。

## 六

回到长安，已经是深秋季节。和爱妻和儿子团聚使李商隐心舒情畅，回忆起桂管腊梅，巴山夜雨，倍感亲切。妻子在身边，也和他共同分享团聚的喜悦。

使他陷入烦恼和不安的是，令狐綯受宣宗皇上宠遇日隆，对李党中人迫害变本加厉，连已经死去的李绅，还要“追夺三任告身”。他几次想到令狐府劝劝，不料一次也未得见。

那天，他一大早就起来，步行从明德门进城，由街坊向北走。街道两边栽种的槐树，一字排开，异常整齐。入秋，槐树枝叶繁茂，微风吹来，飒飒作响。

街鼓刚刚敲过，巡街的骑兵，三五成群懒洋洋地在街上走着，踏响细

碎的蹄声。

来到令狐府门，湘叔正站在门首，向外张望，看见李商隐，欢喜地道：

“我说今天有客人来，八郎他们不信。看看，一大早就来了一位贵客。”

李商隐苦笑笑，问道：“我哪里是什么贵客呀？令狐学士在家吗？”

“有事吗？上早朝还未回来。”湘叔见商隐心事重重，脸色难看，提醒道：“商隐，这年月，谁有权谁就可以做爷爷，谁就六亲不认。别为这些事烦恼。时代不同了，人心大变样。

谁也没办法。”

“湘叔，我就是为这事来找八郎，劝他不要再贬斥李公德裕等人。一网打尽，实在是太残酷了！”

“唉！商隐呀！你是哪壶水不开，提哪壶啊！你随郑亚去岭南，跟李党中人关系越发亲密，八郎已经很不满意。你再为他们说话，他会怎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

李商隐知道个中情理，但他还是想当面跟八郎谈谈，也说说自己去岭南的原因。

湘叔见商隐不言语了，以为他已经明白找八郎是没有用的，于是道：

“你从岭南寄来的信和文章，八郎没看一字一句，相反使他更加恼怒暴躁！有一次他说露了嘴，说郑亚的遭贬，是因为他辟聘你入他的幕府，并重用你。听说你还出任一个郡的太守？八郎对这事气得咬牙切齿。第二天早朝回来，他得意洋洋地念叨，说，‘看李商隐再做太守！非让他流离失所，无处安身不可！’所以他不会见你的。我看你还是回去吧。”

原来郑亚之再贬，这里面真有自己的缘故，这使李商隐很不安，也很气愤。他更想当面向八郎质问和解释。

湘叔知道商隐脾气犟，想了想，想出一个主意，笑道：

“好吧，重阳节快到了，八郎准会宴请宾客的，到时你来吧。在众客人面前，八郎不敢耍脾气。你来他不会不要面子，把你赶走。这是一个好机会。”

李商隐点头答应准来。

“不要来得这么早，傍晚午才能开宴。开宴后你来到，他不好怎么样。”

九月九日重阳节，按照习俗是要登高，还要佩带茱萸香囊的。令狐絢早朝时，不顾宣宗正在传旨，就悄悄地约请几位翰林学士来家痛饮。有位张学士调侃地问道：

“府上可有高山可登乎？‘风急天高猿啸哀’，有风乎？有猿乎？”

“有的！有山有水有风有猿，全都有，到寒舍即可看到。”

张学士见八郎神情认真，脸绷起来，不敢再调笑了，闭住嘴。

放朝后，他们跟着八郎一齐来到令狐府。八郎把他们引到后花园。

张学士立刻惊呼道：“八兄，这山是何时从华岳搬到贵府？”

八郎不屑地笑道：“不费吹灰之力！只要有银两，什么搬不来！”

原来八郎雇了許多人，运土搬石，在后花园堆筑起一座偌大的假山。山有迂回小径通幽，有泉水瀑布流淌。山腰和山顶建有小亭，在绿树掩映中，如入仙境。

“说得好！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况且贪得无厌的人，为了吃饱肚子，什么都能干。八郎高见。不过，那风那猿何在？”

令狐絢哈哈大笑，在前面引路，不一会儿，就登上山顶。

山顶上，轻风徐徐；远眺，长安都城尽收眼底。北望太极宫，金碧辉

煌；东北望大明宫，绿树掩映，黄绿相间，一片绚烂；东望兴庆宫，亭台殿阁无数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几位学士平日出门乘轿，进门坐榻，很少登高爬坡，来到山顶，已累得呼呼粗喘，走进小亭里坐下好久，张学士才得开口道：

“山上之风，小弟已领教。殊不知那猿在何处？”

令狐綯举手往山下一指，笑道：“看看，那里是什么？”

张学士走过来，向下望了许久，摇头晃脑道：“除了屋顶瓦片，还有槐树杨树和内宫中的梧桐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不对，看看平康坊，那些花枝招展的妓女，正在呼叫着，招揽着嫖客。看看东市和西市，那么多商贾正在叫卖，有的声高，有的声低，有的声喜，有的声哀，其中哀者居多。他们卖的是鲜鱼鲜肉鲜果，今日之货卖不出去，明日就要变质、腐烂，这怎能不哀声‘空谷传响，哀转久绝’？这比‘猿啸哀’，哀之倍矣！”

学士们都同口称赞八郎讲得有理，只有张学士连连摇头，斥责道：

“强词夺理！”

学士们争论得热烈。

酒菜已经摆好，大家相互推让一番后，才连饮三杯。八郎拍了拍手，家妓们纷纷登上小亭边一块平地，弹唱起来。

酒过五巡，张学士喝得脸红脖子粗，胆子大起来，笑问道：

“八兄，听说府上有位锦瑟姑娘，色艺兼备，歌舞绝伦，何不请出来一饱眼福耳福？”

八郎脸色陡变，正待发作，但见众学士都惊若木鸡，于是哈哈大笑，道：

“什么姑娘？她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臭婆娘，人老珠黄，提她做甚？不足道哉！”

张学士听了不少关于锦瑟姑娘的风流韵事，八郎这么解释几句，怎么能满足他的好奇之心？他才不管八郎脾气如何，又问道：

“锦瑟婆娘，听说原是温钟馗的姘妇。大诗人章奏高手李商隐也钟情过。不知八兄能否说说她后来怎么落入老兄手中的？”

八郎听得这话很是得意，嘻嘻哈哈地笑着，连连往腹中灌酒。

张学士见八郎对这事不再生气，更大胆地问道：“八兄，听说这婆娘有些阴功夫，一般弟子非她对手。不知八兄有何妙策，有何本领，使这婆娘降服，侍候八兄这许多年？”

八郎愈发得意，愈发自豪。说句心里话，降服锦瑟，确实令他费了不少心劲儿，现在想起来，还让他生气哩。不过今日当众提起此事儿，又颇使他兴奋。在这些王孙贵戚子弟面前，能使一位烈性女子降服，确也是一种荣耀。

他又喝了两大杯酒，非常高兴，直想跳起来，当众把那酸甜苦辣一起讲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从山下跑上来一个家人，在八郎面前拱手道：

“李公子商隐在前厅等候大人多时了，是否传他进来宴饮？”

“不！告诉他，就说我有贵客要陪伴，没功夫见他。”

那家人点头，称“是！”退出小亭。

李商隐按照湘叔的话，傍晚午来到令狐府上。府上仆役家人都认得他，不用通禀，走进前厅。

大厅里静悄悄的，全然没有宴饮的影子。

李商隐好生奇怪，询问一个仆人，才知道二郎正在后花园假山上宴请宾客。

又问湘叔去哪了。说湘叔去老爷墓地上香去了。

古老的民间风俗，重阳节上坟烧香烧纸，李商隐知道，但是，二郎应当亲自去才对呀！他却让老管家代替，真是个不孝之子！

他一边想着，一边往后花园走，来到园门，见胡横胡霸兄弟俩站在门边，像两个凶煞煞的门神。

他们兄弟俩自幼跟随二郎，小时候是两个书童，长大后是二郎的随从和保镖。闲着没事时，也学了几招猫拳狗腿，欺侮平民百姓绰绰有余。

李商隐还没走近园门，哥哥胡横便走上前，施礼打招呼道：

“李公子，不，您也做了大官，应喊您大人或者老爷吧？请您留步。八爷有话，说没有他老人家的许可，今日任何人，连老太太和夫人都不准踏进一步。因为园中正在宴请朝廷大臣贵宾。”

弟弟胡霸更粗俗，挡住李商隐的去路，嬉皮笑脸地道：

“李公子，八爷今天宴请贵宾，恐怕没有您吧？没有您，您最好还是转身回家，免得我们哥们动手费事。”

胡横不再解释，只在旁边兴灾乐祸地笑着。

弟弟见哥哥没有阻拦，胆子大起来，换成一副讥讽的口吻道：

“你的靠山七郎还在汝州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九郎随军去了北方，没人帮你了。快点痛快走开！”

李商隐气得两眼发蓝。狗仗人势！

幸亏有个老仆往里面送酒，答应给他通报一声，才算解围。

不大一会儿，老仆人跑出来，把李商隐拉到一边，悄声劝道：

“公子，听老仆的话，回去吧。今日的令狐府不同于往日啦！二郎官大气粗，没人敢惹，没人能跟他说上话，连老夫人都气得没办法。老管家湘叔劝他几句，就要赶湘叔回老家，多亏老夫人出面，才没有被赶走。今天一大早，湘叔就去老爷墓地上香了。不然你到前厅等等湘叔，别在这里惹两条恶狗乱叫。”

李商隐无可奈何地回到前厅，看着庭院的白菊花，正在盛开，一片圣洁雪白，心想，恩师家就这么一块圣地没有变化，生长着恩师生前最喜爱的白菊花。诗人刘禹锡有《和令狐相公玩白菊》长律一首，起首云：“家家菊尽黄，梁国独如霜。”还有《酬庭前白菊花谢书怀见寄诗》。

二郎恨我去郑亚幕府，不见我，可是我当时不去桂管，滞留在京，有出路吗？妻儿老小用什么餬口？如果恩师健在，是会理解自己的苦衷的，绝不会这样无情！

李商隐又悲伤又愤懑，见门前有一屏风，上面是一粉白色丝绢。他突发奇思，抓起几案上的墨笔，迅速挥动，一首题为《九日》的七律，赫然出现在屏风上。

曾共山翁把酒时，霜天白菊绕丹墀。

十年泉下无消息，九日樽前有所思。

不学汉臣栽苜蓿，空教楚客咏江蓠。

郎君官贵施行马，东阁无因得再窥。

诗写得字字是血，字字是泪，追念了恩师知遇之恩，是对令狐綯“官贵”而忘旧的愤怒讽刺。李商隐在诗中以“汉臣”谓恩师令狐楚，以“郎君”谓綯，以“楚客”自谓，是对去世十多年恩师的痛悼。

李商隐写罢，把笔掷于地上，拂袖而去。

日暮鼓敲响时，令狐綯把客人送走，胡横慌忙跑到主人面前，禀道：

“八爷，那李……李商隐好不识抬举。他在前厅题了一首诗，把笔丢在地上，走了！”

您说可恨不可恨！”

令狐綯瞪了他一眼，匆匆来到前厅，见屏风上，果然有一首诗，慢慢吟咏着，觉得前四句，没写什么。把父亲比为晋朝山简，和父亲把酒共饮，这是事实。父亲喜欢白菊花，盛开时一片洁白，像下霜一样，仍然是写父亲。三四句，是写九月九日重阳节宴饮时，对去世十多年的父亲思念。

哼！想用思念父亲来打动我？你李商隐既然还记得父亲，为什么要背叛他而投靠李党？过去娶王茂元女儿，总说那和党争没关系；现在看看你的行为，跟随郑亚到桂管，加入他的幕府！你李商隐还有什么说的？

令狐綯看了后四句，不由得暴跳起来。用“汉臣”比父亲，“栽苜蓿”比作扶植才俊。第五句是指责我不学父亲扶助栽培才俊，所以才有第六句，说“空教”像李商隐这样的人穷困潦倒。

岂有此理！你不上进，走李党后门，最后潦倒穷困，你埋怨谁呀？活该倒霉！我“官贵”是我有本事！像你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，以后少来我家！

“来人呀！”

“八爷，我们哥俩都在这里。”胡横应声答道。

“把客厅给我钉死，以后谁也不准进来！”

“是！八爷。”

胡霸感到难以理解，怯生生地问道：“八爷，以后来客人，也不准进客厅吗？那客人……”

“把客人引到我书房。”

“以后宴饮贵宾，不在客厅……府里也没有这么大的屋子呀。”

令狐綯确实没想到宴饮宾客到哪去，但是，他不愿意马上改变主意，让这两条狗看笑话，把眼睛一瞪，骂道：

“谁让你管那么多事啦？混蛋！快把客厅钉死！钉死！”

令狐綯气哼哼地走了。

## 第十六章 再沉徐州幕

—

眼见希望令狐綯荐引破灭，李商隐只好凭藉自己的才学，再次参加吏部考试，意外地被录取，授周至县尉。这是个九品下阶的小官。

十年前，他二十八岁曾任弘农县尉；十年后，又出任周至县尉，好像

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。况且，他在桂州幕府，已是检校水部员外郎，是从六品上阶，还一度署昭州太守，是正四品官！

他抑郁失意，自不消说，在由长安去周至赴任途中，写下许多著名的咏史诗，托古喻今。

李商隐骑在马上，边走边翻阅《汉书》，从塞北来到鄠县境，看到汉代“丁傅”事迹，忽然想到郑光，由郑光想到郑太后，而郑太后则是当今宣宗生身母亲。

郑太后本系郭太后侍女，有宿怨。后来宪宗纳为妃。宣宗即位，“母以子贵”，宣宗对郭太后礼遇殊薄，又怀疑郭太后参预谋害宪宗，对她愈加不恭。

郭太后郁郁不乐，有一天，登上勤政楼，想自杀。宣宗大怒，在大中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终于逼死郭太后。

这段后宫风波，与汉哀帝即位立丁姬为后的史实相类似，于是李商隐用咏史寓慨手法，创作《鄠杜马上念 汉书》一诗，诗云：

世上苍龙种，人间武帝孙。  
小来惟射猎，兴罢得乾坤。  
渭水天开苑，咸阳地献原。  
英灵殊未已，丁傅渐华轩。

这首诗揭示了宫闱斗争的内幕，讥讽了宣宗李忱“小来惟射猎，兴罢得乾坤”的事实。

李商隐出任周至县尉时间不长，大中三年春就调回任京兆尹留假参军事，令典章奏，是个正七品下阶的小官，但总算能调回京都，也是一个小小的安慰。

京兆尹姓牛，与牛僧孺同族，是牛党中重要人物之一。他也知道李商隐娶茂元之女为妻，与李党关系不一般，却把他挽留幕中。这使李商隐吃惊不小，不知这牛京兆葫芦里装着什么药。

李商隐充任京兆府幕僚，整天忙于审判囚犯，起草章奏，十分琐碎和杂繁，生活又艰苦，精神十分苦闷。有一天，他跟四位同僚借酒浇愁，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》诗，抒发自己“归来寂寞灵台下，著破蓝衫出无马。天官补吏府中趋，玉骨瘦来无一把。”

那日，牛京兆屈驾来到留假参军室。李商隐惊恐万分，以为一定出了什么大错，惴惴不宁，毕恭毕敬地垂手站立一旁，聆教。

“义山兄，不必拘谨，坐下。”

“敝职恐有错处，请府主不吝赐教，不敢随便坐，站立聆教方好。”

牛京兆坐在太师椅里，“哈哈”大笑着，心里很赞赏这位名扬海内大诗人的谦恭态度，不再勉强他就坐，小心地道：

“同族牛太师僧孺，你见过吗？”

“敝职见过。是在恩师幕府里的时候见过，且有诗唱和。”

牛公诗写得很有功力，为人谦和，是位仁厚长者。”

“啊！你们这么谙熟，真没想到。牛太师去年过世，义山兄可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令狐舍人絢还命敝职代书致哀表文。”

牛京兆很高兴李商隐与牛党中人靠近，但又觉得他出尔反尔，如同墙头草，十分不可靠，让人鄙视。

牛京兆轻轻叹口气，这个党争激烈的世道，人都学坏了，谁在台上就

巴结谁；谁在台下就拳打脚踢谁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没有良心！他脸上露出不悦之色。

李商隐极为敏感，立即发现，脊梁一阵寒风袭来，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噢？已经残春时节，义山兄怎么还冷？”

“不，不，卑职皮包骨头，身体虚弱，病魔缠身，真没办法。”

牛京兆知道他在扯谎，瞪了他一眼，不愿跟这种不老实不诚实不忠贞之人，再谈下去，冷冷地命令道：

“我有一文，要你立即写出来。”

牛京兆说到这，把话顿了顿，扫了李商隐一眼，见他没有什么反映，心中愈加不快。

李商隐听得要自己写文章，一块石头从心上放了下来，原来是为这事儿，小菜一碟，轻松得很。

“太师家已请李公珣撰神道碑，请杜司勋牧撰志文。我想让你写祭文。只能写好，不能写差于杜司勋牧和李公珣。知道吗？他们可都是文章里手啊！”

“是。”

写这种文章，李商隐最拿手，自己觉得不会比他们差，所以不愿多话。杜司勋牧是他的表兄，又是他的好朋友，他了解杜牧的文底，自觉自己不会在他之下。不过，府主牛京兆对自己这等不放心，口气这等刻薄傲慢，渐渐惹起他的不快。

幸尔牛京兆也不愿再多言，起身径自走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商隐把写好的《奠牛太师僧孺文》，呈给府主牛京兆。

牛京兆本以为总得三天，李商隐才能写好祭文，奉呈上来，岂料这等快捷，皱起眉头，认为一定是应付、敷衍，态度极不认真。他把文章草草读了一遍，自觉尚好。接着慢慢地又读了一遍，然后又仔细地出声地诵读一遍，不禁热泪盈眶，赞道：

“好！好！把我眼泪都给骗出来了，真有你的！我说义山老哥哥，你这本事从哪学来的呀？能不能教教我？”

“是令狐公楚恩师传授敝职的。大人，不是卑职写得好，而是牛太师德高望众，政绩卓著，感人至深，所以大人才流了泪。”

“啊！对，对，说得对。你这老家伙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还很会说话，很会讨人喜欢，溜须拍马有一套哩！很可惜呀！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。可惜哟很可惜！牛党李党谁也不喜欢你往蹄子上拍，谁也不喜欢你两面都拍，拍得不准，拍得不忠，还能升官发财吗？义山老兄，懂吗？”

李商隐摇摇头，哭笑不得。

牛京兆哈哈笑着，耻笑这头愚驴只会写文章，一点不懂“拍马经”，可笑至极。

## 二

暮鼓敲响，京都城门“咯咯吱吱”关闭的时候，李商隐才匆匆从京兆府出来。启夏门吏认识他，都知道他是每天最晚的一个出城官吏，有时他没赶到，都还要等他一会儿。

今天，他又来晚了。门吏故意慢腾腾地推门，边推边向中街京兆府方向张望。

忽然见一个瘦弱的身影，向启夏门跑来。门吏笑了。可怜的人，不到关门时间，牛京兆是不会放他走的。

“不用跑，不会把你关在城里的。”

门吏见李商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想说句感谢话，也说不出。

“京兆府天天都这么忙吗？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苦笑道：

“其……其实，活早……就做完了。只是牛京兆不……准。

唉！没办法。”

“快点走吧，还有二三十里路，摸黑才能到家吧？”

“坐马车，很快就到家。”

李商隐包了一辆马车，每天接送他进城和回家。这样花掉他一笔不少的收入。对他来讲，这也是他的最大奢侈了。

入秋，暮色来得快，到家门口全黑了。小儿子袞师从门里跑出来迎接，像只麻雀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每当这时，李商隐一天的疲劳全被冲得无影无踪，沉进了天伦之乐。

王氏在门口，喜滋滋地看着父子俩边走边说边笑。袞师不时攀着父亲的胳膊，想爬到父亲的背上。王氏嗔怪道：

“阿袞！爹爹刚回来，你别缠人。爹爹能背动你吗？你几岁了？都大小伙子啦，还让爹爹背，不羞吗？”

阿袞红着脸，辩驳着，牵着父亲的手，规矩多了。

“快去拿手巾，爹爹要洗脸。洗完脸，好吃饭。”

阿袞答应一声，走了。

王氏低声问道：“浔阳城咱们家好像没有亲戚吧？从浔阳寄来一封信。看那封面上苍劲笔锋，不像一般学子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李商隐答应着，没有在意。

“吃完饭再看信吧，饭已经摆上桌了。”

“不，先看看信。”

李商隐性子还挺急，非要先看信后吃饭。

他展开信，突然双眉拧紧，继而双手颤抖起来，双眼蓄满泪水，两个嘴角向下一扯，“哇！”地一声，把信抛开，痛哭起来。

王氏莫明其妙，拾起信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。原来是封报丧信。信中说，幽州昌平刘蕡客死浔阳。因为没有亲人在身边，只好埋葬在浔阳江头，坟墓四周，按照刘蕡生前的嘱托，都栽植了参天松树。

“他是谁呀？”

“刘公蕡，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！”

“怎么没听你说过的呀？”

“早年在恩师幕府，我们是幕僚。前年在湘阴黄陵山一别，真让他说中了，成了永别。”

袞师手里拿着手巾，回到屋里，看见父亲哭得伤心，自己也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，扑到母亲怀里，边哭边问道：

“妈妈，爹爹为什么哭？大人不是不哭吗？”

“阿袞，走！我们去吃饭，让爹爹一个人呆一会儿就好啦。

是爹爹的朋友去世了，爹爹悲伤才哭的。”

王氏把儿子哄出屋。

李商隐又哭了一阵，心头堵塞着悼念和哀痛，无法渲泄，在屋里慢慢地走动，渐渐地他平静下来，提起笔，一口气写了四首哭吊诗，又引发出哀痛和悲愤，重又痛哭起来。

王氏悄悄走进来，坐在丈夫身边，轻轻地拍着丈夫瘦弱的肩头，哽咽道：

“夫君，请节哀。沦落江湖，客死他乡，固然悲哀，可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，好多少？……看看夫君，起早贪黑，依然是九品芝麻官。唉！节哀顺便，好好保重身子骨吧。”

李商隐明白夫人对自己目前处境的不满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令狐綯二月拜中书舍人。五月迁御史中丞。九月入秋，权知兵部侍郎知制诰，是步步登高，飞黄腾达。前几天去他府上，对自己依然冷冷淡淡，看在恩师面上，跟自己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。

自己能指望他推荐汲引吗？

但是，不求他又去求谁呢？假如真的不去求他，他会更生气，会从中作梗的！

“夫君，这几首诗，写得非常深挚。”王氏见丈夫不再流泪，想让丈夫解解诗。知道丈夫喜欢给自己解诗。在解诗中，好像丈夫渲泄了内心的郁闷，心情特别舒畅，“夫君，给贱妾讲讲好吗？”

李商隐今日心中烦乱，写的又是悼伤之诗，不愿意讲解，但是看见爱妻满面渴望，又不忍心让她失望，略略沉吟，便吟咏道：

上帝深宫闭九阍，巫咸不下问衔冤。

黄陵别后春涛隔，湓浦书来秋雨翻。

只有安仁能作诔，何曾宋玉解招魂！

平生风义兼师友，不敢同君哭寝门。

“这首七律，首联悲愤皇上，安居深宫，重门紧闭，被宦官閤蔽，不派人了解刘公蕡衔冤负屈的情形。颔联先写去年春天黄陵山的生离，后写今年秋天听到噩耗的死别……”

“颈联，用了两个典故：一个是晋朝的潘安仁最擅长作哀诔之文，一个是宋玉‘怜哀屈原，忠而斥弃……魂魄散佚’而作《招魂》。这是说我自己只能写哭吊的诗文，深致哀悼，却无法把他的魂魄招来，使友人复生！”

“尾联，说我和刘公蕡之间，有着多年友谊，平生肝胆相契，钦爱至深。刘公的高风亮节，足以为我的师表！《礼记·檀弓》有云：死者是师，应在内寝哭吊；死者是友，应在寝门外哭吊。刘公是我师，所以我不敢跟刘公同列而哭吊于寝门之外……”

李商隐一口气讲完，眼泪汪汪，不再言语了。

王氏这才后悔，不该让丈夫再痛苦。讲解自己写的哀悼哭吊诗，怎能不伤心流泪呢？看着丈夫悲痛欲绝的样子，王氏的心都要碎了。

忽然，她想起一事，惊问道：“李家曾祖母卢氏是不是兵部侍郎卢慎的三女儿？”

无端问起此事，李商隐不知何意，瞪目凝视，半晌道：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王氏拍手，笑道：“曾祖母卢氏和检校户部尚书卢弘正是同族，他是咱家的远亲。”

何不求他代为引荐？就可以离开牛京兆这个小人！”

卢弘正其人，李商隐早就认识，因为是曾祖妣之族子，关系颇密切，曾得到他的赏识。只是会昌末年，王师欲征讨刘稹，宰相李德裕曾在皇上面前极力推荐过他，于是被目为李党中人，早晚要被贬放地方，找他又有何用呢？

“夫君，今日我进城去六姐家，看见六姐夫，他说卢弘正被牛党排挤出京，出为徐州刺史，武宁军节度使。他说徐州军士卒骄怠，前后屡次驱逐主帅，军中很乱，这是牛党设的圈套，要陷害卢公。他还说，卢弘正幕府正缺少一个判官，尚未选定。六姐夫说，如果夫君愿意去，他可代为引荐。”

李商隐心想六姐夫韩瞻早被牛党挤压，在朝中闲散无事，让他引荐，不如自己亲自找卢公更好，于是道：

“唉！留在长安没有什么希望，八郎心胸偏狭，对我成见越积越重，不会帮助我的。”

牛京兆是庸俗小人，嫉妒心极重，岂能长久容忍我睡在他的床榻之旁？”

“那就离开京城吧。”

“我们又要分开……”

说到分离，王氏神色顿时黯然悲凄。

李商隐把话打住，握住妻子的手，沉默了。

### 三

李商隐亲自拜访远亲户部尚书范阳公卢弘正。老人家一脸正气，白发银须，眉上霜，仿佛方外仙人。说到畅快处，哈哈大笑，豪爽不减当年，说到悲切处，霜眉紧蹙，双目圆睁，炯炯有神。

范阳公听得商隐请求谋职，爽快地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来吧！”

幕府少判官，亦少记室，随你选择好啦。”

“小子落魄中，能寻一职，已是万幸，胆敢挑剔！只是要安排家小，恐不能随卢公同行，尚请原谅。”

“不用同行，尽管安排好了。幕府中两个职位给你留着，待到徐州再议。”

卢公办事真痛快！李商隐心里很舒畅，回到京兆府，匆匆写毕辞呈，来到牛京兆面前奉上。

牛京兆吃了一惊。在我京兆府里当差谋事，他竟不满足，真真不识抬举！怒道：

“李商隐！你不跟我商量，突然辞职就走，哪有那么容易之事，丢下的事情，谁来办？难道要我亲自审问囚徒吗？”

“牛大人，我这不是刚刚提出辞呈吗？我会把事情办完办好办妥贴，等我职务的人来了，才走。大人不要误会。”

啊！他竟敢这样理直气壮地跟本大人说话！牛京兆心想。真是想走，过去的谦卑全没了，想跟本官平起平坐吗？不行！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走。走到哪里，也不能让他痛痛快快舒舒服服。问道：

“离开本府，你想到哪儿去呀？朝中各部司，恐怕没有空缺吧。‘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呀！’知道这个典故吗？”

李商隐自然知道，那是白居易于谒顾况时，顾况用他的名字，跟白公乐天开的玩笑话。牛京兆急于追问自己的去向，使李商隐警觉起来，告诉他

自己要去徐州入卢公之幕，他会在背后做手脚的，不能告诉他，道：

“商隐身体一直不好，旧病缠身，承受不了京幕繁忙公务。

商隐欲找一清静所在，疗治旧病……”

“哈哈！你是想学李白，还是想像孟浩然，归隐山林，待价而沽，待时而动啊？哈哈！”

牛京兆一脸的不以为然，言语中充满了轻视。

李商隐气得脸色铁青，浑身颤栗，强忍着不愿发作，道：

“大人如没事，商隐退下了。”

“哦？谁说我没事啦？你还没回答辞职后，到底去哪里高就啊？”

“已经说了，我要去治病。”

牛京兆看看李商隐那皮包骨头的身子，背微微有些驼，肥而大的深青色官服，宽宽松松地包裹着一堆如此瘦骨；瘦骨轻轻颤抖，好像随时都要倾倒地地上。

平日，他真没有注意李商隐身体竟这等差，来一阵风，就能把他吹跑或者吹倒，不像说谎，他是想治疗旧病。

像这样弱不禁风的病鬼，京兆府才不多养活他一天哩。于是缓缓地狡黠地笑道：

“好吧，李商隐，本官就成全你，希望你治好病，能够多活几天。本官接受你的辞呈。马上收拾东西，马上给我走！这个月的俸禄嘛，免啦！”

李商隐气得两眼发黑，昏昏沉沉，两条腿似有千斤重，幸好走到启夏门，老门吏见他脸色不对劲儿，连忙喊他包的那辆马车，把他送回樊南家。

王氏以为出了大事，吓得把丈夫扶到屋里，冲了一杯蜂蜜水，他喝了下去，躺倒床上，直睡到黄昏戌时才醒。

妻子王氏小心地询问出了什么事。

李商隐详细讲了一遍，愤愤然冲击着心怀。

王氏柔声劝道：“不稀罕那点俸禄！他答应让你辞职离开，就是件大喜事。否则，这小人纠缠不让你走，一拖几个月，不是更麻烦吗？”

李商隐细细想想，也有道理。自己只顾生气，没有仔细思考，这是坏事变成了好事，不仅不该生气，反倒应当高兴才对。

“对！今晚应当庆贺一番！无官一身轻，明天不用起早啦！”

王氏见丈夫高兴地笑了，心里一阵轻松，答应着进厨房做几个好菜下酒。

可是，她到厨房里看看，米所剩不多了，面已经吃光，菜要到后园现去采摘。如果这个月没有俸禄，所剩之米，是断难维持下去的。

几件细软东西，早就卖光。她摸摸两只耳环，这是母亲去世时，留给自己的，是娘家祖传之物，本应传给儿媳……

酒坛已经空空如也！

王氏迅速摘下两只耳环，走出家门。

李商隐喝了杯酹茶，头脑变得异常清醒，心想，应当写封书启，感谢卢公厚爱才是，提起笔，写道：

某启，仰蒙仁恩，俯赐手笔，将虚右席，以召下材。

承命惶恐，不知所措。某幸承旧族，早预儒林；邺下词人，夙蒙推与；洛阳才子，滥被交游。而时亨命屯，道泰身否，成名踰于一纪，旅宦过于十年。恩旧凋零，路歧凄怆。荐祢衡之表，空出人间；嘲扬子之书，仅盈天下。

写到此，他放下笔，重读一遍，觉得卢公“将虚右席”，让自己做幕府中最重要的判官，还当再写些感谢之词，表达谢忱写得不够。

可是，自己“旅宦过于十年”，及第“成名踰于一纪”，依然是个九品下僚！“路歧凄怆”之情，油然而生。李商隐像个孩子得见母亲，尽情倾诉自己悲惨的潦倒生活，写道：

去年远从桂海，来返玉京；无文通半顷之田，乏元亮数间之屋；隘佣蜗舍，危托燕巢；春晚将游，则蕙兰绝径；秋庭欲扫，则霜露沾衣。

接着，他又倾诉由周至尉到京兆府留假参军事，依人篱下，仰人鼻息的屈辱情形：

勉调天官，获升甸壤；归惟却扫，出则卑趋……

书启写罢，精神十分郁抑沉重。加入卢公墓府，虽然能够暂避屈辱，但是，终究不是久长之计，离京越远，得以升迁机会越渺茫。

李商隐心头像有块沉重石头，无法搬下来。

#### 四

李商隐在樊南家中养息数日，妻子把家中诸事安排妥当，就可起程前往徐州入幕了。

有一事，一直萦绕在李商隐心头。要不要去令狐家告别？如在往昔，这是必去无疑的，因为要远行，怎能不跟七郎八郎九郎以及湘淑辞行呢？可今日不同往日，七郎九郎不在家，八郎在家不愿见李商隐，让他多次碰壁而归！李商隐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，痛苦万分。

妻王氏看出丈夫重重心事，知道他正在犹豫，便柔声劝道：

“夫君，恩公虽不在了，但是恩公临终曾遗言，要你和八郎像亲兄弟一样……”

“唉！——”

李商隐不愿提恩师的遗言，提起便十分伤心，忍不住就要落泪。

“夫君，若不然去跟湘叔辞行之后，你就回来。八郎不理睬咱，咱也不去理睬他。”

李商隐摇摇头，又长叹一声。八郎不理睬咱，咱是不能不理睬他的。不是怕他炙手可热的权势，而是那样做，就等于跟他断了交情，这就违背了恩师遗嘱，对不住在九泉之下的恩师。

经过反复斟酌，李商隐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令狐府。

来到开化坊街口，恰好遇见湘叔。老人家已经背驼腰弓，白发苍苍，心却依然是滚热的。

“商隐，你来得正好，八郎正宴请宾客，其中还有你最熟悉的温庭筠，去吧！八郎死要面子，在这种场合，不会难为你的。走！我领你去。”

“湘叔，我是来告辞的。先跟您老人家告辞。”

“怎么？又要离开京都？”

“是的。去徐州入卢公弘正幕府，不知何时能回来。湘叔，您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呀！”

请您还代问师娘好，告诉她我的情况。”

“好的。带妻儿去吗？”

“不，把她们送回洛阳。她喜欢回娘家去住。”

湘叔明白商隐的苦衷。微薄的俸禄是养活不了家小的，不把她们送回

娘家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“好。商隐，湘叔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没什么要买的，银两留在手里也没用，走时到我那，我还有些散碎银两，你带上。”

“这使不得！湘叔，商隐这辈子用了您不少银两，已经无力奉还报恩。今日无论如何，商隐也不会再用您老的血汗钱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！把湘叔当成什么人啦？”

湘叔真的生气了，在前面气哼哼地走着。

李商隐愧疚地跟在后面。自己这等无能，连妻儿都养活不了，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？他憎恨自己！

## 五

宴会设在客厅里。众人正在唱和诗赋。

李商隐一进门，温庭筠第一个发现，第一个高声呼道：“义山贤弟！哪阵风把你吹来的呀？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”

哥哥真想你呀！”

没等商隐答话，又有人高声问道：“这不是诗名鼎鼎的李义山嘛！今日幸会，一定要吟首诗为大家助酒兴呀。”

李商隐不认得这位年轻人，只抱拳笑笑。

他向上位望去，八郎阴沉着脸，眼睛低垂着，一言不发，似乎没有谁进来，冷冷地端起杯，把酒灌进嘴里。

湘叔走到八郎身边，低声嘀咕一阵。突然，令狐綯瞪起眼睛，问道：

“李商隐！你在这座大厅屏风上题诗骂我，怎么？你想一走了之？”

客厅里，顿然一片寂静，都觉察出一场矛盾，一触即发。

李商隐知道八郎指的是那首《九日》诗。那诗主要是追念恩师的恩遇，并没有骂他呀！这是从何说起？

在座的人都知道此事，唯独温庭筠浪迹天涯，不在京都，不知此事。他打破沉寂，笑嘻嘻地问道：

“义山贤弟用诗骂人，一定骂得很妙，骂得很痛快，否则中书舍人怎会如此动容，有失大人风度？好好好！把这诗再咏唱出来，让老兄赏识赏识。”

“有失大人风度”这句话，好像起了作用。令狐綯马上不以为然地冷笑道：

“哼！身为朝臣，尤其贵在九重之侧，有多少人嫉恨！遭到诽谤、谩骂，那是常有的事，在下才不把这些鬼魅胡言乱语放在心上哩。”

“好！我就知道令狐大人有宰相度量。来来，义山贤弟，令狐八兄已经原谅你了，快坐下陪八兄饮酒。”

温庭筠边说边把李商隐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嘻嘻哈哈地向他使眼色。

令狐綯怎么能这样轻易放过李商隐呢？但仓促之间，又一时想不出绝妙办法，沉思半晌，站起来道：

“诸位都知道义山老弟诗名远播，文思快捷。今天我说一件事，让他当场吟诗一首，好不好？”众人自然赞同。

李商隐心中明白，八是郎想用这种方法，让自己当众现丑，不过他不怕即兴吟诗。

静静地洗耳恭听他葫芦里能放出什么声响。

温庭筠与李商隐分别好几年了，不知道他的底细，替他捏一把汗，想

为他解围，站起问道：

“令狐大人，你说的这件事，该不会是在皇宫里跟皇上观看斗鸡吧？那鸡是红的还是黑的，让义山贤弟猜，是无法猜出的。”

令狐綯又冷笑一声，居高临下，傲视一切地道：

“那是难为他。就凭我八郎不必用那种办法……”险些没说露嘴，赶紧打住，没把“整他”二字说出来。他干咳一声道：“我昨天夜里，在西掖当值，跟同僚们赏月，同僚们都说一轮皓月，距离仙界太清很近，连说话的声音，神仙都能听见，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敢大声喧哗。好了，就用这件事，吟一首五言律诗，中间两联要用宫中之物对仗，限韵要押阳平‘青蒸’韵。”

说完，八郎得意洋洋地坐下，冷眼瞅着李商隐，看他如何在众人面前出丑。

温庭筠为朋友两肋插刀，非要替商隐弟解围，又插嘴道：

“令狐大人，当场赋诗，必有赌物啊。尤其大人首倡，又提出这么多的要求，近于刻苛，所以韵脚和对仗都要放宽些……”

“不能宽！一言九鼎，不准改！”

令狐綯生气了，一点不给面子，绝情得可以。

温庭筠也生气了，气哼哼地道：“不放宽也可以，说吧，赌什么？”

“赌什么？哼！”令狐綯上上下下把李商隐端量一遍，瘦得如同干柴，浇上点烈酒，准会点燃，想到这儿，他笑了，道，“他要是吟不出诗，吟不出好诗，就罚他连干五大杯酒，少一滴也不行！”

“呵！如果义山贤弟吟出好诗，罚你什么呢？让你自己先说。”

令狐綯被问住了。心里憎恨这个温钟馗，今天专跟自己过不去。

“你自己不说？我说！罚你连干十大杯酒，少一滴就赔一两银子，一大杯是十两，少喝一大杯就赔十两银子。令狐舍人如何？”

他对银子钱财不在乎，况且自己又是海量，十大杯酒算得了什么！于是满口答应。

李商隐趁他们争吵，已经把诗想好，没有理会赌什么东西。他两人一停止争吵，便站起身，道：

“令狐舍人说了内容，在下就按这个内容献丑啦。”他略停一停，又道：“题目就叫《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戏赠》，请诸位赐教。”

李商隐张口吟道：

昨夜玉轮明，传闻近太清。

凉波冲碧瓦，晓晕落金茎。

露索秦宫井，风弦汉殿箏。

几时绵竹颂，拟荐子虚名。

令狐綯没料到李商隐出口便吟，吟得如此绝妙。首联两句，紧扣诗题，开篇便点出“昨夜”，用“玉轮”点“月”，用“明”极写皓月当空。第二句用“传闻”点题目中的“说”字，真是滴水不漏。我今天算是输定了！

中间两联，对仗何其工整。月光照在“碧瓦”上，月华映在铜柱上。颔联描绘明月的晶莹，极写“玩”字。颈联对仗尤其工稳，“露”中的“宫井”，“风”中的“殿箏”，搭配得极妙。“碧瓦”、“金茎”、“宫井”、“殿箏”均紧扣题目中的“西掖”，全是宫中之物。这小子真还有点本事，完全按照要求吟咏的，没有一点毛病。怎么办？能认输吗？

尾联用了两个典故。一个是杨庄向皇上推荐作《绵竹赋》的杨雄，一

个是杨得意向皇上推荐作《子虚赋》的司马相如。他把两个典故合用一起，宛曲地要求我要像杨庄、杨得意那样来推荐故人。这故人当然是李商隐自指了。

这小子像只老虎，吃人不露齿呀！想让我推荐又不好意思直说，在宴会众人面前，用诗向我哀求！他太有心计！太狡猾！

“令狐舍人，你听完吟咏，又寻思半天，觉得怎么样呀？

还满意吗？”

温庭筠一向看不起这位貌似博学，实则草包一个的令狐舍人，此刻说话愈加不恭敬了。

令狐絢知道自己理亏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没有办法耍赖，只得无可奈何地回答道：

“就算他侥幸吧。一杯十两银子——，湘叔给商隐准备一百两银子。”

“痛快！令狐大人今天真是一言九鼎，话不虚说，好！佩服！”

温庭筠连连叫“好”，连说“佩服”；众人也都拍起掌来。

八郎虽然损失了银两，但是面上却很荣光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突然，李商隐站起，向众人抱拳一拱，又向八郎深深一揖，解释道：

“这银两，小弟断断不能带走。昔日恩师百般照顾，商隐粉身碎骨难以回报。今日八兄多方关照，已使商隐感激涕零，无以为报。小弟只有一个愿望：祝愿八兄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’，小弟心愿足矣！”

又出令狐絢的意外，李商隐一向倔犟、耿直，不会低眉折腰，今天却当面向我祝愿，实在难得。微笑着，点着头，似乎往日的一切误解、怨恨，全在这点头微笑中消失。

温庭筠对义山贤弟的举动很生气，尤其那祝愿之词，何其俗气！为什么要把他敬若尊长呢？这个草包，肚子里全是坏水！

义山还不知道这个畜牲，已经把锦瑟抛弃了。他不愿意再多嘴，气哼哼地拂袖而起，扬长而去。

李商隐见温兄如此这般，顿觉热血从脚底往上涌来，满脸羞红，无地自容，也想赶快离开。

自己如此下作，难道是心甘情愿的吗？温兄啊！你该理解小弟，体谅小弟呀！

李商隐不敢抬起头，担心其他人再做出令人难堪的举动。他想说点什么解嘲的话，给自己找个台阶好走开，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想不出一句解嘲话，痴痴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温钟馗太不给面子！令狐絢气得把牙咬得咯咯响，可又奈何他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走出客厅。

客厅里，霎时一片寂静，众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令狐絢，等待着一场大地震的来临。

令狐絢却端起酒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地对众人道：

“大家喝酒！喝！痛痛快快地喝！”

“喝！对，喝！”

响起一片喝酒咂舌声，客厅里又活跃起来，把李商隐抛在一边，孤零零的，好像宴会上根本没有他这么个人。

李商隐看看众人，又看看令狐舍人。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蹒跚地退出客厅，痛苦无助地向大门走去。

湘叔从后面把他喊住，走到他眼前，把手里的一个黑布包，递给他道：“这是一百两银子，拿回去，一部分作盘费，一部分留给家里用。”李商隐像怕火一样，把黑布包推到湘叔怀里，自己躲得老远，道：“断断使不得！再穷再苦，也不要他的施舍，也不要他的怜悯。”“说傻话！你穷你苦，你能忍受；家里孩子能忍受吗？你妻子，一个妇道人家，没有银两，没有吃没有穿，你让她怎么办？”李商隐痛苦地低下头，但是仍然不接纳黑布包。“你呀你！这银两根本不是他的施舍。他什么时候施舍过？什么时候可怜过你？这银子是你用诗赌来的，他输了，他认赌服输才吩咐我把银子给你。银子是你的，已经不是他的了。懂不懂？”“不，我说不要就不要！她们母子回娘家，她哥哥姐姐能照顾她们母子，用不着这些银两。”“嗨呀！你这个人呀！好吧，好吧！”湘叔见他执意不收，只好退了一步，给他保管好，以后再想办法给他。李商隐舒了口气，离开了令狐府。

## 六

李商隐携眷，终于登上东去路程。他在洛阳停下，把妻子王氏和儿女寄养在她娘家，也叮嘱堂兄让山代为照顾。

一个漫天大雪的日子，他跟妻子告别。李商隐面对飞雪，想到艰苦行役，又与温暖家庭离别，依依不舍袭上心头，骑在马上，作了《对雪三首》诗。边行边吟，凄婉神伤。

中原大地雪停之后，便是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沙。

李商隐晓行夜宿，继续东进，在马上又作《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戏作》诗，云：

路绕函关东复东，身骑征马逐惊蓬。

天池辽阔谁相待？日日虚乘九万风。

在“九万风”中“逐惊蓬”，商隐的心怀渐渐开朗，仿佛前路无限辽阔，等待他的是明媚蔚蓝的天空。

到了徐州，他受到府主卢弘正的热情接待和器重，不仅充任节度判官，还兼作记室。

不久，由卢弘正的推荐，他得到侍御史头衔，被称之为寄禄官，又叫宪官，是从六品下阶。

李商隐生活安定，精神愉快，和同僚关系非常融洽，经常与幕僚们宴游集会，有时抚琴弹瑟，有时春郊射猎，有时听歌欢饮，有时唱和诗赋，情意殷殷。

这时期，他创作许多诗歌，尤其咏史诗，写得最好，隐约表达着内心深处的抱负和愿望，以及对国家的忧虑。在数量上，虽然没有桂管时期丰富，但是质量上，已经达到了颠峰。

十月，令狐綯拜相，引起李商隐思想波动，开始创作出著名的《娇儿诗》。

不幸的事，接踵而来，大中五年（公元 851 年）春，卢弘正病逝于徐州镇所，接着郑亚也卒于循州。接连两位恩师兼知己至交离他而去，使李商

隐悲痛欲绝，重又陷入孤独无依的痛苦境地之中。

## 第十七章 陈情令狐綯

—

唐宣宗大中五年（公元 851 年）残春时节，李商隐离开徐州，回到东都洛阳，携眷属再度回到长安，仍然居住在樊南旧居。

李商隐此时已经四十岁，诗名很高，但政治上却一筹莫展，毫无建树，经济上更加潦倒穷愁，贫病交迫。

他回到旧居，便病倒床上。他寄予希望的一些朝廷重臣，几乎凋零殆尽，如崔戎、令狐楚、王茂元、郑亚、卢弘正都已病逝；还有几位正在遭受贬黜，如李回，他自己都顾不了自己，怎能向李商隐伸出援手。

想到自己的一些知己好友，也没有一个能够依托的。温兄庭筠是个热心肠之人，但和自己一样失意潦倒；韩年兄瞻是个豪爽勇于助人之人，但他位微言轻，也被牛党排挤冷落……而令狐家三兄弟，七郎和九郎都在外地，远水不解近渴。

只有八郎可以帮忙。他位居宰辅，恩宠无比，一言重千钧，但是，这个贵而忘旧的小人，和自己隔阂颇深！

李商隐在病榻上，翻了个身。如果自己寻不到汲引之人，得不到俸禄，只好饿死京都！他叹了口气，除了哀告陈情令狐八郎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！

陈情，这是他最为憎恨的两个字！为了陈情，他吃尽了羞辱，遭尽了讥讽，受尽了白眼。一提起这两个字，他就好像看见令狐綯那张冰冷的国字脸，圆眼淡眉上落了一层冰霜，大而阔的嘴角，向下耷拉着，令人胆寒。

“夫君，药已煎好。”王氏从外屋进来，见丈夫心事重重，不高兴地申斥道：“夫君，又想什么呀？好好养病，身体养好，想干什么成，都能吃上饱饭，干吗非得做官？‘天涯地角同荣谢，岂要移根上苑栽？’既然朝廷黑暗得像个染缸，为什么还要往里跳呢？”

“唉！我不做官，能做什么？”

“务农，像在永乐那样，过一种安适恬静的田园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李商隐摇摇头。在徐州幕刚刚吟过：“且吟王粲从军乐，不赋渊明归去来。”此刻却要真的“归去来”？

王氏见丈夫不再言语，知道劝也没有用，笑着道：

“快把药喝了。这药还真灵，每次你喝完的药底子，用水冲了冲，我喝进肚子里，说也奇怪，肚子不疼了。”

“你不是右腹疼痛吗？这药是治我心闷心虚心绞痛，对你的腹痛不会有作用的。不可乱吃药，不对症吃药，会出毛病的。”

其实王氏是肝病，而李商隐体虚心虚，是心脏病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病。草药也是不能乱吃的。王氏的肝病，因为无钱医治，已经患病多年，脸色蜡黄，眼白像黄烟熏过似的，皮肤都变黄了。但为了操持家务，仍然要不停地忙里忙外。

王氏苦笑着，答应不再吃药底子。

“明天请医生给你也开个方子，去抓点草药。不能再拖延了。”

“不碍事的。在洛阳家，找过医生，吃过几副药，没觉得怎样。不吃药，慢慢也会好的。你放心吧。”

李商隐看看妻子，比过去瘦多了，一对杏仁眼，变得出奇的大且浑黄；娇艳的面颊，像被霜打过，变得枯黄；一头秀发变得蓬乱，像堆枯草；那双纤纤素手，几时变得皮包骨头，像鸡爪！他心里一阵难过，眼睛湿润了。

王氏发现丈夫在端量自己，羞涩地笑笑，安慰丈夫道：

“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明天请医生看看，开个方子，抓几副药。这回放心了吧？”

李商隐明白，看医生抓药是要花银子的，而自己恰恰就缺这东西。能怪妻子不去看医生吗？他不由自主地握住妻子的手，禁不住流下泪来，哽咽道：

“是我不好，没有本事！没让你过一个舒心日子……”

“夫君，不要这样，会伤身子的。”

王氏像抚慰孩子似地劝解着，自己强忍着没和丈夫抱头大哭一场，发泄一下经年郁积的委屈和劳苦。

李商隐喝下药，仍然没有放开妻子皮包骨头的手，爱怜地抚摸着，像下决心似地道：

“天不会断绝我李商隐生路的，我一定要让你幸福。”

王氏终于忍不住，投入丈夫的怀里，嚤嚤哭泣起来，流着幸福欣慰的泪？还是委屈辛酸的泪？以至悲痛欲绝的泪？

只有李商隐的心，才知道。

## 二

在家静养数日，又吃了些草药，李商隐已经能起身到户外走动散步。

初夏樊南，绿树浓荫，菜圃稻畦，缤纷绮错，鸡鸣犬吠，犹如江南水乡。

李商隐走在田埂边，并没有全身心地投进美好自然怀抱中，享受阳光熏风的恩赐，在头脑里却想着如何去拜见令狐八郎，如何干谒八郎，如何请他伸出援手……一大堆的“如何”，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，胸闷异常。

第二天，他勉强说服了妻子，租一辆小马车，终于进了长安都城，来到开化坊令狐府门前。

“啊呀！是李公子，好久不见，贵体可好？”

一个老家丁，从门里迎出来，向李商隐问安。

“令狐大人可在？湘叔可好吗？”

“公子你还不知，八郎位极人臣，腾达显贵，已不在这里居住了。”

“哦？”李商隐惊诧了。

“在晋昌坊重新建了一座宰相府，那气魄，比老爷在世时可大多了！要见他，得去晋昌坊。”

“湘叔和老太太都搬过去啦？”

“没有。老太太不愿意搬。湘叔呀，是八郎不准他搬过去。像我们这些老家人，一个也不准过去。其实说句心里话，让我们搬过去，我们还不高兴过去哩！这里究竟是老爷太太住过的地方，我们舍不得离开！”

老家丁说着说着好像气不打一处来，火啦。

湘叔从里面出来，步履蹒跚，眼睛也不好使，眯着眼睛，看了半天，才道：

“你在和谁说话呀？那是谁？”

李商隐病未好，也不敢快走，边走边招呼道：“是我！商隐。湘叔，你老好啊？”

“什么？是商隐贤侄吗？什么时候到京的？快进来，还没住下吗？这回府上宽敞了，有好多房子没人居住，就住这儿吧。”

“湘叔，自徐州府主卢公仙逝后，我就回来了。携妻带子又搬进樊南旧居，不想麻烦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八郎搬出去啦，七郎和九郎又不在京城。这大院子空落落的，你把全家都搬进来，正好！一会儿，我去禀告老太太，她一定很高兴。”

李商隐确实不想“麻烦”令狐恩师家。事情提得太突然，没有一点思想准备，况且也得跟妻子商量商量。

湘叔跟商隐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又小声劝道：

“八郎自新居建成搬走，很少回来，老太太很生气，也没有办法。老夫人身边需要有人照顾。你是令狐家半个儿子，老爷看重你，老夫人也很喜欢你。老夫人常念叨你，念叨老爷疼爱你，临终时特别把你叫到眼前，说了那么多话，跟亲生儿子也没有跟你说得那么多、嘱托得多。”

李商隐听老夫人还记得这些事，眼睛酸酸的，心里涌动着一片洋洋暖意，在这冷酷的世界里，还有人想着自己，爱着自己，自己并不是孤独而被遗弃之人！

进了客厅，湘叔坐在李商隐身边，仔细看了看他，叹了口气，皱着眉头道：

“看你这气色，是不是又病啦？刚刚爬起来，是不是？唉！商隐呀，这回你就听湘叔一次，搬进来吧。你没有俸禄，怎么养活得了你的妻儿呀？一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你是六口之家，没有五品官阶的俸禄，怎么过日子哟！”

湘叔句句说在理上，句句为自己打算，使李商隐感激得流下眼泪。六口家，沉重地压在身上，他已经喘不过气来。家里只有十天的粮食，第十一天，六口人就得挨饿！为了妻子和孩子，他何尝不愿意搬进恩师家呀！

然而，八郎会同意吗？即使老夫人同意，他不同意，自己也不能搬进来。

想到这儿，李商隐摇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现出为难的样子。

湘叔忽然明白了，急切地道：“商隐，你先在这儿喝杯茶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湘叔把老夫人引来，搀扶老夫人的竟然是锦瑟！

李商隐惊讶地看了锦瑟一眼，站起身，向前迈了一步，跪倒地上，给老夫人行大礼。

老夫人一头白发，拄着凤头拐杖，颤颤微微地向李商隐招招手，轻声哽咽道：

“商隐吾儿，把师母想煞也！”

老夫人啜泣起来。

李商隐膝行至师母脚下，脑袋叩在师母脚背上，也已泣不成声了。

锦瑟扶着老夫人坐下。老夫人抚摸着李商隐稀疏的灰白头发，更加伤心，道：

“有难处，为何不来找师母说呀？”

“师母……”

李商隐忽然感到母亲就在眼前，慈爱地抚着自己的头，就像遥远的孩童时代，自己因为没有做好一件事，悲伤地伏在母亲脚下，哭着请求母亲原谅，善良的母亲陪着他一起落泪。

那情景和眼前一模一样，他是永远也忘不掉的。

“夫人，保重身体呀。”湘叔小声劝道：“商隐不要哭了，老夫人不能过于悲伤。

哀伤哭泣，会伤身子的。”

“商隐兄，别……老太太……”

锦瑟抽泣着，也上前劝解。眼睛通红，脸颊挂着泪珠儿。

### 三

李商隐不敢违背师母之命，三天后令狐府派来两辆马车，把一家六口全载进开化坊。

不知是谁把这消息告诉了二郎，中午，他就匆匆赶来，在客厅里，正遇上老夫人跟李商隐一家人吃午饭。

二郎先给母亲请安，然后跟李商隐不冷不热地打招呼。他不敢在母亲面前，表现出不高兴，可又实在高兴不起来。

“二郎，是我叫商隐一家人住进来的。我年纪大了，你们又都不能在我身边。唉！

三个儿子，没有一个留在我身边孝敬我……”

二郎听出母亲斥责的意思。自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宰辅，怎么能落个不孝之子的罪名？他连忙跪倒地上，叩了三个头。老夫人才闭上嘴，不再数落了。

“儿子是朝廷命官，宰相事多，实在太忙，请母亲原谅。儿子曾经再三请母亲到晋昌坊住，儿子也好朝夕请安相伴，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说啦！我是不能离开你父亲住过的地方！我累了。”

老夫人对儿子不常来看望请安，很生气，不愿跟二郎再理论，站起来，由锦瑟搀扶着，往内宅走去，临到门口，突然转身，对李商隐妻子和儿女们笑道：

“你们吃好啦？吃好，请到我房里，陪我说说话。”

王氏和孩子们当然高兴离开客厅，躲开这位赫赫吓人的当朝宰相。

几案上的盘碗剩饭剩菜，很快收拾下去。仆役和丫环们都已退下，客厅里只剩下二郎和李商隐，还有湘叔在旁侍候喝茶。

客厅陷入沉沉的寂静。

李商隐想搭话，但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，又说些什么。原本亲如手足，而今却贵贱判然，没了共通的思想、共通的语言、共通的兴趣，他感到异常陌生，仿佛二郎是从天上下凡的神仙，自己卑微得自惭行秽，无地自容。

终于还是二郎先开口说话了，自然是居高临下，藐视一切的姿态和口气。

“你不是从我这赢去了一百两银子吗？这么快就花光啦？

现在又想……”

“少爷，这事都怪老仆没有及时禀报。那一百两银子存在我那儿，当时

商隐走时，坚决不拿。我说八郎是位讲义气讲情面的人，又官居高位，怎能像市井小儿反悔不认帐？认赌服输，天经地义，这一百两银子是你赢的，八郎不会再收回去的。可是，商隐就是不收，他说恩师和八郎对自己的恩情，尚未报答万一，怎能收他一百两银子呢？八兄一时戏言，不能算数。商隐走后，老仆原想再送回帐房，但再一想，这事一旦传出去，于大人名誉不利，所以就放在我那儿，暂时保管。”

八郎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心想，这穷鬼，真有点穷骨气！我一个堂堂宰相，岂能跟他计较百两银子？不过他全家六口，住我的吃我的还要穿我的，那要花费多少银两？不能让他在这里吃白饭。

“商隐，你反正无事赋闲，我手头上的章奏，忙不过来，你给我写写抄抄。”

李商隐正愁不得机会接近堂堂宰辅，他张口求我，恰合我意，迫不及待地回道：

“令狐大人，尽管吩咐好啦，小弟情愿效劳。”

令狐絢见商隐这么痛快地答应了，又有些后悔，这不等于辟聘他为记室，将来得寸进尺，提出正式任命为朝官，如何是好？他慌张地声明道：

“哦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有没有需要写的，现在还不好说。如果真的需要，也是我个人私下请你代劳，与朝廷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有其它别的非分之想。”

像从头上泼下一盆冰水，李商隐的心凉了半截。八郎是个寡情寡义之人，是不会帮助自己的。

李商隐没有吭声。

湘叔从旁听出八郎话中的意思，但是，他想到商隐六口之家，常住令狐府上，也不是久长之计，于是不顾一切地插嘴道：“少爷，商隐有才华有能力，又年富力强，应当为国家多做些事，为朝廷多效劳出力，赋闲在家，无所事事，于国家于个人于令狐家都没有好处。如果少爷能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，推荐……”

“住嘴！我和商隐谈话，有你插嘴的地方吗？放肆！退下去。”

湘叔默默地退出客厅。

李商隐觉得湘叔为了自己，受到斥责，心里很难过，很过意不去。想说句什么，又能说什么呢？如果能理直气壮地上前声明：我不需要你八郎的推荐美言，谁也不会受屈辱和斥责。但是，自己能这样说吗？六口之家都得吃饭！

八郎很扫兴，气嘟嘟地站起来，没与李商隐告别，也没进内宅跟老母亲道别，就离开而回自己的宰相府了。

## 四

温庭筠突然造访，李商隐高兴异常。

整天呆在令狐府的深宅大院，只能看见一片蓝天和四堵围墙，形同牢狱，把他憋得心烦意乱。

“义山贤弟，走！八郎请我们到他府上喝酒。”

“为什么？他能请我吗？别开玩笑。”

“为什么？当然是有求于我啦！如果不求于我给他干事，他能请吗？他请我，就得请你，咱俩一起去。他若说个不字，咱俩甩袖就走！我请你到

平康坊喝酒嫖妓去。听说从江浙新来一批美女，皇上选剩下的全部送到平康坊妓院，让咱们平民百姓享受。哈哈！走吧，天快黑了，街鼓一响就麻烦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李商隐犹豫着。

硬着头皮去赴宴，让八郎当众赶出来，或者当众羞辱，他可实在受不了，没有温钟馗那种本事。去平康坊嫖妓？他更没光顾过。在幕府里，有不少官妓，他从没沾过边。

他摇摇头又摆摆手，拒绝干这种事。

温庭筠是什么脚色？他想做的事儿，是非做不可，谁也阻挡不住。又瘦又懦弱的商隐怎能经得住他的连轰带炸软磨硬泡，没用一顿饭功夫，忐忑不安的李商隐便乖乖地跟随温庭筠，来到晋昌坊令狐綯宰相府。

新建的宰相府，高门大院，一对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口，当跨进大门，来到庭院，则又有一番景象。

一般王府宰相府院内，栽种的尽是白杨树，与平民百姓家院落没太大区别。王府宰相府院内的白杨高大些，而平民百姓家的矮小些罢了。大诗人韩愈在《示儿诗》中，描写他的靖安坊住宅时，写道：“庭内无所有，高树八九株。有藤娄络之，春花夏阴敷。”

令狐綯家的院落里，除了白杨树之外，还栽种着皇城内独有的梧桐树。它叶子生得别致，有如伸开的手掌。花很小，淡黄色，散发出一股幽香。因为是皇家树，移栽在宰相八郎府上，在树干四周，特别制作了栏杆，栏杆上还精雕着龙凤图案。

李商隐心下一惊，这八郎真是利令智昏，胆大包天，龙凤图案是皇上特有的标志，如果被谏官发现，定会弹劾他有谋篡野心。可是自己却不能直言相告，八郎会不高兴的。

李商隐忧心忡忡地跟在温庭筠身后，走进前厅。

前厅可比恩师府上的客厅大得多，里面装潢富丽豪华，天没全黑，便燃起灯烛，更使大厅有一种喜庆、欢乐气氛。

参加宴饮的客人已经到齐，可是主人却没有露面，众人落座后，窃窃议论着。

温庭筠的座席被安排在前排，距离主人仅隔一个位置。

他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今天是宰相大人的贵客，你们看看，这位置多么显贵！”

众人认得这位风流倜傥、不拘小节的白衣学子，都跟着嘻嘻哈哈笑着，打着诨。

李商隐见没有自己的座位，羞得满脸通红，站在大厅门口，迟迟不想进去。来来去去的仆役，都是年轻新人。他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他，所以没人跟他打招呼，被冷落一边。

温庭筠走到自己座席上，刚要坐下，忽然发现李商隐不见了，连忙起身，看看大厅内，没有他，跑到大厅门口，也没看见他，有些惊慌。

难道是被仆役们挡在门外，他自己回去了？即使回去，也要打个招呼，告诉一声啊！

他拉住一个年轻仆役，问道：“看见一个身着灰白袍子的人吗？跟在我身后的那位。”

“他是您家的跟班吗？他在这儿站了好半天，后来就不见了。”

温庭筠哭笑不得，这傻瓜把义山贤弟当成自己跟班“书童”了；有这么老的“书童”吗？“书童”能穿长袍吗？乱弹琴！

他跑到大门口，问了守门家丁，都说此时只有进来的，没有出去的。

如果没有出大门，肯定在大院内，一定能找得到。温庭筠是个自来熟，善于交际的人，很快找来三四个仆役家丁，让他们分散去寻找，他自己却站在大厅门口跟几个进来的客人聊天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。

不一会儿，李商隐被带到大厅门口。

一个家丁以为功劳不小，向温庭筠兴奋地述说道：

“你这跟班，真没少喝墨水。我在一棵大梧桐树下找到他时，他正在吟诗哩。他还会吟诗？咱听不懂他念念有词，忽高忽低，都说些什么玩艺儿。我叫他，他还没听见，没理我；我走到他跟前，说你家主人在找你，你乱跑什么？他笑笑，什么话也不说。真是个怪人！”

温庭筠从怀里掏出一个银元宝，递给那家丁，那家丁千恩万谢，高高兴兴走了。

“义山贤弟，快跟我进去，八郎快来啦。”

“温兄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八郎没请我，没安排位置，像个局外人……”

“咳！我请你来，一切由我去安排，不用他八郎操心！快进来吧。”

无奈，李商隐确实拗不过温兄。进了大厅，有不少人认识李商隐，知道他的诗名，都站起来与他抱拳施礼问候。

温兄把义山贤弟安排在自己与主人之间的空位置上，李商隐推让一会儿，架不住温庭筠再三劝说，只好坐下，但心里却很不安，推测一会儿八郎来了，会出现怎样尴尬的场面。

## 五

天已不早，酒菜早已摆好，只是主人未到。温庭筠不愿再等候，率先举杯，要大家跟他共饮三大杯。

众人见他坐在前排，靠近主人身边，以为他是受主人之托，招呼人家先喝先吃，于是众人都开怀畅饮起来。

酒过三巡，温庭筠提议唱和诗赋。

众人多数都是进士，都是八郎的追随者，岂有不会吟诗乎！有几个率先站起吟咏起来，摇头晃脑，架子不小，诗却平平常常，毫无意味。

温庭筠站起来，指着李商隐，笑道：“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诗人，大家都知道他的大名，都吟咏过他的诗，但不见得都认识他，见过他。义山贤弟及第十多年，才华超群，经纶满腹，却不被朝廷重用，长期飘泊天涯，沉沦幕府，壮志百无一酬。今晚，就让大家开开眼界，既一睹他的尊容，又聆听他当场吟咏。下面就让义山贤弟吟唱。”

李商隐诗名很高，众人中有不少人搜集并珍藏他的诗，都能背诵出来。大家都很兴奋，专注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当众吟诗场面，李商隐经得多哩，没放在心上。可是，今天是在京都，又是在相府，当着八郎的同事和追随者吟诗，则大不一样。他慢慢站起来，向众人抱拳施礼，然后吟道；

何处哀箏随急管，樱花永巷垂杨岸。

东家老女嫁不售，白日当天三月半。

溧阳公主年十四，清明暖后同墙看。

归来辗转至五更，梁间燕子闻长叹。

刚刚吟罢，令狐綯匆匆从门外走进来，尚未脱去官服，摘掉官冠，跟众人招呼着来到前排，发现李商隐，仿佛吃了一惊，但转瞬间现出笑容，对他点点头，马上就跟温庭筠问候道：

“温兄，让你久等，实在对不住。皇宫彻宴小弟，小弟不好拂皇上面子，只能陪伴左右。知道兄弟们久等着急，可小弟更急呀！温兄原谅，温兄请原谅。”

一朝宰辅跟一个白衣秀士这等客气，真会让人受宠若惊。可是温庭筠心里有数，八郎如果没有重重请托，才不会这等低三下四！温兄没有笑，也没有回报以同等热情，只默默地等待着。

李商隐惊诧八郎的表现，不明白内中契机。八郎没有恼怒自己不请自来，他从心眼里直念叨“阿弥陀佛”。

八郎坐下，端起杯先敬温兄，后又敬众人，同时还对李商隐点了点头，让他也一同畅饮。

李商隐心里十分感动，觉得眼前这个八郎，才是昔日那个热情清高的八郎。

“温兄，刚才你们好像在唱和吟诗。是谁在吟咏？我没有听清楚，再吟咏一遍好不好？”

八郎变得何其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！李商隐几乎要流下感动的眼泪。

“是义山贤弟在吟诗。令狐大人，如果真想听，我代为重吟一遍如何？”

温庭筠手端酒杯，先看看李商隐，见商隐同意地点点头，又看看八郎，八郎也点点头，只是眉毛动了动，眼神微微一变，随后便恢复了常态。温庭筠的嗓子非常好，能唱很动听的歌，常常与那些歌妓唱男女二重唱。他抑扬顿挫地吟咏着，就像歌唱似的，使众人震惊，也使八郎兴奋不已。

但是，李商隐却毫无表情。他希望八郎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。

“商隐，这首艳情诗的题目叫什么？”八郎问道。

“诗的题目？没有题目。如果给它冠以题目，就叫《无题》吧。”

“什么？《无题》！很别致，《无题》艳情诗，很刺激！”

温庭筠明白义山的心事和诗的中心思想。八郎愚蠢无知，令温庭筠惋惜。他不得不出面把诗解释清楚，笑道：

“令狐大人，这诗不是艳情诗，是借艳情以寓慨愤，‘为芳草以怨王孙，借美人以喻君子’。请你仔细思索一下，首联是以‘哀筝’起兴，刻划处境的孤单凄寂。颔联写‘白日当天’，青春将半，老女不售。义山贤弟以‘东家老女’自喻，极写身世潦倒不遇！颈联渲染‘溧阳公主’尊贵恩宠绝伦，‘同墙看’是说朝野都侧目歆羨。联尾用‘辗转’不寐，梁燕闻之，也要为之长叹，来倾吐迟暮之慨。”

温庭筠把诗疏通之后，八郎脸色变得难看了，自己当众出丑，很伤面子！但是，很快他情绪又变得兴高采烈了，再不提诗的事，只劝众人畅饮。

当杯盘狼藉，大家喝得东倒西歪的时候，八郎却相当清醒，悄悄地越过李商隐，来到温庭筠身边。

温庭筠已经烂醉如泥，还在灌酒。

“温兄，小弟有一事相求。温兄，醒醒！”

“八郎大人，没醉，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请你填几首小词。”

“词？什么词？”

“填几首《菩萨蛮》词。”

“不就是女蛮国进贡的那些倡优唱的歌吗？按照它的曲调，重新填上词吗？”

“对对！填上新词。注意呀！填好后，不准往外传。”

“行。”

温庭筠说完“行”字，便酣睡过去，怎么也叫不醒。

八郎恨恨地一跺脚，站起来，转身扬长而去，把众人丢在客厅里。

## 六

第二天清晨，温庭筠醒来，影影乎乎记起昨夜八郎对自己说了些什么，起身看见李商隐坐在几案前，正在写什么，问道：

“义山弟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八郎宰相府。醒了？”

“怎么没回家呀？”

“昨晚宴饮太晚，大家睡在相府。五更都走了，有的上早朝，有的回家了。我见你仍然没醒，就坐在这儿陪你。”

“你写什么？吟诗吗？”

“不。是给八郎写章奏。八郎临走时，让我告诉你，把词填好再走。”

“噢！对了。我就觉得八郎像说过什么。没问题，一会儿就填好。”

他俩吃过早饭，又在相府忙了半天。李商隐写好奏章，温庭筠一口气填了二十阕，把相府乐妓叫来，演唱一遍。

李商隐听后，觉得反来复去地写一个女子的各种情态，辞藻又浓艳，没有多大意思。

可是，那些乐妓却爱不释手，要求允许她们把词抄下来。

“这可不成。八郎大人说，写好后，不让往外传。你们抄下来，传唱出去，让你家大人听见，挨打挨骂受罚，我可不管。”

听说是八郎不准往外传，乐妓都不敢抄了，只在心中暗暗背诵着。

八郎早朝归来，匆匆来到客房，看见《菩萨蛮》词已填好，异常高兴。道：

“温兄，你可帮我大忙了。我得马上进宫。说句实话，今天早朝时，宣宗皇上还问我《菩萨蛮》填好没有，我说快了。皇上说填好快送进来，还说今天下午御宴时要演唱。

唉！我都急坏了！”

温庭筠听说是皇上要听《菩萨蛮》新词，一定是命他八郎填词。他不填，反来命我替他填，眼珠一转，心生一计，道：“令狐八，你把这些词呈送皇上，皇上一高兴，准会赏赐你的，说不定又要提级进爵。你高官厚禄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我呢？义山贤弟呢？”

温庭筠说着说着，不由得火起，从八郎手中突然把词抢夺过来，就要撕毁。

八郎可急坏了，连忙高声哀求道：“温兄！使不得！使不得！我不马上送进宫，皇上要怪罪的。你的帮忙，我令狐絢不会忘记的。你放心！”

“不忘记就完啦？”

一共二十阕词，写在二十张纸上，温庭筠从中抽出一把，共五张，不

管三七二十一，几下子就撕得粉碎。

“哎呀！我求你别撕，别撕了！你说要什么报酬，我都答应就是了。温兄息怒，千万别撕了。”

“我尚未及第，义山尚未得官。你看怎么办吧？”

“这好说，好说。明年春试，我保你中个头名状头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！义山的官呢？”

提到义山，八郎有些不情愿，扫了他一眼，没有吭声。

“你说呀！”

温庭筠见他不回答，又从中抽出一张，撕成两半。

八郎急了，回道：“你让我想想嘛。别撕碎，别撕碎了！义山的事，我早就准备帮他，但是现在朝中没有空缺，一旦有缺额，我一定推荐他。这总可以了吧？暖，别撕碎了，拿来我抄一抄。你们呀，真是的！”

“好！如果你说话不算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听清楚了！”

“唉！我们已经不是当年在一起瞎闹的孩子了。我是一朝宰相，一言九鼎，九鼎一言！还会反复无常吗？放心好啦！”

温庭筠这才把那一叠词稿交给八郎。

八郎接在手中，数一数是十四张，另外还有一张被撕成两半。他看着这两半的词，颇为惋惜，嘟嘟囔囔地埋怨着，走了。

温庭筠看他走出房屋，看看李商隐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李商隐只苦笑笑，他没抱太大希望，知道八郎自幼就是个说与做不一致的小人。他的话能兑现一半就不错了。

## 第十八章 八月葬亡妻

—

王氏自搬进开化坊令狐府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老夫人请来京都名医，开了不少药，依然不见疗效。

李商隐很着急。

老夫人也替商隐着急，天天过来探望王氏的病情。

那日，老夫人由锦瑟搀扶着，送来一棵老人参。

“这棵老参有几年了，还是你师父从北边一个商人手里买的。熬熬，给你媳妇吃了吧。这孩子的病，是劳累过度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……唉！商隐呀，不是师母说你，你把她们娘们带到那山沟沟里干什么？又是桂州，又是徐州，把她们娘们扔在家里，让她们怎么过日子哟！”

老夫人说得有感情，不由得流下泪来。

“师母，都是弟子不好，您老……”

李商隐跪倒地上请罪了。

王氏躺在床上，见丈夫受到斥责，自己深感不安，连忙起来，也要下地陪丈夫跪下。

“哟！你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。商隐，你站起来，师母没有斥责你的意

思。师母好叨叨，想起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在意。以后要好好待你媳妇。她也是名门大家闺秀，那些粗活怎么干得了呢？把我房里的丫头小纹给你，有活让她干。”

“谢师母。”王氏插嘴谢道，“原来有个陪嫁丫头，叫小翠。后来看她老大不小，该找个人家嫁人，就让她走了。什么活我都能干。”

“傻孩子！看你说的，把身子累病了，还要强！”老夫人突然像想起了什么，转过头来，问李商隐，道，“八郎还没给你补个什么差事吗？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”

李商隐不知如何回答。说“是”不好，说“不是”也不好。自那次相府温兄填词之后，八郎好像又在躲着自己。每次回来给老夫人请安，来去匆匆，根本不跟李商隐照面。

李商隐去相府几次，想找他问问有没有需要写的章奏，还是没露面。把这些情形告诉老夫人，师母会生气的。所以李商隐表情木然，沉默不语。

“我跟他说过此事，他也答应了。那是哪天的事呀？锦瑟。”

锦瑟赶紧答道：“十天前，他回来请安，您跟他说起商隐闲居在家，夫人又有病在身，要八郎替商隐想办法补个差事。

还说要八郎君请个好医生……”

“是呀，我要八郎办两件事。这孩子一件也没给办！等我派人把他找来，对！锦瑟，你去对湘叔说，就说我让他去把八郎叫回来，我要当面责问他！”

李商隐见老夫人生气了，忙上前劝道：“师母的好意，商隐领了。还是别麻烦八兄，他在朝中重任在身，日理万机，够他忙的了。前几天，我去相府想问问有没有需要写的奏章，想帮助写写，他都不在家。八兄太忙，别给他添麻烦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举手之劳，说说就成，锦瑟你快去吧。”

老夫人执意要帮李商隐，八郎没有办法不办。另外，他曾当着温庭筠和李商隐的面答应过，说过大话，再拖着不办，情理难容。

又过十天，八郎早朝后，直接来开化坊老宅，向母亲请安后，当着母亲和李商隐的面，把自己如何向朝廷推荐补官的过程，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后，道：

“妈妈，看看孩儿为商隐补个太学博士之职，费了多少心血！”

“八郎，你帮商隐花费多少心血，都是应该的。孩子，你忘了你父亲在弥留之际嘱托你们什么了吗？‘你们要亲如手足，相互帮助。勿负吾意。’记不记得？”

“妈妈，孩子怎能忘却？只是商隐多次悖逆父亲教导，悖弃家恩。不能怪我不帮他。”

“你又胡说些什么？”老夫人过去曾听过八郎在自己面前责备商隐，跟随李党如何如何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也无法追究出个谁是谁非。她和丈夫看着商隐长大的，他那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和道理，所以老夫人打断儿子的话，转问道，“太学博士是个什么官？多大的阶级呀？”

令狐綯见母亲不仅不责备李商隐，反而偏袒他，心中不悦，想赶快离开，眼不见心里静，于是敷衍了事地回道：

“是六品上阶。我还能给他补品位低的差事吗？差事不繁重，只主持讲经，申诵古道，教太学生做文章，轻闲得很。”

“是吗？你是不是给他补了个有职无权的‘清秩’？是个闲散官，对不

对？”

“妈，看你说的。商隐有才华，‘清秩’晋升机会更多，升得更快。韩愈当年就做过太学博士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官至吏部侍郎，死后赠礼部尚书。况且商隐体弱多病，如何承受得了重任。我是考虑他身体，最后才选中这个职位。”

老夫人记起，当初七郎做过国子监博士，是正五品上阶，现在不也晋升为一郡刺史，当了父母官了嘛。她不再计较和询问了。

李商隐少不了施礼谢宰辅恩德，心里却异常苦闷。

## 二

李商隐去国子监上任月余，越发觉出八郎不仅是在敷衍自己，而且为自己找了个苦不堪言的官做。他做过六品的侍御史，也做过五品的郡太守，可是现在八郎给他安排的仍然是六品官，这哪说得上是用心培养提拔他呢？

照顾他的身体？却让他整天讲经、申诵古道，讲得口干舌燥，站立不得，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！

一天，他归来坐在曾是恩师的书房里，提笔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，写成五言长诗《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》，嘴里不停咏唱着“官衙同画饼”，抒发着对青云直上的八郎的牢骚。

忽然，锦瑟推门进来。

她向商隐道个万福，道：“老太太派奴家来问问，出去做官还好吗？有没有什么难处？”

“你坐吧。”

“奴家不坐。奴家是老太太身边使唤丫头，怎能跟大人您平起平坐？”

李商隐见她老多了，竟讲究起主仆尊卑之礼，叹了口气，当年那个妩媚艳丽的少女的影子，已经全没了。不由自主地问道：

“为什么要嫁给八郎为妾？为什么又要给老太太当丫头呢？”

锦瑟眼睛一红，流出几滴晶亮的眼泪来，也叹口气，道：

“命啊！都是我命不好！”

李商隐也相信命。他喃喃地回道：“是呀！我的命也不好。

跟你一样事事不顺，坎坷一生，沉沦一世。”

锦瑟突然放声哭起来。她深感自己“事事不顺”，让商隐说对了。当年跟温庭筠进了令狐府当乐妓，她感受到商隐在偷偷地爱着自己，那明澈的眼睛里，常常燃烧着炽热爱火。她曾为之兴奋过，也爱过。可是，她经受不住八公子綯的疯狂追逐和进攻，况且当时商隐和温庭筠都不在她身边。

八郎曾告诉她，令狐家不会再收留温庭筠和李商隐，他们去了哪儿，谁也不知道。

她相信了他的话，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终于成了他的侍妾。后来人老珠黄被八郎抛弃了，她想到死，想到逃出令狐府……

这两种出路，都是令狐府不能接受的。终于她的事被老夫人知道了，把儿子骂了一顿，则算替她解了恨，出了气，把她收为身边丫头，算对她的荣宠。

锦瑟哭着，诉说着，好似把一生的屈辱和痛苦都倾倒出来，心里轻松很多很多，胆子也渐渐大起来，但是仍然嗫嚅地道：

“您夫人病重，您身子也不好，能不能收奴家侍候您，也算补回……”

李商隐惊讶地瞪圆眼睛，没料到她会有这种想法。

在没娶王氏之前，他曾爱过她，想过她，有时想得辗转反侧，寤寐不宁，后来知道她已成八郎侍妾，自己又结了婚，对她仍没有完全淡忘，但是爱的因素少了，而同情、怜悯多了。这次搬进令狐府，她成了老夫人贴身丫头，李商隐对她只有怜悯与同情，完全没有再爱她的念头。

他惊诧过后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是使不得的，我已经有妻子了。八郎未见得允许你另嫁他人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锦瑟又哭了一阵，临走时，请求李商隐把自己的情况再转告给温庭筠。

李商隐答应了。他却并没有让她把自己上任后的情形，转告给老夫人。

### 三

大中五年（公元 851 年）七月，政绩颇佳的柳仲郢，由河南尹转调梓州刺史，剑南东川节度使。他的儿子柳璧与李商隐是文坛好友，有很深的交情，唱和诗赋往还甚密。

流火的七月，赤日炎炎，街路两边的槐树叶，都被晒得卷起，低垂下来。

柳璧冒着暑热，从升平坊走到开化坊令狐旧宅，已是大汗淋漓，矮胖的个子，像他父亲，见到李商隐，热情地寒暄道：

“义山兄，天气好热哟！真想到曲江池去游泳。”

“那就去吧。你家升平坊离曲江池不远。”

“义山兄也喜欢游泳吗？咱们这就去好啦！”

“不不，你看我这一身骨头，下得水吗？下不得水。”

柳璧看看李商隐，他的确不能下水。自己只穿件小褂热成这样，他却仍然穿着灰色长袍，端杯热茶，像过秋天。柳璧摇摇头，道：

“你这身体太差劲儿。义山兄，你不是在国子监呆腻了吗？家父被调到梓州做刺史，幕府中正缺人。如果想去，小弟可在家父面前美言一番，如何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确实想去，只是……”

“去吧！我们全家都去。咱们可以一起游三峡，登峨眉山和青城山。青城山是道教名山，有‘第五洞天’之称。山上有三十六峰一百零八胜景，又有‘青城天下幽’之称。

是个绝好的游玩之处。”

“看你把蜀地说成仙境了。我不是为了游仙境而去蜀，而是为了摆脱这险恶的官场去蜀。回去跟老伯父说说看，如能收留，我就去蜀好啦。”

柳璧高兴地回家向父亲一说，柳仲郢就答应了。

原来柳仲郢与令狐楚是至交，又同为牛党中人，知道楚公手下有个才华横溢的门生李商隐，当然希望他入川，辟聘他为记室。

李商隐开始没有跟妻子王氏说自己去蜀之事，认为柳璧父亲不会答应聘自己，因为牛党之人恨李党，自己被目为李党，又被辱骂为背叛牛党，投靠李党之人，没有一点操守。柳仲郢是个严礼法、重义气之人，怎么会聘自己呢？尽管有儿子的情面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没料到柳璧竟把聘书拿了来，这才使李商隐慌了手脚，首先是妻子这一关，就难过。

王氏病重在身，没有自己在身边照料，能行吗？即使行，自己也不忍心把她丢在这里，时时受八郎之气。

李商隐慢慢在书房踱着步，反复思索着。

丫头小纹陪伴着夫人，走了进来。

李商隐迎上前，扶着王氏坐进躺椅里，问道：“不在屋里躺着，到书房做什么？”

“想到外面走走，看见柳璧小弟高高兴兴地从外面进来，一定有什么喜事吧？”

王氏好像猜中了，用眼睛紧紧盯着柳璧。

柳璧和王氏也很熟，见王氏兴致很高，又能下地走动，以为她身上的病好多了，便兴高采烈地回道：

“嫂子，真让你猜中了。是家父新调梓州，出任东川节度使，要辟聘义山兄入幕，这不是大喜事吗？比在京都国子监教那些毛孩子读经强多了。嫂子，你不知道当教师爷最没出息，无职无权不说，每天辛辛苦苦，朝廷才给那么点俸禄。那些学子一旦应考及第，只认考官为师，而把那些每天教他们的国子监博士、太学博士丢在一边，忘得一干二净。真可恨！”

王氏真不知道出任太学博士有这么多苦闷，夫君每次回来都哭丧着脸，愁容满面，自己还以为他身体不好，是累的。她扫了一眼丈夫；李商隐正在向柳璧使眼色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可是柳璧没理会，自顾自地讲着说着，眉飞色舞，想把话说得更详细更有趣。

“是呀，我也不愿意你哥哥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官。人们都把教师爷比作蜡烛，照亮了别人，烧掉了自己。唉！真没意思。”

王氏也发了一阵感叹，但是她又想，如果真的没有教师爷认真讲经授经，传播文化知识，这世道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？她说着违心话。

“夫人，不可这般说话。这是朝廷命官，吃朝廷俸禄，岂能不认真从教？即使再苦再累，也要去做。至于应聘入幕，还要……”

“夫君，你就答应下来吧。不用惦记我。你赴蜀后，我带着阿袞他们回洛阳娘家。

哥哥们来信询问我的病，催我回娘家医治。有哥哥嫂子照顾，夫君尽管放心。”

李商隐感激地看着爱妻。回娘家有哥哥嫂子照顾，但是自己毕竟不在身边，洛阳毕竟不是自己的家。他摇摇头，自己奔波半世，已近半百，竟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家，竟养活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，自己算什么丈夫，算什么父亲！

“夫君，你不是说过：‘人生在世离别多’吗？所以就别为‘离别’而苦恼。别后的团聚要比朝夕厮守一起要幸福甜蜜。这不是你常常用来安慰我的话吗？”

“夫人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！”

李商隐受不了妻子的强忍痛苦、强作冷静。他垂下头，黯然伤神。

“我代夫君答应了！柳璧贤弟，回去转告令尊，我们全家感谢节度使大人的厚爱和器重，商隐决定应聘赴蜀。”

“好，小弟一定把嫂夫人的话转告家父。改日我就把赴蜀路上盘资送过来。”

柳璧告辞走了。

#### 四

流火的七月过去，八月似乎有些凉意，从终南山巅吹来的风，给京都带来些许凉爽。

然而令狐旧宅里，却依然燥热不减。李商隐像掉进热锅里，忧心伤神，难以宁静。

王氏夫人的病情，日渐严重，浑身变黄，腹部开始肿胀，饮食尽废，连一滴水也不能喝，整天昏昏沉沉。

赴蜀应聘，早就应当成行，但是妻子病得如此严重，怎能走得了呢？

夫人是在七月流火的日子，听到夫君又要远离后，病情才开始恶化的。李商隐知道妻子是火上加油，才使火势更旺，把整个五脏六腑都燃烧起来。他痛悔不迭，深夜无人时，在书房独自默默地哭泣着，祈求佛祖饶恕自己，保佑妻子！

而王氏却极力辩白，说自己希望丈夫赴蜀，几次催促丈夫赶快上路，说自己不是因此事上火而加重病情的。既然丈夫暂不赴蜀，她则要丈夫日夜不离开自己，仿佛知道自己与丈夫团聚的日子不多了，她终归要离他而去。

算起来，从相识那天开始，到结婚、到育女生儿，就命定了他们之间团聚少而离别多。李商隐觉得自己辜负了青春年华，失去了许许多多甜蜜的爱恋与情欢，让她独守空房的日子太多太多，自己对不住爱妻！

王氏夫人觉得丈夫就像一只大鹏鸟，总在天空飞来飞去，不能落在自己身边；又像一匹骏马，无休无止地狂奔，不吃不喝不停蹄地狂奔，永远拉不回拽不住，而自己永远也追不上。

此时此刻夫君能静静地坐在自己身边，爱抚地看着自己，她感到无限幸福，情愿就这样在夫君爱抚温馨的凝视中死去。

果然，就在八月的一天夜里，终南山的轻风带着花香和凉意吹来，在开化坊令狐旧宅上徘徊一阵，又带着香花般的魂灵和清幽幽的凄凉离开了，永远地离开了。

李商隐没来得及写祭文来祭奠自己心爱的妻子，未能承受住这生平最沉重的打击，昏厥在妻子床榻边，握着妻子越来越冰冷的手，忽忽悠悠，随爱妻而去。

在黄泉路上，大概经受了太多的磨难，当清醒后，李商隐脱去一层皮，瘦骨嶙峋，头发花白，容颜憔悴，仿佛变了一个人，衰老了二十年。

“商隐呀！可把老身吓坏了。”

老夫人惊喜李商隐总算活转过来，叹口气，命丫头小纹扶侍商隐喝水吃饭，慢慢地诉说和解释，如何代他处理后事，安葬了妻子王氏。

李商隐终于明白妻子确实离他而去，痛哭起来。女儿和儿子陪在一边也哭起来。

老夫人边流泪边劝慰，保重身体要紧。

李商隐身体慢慢好转，那天清晨坐起来向外张望，看见庭院一丛蔷薇花。小巧玲珑的花，微微垂着头，仿佛也在为爱妻的离去而悲泣。他把目光收回，看看空旷的房屋，只有娇儿天真痴憨，还在日高酣睡，不知失母的悲哀。这使他心里更加空虚寂寞。

渐渐的他有一种冲动，要写一首悼亡诗。没有为妻子写祭文，他很后悔，悼亡诗是不能不写。题目就叫《房中曲》，用这个旧曲名，来咏叹自己面对失偶房空的悲伤，寄托自己的哀思。

他提笔，从刚刚眼望蔷薇花，娇儿痴憨，日高酣睡写起，吟成四句：

蔷薇泣幽素，翠带花钱小。

娇郎痴若云，抱日西帘晓。

写毕，慢慢吟咏，“娇郎”童稚尚幼，便失去了母爱！李商隐心中翻涌着无限哀痛！

看见亡妻枕过的枕头，睡过的席子和盖过的绿色罗衾，想到妻的明眸、妻的娇洁的柔肤，于是又写道：

枕是龙宫石，割得秋波色。

玉簟失柔肤，但见蒙罗碧。

李商隐睹物感怀，追忆起昔日生离死别的场景：一个是大中三年春，赴徐州生离的情景；一个是大中五年秋，即今天死别的情形，写道：

忆得前年春，未语含悲辛。

归来已不见，锦瑟长于人。

他不愿直写今后的寂寞痛苦生活和对妻的怀念，采用比喻和象征手法，写下最后四句：

今日涧底松，明日山头蘖。

愁到天地翻，相看不相识。

他重新吟咏最后四句诗，心中悲苦不断向上翻涌，“今日”自己悲怀郁结，就像“涧底”苍松；“明日”哀伤凄苦，就像“山头”上苦药黄蘖。这种日日悲哀痛苦何时才能结束？只有等到天地翻覆，海枯石烂，才能对这些“枕”“簟”之类亡妻遗物，不感到创痛！

李商隐闭上眼睛，泪水从眼角流下来。

## 第十九章 漂泊东川幕

—

十月，柳仲郢从蜀派人送来哀悼问候书信，又送钱三十五万，催李商隐起程赴蜀。

柳府主也是一番好意，尽快离开使他睹物怀人的哀痛之地，换个环境，对他精神和身体都有好处。

李商隐接受劝导，决定起身入川。

老夫人希望商隐把儿女们留在自己身边。她说她会像对待亲孙子孙女那样照顾他们的。但是，八郎却暗中表示反对。李商隐是个要强之人，勉强留下，让孩子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他不放心。他婉转地谢绝了老夫人的好意。

最理想的安排，自然是把孩子寄养在他们的六姨家。他们的六姨心眼好，喜欢这些孩子，况且替妹妹照料遗孤，她认为是自己的义务。

临行前的一天，他跟老夫人辞行后，到晋昌坊宰相府，跟令狐綯告别。这是一种必须的礼节，他想到今后仕途出路，还得依靠八郎帮助，尽管受些屈辱，也得这样做。

日映未时，李商隐来到相府客厅，仆役端来一杯香茶，说宰相老爷正

在午睡，不好叫醒，请他稍后。

一杯香茶，慢慢品茗，每到剩下半杯时，仆役便来斟满，然后默默地退下，毕恭毕敬。

李商隐摇摇头，相府的规矩与恩师家大不一样。恩师是位仁厚长者，对仆役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仆役与主人像一家人，和和睦睦。可在相府，总给人一种森严冰冷之感，让人周身不舒服。

他想站起来，在客厅里走动走动。刚一起身，那仆役迅速跑过来，问道：

“大人，您走吗？令狐老爷已经起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现在是甚么时辰？”

“已经日入酉时了。”

“请你进去再通禀一下。”

“大人，小人刚刚通禀，才出来。令狐老爷正在喝茶，喝完茶，就能出来会客了。”

李商隐只好重新坐下等候。

那仆役绝不怠慢客人，马上又斟满热水，然后又默默地退下，依然毕恭毕敬。

黄昏戌时，那仆役在门外突然呼道：

“宰相老爷驾到！”

李商隐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。

令狐絢一脸霜气，方步走进，没有理会李商隐抱拳施礼，坐下后，啣一口仆役送上来的香茗。

“听说你要走啦？”

“是的。今天上午跟师母辞行。下午来相府，与八兄告别。”

“好啊！柳仲郢政绩不错。早年牛公僧孺大人很器重他。可惜会昌年间跟李德裕跑。

宣宗即位，李德裕罢相，他就没得好，贬放地方，调动频繁，始终是个四品官，那还多亏白相公敏中和我说了不少好话，否则早就跟李德裕郑亚等人贬放边远荒蛮之地了。看见没有？你跟谁结交，跟谁在一起做官，太重要了，会影响你一生一世的前程，懂吗？”

李商隐没有言语，任凭他教训，好像很同意八兄的观点，又像不同意。

“柳仲郢临行前，来府上告别时，曾讲到过你。我从中美言过，他会对你好的。我们亲如兄弟，他不看僧面，还得看佛面嘛。去吧，有事派人回来说一声。”

令狐絢端茶送客。

李商隐只得站起来，像个受委屈的小学生，退了出来，心里很难受。自己为什么要受这份气？为什么要跟他告别？又为什么要离开京都、离开亲人？边走边顺口吟咏道：

……

人岂无端别，猿应有意哀。

征南予更远，吟断望乡台。

第二天，寒风凛冽，征程尘土飞扬。韩瞻带着夫人六姐和孩子们，把李商隐送到咸阳。

冬日，柳叶落尽，枯枝在寒风中颤抖着，渭水结了一层薄冰。

李商隐看着连襟、同年韩畏之与夫人美满幸福的生活，往事忽然浮现脑海，丧偶之痛强烈地袭上心头，他悲痛地吟咏道：

佳兆联翩遇凤凰，雕文羽帐紫金床。  
桂花香处同高第，柿叶翻时独悼亡。  
乌鹊失栖常不定，鸳鸯何事自相将！  
京华庸蜀三千里，送到咸阳见夕阳。  
吟罢，李商隐痛苦地垂下头。

韩畏之重吟一遍，觉得调子太低沉，感情过于悲伤。首联说他和自己先后遇到“凤凰”，同获佳偶。颌联先写同登科第，后说他却独丧家室而悼亡。颈联先说他屡屡失官，栖住不定，后写我自己鸳鸯成双，欢聚一地。尾联越发悲凄，写到眼前，他要远行三千里，自己与夫人送他到咸阳，日已向晚，前路漫漫，充满了苍茫迟暮之情，令人怅恨不已。

畏之摇摇头，拍拍商隐瘦削的肩头，道：

“义山弟，振作起来！走上黄泉路，是不能回头，也永远回不了头的。多想想孩子们，他们都希望你早日归来，希望得到你的爱、你的关怀和照顾。你是个慈父！”

李商隐握住畏之手，点点头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“节哀顺便吧，商隐！七妹知道你这样哀痛，她也会……  
不高兴的。”

畏之夫人六姐劝着，自己先哽咽难言了。

孩子们出声地哭起来。

六姨妈擦干自己的眼泪，哄着孩子。

李商隐再也忍不住泪水，转过身一狠心，催马上了大路，没敢再回头看一眼亲人！

## 二

李商隐由大散关南下，经阳平关入蜀。面对雄伟险峻的重峦叠嶂、悬崖峭壁以及亘古遗迹，他写了《悼伤后赴东蜀辟至大散关遇雪》、《筹笔驿》、《利州江潭作》、《井络》、《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》、《张恶子庙》、《漳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》等诗。

在这些诗中，李商隐把写景与咏史融而为一，倾吐了郁积心头的愤懑，表达了对未来前途一种莫名的不安和落寞情绪。

他虽然与柳璧是好友，但对他父亲的为人，不完全了解，不比郑亚是自己的荥阳同乡，也不比卢弘正是自己的远亲。况且柳仲郢聘他为记室，他并不满意，因为官职低于桂幕和徐幕。在这组诗中，也有程度不同的流露。

十月末，李商隐终于到了梓州，受到府主的热情欢迎，举行了盛大的洗尘宴。

柳仲郢矮个，敦实，开朗，举杯在手，向众幕僚们介绍道：

“今天是东川幕府大喜日子，我把九州著名诗人，朝野著名章奏高手李公商隐，聘请到荒蛮蜀地，是我的一大荣幸，也是东川幕府的一大幸事！原拟屈尊记室，今有吴郡张黯代替，所以改任判官，不知商隐意下如何？”

李商隐原来对聘为记室不高兴，现今改聘节度判官，自然喜欢，站起来抱拳称谢。

坐在旁边的柳璧伸手拉他一把，让他坐下，悄悄地道：

“义山兄，别急。家父后面还有话没说完呢。”

果然，柳仲郢把杯酒喝下，又道：“本幕还推荐他为检校工部郎中，朝廷已经下诏了。”

节度判官是幕府中重要的高级幕僚，“分判仓、兵、骑、胄四曹事”。当年李光弼在徐州，只有军事上的事情自己决断，其余的一切府务尽委判官，各位将领有事，都要找判官商量办理。朝廷对判官一职也极为重视，有严格的规定，如必须做过记室，还要有相当的任职资历，马虎不得。

这是他始料不及的，李商隐十分高兴。

“义山兄，家父既与牛僧孺友善，李德裕掌政时，也受到他的重用，没有受过党争的祸害。家父为人正直、公正，从不参与党争中某一方对另一方所进行的排挤、攻讦。

家父知道你也是这样的人，很赏识你。对你受到党争迫害很同情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入蜀前，愚兄还担心忧虑过，现在好啦，请转告愚兄对府主的谢忱。”

“不必言谢。”

可以说，柳仲郢对他的器重、信任和关怀程度，比起郑亚、卢弘正，殆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使李商隐郁积心头的丧妻哀伤、别离儿女的愁绪和仕途失意的悲愤，有所平复。

这时与东川毗连的西川节度使（治所在成都）辖境发生一桩刑事案件。一个名叫姚熊的人，跟另一名叫阿安的人发生殴斗。阿安性急，朝中又有靠山支持，不等节镇审问判决，就直接向御史台控告姚熊。

朝廷对这案件十分重视，特下诏让东川节度使派人赴成都，帮助会审。

柳仲郢考虑到李商隐和西川节度使杜惊是表兄弟，有些关系便于协调处理，就派他前往成都会审。

李商隐大中五年十一月出发，岁暮抵达成都。

其实案情并不复杂，所以把事情弄得复杂化，责任在杜惊的昏聩无能 and 懒惰。他来到西川后，就没断过狱、审问过案件。有许多人，无论是犯罪还是无辜，一律囚系牢中，任其饿死腐烂。

他是个典型的尸位素餐的封建官僚。

姚熊和阿安一起被抓进大牢，一关就是半年，阿安家中老母八十八岁，而小儿却一岁，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照料，他怎么能在大牢里混日子呢？托人多次向杜惊求情行贿，都因杜惊不稀罕那么一点银两而不加理睬。

杜惊这个秃角犀庸俗愚蠢，却自视极高，并没有看得起这个瘦骨嶙峋的表弟，但因有朝命，并有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推荐信，不敢怠慢，为李商隐举行规模颇大的欢迎宴会，还把他的妻子岐阳公主叫出来作陪。

大概多喝了几杯酒，李商隐非常激动、兴奋，当场吟咏《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》。因为杜惊于会昌初年，曾诏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杜惊听得如此宏丽、如此激昂地歌颂杜氏祖德，称扬杜氏文才武略并茂，而对自己也极尽赞美，说自己才气超异，立身惟在“济世”安人，不愿崇尚武功，身为将帅，却风流儒雅。他非常高兴，站起来连连催李商隐饮酒，不管他身体是否承受得了酒力。

李商隐本意在诗的后部分“有客趋高义，于今滞下卿”抒发自己屈沉下僚的不满；“悼亡潘岳重，树立马迁轻。陇鸟悲丹嘴，湘兰怨紫茎”，诉说

自己悼念亡妻之苦，平生宏志又不为人所推重，自伤怀才不遇；“弱植叨华族，衰门倚外兄。欲陈劳者曲，未唱泪先横”，希望表兄杜惊能够提携推引。

然而，这个秃角犀并没有注意诗的这部分，或者是知之不理，这使李商隐感到迷茫，大概自己赞扬杜门祖德和夸颂他的政绩，说得太多，使自己的愿望被淹没？

李商隐喝了两杯酒，愈加兴奋，站起来又献诗一首，道：

“今月二日，不自量度，辄以诗一首四十韵干渎尊严，伏蒙仁恩，府赐披览，奖踰其实，情溢于辞，顾惟疏芜，昌用酬戴，辄复五言四十韵诗献上，亦诗人咏叹不足之义也，’

以上所言，权作诗题吧！”

杜惊神采飞扬地拍掌道：“贤弟，诗写得真好！对我杜门的称扬，写得极妙极妙。

我杜氏一门个个文才武略，为李唐江山社稷做出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巨大贡献，理当得到皇上的圣宠！贤弟在诗中多写一些，让读你诗的人，都知道我杜门的功绩。”

李商隐听他这么一说，把自己原来的思路顿时打乱，心中不太情愿，但是，表兄当众这么一讲，自己不这样做，不多称扬他杜门文才武略，岂不卷了他的面子？李商隐叹了口气，沉思片刻，重新调整思路，无可奈何地按照前首诗的路子，又吟咏一首。

这两首四十韵五言诗的思路结构基本相同。用了大量篇幅，大量笔墨歌颂杜氏，赞扬秃角犀，几近阿谀奉承，低三下四。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希望表兄引荐，“感激淮山馆，优游碣石宫。待公三入相，不祚始无穷。”

杜惊完全明白表弟谦卑恳求的目的，但他是个不愿意帮助别人之人，尤其对这样才华横溢的表弟，是万万不可荐引的。假如引荐他入朝做了宰相，那么自己怎么办？还能“三入相”吗？他皱起眉头，转而言他，不再理睬这个傻乎乎的表弟了。

### 三

李商隐很快把阿安和姚熊殴斗案处理妥当，两个仇人高高兴兴地都出了大牢，都很感激东川节度判官的明察。

公事办完，他游览凭吊了武侯庙，作了一首五言排律《武侯庙古柏》，表达了对诸葛武侯的崇敬。他还去了浣花溪，瞻仰了大诗人杜甫故居，写了一首题为《杜工部蜀中离席》七律，对杜甫落魄潦倒生涯，寄寓了无尽感慨。

大中六年（公元852年）春，李商隐由成都回到梓州。四月，杜惊迁淮南节度使，白敏中离开朝廷，出任西川节度使。

当杜惊离蜀路过东川时，柳仲郢又派李商隐前往送行。

杜惊离开成都，由水路沿沱江而下长江。李商隐由梓州沿涪江而下长江。两个人在巴县界首地方相遇，李商隐代表柳仲郢节度使为杜惊饯行。

巴县因巴江而得名。巴江曲折迂回如“巴”字，故名巴江。江岸绿柳垂江，一片滴翠。江风徐徐，清舒宜人。

杜惊对表弟的请托荐引，不置可否，不冷不热，不咸不淡，使李商隐再度萌生恳求之意。宴饮中，又作一首题为《巴江柳》即景抒情五言绝句，诗云：

巴江可惜柳，柳色绿侵江。

好向金鸾殿，移阴入绮窗。

杜惊以为表弟又要赞颂杜门祖德和夸奖自己政绩，心里非常自得，侧耳倾听着。去年表弟的两首四十韵五言长诗，杜惊悄悄派人送到京师，在京城广泛散播，希望传到宫中，希望圣上能够御览，则第三次赴京入相就大大有希望。

但是，这四句诗，前两句是写景，后两句却要把柳荫移入金鸾殿上，异想天开！杜惊颇为不悦，道：

“表弟，就这么四句呀？写得太少啦！没意思。比去年的四十韵五言诗，差远啦！”

柳荫还能随便移动吗？不合情理，错啦，错啦！”

“表兄，这两句，小弟是用了典故。”

“还有典故？真看不出来。”

李商隐苦笑了，解释道：“小弟是用南朝张绪的故实。他曾把巴江柳带回江南栽种，后来刘俊也从蜀中带回数株垂柳，献给齐武帝萧赜，栽植在太昌灵和殿前。武帝看着柳枝甚长，状如丝缕，赏玩忘返，赞道，‘这杨柳风流可爱，像张绪当年栽植的巴江柳。’”

“哟！看看你也不嫌麻烦，这么两句诗，用什么典故呀！”

绕来绕去，不就是这么棵破柳树吗？真没意思。”

李商隐见表兄依然没有明白其中的含义，叹了口气，欲说犹罢，最后还是忍不住，解释道：

“实话对表兄明白地说吧，小弟就是想请表兄……”

“嗨！不要解释了。你们这些人呐，唉！书读多了，越发糊涂。以后你要少读书，多向表兄我学着点。你看我吧，从来不读书，小时候读的那点书，早忘光了，可是官运亨通，财源滚滚而来。你能做得到吗？连一首小诗，你都没写明白，还能做官吗？好啦，你别讲了。我也不愿意听！”

李商隐憋了一肚子气。他看不懂诗，就指责别人没写明白。他不读书，愚蠢至极，还有脸指责读书人越读越糊涂，真是颠倒黑白。

表兄不愿意听解释，表弟也不愿意再解释什么了。李商隐彻底失望，扫兴而归。回到梓州，虽然经常参加府主和幕僚们的游山玩水，饮酒赋诗，吟花赏月，但是思念亡妻和儿女之愁苦，又油然而生，常常被病魔纠缠着，不得宁静。

柳仲郢是位善解人意的人，对他的这种悲惨遭遇，亡妻之痛，深表同情。在一次宴游，他突然指着一位歌妓，笑道：

“义山贤侄，她叫张懿仙，色艺双绝，是个好姑娘，让她来侍候你好啦。”

李商隐仔细端量那姑娘，果然美艳鲜丽，浑身充满青春朝气，极富性感。可是想到亡妻那倩秀身影，不由得把目光移开。

“义山贤侄，你这样痛苦，这样折磨自己，怎么成呢？当初催你来东川梓州，就是想让你换个环境，使你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如果身边有个姑娘，你是否……”

“不。府主大人，请您原谅商隐。商隐实难接受大人的盛情美意。商隐虽然写了不少浓情艳意诗，那不过是‘为芳草以怨王孙，借美人以喻君子’而已，却很少涉足风流韵事。尤其与王氏婚后，商隐绝对没有染指过其他任何女子，今后也不可能有任何女子走进商隐的生活。”

柳仲郢肃然而生敬意，身处腐糜环境，妓女、歌妓随处皆有，他却一

尘不染，实为难得，刚要称赞几句，只见李商隐吟道：

一带不结心，两股方安髻。

惭愧白茅人，月没教星替。

吟罢，李商隐见众人不解其意，忙注释道：

“诗的题目为《李夫人》。李夫人是汉武帝刘彻的侍姬，‘妙丽善舞’，少而早卒。

武帝怜悯她，画她的像悬挂在甘泉宫。这首诗，是借古喻今，表面咏史，实际上是表达商隐的心迹。首二句，是说武帝和李夫人双方有情有意，才结合成至死不忘的一对情侣，而自己与张懿仙姑娘彼此毫无情愫可言。所以下面两句，用‘白茅人’喻府主，‘月’喻亡妻王氏，‘星’喻张姑娘。就是说，自己对府主的好意，没能接受很惭愧，因为娇妻虽歿，其他人是代替不了的。”

“商隐贤侄，休要过意不去，此事是勉强不得的。”

李商隐在东川被思乡和悼亡所笼罩，心情抑郁，常常卧病。

为了排遣愁郁哀伤，他开始笃信佛家禅理，跟僧人交往甚密。在整理编辑自己文集《樊南乙集》后，写了一篇序，云：

三年已来，丧失家道，平居忽忽不乐，始尅意事佛，方愿打钟扫地，为清凉山行者。

他还捐资修建佛寺，自愿整理佛经。

李商隐早年“学仙玉阳东”，晚年崇佛。他把道佛融而为一，兼收并蓄，希望自己沉浸虚无，遁入释道，摆脱政治上的失意、生活上的苦闷、身体上的病魔纠缠，把悼亡、思乡和慨叹愤激写进许多诗中。

大中九年（公元 855 年）岁末，柳仲郢镇东川五年后，被朝廷内调为吏部侍郎，梓州幕府行将解散。幕僚们不仅留恋府主的宽容大度，而且还迷恋当地乐籍中的歌妓，分别之际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李商隐心中只有亡妻和寄养在京的儿女们，想到回京与儿女亲人团聚，一阵喜悦，一阵激动，因而张口吟咏《梓州罢吟寄同舍》七律一言，诗云：

不拣花朝与雪朝，五年从事霍嫖姚。

君缘接坐交珠履，我为分行近翠翘。

楚雨含情皆有托，漳滨多病竟无聊。

长吟远下燕台去，惟有衣香染未销。

诗的前四句，是写梓州幕府罢后，同僚眷恋官妓情形，商隐以此为戏。后四句，是诗人自抒情怀。“楚雨含情皆有托，漳滨多病竟无聊”，可以说，是商隐五年东川幕府生活的概括。

在东川，他确实写了不少“楚雨含情”的艳情诗。李商隐深怕别人误会自己也与那些幕僚们一样，迷恋歌妓和官妓，于是郑重声明，“皆有托”！即假艳寓慨，借芳草美人以曲传身世之感和怀才不遇之慨。

当然，诗人并不知道这一“声明”，导致后人对自己的所有艳情诗与《无题》诗的理解，更加复杂化，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## 四

李商隐随同柳仲郢离开梓州，走陆路，经兴元西南的金牛驿，直入京都长安。这时已是大中十年春天了。

柳仲郢在赴京途中，因未及时上书谢恩，朝命改任兵部侍郎。

李商隐到了京都，便迫不及待地赶到连襟兼同年韩畏之家，和儿女们幸福地团聚。

韩畏之在朝已出任虞部郎中。李商隐看到同年温暖安定，融融欢乐的家庭，又勾起对亡妻的怀念。

温庭筠不知从何处得知李商隐已回到长安，住在韩家，匆匆闯了进来。

这位温钟馗，亦然未改旧习，穿着随便，不拘小节，进屋抱拳施礼，抓住李商隐的手，哽咽道：

“义山啊！你去东川，一走就是五年，为什么不给她写一封信？让她望眼欲穿，含恨而去呀！”

李商隐大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这是说谁含恨而死？”

温庭筠不语，大声痛哭着，像个孩子。

难道是女道姑宋华阳？这多年，已经没有往来，她怎么会盼望自己的信呢？难道是柳枝姑娘？也不可能，她流落关东多年，也没有音讯往来，不可能等自己的信。

那么，此人是谁呢？

温庭筠哭一阵，渐渐平静，气哼哼地对李商隐道：

“是谁？真的不记得了？”

李商隐愈加迷惑惊诧。

“是锦瑟姑娘！”

“啊！她……”

“你夫人王氏病逝，她原想跟你一起赴蜀，可是见你对亡妻感情如此深重，她不敢插在生者与死者之间，只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中。她盼望你有朝一日会想起她，会派人来接她！她——这个傻女人！太天真幼稚……好可怜的女人啊！临去的那天，她握住我的手，问我……”

温庭筠又泣不成声。

李商隐想起锦瑟姑娘不幸的一生，又联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，不自禁也哭泣起来，痛恨自己竟然害死两个好女人：一个是爱妻王氏，一个是可爱的多才多艺的锦瑟姑娘！

突然，他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伸开五指，在眼前晃动，嚷道：

“眼睛！我的眼睛！什么也看不见……”

大家都害怕起来，连忙劝说。过了一阵，李商隐渐渐平静，不再流泪。可是眼睛还是什么也看不见，他喃喃地自责道：

“是报应！是佛法中的轮回报应！你们不要为我着急上火，这是万劫中的一劫。”

第二天，温庭筠找来一个江湖郎中，为李商隐医治眼疾。

温庭筠后悔自己昨天不该指责义山，不该让他过份悲痛，以至双目不见天日。他寻遍长安所有医生，最后在兴善寺找到一个老和尚。他自称是走遍天涯海角的老郎中。

老郎中看见李商隐，大喊道：“喂哟！竟是李施主商隐老弟呀？怎么把眼睛弄成这等样子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李商隐听声音很熟，但不敢肯定是谁。

“是我！眉州洪雅知玄。”

“啊！是悟达国师知玄长老。我们蜀中一别，长老在何方云游？”

“我来到京都，受到朝廷礼遇。现住在靖善坊的兴善寺。有时间请到小寺一叙。老衲给你一瓶圣水，每日三次滴入眼中。再给你仙丹二丸，每日一丸。李施主，服用此药前，需要沐浴熏香，遥望兴善寺禅宫冥祷乞愿。切勿忘怀！明日，老衲再来。”

老僧告辞。

李商隐却想着一首悼亡锦瑟的七律，对温庭筠道：

“温兄，小弟想好一诗，请你记录下来。”

“义山贤弟，还是好好静养为是！眼疾最怕着急上火。”

“不，是一首悼亡诗，也是一首抒发我个人身世感慨之诗。”

“悼亡？悼亡谁呀？”

“悼亡两个人：一个是锦瑟姑娘，一个是亡妻王氏。她俩都是好女人，都是可怜人！”

温庭筠明白义山这首诗，是把悼亡和感伤身世融汇一起，一定是首好诗，沉痛、悲愤，寄托着绵绵哀思，是不该阻止的。

李商隐闭着眼睛，仰起头，吟道：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

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

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吟罢，静静地躺下，一动不动，但是心潮却起伏难平，往事如同图画，一张张地翻过去。妻子离去了，娇艳的锦瑟姑娘也弃他而去了。近五十年的岁月，怎堪回首？他仿佛听见凄凉哀怨的瑟声，像做了一个长长的虚幻迷离的梦。一事做差，卷入党争，美好的理想便归于破灭，像蜀王望帝化为杜鹃，悲鸣寄恨……

“义山贤弟，你这诗写得扑朔迷离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！首联和尾联好解，中间两联用四个典故，包含的意思就多了，不好猜测。”

显然，温兄没有理解自己的诗，李商隐嘴角现出一丝笑纹。

“就字面上来说，你先别笑，我是由浅入深来解诗。首联是抒情，意思是：锦瑟啊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竟有五十根弦？手摸一根根的弦和弦柱，想起那美好的青春年华。颌联颈联用了四个典故。往昔岁月，像庄周在梦中，不知是自己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自己；又像蜀国君王望帝，国亡身死，化为杜鹃，把伤春之心寄托在啼血悲鸣中；还像被遗弃在大海里的明珠，在明月下，晶莹发亮，有如鲛人的眼泪；蓝田山下的美玉，在温暖的阳光中，升腾着缕缕轻烟。尾联直抒胸臆，这些欢乐和悲伤的情景，在当时就已经让人不胜惆怅，哪能等到今天再来回忆呢！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道：“说得很对，从字面上看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但是，停在字面上读诗，那就……”

“当然，读诗岂能只解字面上那点内容。比如说，‘五十弦’，什么意思？古琴五十弦，后世的瑟只有二十五弦。如果把二十五弦割断，则为五十弦。‘断弦’是俗语中丧妻的意思，那么，诗的一开篇，就悼念亡妻了，或者也可这么说，见瑟而思人，想到‘锦瑟姑娘’弹奏出那么悲恻之音，怀念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还可以这样解释，从锦瑟五十根弦，想起自己已年近五十，过去的身世不堪回首。这是感伤身世。这些解释哪种对呢？”

李商隐笑了，道：“庸人解我的诗，只抠字眼，认为凡是爱情诗，就不能有寄托，或者说一首诗只能表达抒发一种感情、一个意思、一个内容。唉！就不准我把几种情感融合一起来抒发吗？温兄，看你问的！哪种解释对？哪种解释也不全面。”

“人的感情是复杂的，比如说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我确实先想到的是锦瑟姑娘，因为我是为她写的悼亡诗。她已经离我而去，永远离去了，我非常哀伤。于是又勾起我对亡妻的思念。我的命为什么这等苦啊？妻子离去了，可爱的姑娘也离去了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于是想到身世，想到怀才不遇，壮志未酬，仕途不得意，更加强自己悲痛的感情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才写出这首诗。”

“义山贤弟的诗，内涵丰富、深刻。一般人难以理解，往往按字面，只往一个方面去理解，把诗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给缩小给忽略，是很遗憾的事。”

李商隐又吟诗又解诗，疲惫不堪，渐渐打不起精神，昏昏沉沉，向温兄摆摆手，又摇摇头，不再讲话了。丫头小纹给他往眼睛上点了圣水，便悠悠忽忽睡了。

温庭筠还想跟他切磋诗的创作与解释，关于《锦瑟》这首诗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，但见他身体这么坏，只得作罢，退了出来。

## 五

吃了知玄长老的仙丹，又点了圣水，李商隐的眼睛渐渐有所好转，但是，看东西仍然模糊一片，只能看见点光亮。

他担心自己会失明，那样不仅不能照顾孩子们，恐怕照料自己也十分困难。因为信佛，对知玄长老的话特别相信。按照长老说的，每晚都遥望兴善寺禅宫，冥祷乞愿，非常虔诚。

那日清晨，玄知匆匆叫门进来，对李商隐合掌施礼，口中念叨着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！善哉善哉！施主福大造化大，佛祖开恩，命老衲写下《寄天眼偈三章》。老衲诵读，请施主跪下倾听。”

李商隐虔诚地跪倒地上，双手合十，口中不断念叨“阿弥陀佛！”同时侧耳倾听着。

知玄长老盘腿坐在商隐的对面，双手合十，双目微闭，声音宏朗地诵读起来。

那声音犹如响泉，从耳鼓流入，淌进心田。开始凉丝丝的，好滋润好滋润！接着慢慢由温润变得灼热，最后好似一团烈火，燃烧起来，从心田往外蔓延开去。熊熊烈火向四处奔窜，寻找突破。

水从高处往低处流，火从低处往高处烧。大火向上冲撞，先从嘴往外喷射，接着是鼻子，随后是两只眼睛。

火势随着知玄长老的声音高低变化而变化。声音低时，喷出的是蓝汪汪的文火；声音高时，喷出的是熊熊烈火，其势猖狂而无法阻挡，欲把一切烧掉毁灭。

终于知玄长老停住诵读，烈火骤然熄灭。李商隐“咚”的一声，歪倒地上，人事不省。

知玄长老不慌不忙，伸出左手按住他的“人中”穴，用右手揉他的心口，然后掏出一瓶圣水，往他眼睛上滴了几滴。那圣水在眼角凝聚一会儿，

慢慢地渗进眼里。待圣水全部渗入，长老又滴了几滴，如是者数次。

李商隐突然“哇”地大叫一声，吐出一口黑色鲜血，睁开眼睛，看见玄知长老竟坐在身边，惊诧地问道：

“长老，您怎么来的？”

“不要多话，施主需要静养。”

“长老，我这眼睛能看见东西了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佛祖恩典，施主不该双目失明。”

“佛祖救了小人，为报佛祖大恩大德，小人愿意削发为僧，做长老弟子。”

“削发之事切勿轻谈，凡尘孽根未断，何言此事！老衲改日再来看望施主。”

玄知长老飘然而去。

李商隐怅惘良久。佛祖救了自己，使自己重见光明，自己的命是佛祖所赐，自己应追随佛祖而去才是！为什么长老拒我于门外？为什么不让我如愿以偿？

眼睛得以重见光明，身体却依然衰弱不堪。李商隐不愿卧床养息，喜欢拄着拐杖，慢慢重游旧地，追忆往昔。

深秋，李商隐独自漫游曲江池，池上荷花一片凋零残败，仿佛自己的心，也被撕成碎片。春日，当荷叶发芽生长时，悼亡伤时之恨就已生长；秋天，当荷叶枯萎时，那恨也变得深沉凝重了！他惆怅地站在江岸上，望着哗哗流水，深知这辈子只要活着，那情那恨便绵绵长在，张口吟咏道：

荷叶生时春恨生，荷叶枯时秋恨成。

深知身在情长在，怅望江头江水声。

一个金秋傍晚，李商隐心绪不佳，驾车独自到长安东南郊外的乐游原一游。

古原地势高，四周开阔，可以俯视沐浴在夕阳金色余辉中壮伟的长安城阙，和秀丽的山川田野，景象异常迷人。

但是，李商隐却想到这美丽景色即将消逝，而被无情无尽的暗夜所笼罩，何其悲惨啊！王朝没落之感，国家沦亡之痛，身世迟暮之悲，油然从这幅夕照美景中升腾起来，弥漫整个世界！他哀痛地吟道：

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

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

李商隐原本怀着“意不适”，登上古原想排遣愁绪，可是看见夕阳“近黄昏”，使“意不适”更加沉重。愁绪是无法排解的，因为江山衰败、沦丧，身世迟暮是无法挽回的。

## 第二十章 游魂归故里

—

唐宣宗大中十一年（公元 857 年），柳仲郢被罢诸道盐铁转运使，改任以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使。李商隐身体大有好转，被起用为盐铁推官。

中、晚唐朝廷开支浩大，盐铁是朝廷浩大开支的重要来源，所以常常派遣精明能干的官员充任。盐铁中心一在东南的扬州，一在四川的益州（成都）。柳仲郢盐铁使治所设在扬州。

正月，李商隐冒着春寒离京去扬州，路经东都洛阳，想起亡妻曾居住过的崇让坊王家老宅，决定勾留几日。

来到王家老宅，见大门牢牢上着铁锁，重重关闭，地上长满厚厚的青苔已经枯干，很久没人居住，成了一座废宅。回想起昔日回到崇让坊大宅，可爱的妻子笑容可掬，早就站在门口迎接，那是多么幸福和欢乐啊！

李商隐从一处倒塌的墙口，进了大庭院，回廊楼阁，冷落荒寂，显得格外深迥。没有妻子陪伴，他只好在这里独自徘徊。

夜幕降临，皓月忽然生晕，整个宅院变得朦朦胧胧，似有无限哀愁。寒风从墙的豁口吹了进来，露寒风冷，崇让宅里的花，是不会开放的。

寒夜，变得越发深沉。李商隐想起妻子临终前那无力求救的模样……虽然已经看出不祥之兆，但是自己无法去拯救她！自己穷愁潦倒，生计艰辛，寄人篱下，从未使她眉舒目展地过好日子！

他痛恨自己！被深深的内疚折磨着。

走进内室，来到和妻子曾经同床共枕的卧房。

锦帘依旧垂着，床上被褥枕头还在，只是在窗上挂着一张丝网。这是防备雀飞入屋内所设。那些星散的舅兄和诸姨，临走时还能想到这些，真难为他们了。这个大家世族，就这样衰落下去，多么令人悲哀！

李商隐倒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。

茫茫月光，照进房里，锦帘似旌旗，轻轻飘动。突然，有只老鼠从窗上的丝网钻了进来，弄出响动，好像妻子走了进来。

李商隐猛地坐起，侧耳倾听，惊诧不已。这时，他恍惚间，闻到了妻子身上的余香，听见妻子唱起《起夜来》的哀歌。这是一首动人的乐府曲调，词的意思是妻子思念远方的丈夫。

李商隐点起灯，四处寻找，依旧是孤灯陪伴着自己。他痛苦地坐到几案前，想排遣绵绵愁思，于是吟咏道：

密锁重关掩绿苔，廊深阁迥此徘徊。

先知风起月含晕，尚自露寒花未开。

蝙拂帘旌终辗转，鼠翻窗网小惊猜。

背灯独共余香语，不觉犹歌《起夜来》。

吹熄烛灯，他躺回床上，默默地吟咏着，渐渐进入梦乡，耳边仍然响着妻子《起夜来》的哀歌。

暮春时节，李商隐到达扬州。好在盐铁推官，是个闲散官吏。他一边养病，一边借职务之便，到江东各地巡视，游览了苏州、金陵和杭州等地，看到许多历代遗迹，创作了一组咏史诗，还写了一些泛舟登临之作，极具特色。

李商隐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江东湿润温暖的气候，没能使他病体好转。夏日的高热，又使他难以忍受，饮食不进，身子更加虚弱。

秋日来临，终于病卧扬州。

晚唐扬州，已发展成为东南的大都会。大运河从这里流过，交通便利，经济异常繁荣，也是文人荟萃之地。当年牛僧孺出任淮南节度使，辟杜牧为掌书记。杜牧喜好歌舞，风流倜傥，留下无数佳话。有人问及商隐道：

“听说杜公牧是推官表兄，其‘风流美名’传播淮南幕府，推官是否知道？”

李商隐笑笑，点头称是。杜牧表兄大中六年十一月病逝，至今人们还记得他的“美名”，尽管有涉“风流”韵事，商隐觉得甚为难得。而自己亦将不久于人世，如果尚有人记得自己之名，也就欣慰了。

## 二

大中十二年（公元 858 年）春，朝廷罢柳仲郢诸道盐铁使，以兵部侍郎为刑部尚书。

李商隐也因此罢盐铁推官，由扬州返回荥阳老家。

年已四十七岁的李商隐，经过一路风尘颠簸，回到老宅，虚弱得连翻身坐起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多亏河东公柳仲郢派两名差役照顾，才免于抛尸逆旅。

不久，湘叔来探望李商隐，顺便从韩畏之那里把儿子阿袞和女儿们也带回李商隐身边，给他带来了不少安慰。

李商隐与湘叔相对而坐，互相看着岁月在对方脸上犁开的道道伤痕，不禁泪往外涌。

湘叔年纪虽大，但身体尚好，对商隐的伤感颇不以为然，劝道：

“商隐，现在你能儿女绕膝，就该满足。古人云：知足者常乐。身子骨不康复，想做什么也不成。我不走啦！什么时候你身子骨康复如初，我再回京不迟。”

“老夫人那里……”

“不用操心，临来时，我跟老太太说了。她也希望我在你身边照顾你。”

“八兄不会说你什么吧？”

“唉！你想那么多干吗？他十天半月不回老宅一趟，把他妈都忘了！这个不孝之子，还能做宰相？天下真没有孝子贤孙了！”

湘叔生气地骂不绝口。他不愿意再见到二郎，住在荥阳商隐身边，照顾商隐使他舒心。

李商隐黯然神伤，为慈祥的老夫人有这么个儿子而悲哀。

在湘叔的照料下，李商隐心绪渐渐好起来，病体稍愈，就支撑着重阅自己的文稿和诗稿，想整理成集。

由于多病愁思，他患了健忘症，有的诗文需要多次推敲、修改，仔细整理，很费了一些精力。

他平生嗜酒，不比先辈李白差，病后仍然未改积习。另一个平生嗜好，就是喜欢交朋友，几乎社会各阶层都有他的好友。扬州归返后，生活寂寞，更希望朋友们多多来信，而每信他必亲手复信，一丝不苟。

夏日，闷热。

李商隐几天来一直心绪不宁，等待着温兄庭筠的来信。

他听传说温兄又惹大祸，马上写信讯问缘委虚实。前几年，因填《菩萨蛮》词，令狐綯不叫他向外泄露，他当天就把词告诉给平康坊歌妓，在京都长安很快传播开去。令狐綯非常生气，再也不理睬温庭筠。

这次听说令狐綯做了宰相，觉得天下姓令狐的人太少，因此凡姓令狐的人来投奔他，不论是亲不是亲，他都竭力推荐，分别情况授大小不等的官。由是远近人等都纷纷来投，甚至那些姓胡的人，也冒充姓令狐，来投奔他。

温庭筠写诗讥讽他，道：“自从元老登庸后，天下诸胡悉带令。”令狐綯知道此事，岂有不怒之理！

可是，温兄一直没有来信。难道是被抓进大牢？李商隐心神不定，更加燥热难忍，命仆役把帘子卷起，打开窗户。不料许多小虫欲飞出屋，有的撞在窗户上，发出“哗哗叭叭”声响。窗外，小燕子在池水上飞着，自由自在，可是自己却像个囚徒，被关在屋里……这寂寞生活，无聊透了！

李商隐恨恨地吟道：

多病欣依有道邦，南塘晏起想秋江。

卷帘飞燕还拂水，开户暗虫犹打窗。

更阅前题已批卷，仍斟昨夜未开缸。

谁人为报故交道，莫惜鲤鱼时一双。

湘叔从外面进来。

李商隐笑道：“湘叔，你过来，看看我刚写的这首诗。”

“不，老夫看不懂。你的诗太含蓄隐晦，不好懂。令狐公楚的诗也比你的诗好懂多了。”

“湘叔，你说错了。小侄的诗不是每首都隐晦含蓄。你看这首诗，首联写我自己‘多病’，天天盼望秋凉。颔联说‘卷帘’‘开户’，外面仍然很热。颈联先写整理旧文稿诗稿，后写饮酒。尾联盼望‘故交’来信。这首诗还隐晦吗？它是我此时此刻生活与思想的描叙，难懂吗？”

“这首诗还行，有点像白公乐天的新乐府诗。我喜欢白公的诗。”

李商隐心里很不好受，自己写了一辈子诗，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看不懂，都不喜欢，不是白写一辈子了吗？也就是白活一辈子了！

湘叔觉察自己话说重了。这个商隐年纪一大把，自尊心还这么强，不让人说一个“不”字，真是秉性难移呀！

“商隐，刚才在外面遇见一个京官，我替你打听温钟馗那小子的情况了。那京官说，宰相令狐綯早朝时，在皇上面前说温庭筠有才无行，不可用。八郎为人——唉！”

温兄恃才傲物，算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用得着告诉皇上吗？没才，他也不敢傲物啊！

“不可用”？如果皇上真的听信八郎的话，温兄这辈子算完了。李商隐的心情更加沉重。

炎热的夏日，没给李商隐带来宁静，在内热外热交相攻击下，再也不能下床走动了。

眼疾开始萌发，不敢再阅读整理文稿诗稿，整天躺卧床上，像个废人。

### 三

秋风，把中原大地吹成金色。黄河不再怒吼，仿佛经过春与夏的奔波吼叫，已经累了，温顺地向东方流去，带走了人们的怨愤。

李商隐的病时好时坏，病体稍有好转，便强撑着下地走几步，累了，喘着大气，坐下来歇一会儿，喝口水，然后再走。

北风呼啸，中原大地雪盖冰封，千里无人烟。咆哮的黄河像被捆住了手脚，静静地躺在圣洁的冰雪地上，屏息敛气，疲惫不堪，令人哀怜。

深夜，李商隐突然醒来，想起温兄，又想起七郎和九郎，还有在荆州匆匆别去的崔珣，渴望见他们一面，跟他们——这些好兄弟说说话。然而，

漫漫长夜，又是冰天雪地，他们怎么能来呢？

他叹了口气，想翻个身，可是这身子似有千斤重，翻了半天也未能翻成。

湘叔和他睡在一个屋里，听见商隐长吁短叹，又见他想翻身，连忙起来，走到商隐身边，要帮他翻身。

商隐却把湘叔的手推开。

“商隐，身子不舒服吗？哪儿不好受？”

“不。他们不会来啦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七郎他们……”

“别急，明天一亮天，我就让人去叫。”

李商隐眼睛一亮，高兴地点点头，突然道：

“湘叔，我吟一首诗给你，题目叫《幽居冬暮》，看你喜欢不喜欢。”

“商隐，你的诗，湘叔都喜欢。湘叔会叫阿衮替你保存好的。你放心好啦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首诗……我吟咏完，请湘叔来解诗。如果湘叔看不懂，商隐从此再也不吟诗了。”

“别胡说！你是小瞧湘叔不会解诗吗？”

李商隐摇摇头，有气无力地吟道：

羽翼摧残日，郊园寂寞时。

晓鸡惊树雪，寒鹭守冰池。

急景倏云暮，颓年漭已衰。

如何匡国分，不与夙心期。

这首诗吟得平和舒缓，情味清冷，明白了然，与他过去的诗大不相同。湘叔笑了，道：

“商隐，你以为湘叔是个大老粗，不识字不能诗吗？当年湘叔雄心勃勃，也想及第当官，亦有‘匡国’‘夙心’。可惜……”

李商隐知道湘叔下面要说什么，是怕引起自己感伤身世，才不往下说了。

“好吧，我来解诗。商隐，不要笑老夫笨拙。”

李商隐摇摇头，觉得一阵眩晕，闭上了眼睛。

湘叔没理会商隐情绪变化，解诗道：

“首联，用鸟翅膀折断，比喻自己受压抑罢职还家，过着‘寂寞’孤独的生活。颔联说‘晓鸡’看见树上白雪，误以为天亮，惊啼起来；天气寒冷，鸭子仍守在‘冰池’上。这两句寓意诗人不忘进取，坚持操守的情怀。颈联感叹光阴短促，衰暮之年倏忽已至。尾联进一步叹息空有‘匡国’心愿，而不能尽职尽责，违背了‘夙心’。怎么样？商隐，老夫解得对否？”

李商隐被唤醒，点点头，昏昏然不知湘叔都说了些什么。

“商隐，你的诗过份感伤了。不过卧病床上，还想着‘如何匡国分’，非常难得，我喜欢！”

把想说的话，痛痛快快地说完，湘叔有一种一吐为快的舒畅感，是许多年来从未有过的，很兴奋，想抓住商隐的手，再说点什么祝愿的话，谁知李商隐的手这等冰冷。湘叔大吃一惊，失声道：

“啊！商隐，怎么啦？”

李商隐没有回答，一动未动。

湘叔握住他的手，摇晃着，一边大声呼唤起来。

李商隐依然没有反映，一动亦未动。

湘叔慌了神，把手放在他鼻孔下，半天也感觉不出一丝气息。看看他的脸，那蜡黄的脸上，尚存留着无限的遗憾和怅惘……

湘叔颓然坐下，心里明白，商隐贤侄已在黄泉路上，越走越远，一去而不能复返了！

商隐贤侄悲惨的一生，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匆匆结束了。

李商隐的灵柩，在前堂停放七天，等待亲朋好友来吊丧。除了弟弟羲叟之外，他已经没有什么亲人，几个姐姐早已先后离世。朋友中，商隐临终思念的几位里，只有崔珏从荆州匆匆赶来。令狐家的七郎九郎都不在京，身负朝命，不能擅离职守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八郎身居高位，自不必说了，也没人盼他来吊唁。

温庭筠没有来，使湘叔大为恼火。平日称兄道弟，人去世了，他连个面也不照！

什么原因呢？

派到京都送信的人回来说，温庭筠行踪不定，下落不明。

竟然没有找到他！

“你不会到平康坊妓院酒楼去找吗？”

“湘叔息怒，小的都去了，凡是认识温老爷的人，都问到了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”

崔珏猜度温庭筠很可能怀着对令狐綯的怨怒，离开京城去了江南。劝道：

“如果温兄不在京都，他浪迹江湖，是很难找到的。湘叔……”

湘叔明白崔珏的意思。就李商隐的家境来说，不可能停柩在家直到“七七斋”结束。

他痛苦地低下头，不再指责那送信人。

出殡那天，分外寒冷，雪下个不停，风刮个不停，满世界一派银色，给冷冷清清的送葬行列加重了哀痛。

李家坟地，经过当年李商隐整治，规模虽不大，却比一般百姓家坟地要好得多。四周遍植松柏树木，虽经风雪，依然郁郁苍苍。整个墓地被白雪覆盖着，只有一块块的墓碑，挺立在白雪上，使墓地增加几分肃穆与悲伤。

商隐的唯一儿子阿衮把供品摆在亡父坟前，开始焚烧纸钱，几个女儿放声哭起来。

那童稚的哀哭，像一把把利刃在绞割每个人的心！

羲叟跪下，叩拜着，也痛哭起来，边哭边念叨着长兄生前的好处，撒手丢下弟弟的不该；弟弟尚未报答兄长的养育之恩。

湘叔坐在李商隐母亲坟前石头台阶上，没有把积雪拂去，就坐在雪上，两只浑浊的眼睛，盯着墓碑。那是商隐从嵩山少林寺买回来的花岗石，经过细细雕琢而成。湘叔仿佛看见商隐那颗孝子之心！

“老夫人，我把儿子商隐给你送来……”

他哽咽了。

他本想把商隐的光荣与失败，得意与失意，统统讲给商隐母亲听……却什么也讲不出。商隐的光荣和得意太少，失败和失意贯穿他的一生，陪伴

他一世，那是难以启口的！

李商隐的“九原知己”崔珏，规规矩矩地跪在坟头，叩拜后，焚烧着自己携带的纸钱和两首诗稿。突然，大声哀哭起来。开始，他边哭边讲说着自己与商隐兄相识、结交，和在桂管幕府的共同生活。接着愤愤地责备自己在荆州相遇，为什么要匆匆别离！那一别，竟然成了永别！

寒风卷着雪花，横扫墓地，撞击着挺拔无畏的石碑，发出阵阵低沉的呜咽。

崔珏抬起头，脸上泪痕斑斑，大声吟道：

成纪星郎字义山，适归黄壤抱长叹；

词林枝叶三春尽，学海波澜一夜干。

风雨已吹灯烛灭，姓名长在齿牙寒；

只应物外攀琪树，便著霓裳上绛坛。

湘叔听到吟诗，慢慢站起，仿佛看见商隐就站立坟头上，正在高声吟诗。吟毕，招手叫自己去解诗。他向前蹒跚两步，又听崔珏吟道：

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；

乌啼花落人何在？竹死桐枯凤不来。

良马足因无主蹕，旧交心为绝弦哀；

九泉莫叹三光隔，又送文星入夜台。

湘叔停住脚，站在原地，嘴里重复着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。”忽然双腿一软，坐到雪地上，悲痛地哀嚎起来。那嘶哑、绝望的哭声，撕心裂肺，送葬人莫不动容。

雪越下越大，西北风越刮越猛，李家墓地笼罩在风雪交加之中，天地一色，苍松翠柏也变成了茫茫白色。

揪心的绝望的悲痛哭声，久久地在天地间回响着，回响着……

1995年5月30日完稿于

大连市马栏村草舍

## 后 记

李商隐（约813—858），字义山，号玉谿生，又号樊南生。原籍怀州河内（河南省沁阳），从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（河南省荥阳）。他主要生活在晚唐文、武、宣三朝这个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没落时期。他曾不无自豪地宣称“我系本王孙”（《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》），而实际是“宗绪衰微，簪纓殆歇”（《祭处士房叔父文》），“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”（《祭裴氏妹文》），家境寒微，自少年时代起，就要“拥书贩春”，养家糊口。他曾悲叹道：“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。”（同上）可以说，李商隐为了摆脱可怕的穷困，重振家门，实现抱负，痛苦地奋斗了一生！

然而，时代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，没有赏赐他高官厚禄。他“厄塞当涂”，屈沉使府，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。”李商隐是一部悲剧！

“唐祚将沦”（何焯《义门读书记·李义山诗辑评》）的时代，坎坷不幸的人生，造就了一代诗人，使李商隐成为晚唐著名诗人。他的诗歌是中国诗

歌百花苑中，一株馨香别具的奇葩。

李商隐是位思想较为复杂的古代作家之一。他的诗又写得“隐词诡寄”（张采田语），“深情绵邈”（刘熙载语），“寄托深而措辞婉”（叶燮语）。有时因为种种原因，在写诗时他还故意“埋没意绪”（冯浩语），“纤曲其旨，诞漫其词”（朱长孺语），因此诗意婉曲晦涩，索解良难！连诗人元好问读后都不免喟叹道：“望帝春心托杜鹃，佳人锦瑟怨华年。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”（《论诗三十首》）对李商隐诗作之评价与解释，在他在世时，即已毁誉兼有，颇不一致，延至建国后，受“左”影响，分歧之大，令人望之怯步，几近吓然人矣！

但是，我还是喜欢李商隐，尤其喜吟乐咏他的诗作。那还是在读中学，记得1956年在哈尔滨道外的旧书摊上，翻到一本破旧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把一学期的零用钱全掏出，把它买下，回到宿舍，首先被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迷住了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那景那情那警策哲理，牢牢地刻印在心中。后来在长春市重庆路书店，买回《玉谿生诗集》和《樊南文集》，开始较深入地了解李商隐。

如果说研究李商隐，则是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时候。李殿奎先生是教研室研究李商隐多年的老学者，我们常在一起探讨李商隐和他的诗。在接受出版社之约，撰写本书时，他曾好心地替我为难地说：“义山太艰深晦涩。有些问题分歧太大，到今天也弄不清……”

这确实是难题。再加上李商隐一生屈沉幕府，没做过高官，史料极少，给完成本书撰写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。

马上考证，立即参与李商隐的大讨论，争论出个是是非非……这是不可能，亦没太大必要。于是决定在古今众多方家贤士宏论基础之上，以基本能正确反映李商隐生平事迹、思想性格为原则，不拘泥一家之言，择善而从，我们觉得这是上乘办法。具体操作如下：

1. 李商隐恋情和爱情诗。我们不同意清人朱鹤龄诸家，把李商隐所有爱情诗都说成是“美人香草”的“忠愤”之情的寄托，以至于今人统称为“政治诗”。本书主要参考陈贻焯先生《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》（1979年6月《文史》第六期），苏雪林先生《李义山恋爱事迹考》（1927年北新书局）。

2. 《锦瑟》诗。元好问、王渔洋诸人，早就发过“一篇《锦瑟》解人难”的感叹，历来分歧最为纷纭。自清代朱鹤龄、姚培谦、冯浩、朱彝尊、毕沅以及近代孟森等，都认为此诗是悼亡之作。这是最通行的解释。另一些人认为它寓有政治寄托，是诗人自伤生平之作。此说在当今最流行，代表可推岑仲勉、吴调公二先生。清人何焯把上面二说折衷，认为《锦瑟》既是悼亡诗，又是“自伤之词，骚人所谓美人迟暮也。”

我们以为何焯的见地，更接近诗人思想感情的实际。

宋人刘邠在《中山诗话》中云：“李商隐有《锦瑟》诗，人莫晓其意，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。”本书以其说，设计并塑造歌妓锦瑟人物形象。

3. 李商隐“党籍”问题。李商隐到底是牛党还是李党？亦是历来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。清人朱鹤龄肯定他是李党无疑。徐湛园认定他“始乎党牛之党”，“终于党牛之党”，当然是牛党。近人陈寅恪说他“本应始终属于牛党，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。”但他却出入牛、李两党之间，因而造成终生“凄凉身，固极可哀伤。”第三种，主要以今人如吴调公等先生为代表，认为他“无关乎牛、李党局。”既非牛党亦非李党。

以上三家，各执一理。平心而论，李商隐对待自己的“党籍”，内心万分痛苦，矛盾重重，是理论家们用一词一句概括不了的。本书拟客观地更接近传主思想性格实际以及当时晚唐现实，塑造党争中李商隐形象，能否达到愿望，尚请诸位品评。

4. 李商隐生、卒年。至今仍没有定案，本书参阅清人冯浩《玉谿生诗集笺注》年谱，今人叶葱奇：《李商隐诗集疏注》年谱。还酌用张采田：《玉谿生年谱会笺》中的一些资料。

《李商隐全传》是文学传记，不是史传、评传，对于前辈和今人的研究成果，在行文中不便注明，仅在此深致谢忱。

李商隐怀有凌世之才。他的诗歌具有独创精神和鲜明艺术风格，与李白、李贺并称为唐诗“三李”；与杜牧并称为“小李杜”；与温庭筠、段成式并称为“三才子”。冯浩誉之为晚唐诗坛“巨擘”。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文学史上没有给他以应有的地位，就像他生活在晚唐那个时代，所遭受不公平对待一样。今天，是拨正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时候了！应当给李商隐公平正确的评价。

希望《李商隐全传》的问世，能在这方面起点作用，我们就感到欣慰了。

匆匆成书，偏颇与讹误，恐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惠以纠谬，不胜感谢。

李庆皋 王桂芝

1995年7月5日

## 作者小传

李庆皋，汉族，副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。1939年出生于依山傍水、风景秀丽的古镇——吉林省扶余县蔡家沟，金太祖阿骨打雄集精师、大败辽兵的地方。父亲是铁路工人，随着铁路的延伸，他跟着父亲在双城堡、哈尔滨、长春等地的铁路小学、中学度过了梦幻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王桂芝，汉族，编审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。1940年出生于北京，厂甸儿的古玩、字画，旧年除夕夜的烟火，正月十五的花灯，五彩缤纷的风转儿以及又红又亮的大串儿冰糖葫芦，给了她一个京味十足、绚烂多彩的童年。后返回祖籍，毕业于旅顺中学。

1959年，二人同时考入东北师大中文系。浓郁的文学氛围，名师的指教，丰厚的图书资料，为他们的文学起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，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。稚嫩但却充满激情的诗歌，在文学之路上留下两个热血青年赤诚跋涉的足迹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二人同时分配到辽南美丽的海滨之城——大连市，在化学工业公司业大执教。辽阔的大海，沸腾的大工业生产，滋润培育了文学之树，二人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文学领域中涉笔，常有作品见诸报端。

正当“三十而立”风华正茂，一场难以预料的浩劫从天而降，学校解散，教师下放车间倒班，进而下放农村走“五七道路”。闭塞的、点煤油灯度夜的山沟沟，繁重落后的耕种方式，最底层最贫困然而最古朴的山村生活，成为他们创作中最难得、最宝贵的财富和动力，为他们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

实的基础。

八十年代，随着中国大地春天的到来，李庆皋调入辽师大中文系，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工作，集多年心得，撰成专著《东坡词新论与选择》。王桂芝调入《海燕》文学月刊社，任小说编辑。夫妇二人对流逝的时光深感惋惜，紧紧把握“现在”，工作之余，辛勤笔耕，近年以“焕喆”为笔名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百余万字，另有《风流皇帝》、《风流皇妃》、《残酷的夏夜》等五部长篇小说相继问世。其中《残酷的夏夜》获大连市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。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、《辽宁作家小传》、《大连作家小传》收入了他们的辞条和小传。

